

列传第一

后妃

夫阴阳肇分，乾坤定位，君臣之道斯著，夫妇之义存焉。阴阳和则裁成万物，家道正则化行天下，由近及远，自家刑国，配天作合，不亦大乎！兴亡是系，不亦重乎！是以先王慎之，正其本而严其防。后之继体，靡克聿修，甘心柔曼之容，罔念幽闲之操。成败攸属，安危斯在。故皇、英降而虞道隆，任、姒归而姬宗盛，妹、妲致夏、殷之衅，褒、赵结周、汉之祸。爰历晋、宋，实繁有徒。皆位以宠升，荣非德进，恣行淫僻，莫顾礼仪，为梟为鸩，败不旋踵。后之伉俪宸极，正位居中，罕蹈平易之途，多遵覆车之辙。睢鸠之德，千载寂寥；牝鸡之晨，殊邦接响。窈窕淑女，靡有求于寤寐；铿锵环佩，鲜克嗣于徽音。永念前修，叹深彤管。览载籍于既往，考行事于当时，存亡得失之机，盖亦多矣。故述《皇后列传》，所以垂戒将来。

然后妃之制，夏、殷以前略矣。周公定礼，内职始备列焉。秦、汉以下，代有沿革，品秩差次，前史载之详矣。齐、梁以降，历魏暨周，废置益损，参差不一。周宣嗣位，不率典章，衣袂翟、称中宫者，凡有五。夫人以下，略无定数。高祖思革前弊，大矫其违，唯皇后正位，傍无私宠，妇官称号，未详备焉。开皇二年，著内官之式，略依《周礼》，省灭其数。嫔三员，掌教四德，视正三品。世妇九员，掌宾客祭祀，视正五品。

女御三十八员，掌女工丝枲，视正七品。又采汉、晋旧仪，置六尚、六司、六典，递相统摄，以掌宫掖之政。一曰尚宫，掌导引皇后及闺阁廩赐。管司令三人，掌图籍法式，纠察宣奏；典综三人，掌综玺器玩。二曰尚仪，掌礼仪教学。管司乐三人，掌音律之事；典赞三人，掌导引内外命妇朝见。三曰尚服，掌服章宝藏。管司饰三人，掌簪珥花严；典栉三人，掌巾栉膏沐。四曰尚食，掌进膳先尝。管司医三人，掌方药卜筮；典器三人，掌樽彝器皿。五曰尚寝，掌帟帐床褥。管司筵三人，掌铺设洒扫；典执三人，掌扇伞灯烛。六曰尚工，掌营造百役。管司制三人，掌衣服裁缝；典会三人，掌财帛出入。六尚各三员，视从九品，六司视勋品，六典视流外二品。初，文献皇后功参历试，外预朝政，内擅宫闈，怀嫉妒之心，虚嫔妾之位，不设三妃，防其上逼。自嫔以下，置六十员。加又抑损服章，降其品秩。至文献崩后，始置贵人三员，增嫔至九员，世妇二十七员，御女八十一员。贵人等关掌宫闈之务，六尚已下，皆分隶焉。

炀帝时，后妃嫔御，无厘妇职，唯端容丽饰，陪从宴游而已。帝又参详典故，自制嘉名，著之于令。贵妃、淑妃、德妃，是为三夫人，品正第一。顺仪、顺容、顺华、修仪、修容、修华、充仪、充容、充华，是为九嫔，品正第二。婕妤一十二员，品正第三，美人、才人一十五员，品正第四，是为世妇。宝林二十四员，品正第五；御女二十四员，品正第六；采女三十七员，品正第七，是为女御。总一百二十，以叙于宴寝。又有承衣刀人，皆趋侍左右，并无员数，视六品已下。

时又增置女官，准尚书省，以六局管二十四司。一曰尚宫局，管司言，掌宣传奏启；司簿，掌名录计度；司正，掌格式推罚，司闈，掌门阁管钥。二曰尚仪局，管司籍，掌经史教学，纸笔几案；司乐，掌音律；司宾，掌宾客；司赞，掌礼仪赞相

导引。三曰尚服局，管司玺，掌琮玺符节；司衣，掌衣服；司饰，掌汤沐巾栉玩弄；司仗，掌仗卫戎器。四曰尚食局，管司膳，掌膳羞；司酿，掌酒醴醢醢；司药，掌医巫药剂；司饩，掌廩饩柴炭。五曰尚寝局，管司设，掌床席帷帐，铺设洒扫；司舆，掌舆辇伞扇，执持羽仪；司苑，掌园囿种植，蔬菜瓜果；司灯，掌火烛。六曰尚工局，管司制，掌营造裁缝；司宝，掌金玉珠玕钱货；司彩，掌缁帛；司织，掌织染。六尚二十二司，员各二人，唯司乐、司膳员各四人。每司又置典及掌，以贰其职。六尚十人，品从第五；司二十八人，品从第六；典二十八人，品从第七；掌二十八人，品从第九。女使流外，量局闲剧，多者十人已下，无定员数。联事分职，各有司存焉。

文献独孤皇后，河南洛阳人，周大司马、河内公信之女也。信见高祖有奇表，故以后妻焉，时年十四。高祖与后相得，誓无异生之子。后初亦柔顺恭孝，不失妇道。后姊为周明帝后，长女为周宣帝后，贵戚之盛，莫与为比，而后每谦卑自守，世以为贤。及周宣帝崩，高祖居禁中，总百揆，后使人谓高祖曰：“大事已然，骑兽之势，必不得下，勉之！”高祖受禅，立为皇后。

突厥尝与中国交市，有明珠一筐，价值八百万，幽州总管阴寿白后市之。后曰：“非我所须也。当今戎狄屡寇，将士罢劳，未若以八百万分赏有功者。”百僚闻而毕贺。高祖甚宠惮之。上每临朝，后辄与上方辇而进，至阁乃止。使宦官伺上，政有所失，随则匡谏，多所弘益。候上退朝而同反燕寝，相顾欣然。后早失二亲，常怀感慕，见公卿有父母者，每为致礼焉。有司奏以《周礼》百官之妻，命于王后，宪章在昔，请依古制。后曰：“以妇人与政，或从此渐，不可开其源也。”不许。后每谓诸公主曰：“周家公主，类无妇德，失礼于舅姑，离薄人骨肉，此不顺事，尔等当诫之。”大都督崔长仁，后之中外兄

弟也，犯法当斩。高祖以后之故，欲免其罪。后曰：“国家之事，焉可顾私！”长仁竟坐死。后异母弟陀，以猫鬼巫蛊咒诅于后，坐当死。后三日不食，为之请命曰：“陀若蠹政害民者，妾不敢言。今坐为妾身，敢请其命。”陀于是减死一等。后每与上言及政事，往注意合，宫中称为二圣。

后颇仁爱，每闻大理决囚，未尝不流涕。然性尤妒忌，后宫莫敢进御。尉迟迥女孙有美色，先在宫中。上于仁寿宫见而悦之，因此得幸。后伺上听朝，阴杀之。上由是大怒，单骑从苑中而出，不由径路，入山谷间二十余里。高颀、杨素等追及上，扣马苦谏。上太息曰：“吾贵为天子，而不得自由！”高颀曰：“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！”上意少解，驻马良久，中夜方始还宫。后俟上于阁内，及上至，后流涕拜谢，颀、素等和解之。上置酒极欢，后自此意颇衰折。初，后以高颀是父之家客，甚见亲礼。至是，闻颀谓己为一妇人，因此衔恨。又以颀夫人死，其妾生男，益不善之，渐加谮毁，上亦每事唯后言是用。后见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，必劝上斥之。时皇太子多内宠，妃元氏暴薨，后意太子爱妾云氏害之。由是讽上黜高颀，竟废太子，立晋王广，皆后之谋也。

仁寿二年八月甲子，月晕四重，己巳，太白犯轩辕。其夜，后崩于永安宫，时年五十。葬于太陵。其后，宣华夫人陈氏、容华夫人蔡氏俱有宠，上颇惑之，由是发疾。及危笃，谓侍者曰：“使皇后在，吾不及此”云。

宣华夫人陈氏，陈宣帝之女也。性聪慧，姿貌无双。及陈灭，配掖庭，后选入宫为嫔。时独孤皇后性妒，后宫罕得进御，唯陈氏有宠。晋王广之在藩也，阴有夺宗之计，规为内助，每致礼焉。进金蛇、金驼等物，以取媚于陈氏。皇太子废立之际，颇有力焉。及文献皇后崩，进位为贵人，专房擅宠，主断内事，

六宫莫与为比。及上大渐，遗诏拜为宣华夫人。

初，上寝疾于仁寿宫也，夫人与皇太子同侍疾。平旦出更衣，为太子所逼，夫人拒之得免，归于上所。上怪其神色有异，问其故。夫人泫然曰：“太子无礼。”上恚曰：“畜生何足付大事，独狐诚误我！”意谓献皇后也。因呼兵部尚书柳述、黄门侍郎元岩曰：“召我儿！”述等将呼太子，上曰：“勇也。”述、岩出阁为敕书讫，示左仆射杨素。素以其事白太子，太子遣张衡入寝殿，遂令夫人及后宫同侍疾者，并出就别室。俄闻上崩，而未发丧也。夫人与诸后宫相顾曰：“事变矣！”皆色动股栗。晡后，太子遣使者赍金合子，帖纸于际，亲署封字，以赐夫人。夫人见之惶惧，以为鸩毒，不敢发。使者促之，于是乃发，见合中有同心结数枚。诸宫人咸悦，相谓曰：“得免死矣！”陈氏恚而却坐，不肯致谢。诸宫人共逼之，乃拜使者。其夜，太子烝焉。及炀帝嗣位之后，出居仙都宫。寻召入，岁余而终，时年二十九。帝深悼之，为制《神伤赋》。

容华夫人蔡氏，丹阳人也。陈灭之后，以选入宫，为世妇。容仪婉，上甚悦之。以文献皇后故，希得进幸。及后崩，渐见宠遇，拜为贵人，参断宫掖之务，与陈氏相亚。上寝疾，加号容华夫人。上崩后，自请言事，亦为炀帝所烝。

炀帝萧皇后，梁明帝岿之女也。江南风俗，二月生子者不举。后以二月生，由是季父岿收而养之。未几，岿夫妻俱死，转养舅氏张轲家。然轲甚贫窶，后躬亲劳苦。炀帝为晋王时，高祖将为王选妃于梁，遍占诸女，诸女皆不吉。岿迎后于舅氏，令使者占之，曰：“吉。”于是遂策为王妃。

后性婉顺，有智识，好学解属文，颇知占候。高祖大善之，帝甚宠敬焉。及帝嗣位，诏曰：“朕祇承丕绪，宪章在昔，爰建长秋，用承飨荐。妃萧氏，夙稟成训，妇道克修，宜正位轩

闾，式弘柔教，可立为皇后。”帝每游幸，后未尝不随从。时后见帝失德，心知不可，不敢厝言，因为《述志赋》以自寄。

其词曰：

承积善之余庆，备箕帚于皇庭。恐修名之不立，将负累于先灵。乃夙夜而匪懈，实寅惧于玄冥。虽自强而不息，亮愚蒙之所滞。思竭节于天衢，才追心而弗逮。实庸薄之多幸，荷隆宠之嘉惠。赖天高而地厚，属王道之升平。均二仪之覆载，与日月而齐明。乃春生而夏长，等品物而同荣。愿立志于恭俭，私自竞于诚盈。孰有念于知足，苟无希于滥名。惟至德之弘深，情不迩于声色。感怀旧之余恩，求故剑于宸极。叨不世之殊盼，谬非才而奉职。何宠禄之逾分，抚胸襟而未识。虽沐浴于恩光，内惭惶而累息。顾微躬之寡昧，思令淑之良难。实不遑于启处，将何情而自安！若临深而履薄，心战栗其如寒。夫居高而必危，虑处满而防溢。知恣夸之非道，乃摄生于冲谧。嗟宠辱之易惊，尚无为而抱一。履谦光而守志，且愿安乎容膝。珠帘玉箔之奇，金屋瑶台之美，虽时俗之崇丽，盖吾人之所鄙。愧絺绤之不工，岂丝竹之喧耳。知道德之可尊，明善恶之由己。荡嚣烦之俗虑，乃伏膺于经史。综箴诫以训心，观女图而作轨。遵古贤之令范，冀福禄之能绥。时循躬而三省，觉今是而昨非。嗤黄老之损思，信为善之可归。慕周姒之遗风，美虞妃之圣则。仰先哲之高才，贵至人之休德。质菲薄而难踪，心恬愉而去惑。乃平生之耿介，实礼义之所遵。虽生知之不敏，庶积行以成仁。惧达人之盖寡，谓何求而自陈。诚素志之难写，同绝笔于获麟。

及帝幸江都，臣下离贰，有宫人白后曰：“外闻人人欲反。后曰：“任汝奏之。”宫人言于帝，帝大怒曰：“非所宜言！”遂斩之。后人复白后曰：“宿卫者往往偶语谋反。”后曰：“天下事一朝至此，势已然，无可救也。何用言之，徒令帝忧烦耳。”

自是无复言者。及宇文氏之乱，随军至聊城。化及败，没于窦建德。突厥处罗可汗遣使迎后于洺州，建德不敢留，遂入于虜庭。大唐贞观四年，破灭突厥，乃以礼致之，归于京师。

史臣曰：二后，帝未登庸，早俪宸极，恩隆好合，始终不渝。文献德异鸚鵡，心非均一，擅宠移嫡，倾覆宗社，惜哉！《书》曰：“牝鸡之晨，惟家之索。”高祖之不能敦睦九族，抑有由矣。萧后初归籓邸，有辅佐君子之心。炀帝得不以道，便谓人无忠信。父子之间，尚怀猜阻，夫妇之际，其何有焉！暨乎国破家亡，窜身无地，飘流异域，良足悲矣！

列传第二

李穆 子浑 穆兄子询 询弟崇 崇子敏

李穆，字显庆，自云陇西成纪人，汉骑都尉陵之后也。陵没匈奴，子孙代居北狄，其后随魏南迁，复归汧、陇。祖斌，以都督镇高平，因家焉。父文保，早卒，及穆贵，赠司空。穆风神警俊，倜傥有奇节。周太祖首建义旗，穆便委质，释褐统军。永熙末，奉迎魏武帝，授都督，封永平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又领乡兵，累以军功进爵为伯。从太祖击齐师于芒山，太祖临阵堕马，穆突围而进，以马策击太祖而置之，授以从骑，溃围俱出。贼见其轻侮，谓太祖非贵人，遂缓之，以故得免。既而与穆相对泣，顾谓左右曰：“成我事者，其此人乎！”即令抚慰关中，所至克定，擢授武卫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封安武郡公，增邑一千七百余户，赐以铁券，恕其十死。寻加开府，领侍中。初，芒山之败，穆以驄马授太祖。太祖于是厩内驄马尽以赐之，封穆姊妹皆为郡县君，宗从舅氏，颁赐各有差。转太仆。从于谨破江陵，增邑千户，进位大将军。击曲沔蛮，破之，授原州刺史，拜嫡子惇为仪同三司。穆以二兄贤、远并为佐命功臣，而子弟布列清显，穆深惧盈满，辞不受拜。太祖不许。俄迁雍州刺史，兼小冢宰。周元年，增邑三千户，通前三千七百余户。又别封一子为升迁伯。穆让兄子孝轨，许之。

宇文护执政，穆兄远及其子植俱被诛，穆当从坐。先是，

穆知植非保家之主，每劝远除之，远不能用。及远临刑，泣谓穆曰：“显庆，吾不用汝言，以至于此，将复奈何！”穆以此获免，除名为民，及其子弟亦免官。植弟浙州刺史基，当坐戮，穆请以二子代基之命，护义而两释焉。未几，拜开府仪同三司、直州刺史，复爵安武郡公。武成中，子弟免官爵者悉复之。寻除少保，进位大将军。岁余，拜小司徒，进位柱国，转大司空。奉诏筑通洛城。天和中，进爵申国公，持节绥集东境，筑武申、旦郭、慈涧、崇德、安民、交城、鹿卢等诸镇。建德初，拜太保。岁余，出为原州总管。数年，进位上柱国，转并州总管。大象初，加邑至九千户，拜大左辅，总管如故。

高祖作相，尉迥之作乱也，遣使招穆。穆锁其使，上其书。穆子士荣，以穆所居天下精兵处，阴劝穆反。穆深拒之，乃奉十三环金带于高祖，盖天子之服也。穆寻以天命有在，密表劝进。高祖既受禅，下诏曰：“公既旧德，且又父党，敬惠来旨，义无有违。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。”俄而穆来朝，高祖降坐礼之，拜太师，赞拜不名，真食成安县三千户。于是穆子孙虽在襁褓，悉拜仪同，其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。穆之贵盛，当时无比。穆上表乞骸骨，诏曰：“朕初临宇内，方藉嘉猷，养老乞言，实怀虚想。七十致仕，本为常人。至若吕尚以期颐佐周，张苍以华皓相汉，高才命世，不拘恆礼，迟得此心，留情规训。公年既耆旧，筋力难烦，今勒所司，敬蠲朝集。如有大事，须共谋谟，别遣侍臣，就第询访。”

时太史奏云，当有移都之事。上以初受命，甚难之。穆上表曰：

帝王所居，随时兴废，天道人事，理有存焉。始自三皇，暨夫两汉，有一世而屡徙，无革命而不迁。曹、马同洛水之阳，魏、周共长安之内，此之四代，盖闻之矣。曹则三家鼎立，马

则四海寻分，有魏及周，甫得平定，事乃不暇，非曰师古。往者周运将穷，祸生华裔，庙堂冠带，屡睹奸回，土有苞藏，人稀柱石。四海万国，皆纵豺狼，不叛不侵，百城罕一。伏惟陛下膺期诞圣，秉箒受图，始晦君人之德，俯从将相之重。内翦群凶，崇朝大定，外诛巨猾，不日肃清。变大乱之民，成太平之俗，百灵符命，兆庶讴歌。幽显乐推，日月填积，方屈箕、颖之志，始顺内外之请。自受命神宗，弘道设教，陶冶与阴阳合德，覆育共天地齐旨。万物开辟之初，八表光华之旦，视听以革，风俗且移。至若帝室天居，未议经创，非所谓发明大造，光赞惟新。自汉已来，为丧乱之地，爰从近代，累叶所都。未尝谋龟问筮，瞻星定鼎，何以副圣主之规，表大随之德？窃以神州之广，福地之多，将为皇家兴庙建寝，上玄之意，当别有之。伏愿远顺天人，取决卜筮，时改都邑，光宅区夏。任子来之民，垂无穷之业，应神宫于辰极，顺和气于天壤，理康物阜，永隆长世。臣日薄桑榆，位高轩冕，经邦论道，自顾缺然。丹赤所怀，无容噤默。

上素嫌台城制度迮小，又宫内多鬼妖，苏威尝劝迁，上不纳。遇太史奏状，意乃惑之。至是，省穆表，上曰：“天道聪明，已有徵应，太师民望，复抗此请，则可矣。”遂从之。岁余，下诏曰：“礼制凡品，不拘上智，法备小人，不防君子。太师、上柱国、申国公，器宇弘深，风猷遐旷，社稷佐命，公为称首，位极帅臣，才为人杰，万顷不测，百炼弥精。乃无伯玉之非，岂有颜回之贰，故以自居寥廓，弗关宪网。然王者作教，惟旌善人，去法弘道，示崇年德。自今已后，虽有愆罪，但非谋逆，纵有百死，终不推问。”

开皇六年薨于第，年七十七。遗令曰：“吾荷国恩，年宦已极，启足归泉，无所复恨。竟不得陪玉銮于岱宗，预金泥于

梁甫，眷眷光景，其在斯乎！”诏遣黄门侍郎监护丧事，赙马四匹，粟麦二千斛，布绢一千匹。赠使持节、冀定赵相瀛毛魏卫洛怀十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。谥曰明。赐以石椁、前后部羽葆鼓吹、辚辘车。百僚送之郭外。诏遣太常卿牛弘赙哀册，祭以太牢。孙筠嗣。

筠父惇，字士猷，穆长子也。仕周，官至安乐郡公、凤州刺史，先穆卒。筠幼以穆功，拜仪同。开皇八年，以嫡孙袭爵。仁寿初，叔父浑忿其吝啬，阴遣兄子善衡贼杀之。求盗不获，高祖大怒，尽禁其亲族。初，筠与从父弟瞿昙有隙，时浑有力，遂证瞿昙杀之。瞿昙竟坐斩，而善衡获免。四年，议立嗣。邳公苏威奏筠不义，骨肉相杀，请绝其封。上不许。惇弟怡，官至仪同，早卒，赠渭州刺史。

怡弟雅，少有识量。周保定中，屡以军功封西安县男，拜大都督。天和中，从元定征江西，时诸军失利，遂没于陈。后得归国，拜开府仪同三司，领左右军。其年，从太子西征吐谷浑，雅率步骑二千，督军粮于洮河，为贼所躡，相持数日。雅患之，遂与伪和，虏备稍解，纵奇兵击破之。赐奴婢百口，封一子为侯。后拜齐州刺史，俄征还京。数载，授瀛州刺史。高祖作相，镇灵州以备胡。还授大将军，迁荆州总管，加邑八百户。开皇初，进爵为公。

雅弟恆，官至盐州刺史，封阳曲侯。恆弟荣，官至合州刺史、长城县公。荣弟直，官至车骑将军、归政县侯。直弟雄，官至柱国、密国公、骠骑将军。雄弟浑，最知名。

浑字金才，穆第十子也。姿貌瑰伟，美须髯。起家周左侍上士。尉迥反于鄴，时穆在并州，高祖虑其为迥所诱，遣浑乘驿往布腹心。穆遽令浑入京，奉熨斗于高祖，曰：“愿执威柄以熨安天下也。”高祖大悦。又遣浑诣韦孝宽所而述穆意焉。

适遇平鄴，以功授上仪同三司，封安武郡公。开皇初，进授象城府骠骑将军。晋王广出藩，浑以骠骑领亲信，从往扬州。仁寿元年，从左仆射杨素为行军总管，出夏州北三百里，破突厥阿勿俟斤于纳远川，斩首五百级。进位大将军，拜左武卫将军，领太子宗卫率。

初，穆孙筠卒，高祖议立嗣，浑规欲绍之，谓其妻兄太子左卫率宇文述曰：“若得袭封，当以国赋之半每岁奉公。”述利之，因入白皇太子曰：“立嗣以长，不则以贤。今申明公嗣绝，遍观其子孙，皆无赖，不足以当荣宠。唯金才有功于国，谓非此人无可以袭封者。”太子许之，竟奏高祖，封浑为申国公，以奉穆嗣。大业初，转右骁卫将军。六年，有诏追改穆封为郟国公，浑仍袭焉。累加光禄大夫。九年，迁右骁卫大将军。

浑既绍父业，日增豪侈，后房曳罗绮者以百数。二岁之后，不以俸物与述。述大恚之，因醉，乃谓其友人于象贤曰：“我竟为金才所卖，死且不忘！”浑亦知其言，由是结隙。后帝讨辽东，有方士安伽陀，自言晓图讖，谓帝曰：“当有李氏应为天子。”劝尽诛海内凡姓李者。述知之，因诬构浑于帝曰：“伽陀之言信有徵矣。臣与金才夙亲，闻其情趣大异。常日数共李敏、善衡等，日夜屏语，或终夕不寐。浑大臣也，家代隆盛，身捉禁兵，不宜如此。愿陛下察之。”帝曰：“公言是矣，可觅其事。”述乃遣武贲郎将裴仁基表告浑反，即日发宿卫千余人付述，掩浑等家，遣左丞元文都、御史大夫裴蕴杂治之。案问数日，不得其反状，以实奏闻。帝不纳，更遣述穷治之。述入狱中，召出敏妻宇文氏谓之曰：“夫人，帝甥也，何患无贤夫！李敏、金才，名当妖讖，国家杀之，无可救也。夫人当自求全，若相用语，身当不坐。”敏妻曰：“不知所出，惟尊长教之。”述曰：“可言李家谋反，金才尝告敏云：‘汝应图策，

当为天子。今主上好兵，劳扰百姓，此亦天亡隋时也，正当共汝取之。若复渡辽，吾与汝必为大将，每军二万余兵，固以五万人矣。又发诸房子侄，内外亲娅，并募从征。吾家子弟，决为主帅，分领兵马，散在诸军，伺候间隙，首尾相应。吾与汝前发，袭取御营，子弟响起，各杀军将。一日之间，天下足定矣。”述口自传授，令敏妻写表，封云上密。述持入奏之，曰：“已得金才反状，并有敏妻密表。”帝览之泣曰：“吾宗社几倾，赖亲家公而获全耳。”于是诛浑、敏等宗族三十二人，自余无少长，皆徙岭外。

浑从父兄威，开皇初，以平蛮功，官至上柱国、黎国公。

询字孝询。父贤，周大将军。询沉深有大略，颇涉书记。仕周纳言上士，俄转内史上士，兼掌吏部，以干济闻。建德三年，武帝幸云阳宫，拜司卫上士，委以留府事。周卫王直作乱，焚肃章门，询于内益火，故贼不得入。帝闻而善之，拜仪同三司，迁长安令。累迁英果中大夫。屡以军功，加位大将军，赐爵平高郡公。

高祖为丞相，尉迥作乱，遣韦孝宽击之，以询为元帅长史，委以心膂。军至永桥，诸将不一，询密启高祖，请重臣监护。高祖遂令高颎监军，与颎同心协力，唯询而已。及平尉迥，进位上柱国，改封陇西郡公，赐帛千匹，加以口马。

开皇元年，引杜阳水灌三趾原，询督其役，民赖其利。寻检校襄州总军事。岁余，拜显州总管。数年，以疾征还京师，中使顾问不绝。卒于家，时年四十九，上悼惜者久之。谥曰襄。有子元方嗣。

崇字永隆，英果有筹算，胆力过人。周元年，以父贤勋，封乃乐县侯。时年尚小，拜爵之日，亲族相贺，崇独泣下。贤怪而问之，对曰：“无勋于国，而幼少封侯，当报主恩，不得

终于孝养，是以悲耳。”贤由此大奇之。起家州主簿，非其所好，辞不就官，求为将兵都督。随宇文护伐齐，以功最，擢授仪同三司。寻除小司金大夫，治军器监。建德初，迁少侍伯大夫，转少承御大夫，摄太子宫正。周武帝平齐，引参谋议，以幼加授开府，封襄阳县公，邑一千户。寻改封广宗县公，转太府中大夫，历工部中大夫，迁右司驭。高祖为丞相，迁左司武上大夫，加授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。寻为怀州刺史，进爵郡公，加邑至二千户。尉迥反，遣使招之。崇初欲相应，后知叔父穆以并州附高祖，慨然太息曰：“合家富贵者数十人，值国有难，竟不能扶倾继绝，复何面目处天地间乎！”韦孝宽亦疑之，与俱卧起。其兄询时为元帅长史，每讽谕之，崇由是亦归心焉。及破尉迥，拜大将军。既平尉迥，授徐州总管，寻进位上柱国。

开皇三年，除幽州总管。突厥犯塞，崇辄破之。奚、契丹等惧其威略，争来内附。其后突厥大为寇掠，崇率步骑三千拒之，转战十余日，师人多死，遂保于砂城。突厥围之。城本荒废，不可守御，晓夕力战，又无所食，每夜出掠贼营，复得六畜，以继军粮。突厥畏之，厚为其备，每夜中结阵以待之。崇军苦饥，出辄遇敌，死亡略尽，迟明奔还城者，尚且百许人，然多伤重，不堪更战。突厥意欲降之，遣使谓崇曰：“若来降者，封为特勤。”崇知必不免，令其士卒曰：“崇丧师徒，罪当死，今日效命以谢国家。待看吾死，且可降贼，方便散走，努力还乡。若见至尊，道崇此意。”乃挺刃突贼，复杀二人。贼乱射之，卒于阵，年四十八。赠豫郎申永浚亳六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谥曰壮。子敏嗣。

敏字树生。高祖以其父死王事，养宫中者久之。及长，袭爵广宗公，起家左千牛。美姿仪，善骑射，歌舞管弦，无不通解。开皇初，周宣帝后封乐平公主，有女娥英，妙择婚对，敕

贵公子弟集弘圣宫者，日以百数。公主亲在帷中，并令自序，并试技艺。选不中者，辄引出之。至敏而合意，竟为姻媾。敏假一品羽仪，礼如尚帝之女。后将侍宴，公主谓敏曰：“我以四海与至尊，唯一女夫，当为汝求柱国。若授馀官，汝慎无谢。”及进见上，上亲御琵琶，遣敏歌舞。既而大悦，谓公主曰：“李敏何官？”对曰：“一白丁耳。”上因谓敏曰：“今授汝仪同。”敏不答。上曰：“不满尔意邪？今授汝开府。”敏又不谢。上曰：“公主有大功于我，我何得向其女婿而惜官乎！今授卿柱国。”敏乃拜而蹈舞。遂于坐发诏授柱国，以本官宿卫。后避讳，改封经城县公，邑一千户。历蒲、豳、金、华、敷州刺史，多不莅职，常留京师，往来宫内，侍从游宴，赏赐超于功臣。后幸仁寿宫，以为岐州刺史。

大业初，转卫尉卿。乐平公主之将薨也，遗言于炀帝曰：“妾无子息，唯一女。不自忧死，但深怜之。今汤沐邑，乞回与敏。”帝从之。竟食五千户，摄屯卫将军。杨玄感反后城大兴，敏之策也。转将作监，从征高丽，领新城道军将，加光禄大夫。十年，帝复征辽东，遣敏于黎阳督运。时或言敏一名洪兒，帝疑“洪”字当讖，尝面告之，冀其引决。敏由是大惧，数与金才、善衡等屏人私语。宇文述知而奏之，竟与浑同诛，年三十九。其妻宇文氏，后数月亦赐鸩而终。

梁睿

梁睿，字恃德，安定乌氏人也。父御，西魏太尉。睿少沉敏，有行检。周太祖时，以功臣子养宫中者数年。其后命诸子与睿游处，同师共业，情契甚欢。七岁，袭爵广平郡公，累加仪同三司，邑五百户。寻为本州大中正。魏恭帝时加开府，改封为五龙郡公，拜渭州刺史。周闵帝受禅，征为御伯。未几，出为中州刺史，镇新安，以备齐。齐人来寇，睿辄挫之，帝甚

嘉叹。拜大将军，进爵蒋国公，入为司会。后从齐王宪拒齐将斛律明月于洛阳，每战有功，迁小冢宰。武帝时，历敷州刺史、凉安二州总管，俱有惠政，进位柱国。

高祖总百揆，代王谦为益州总管。行至汉川而谦反，遣兵攻始州，睿不得进。高祖命睿为行军元帅，率行军总管于义、张威、达奚长儒、梁升、石孝义步骑二十万讨之。时谦遣开府李三王等守通谷，睿使张威击破之，擒数千人，进至龙门。谦将赵俨、秦会拥众十万，据嶮为营，周亘三十里。睿令将士衔枚出自间道，四面奋击，力战破之。蜀人大骇，睿鼓行而进。谦将敬豪守剑阁，梁岩拒平林，并惧而来降。谦又令高阿那肱、达奚碁等以盛兵攻利州。闻睿将至，碁分兵据开远。睿顾谓将士曰：“此虏据要，欲遏吾兵势，吾当出其不意，破之必矣。”遣上开府拓拔宗趣剑阁，大将军宇文夔诣巴西，大将军赵达水军入嘉陵。睿遣张威、王伦、贺若震、于义、韩相贵、阿那惠等分道攻碁，自午及申，破之。碁奔归于谦。睿进逼成都，谦令达奚碁、乙弗虔城守，亲率精兵五万，背城结阵。睿击之，谦不利，将入城，碁、虔以城降，拒谦不内。谦将麾下三十骑遁走，新都令王宝执之。睿斩谦于市，剑南悉平。进位上柱国，总管如故。赐物五千段，奴婢一千口，金二千两，银三千两，食邑千户。

睿时威振西川，夷、獠归附，唯南宁酋帅爨震恃远不宾。睿上疏曰：“窃以远抚长驾，王者令图，易俗移风，有国恆典。南宁州，汉世柯之地，近代已来，分置兴古、云南、建宁、硃提四郡。户口殷众，金宝富饶，二河有骏马、明珠，益宁出盐井、犀角。晋太始七年，以益州旷远，分置宁州。至伪梁南宁州刺史徐文盛，被湘东征赴荆州，属东夏尚阻，未遑远略。土民爨瓚遂窃据一方，国家遥授刺史。其子震，相承至今。而

震臣礼多亏，贡赋不入，每年奉献，不过数十匹马。其处去益，路止一千，硃提北境，即兴戎州接界。如闻彼人苦其苛政，思被皇风。伏惟大丞相匡赞圣朝，宁济区宇，绝后光前，方垂万代，辟土服远，今正其时。幸因平蜀士众，不烦重兴师旅，押獠既讫，即请略定南宁。自卢、戎已来，军粮须给，过此即于蛮夷征税，以供兵马。其宁州、硃提、云南、西爨，并置总管州镇。计彼熟蛮租调，足供城防食储。一则以肃蛮夷，二则裨益军国。今谨件南宁州郡县及事意如别。有大都督杜神敬，昔曾使彼，具所谙练，今并送往。”书未答，又请曰：“窃以柔远能迓，著自前经，拓土开疆，王者所务。南宁州，汉代柯之郡，其地沃壤，多是汉人，既饶宝物，又出名马。今若往取，仍置州郡，一则远振威名，二则有益军国。其处与交、广相接，路乃非遥。汉代开此，本为讨越之计。伐陈之日，复是一机，以此商量，决谓须取。”高祖深纳之，然以天下初定，恐民心不安，故未之许。后竟遣史万岁讨平之，并因睿之策也。

睿威惠兼著，民夷悦服，声望逾重，高祖阴惮之。薛道衡从军在蜀，因入接宴，说睿曰：“天下之望，已归于隋。”密令劝进，高祖大悦。及受禅，顾待弥隆。睿复上平陈之策，上善之，下诏曰：“公英风震动，妙算纵横，清荡江南，宛然可见。循环三复，但以欣然。公既上才，若管戎律，一举大定，固在不疑。但朕初临天下，政道未洽，恐先穷武事，未为尽善。昔公孙述、隗嚣，汉之贼也，光武与其通和，称为皇帝。尉佗之于高祖，初犹不臣。孙皓之答晋文，书尚云白。或寻款服，或即灭亡。王者体大，义存遵养，虽陈国来朝，未尽藩节，如公大略，诚须责罪，尚欲且缓其诛，宜知此意。淮海未灭，必兴师旅，若命永袭，终当相屈。想以身许国，无足致辞也。”睿乃止焉。

睿时见突厥方强，恐为边患，复陈镇守之策十余事，上书奏之曰：“窃以戎狄作患，其来久矣。防遏之道，自古为难。所以周无上算，汉收下策，以其倏来忽往，云屯雾散，强则骋其犯塞，弱又不可尽除故也。今皇祚肇兴，宇内宁一，唯有突厥种类，尚为边梗。此臣所以废寝与食，寤寐思之。昔匈奴未平，去病辞宅，先零尚在，充国自劾。臣才非古烈，而志追昔士。谨件安置北边城镇烽候，及人马粮贮战守事意如别，谨并图上呈，伏惟裁览。”上嘉叹久之，答以厚意。

睿时自以周代旧臣，久居重镇，内不自安，屡请入朝，于是征还京师。及引见，上为之兴，命睿上殿，握手极欢。睿退谓所亲曰：“功遂身退，今其时也。”遂谢病于家，阖门自守，不交当代。上赐以版舆，每有朝觐，必令三卫舆上殿。睿初平王谦之始，自以威名太盛，恐为时所忌，遂大受金贿以自秽。由是勋簿多不以实，诣朝堂称屈者，前后百数。上令有司案验其事，主者多获罪。睿惶惧，上表陈谢，请归大理。上慰谕遣之。

十五年，从上至洛阳而卒，时年六十五。谥曰襄。子洋嗣，官历嵩、徐二州刺史、武贲郎将。大业六年，诏追改封睿为戴公，命以洋袭焉。

史臣曰：李穆、梁睿，皆周室功臣，高祖王业初基，俱受腹心之寄。故穆首登师傅，睿终膺殊宠，观其见机而动，抑亦民之先觉。然方魏朝之贞烈，有愧王陵，比晋室之忠臣，终惭徐广。穆之子孙，特为隆盛，硃轮华毂，凡数十人，见忌当时，祸难遑及，得之非道，可不戒欤！

列传第三

刘昉

刘昉，博陵望都人也。父孟良，大司农。从魏武入关，周太祖以为东梁州刺史。昉性轻狡，有奸数。周武帝时，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。及宣帝嗣位，以技佞见狎，出入宫掖，宠冠一时。授大都督，迁小御正，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并见亲信。及帝不忿，召方及之仪俱入卧内，属以后事。帝暗不复能言。昉见静帝幼冲，不堪负荷。然昉素知高祖，又以后父之故，有重名于天下，遂与郑译谋，引高祖辅政。高祖固让，不敢当。昉曰：“公若为，当速为之；如不为，昉自为也。”高祖乃从之。

及高祖为丞相，以昉为司马。时宣帝弟汉王赞居禁中，每与高祖同帐而坐。昉饰美妓进于赞，赞甚悦之。昉因说赞曰：“大王先帝之弟，时望所归。孺子幼冲，岂堪大事！今先帝初崩，群情尚扰，王且归第。待事宁之后，入为天子，此万全之计也。”赞时年未弱冠，性识庸下，闻昉之说，以为信然，遂从之。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，拜下大将军，封黄国公，与沛国公郑译皆为心膂。前后赏赐巨万，出入以甲士自卫，朝野倾瞩，称为黄、沛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刘昉牵前，郑译推后。”昉自恃其功，颇有骄色。然性粗疏，溺于财利，富商大贾，朝夕盈门。

于时尉迥起兵，高祖令韦孝宽讨之。至武陟，诸将不一。

高祖欲遣昉、译一人往监军，因谓之曰：“须得心膂以统大军，公等两人，谁当行者？”昉自言未尝为将，译又以母老为请，高祖不怪。而高颀请行，遂遣之。由是恩礼渐薄。又王谦、司马消难相继而反，高祖忧之，忘寝与食。昉逸游纵酒，不以职司为意，相府事物，多所遗落。高祖深衔之，以高颀代为司马。是后益见疏忌。及受禅，进位柱国，改封舒国公，闲居无事，不复任使。昉自以佐命元功，中被疏远，甚不自安。后遇京师饥，上令禁酒，昉使妾赁屋，当垆沽酒。治书侍御史梁毗劾奏昉曰：“臣闻处贵则戒之以奢，持满则守之以约。昉既位列群公，秩高庶尹，縻爵稍久，厚禄已淹，正当戒满归盈，鉴斯止足，何乃规曲蘖之润，竞锥刀之末，身昵酒徒，家为逋蕪？若不纠绳，何以肃厉！”有诏不治。昉郁郁不得志。时柱国梁士彦、宇文忻俱失职忿望，昉并与之交，数相来往。士彦妻有美色，昉因与私通，士彦不之知也，情好弥协，遂相与谋反，许推士彦为帝。后事泄，上穷治之。昉自知不免，默无所对。下诏诛之，曰：

朕君临四海，慈爱为心。加以起自布衣，入升皇极，公卿之内，非亲则友，位虽差等，情皆旧人。护短全长，恆思覆育，每殷勤戒约，言无不尽。天之历数，定于杳冥，岂虑苞藏之心，能为国家之害？欲使其长守富贵，不触刑书故也。上柱国、郾国公梁士彦，上柱国、巴国公宇文忻，柱国、舒国公刘昉等，朕受命之初，并展勤力，酬勋报效，荣高禄重。待之既厚，爱之实隆，朝夕宴言，备知朕意。但心如溪壑，志等豺狼，不荷朝恩，忽谋逆乱。士彦爰始幼来，恆自诬罔，称有相者，云其应策，年过六十，必据九五。初平尉迥，暂临相州，已有反心，彰于行路。朕即遣人代之，不声其罪。入京之后，逆意转深。忻、昉之徒，言相扶助。士彦许率僮仆，克期不远，欲于蒲州

起事，即断河桥，捉黎阳之关，塞河阳之路，劫调布以为牟甲，募盗贼而为战士，就食之人，亦云易集。轻忽朝廷，嗤笑官人，自谓一朝奋发，无人当者。其第二子刚，每常苦谏，第三子叔谐，固深劝奖。朕既闻知，犹恐枉滥，乃授晋部之任，欲验蒲州之情。士彦得以欣然，云是天赞，忻及昉等，皆贺时来。忻往定鄴城，自矜不已，位极人臣，犹恨赏薄。云我欲反，何虑不成。怒色忿言，所在流布。朕深念其功，不计其礼，任以武侯，授以领军，寄之爪牙，委之心腹。忻密为异计，树党宫闱，多奏亲友，入参宿卫。朕推心待物，言刻依许。为而弗止，心迹渐彰，仍解禁兵，令其改悔。而志规不逞，愈结于怀，乃与士彦情意偏厚，要请神明，誓不负约。俱营贼逆，逢则交谋，委彦河东，自许关右，蒲津之事，即望从征，两军结东西之旅，一举合连横之势，然后北破晋阳，还图宗社。昉入佐相府，便为非法，三度事发，二度其妇自论。常云姓是“卯金刀”，名是“一万日”，刘氏应王，为万日天子。朕训之导之，示其利害，每加宽宥，望其修改。口请自新，志存如旧，亦与士彦情好深重，逆节奸心，尽探肝鬲。尝共士彦论太白所犯，问东井之间，思秦地之乱，访轩辕之里，愿宫掖之灾。唯待蒲坂事兴，欲在关内应接。残贼之策，千端万绪。惟忻及昉，名位并高，宁肯北面曲躬，臣于士彦，乃是各怀不逊，图成乱阶，一得扰攘之基，方逞吞并之事。人之奸诈，一至于此！虽国有常刑，罪在不赦，朕载思草创，咸著厥诚，情用愍然，未忍极法。士彦、忻、昉，身为谋首，叔谐赞成父意，义实难容，并已处尽。士彦、忻、昉兄弟叔侄，特恕其命，有官者除名。士彦小男女、忻母妻女及小男并放。士彦、叔谐妻妾及资财田宅，忻、昉妻妾及资财田宅，悉没官。士彦、昉兒年十五以上远配。上仪同薛摩兒，是士彦交旧，上柱国府户曹参军事裴石达，是士彦府

僚，反状逆心，巨细皆委。薛摩兒闻语，仍相应和，俱不申陈，宜从大辟。问即承引，颇是恕心，可除名免死。朕握图当篆，六载于斯，政事徒勤，淳化未洽，兴言轸念，良深叹愤！

临刑，至朝堂，宇文忻见高颀，向之叩头求哀。昉勃然谓忻曰：“事形如此，何叩头之有！”于是伏诛，籍没其家。后数日，上素服临射殿，尽取昉敢、忻、士彦三家资物置于前，令百僚射取之，以为鉴诫云。

郑译

郑译，字正义，荥阳开封人也。祖琮，魏太常。父道邕，魏司空。译颇有学识，兼知钟律，善骑射。译从祖开府文宽，尚魏平阳公主，则周太祖元后之妹也。主无子，太祖令译后之。由是译少为太祖所亲，恆令与诸子游集。年十余岁，尝诣相府司录李长宗，长宗于众中戏之。译敛容谓长宗曰：“明公位望不轻，瞻仰斯属，辄相玩狎，无乃丧德也。”长宗甚异之。文宽后诞二子，译复归本生。

周武帝时，起家给事中士，拜银青光禄大夫，转左侍上士。与仪同刘昉恆侍帝侧。译时丧妻，帝命译尚梁安固公主。及帝亲总万机，以为御正下大夫，俄转太子宫尹。时太子多失德，内史中大夫乌丸轨每劝帝废太子而立秦王，由是太子恆不自安。其后诏太子西征吐谷浑，太子乃阴谓译曰：“秦王，上爱子也。乌丸轨，上信臣也。今吾此行，得无扶苏之事乎？”译曰：“愿殿下勉著仁孝，无失子道而已。勿为他虑。”太子然之。既破贼，译以功最，赐爵开国子，邑三百户。后坐褻狎皇太子，帝大怒，除名为民。太子复召之，译戏狎如初。因言于太子曰：“殿下何时可得据天下？”太子悦而益昵之。及帝崩，太子嗣位，是为宣帝。超拜开府、内史下大夫、封归昌县公，邑一千户，委以朝政。俄迁内史上大夫，进封沛国公，邑

五千户，以其子善愿为归昌公，元琮为永安县男，又监国史。译颇专权，时帝幸东京，译擅取官材，自营私第，坐是复除名为民。刘昉数言于帝，帝复召之，顾待如初。诏领内史事。

初，高祖与译有同学之旧，译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，倾心相结。至是，高祖为宣帝所忌，情不自安，尝在永巷私于译曰：“久愿出籓，公所悉也。敢布心腹，少留意焉。”译曰：“以公德望，天下归心，欲求多福，岂敢忘也。谨即言之。”时将遣译南征，译请元帅。帝曰：“卿意如何？”译对曰：“若定江东，自非懿戚重臣无以镇抚。可令隋公行，且为寿阳总管以督军事。”帝从之。乃下诏以高祖为扬州总管，译发兵俱会寿阳以伐陈。行有日矣，帝不忿，遂与御正下大夫刘昉谋，引高祖入受顾托。既而译宣诏，文武百官皆受高祖节度。时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与宦者谋，引大将军宇文仲辅政。仲已至御坐，译知之，遽率开府杨惠及刘昉、皇甫绩、柳裘俱入。仲与之仪见译等，愕然，逡巡欲出，高祖因执之。于是矫诏复以译为内史上大夫。明日，高祖为丞相，拜译柱国、相府长史、治内史上大夫事。及高祖为大冢宰，总百揆，以译兼领天官都府司会，总六府事。出入卧内，言无不从，赏赐玉帛不可胜计。每出入，以甲士从。拜其子元璠为仪同。时尉迥、王谦、司马消难等作乱，高祖逾加亲礼。俄而进位上柱国，恕以十死。

译性轻险，不亲职务，而脏货狼籍。高祖阴疏之，然以其有定策功，不忍废放，阴敕官属不得白事于译。译犹坐事，无所关预。译惧，顿首求解职，高祖宽谕之，接以恩礼。及上受禅，以上柱国公归第，赏赐丰厚。进子元璠爵城皋郡公，邑二千户，元洵永安男。追赠其父及亡兄二人并为刺史。译自以被疏，阴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，其婢奏译厌蛊左道。上谓译曰：“我不负公，此何意也？”译无以对。译又与母别居，为宪

司所劾，由是除名。下诏曰：“译嘉谋良策，寂尔无闻，鬻狱卖官，沸腾盈耳。若留之于世，在人为不道之臣，戮之于朝，入地为不孝之鬼。有累幽显，无以置之，宜赐以《孝经》，令其熟读。”仍遣与母共居。

未几，诏译参撰律令，复授开府、隆州刺史。请还治疾，有诏征之，见于醴泉宫。上赐宴甚欢，因谓译曰：“贬退已久，情相矜愍。”于是复爵沛国公，位上柱国。上顾谓侍臣曰：“郑译与朕同生共死，间关危难，兴言念此，何日忘之！”译因奉觞上寿。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，高颉戏谓译曰：“笔干。”译答曰：“出为方岳，杖策言归，不得一钱，何以润笔。”上大笑。未几，诏译参议乐事。译以周代七声废缺，自大隋受命，礼乐宜新，更修七始之义，名曰《乐府声调》，凡八篇。奏之，上嘉美焉。俄迁岐州刺史。在职岁余，复奉诏定乐于太常，前后所论乐事，语在《音律志》。上劳译曰：“律令则公定之，音乐则公正之。礼乐律令，公居其三，良足美也。”于是还岐州。开皇十一年，以疾卒官，时年五十二，上遣使吊祭焉。谥曰达。子元璿嗣。炀帝初立，五等悉除，以译佐命元功，诏追改封译莘公，以元璿袭。

元璿初为骠骑将军，后转武贲郎将，数以军功进位右光禄大夫，迁右候卫将军。大业末，出为文城太守。及义兵起，义将张伦略地至文城，元璿以城归之。

柳裘

柳裘，字茂和，河东解人，齐司空世隆之曾孙也。祖愔，梁尚书左仆射。父明，太子舍人、义兴太守。裘少聪慧，弱冠有令名，在梁仕历尚书郎、驸马都尉。梁元帝为魏军所逼，遣裘请和于魏。俄而江陵陷，遂入关中。周明、武间，自麟趾学士累迁太子侍读，封昌乐县侯。后除天官府都上士。宣帝即位，

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，转御饰大夫。及帝不忿，留侍禁中，与刘昉、韦鹞、皇甫绩同谋，引高祖入总万机。高祖固让不许。裘进曰：“时不可再，机不可失，今事已然，宜早定大计。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，如更迁延，恐贻后悔。”高祖从之。进位上开府，拜内史大夫，委以机密。及尉迥作乱，天下骚动，并州总管李穆颇怀犹豫，高祖令裘往喻之。裘见穆，盛陈利害，穆甚悦，遂归心于高祖。后以奉使功，赐彩三百匹，金九环带一腰。时司马消难阻兵安陆，又令喻之，未到而消难奔陈。高祖即令裘随便安集淮南，赐马及杂物。开皇元年，进位大将军，拜许州刺史。在官清简，吏民怀之。复转曹州刺史。其后上思裘定策功，欲加荣秩，将征之，顾问朝臣曰：“曹州刺史何当入朝？”或对曰：“即今冬也。”帝乃止。裘寻卒，高祖伤惜者久之，谥曰安。子惠童嗣。

皇甫绩韦纮

皇甫绩，字功明，安定朝那人也。祖穆，魏陇东太守。父道，周湖州刺史、雍州都督。绩三岁而孤，为外祖韦孝宽所鞠养。尝与诸外兄博奕，孝宽以其惰业，督以严训，愍绩孤幼，特舍之。绩叹曰：“我无庭训，养于外氏，不能克躬励己，何以成立？”深自感激，命左右自杖三十。孝宽闻而对之流涕。于是精心好学，略涉经史。周武帝为鲁公时，引为侍读。建德初，转宫尹中士。武帝尝避暑云阳宫，时宣帝为太子监国。卫刺王作乱，城门已闭，百僚多有遁者。绩闻难赴之，于玄武门遇皇太子，太子下楼执绩手，悲喜交集。帝闻而嘉之，迁小宫尹。宣政初，录前后功，封义阳县男，拜畿伯下大夫，累转御正下大夫。宣帝崩，高祖总己，绩有力焉，语在《郑译传》。加位上开府，转内史中大夫，进封郡公，邑千户。寻拜大将军。开皇元年，出为豫州刺史，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户。寻拜都官尚

书。后数载，转晋州刺史，将之官，稽首而言曰：“臣实庸鄙，无益于国，每思犯难以报国恩。今伪陈尚存，以臣度之，有三可灭。”上问其故，绩答曰：“大吞小，一也；以有道伐无道，二也；纳叛臣萧岩，于我有词，三也。陛下若命鹰扬之将，臣请预戎行，展丝发之效。”上嘉其壮志，劳而遣之。及陈平，拜苏州刺史。

高智慧等作乱江南，州民顾子元发兵应之，因以攻绩，相持八旬。子元素感绩恩，于冬至日遣使奉牛酒。绩遗子元书曰：“皇帝握符受策，合极通灵，受揖让于唐、虞，弃干戈于汤、武。东逾蟠木，方朔所未穷西尽流沙，张骞所不至。玄漠黄龙之外，交臂来王；葱岭、榆关之表，屈膝请吏。曩者伪陈独阻声教，江东士民困于荼毒。皇天辅仁，假手朝廷，聊申薄伐，应时瓦解。金陵百姓，死而复生，吴、会臣民，白骨还肉。唯当怀音感德，行歌击壤，岂宜自同吠主，翻成反噬。卿非吾民，何须酒礼？吾是隋将，何容外交？易子析骸，未能相告，况是足食足兵，高城深堑，坐待强援，绰有余力。何劳踵轻敝之俗，作虚伪之辞，欲阻诚臣之心，徒惑骁雄之志。以此见期，必不可得。卿宜善思活路，晓谕黎元，能早改迷，失道非远。”子元得书，于城下顿首陈谢。杨素援兵至，合击破之。拜信州总管、十二州诸军事。俄以病乞骸骨，诏征还京，赐以御药，中使相望，顾问不绝。卒于家，时年五十二。谥曰安。子亻思嗣。大业之世，官至尚书主爵郎。

韦鹞者，京兆人也。仕周内史大夫。高祖以鹞有定策之功，累迁上柱国，封普安郡公。开皇初，卒于蒲州刺史。

卢贲

卢贲，字子徵，涿郡范阳人也。父光，周开府、燕郡公。贲略涉书记，颇解钟律。周武帝时，袭爵燕郡公，邑一千九百

户。后历鲁阳太守、太子小宫尹、仪同三司。平齐有功，增邑四百户，转司武上士。时高祖为大司武，贲知高祖为非常人，深自推结。宣帝嗣位，加开府。

及高祖初被顾托，群情未一，乃引贲置于左右。高祖将之东第，百官皆不知所去。高祖潜令贲部伍仗卫，因召公卿而谓曰：“欲求富贵者，当相随来。”往往偶语，欲有去就。贲严兵而至，众莫敢动。出崇阳门，至东宫，门者拒不内。贲谕之，不去，瞋目叱之，门者遂却。既而高祖得入。贲恆典宿卫，后承问，进说曰：“周历已尽，天人之望，实归明公，愿早应天顺民也。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”高祖甚然之。及受禅，命贲清宫，因典宿卫。贲于是奏改周代旗帜，更为嘉名。其青龙、驺虞、朱雀、玄武、千秋、万岁之旗，皆贲所创也。寻拜散骑常侍，兼太子左庶子、左领军、右将军。

时高颎、苏威共掌朝政，贲甚不平之。柱国刘昉时被疏忌，贲因讽昉及上柱国元谐、李询、华州刺史张宾等，谋黜颎、威，五人相与辅政。又以晋王上之爱子，谋行废立。复私谓皇太子曰：“贲将数谒殿下，恐为上所谴，愿察区区之心。”谋泄，上穷治其事。昉等委罪于宾、贲，公卿奏二人坐当死。上以龙潜之旧，不忍加诛，并除名为民。宾未几卒。

岁余，贲复爵位，检校太常卿。贲以古乐宫悬七八，损益不同，历代通儒，议无定准，于是上表曰：“殷人以上，通用五音，周武克殷，得鶉火、天駟之应，其音用七。汉兴，加应钟，故十六枚而在一虞。郑玄注《周礼》，二八十六为虞。此则七八之义，其来远矣。然世有沿革，用舍不同，至周武帝，复改悬七，以林钟为宫。夫乐者，治之本也，故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，是以吴札观而辩兴亡。然则乐也者，所以动天地，感鬼神，情发于声，治乱斯应。周武以林钟为宫，盖将亡之徵也。

且林钟之管，即黄钟下生之义。黄钟，君也，而生于臣，明为皇家九五之应。又阴者臣也，而居君位，更显国家登极之祥。斯实冥数相符，非关人事。伏惟陛下握图御宇，道迈前王，功成作乐，焕乎曩策。臣闻五帝不相沿乐，三王不相袭礼，此盖随时改制，而不失雅正者也。”上竟从之，即改七悬八，以黄钟为宫。诏贲与仪同杨庆和删定周、齐音律。

未几，拜郢州刺史，寻转虢州刺史。后迁怀州刺史，决沁水东注，名曰利民渠，又派入温县，名曰温润渠，以溉鳧鹵，民赖其利。后数年，转齐州刺史。民饥，谷米踊贵，闭人菜而自菜之。坐是除名为民。

后从幸洛阳，上从容谓贲曰：“我始为大司马时，卿以布腹心于我。及总百揆，频繁左右，与卿足为恩旧。卿若无过者，位与高颀齐。坐与凶人交构，由是废黜。言念畴昔之恩，复当牧伯之位，何乃不思报效，以至于此！吾不忍杀卿，是屈法申私耳。”贲俯伏陈谢，诏复本官。后数日，对诏失旨，又自叙功绩，有怨言。上大怒，顾谓群臣曰：“吾将与贲一州，观此不可复用。”后皇太子为其言曰：“此辈并有佐命之功，虽性行轻险，诚不可弃。”上曰：“我抑屈之，全其命也。微刘昉、郑译及贲、柳裘、皇甫绩等，则我不至此。然此等皆反覆子也。当周宣帝时，以无赖得幸，及帝大渐，颜之仪等请以宗王辅政，此辈行诈，顾命于我。我将为治，又欲乱之。故昉谋大逆于前，译为巫蛊于后。如贲之徒，皆不满志。任之则不逊，致之则怨，自难信也，非我弃之。众人见此，或有窃议，谓我薄于功臣，斯不然矣。”苏威进曰：“汉光武欲全功臣，皆以列侯奉朝请。至尊仁育，复用此道以安之。”上曰：“然。”遂废于家，是岁卒，年五十四。

史臣曰：高祖肇基王业，昉、译实启其谋，当轴执钧，物

无异论。不能忘身急病，以义断恩，方乃虑难求全，偷安怀禄。暨夫帝迁明德，义非简在，盐梅之寄，自有攸归。言追昔款，内怀缺望，耻居吴、耿之末，羞与绛、灌为伍。事君尽礼，既阙于宿心，不爱其亲，遽彰于物议。其在周也，靡忠贞之节，其奉隋也，愧竭命之诚。非义掩其前功，畜怨兴其后衅，而望不陷刑辟，保贵全生，难矣。柳裘、皇甫绩、卢贲，因人成事，协规不二，大运光启，莫参枢要。斯固在人欲其悦己，在我欲其骂人，理自然也。晏婴有言：“一心可以事百君，百心不可以事一君。”于昉、译见之矣。

列传第四

于义 子宣道 宣敏

于义，字慈恭，河南洛阳人也。父谨，从魏武帝入关，仕周，官至太师，因家京兆。义少矜严，有操尚，笃志好学。大统末，以父功，赐爵平昌县伯，邑五百户。起家直閤将军。其后改封广都县公。周闵帝受禅，增邑六百户。累迁安武太守，专崇德教，不尚威刑。有郡民张善安、王叔儿争财相讼，义曰：“太守德薄不胜任之所致，非其罪也。”于是取家财，倍与二人，喻而遣去。善安等各怀耻愧，移贯他州。于是风教大洽。其以德化人，皆此类也。进封建平郡公。明、武世，历西京、瓜、邵三州刺史。数从征伐，进位开府。宣帝嗣位，政刑日乱，义上疏谏。时郑译、刘昉以恩幸当权，谓义不利于己，先恶之于帝。帝览表色动，谓侍臣曰：“于义谤讪朝廷也。”御正大夫颜之仪进曰：“古先哲王立诽谤之木，置敢谏之鼓，犹惧不闻过。于义之言，不可罪也。”帝乃解。及高祖作相，王谦构逆，高祖将击之，问将于高颍。颍答曰：“于义素有经略，可为元帅。”高祖初然之。刘昉进曰：“梁睿位望素重，不可居义之下。”高祖乃止。于是以睿为元帅，以义为行军总管。谦将达奚挈拥众据开远，义将左军击破之。寻拜潼州总管，赐奴婢五百口，杂彩三千段，超拜上柱国。时义兄翼为太尉，弟智、兄子仲文并上柱国，大将军已上十余人，称为贵戚。岁余，以

疾免职，归于京师。数月卒，时年五十。赠豫州刺史，谥曰刚。贖物千段，粟米五百石。子宣道、宣敏，并知名。

宣道字元明，性谨密，不交非类。仕周，释褐左侍上士。以父功，赐爵成安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后转小承御上士。高祖为丞相，引为外兵曹，寻拜仪同。及践阼，迁内史舍人，进爵为子。丁父忧，水浆不入口者累日。献皇后命中使敦谕，岁余，起令视事。免丧，拜车骑将军，兼左卫长史，舍人如故。后六岁，迁太子左卫副率，进位上仪同。卒，年四十二。子志宁，早知名，出继叔父宣敏。

宣敏字仲达，少沉密，有才思。年十一，诣周赵王招，王命之赋诗。宣敏为诗，甚有幽贞之志。王大奇之，坐客莫不嗟赏。起家右侍上士，迁千牛备身。高祖践阼，拜奉车都尉，奉使抚慰巴蜀。及还，上疏曰：

臣闻开盘石之宗，汉室于是惟永；建维城之固，周祚所以灵长。昔秦皇置牧守而罢诸侯，魏后昵谄邪而疏骨肉，遂使宗社移于他族，神器传于异姓。此事之明，甚于观火。然山川设险，非亲勿居。且蜀土沃饶，人物殷阜，西通邛夔，南属荆巫。周德之衰，兹土遂成戎首；炎政失御，此地便为祸先。是以明者防于无形，治者制其未乱，方可庆隆万世，年逾七百。伏惟陛下日角龙颜，膺乐推之运，参天贰地，居揖让之期，亿兆宅心。百神受职，理须树建藩屏，封植子孙，继周、汉之宏图，改秦、魏之覆轨，抑近习之权势，崇公族之本枝。但三蜀、三齐，古称天险，分王戚属，今正其时。若使利建合宜，封树得所，巨猾息其非望，奸臣杜其邪谋。盛业洪基，同天地之长久；英声茂实，齐日月之照临。臣虽学谢多闻，然情深体国，辄申管见，战灼惟深。

帝省表嘉之，谓高颍曰：“于氏世有人焉。”竟纳其言，

遣蜀王秀镇于蜀。宣敏常以盛满之诫，昔贤所重，每怀静退，著《述志赋》以见其志焉。未几，卒官，时年二十九。

阴寿子世师骨仪

阴寿，字罗云，武威人也。父嵩，周夏州刺史。寿少果烈，有武干，性谨厚，敦然诺。周世屡以军功，拜仪同。从武帝平齐，进位开府，赐物千段，奴婢百口，女乐二十人。及高祖为丞相，引寿为掾。尉迥作乱，高祖以韦孝宽为元帅击之，令寿监军。时孝宽有疾，不能亲总戎事，每卧帐中，遣妇人传教命。三军纲纪，皆取决于寿。以功进位上柱国。寻以行军总管镇幽州，即拜幽州总管，封赵国公。时有高宝宁者，齐氏之疏属也，为人桀黠，有筹算，在齐久镇黄龙。及齐灭，周武帝拜为营州刺史，甚得华夷之心。高祖为丞相，遂连结契丹、靺鞨举兵反。高祖以中原多故，未遑进讨，以书喻之而不得。开皇初，又引突厥攻围北平。至是，令寿率步骑数万，出卢龙塞以讨之。宝宁求救于突厥。时卫王爽等诸将数道北征，突厥不能援。宝宁弃城奔于碛北，黄龙诸县悉平。寿班师，留开府成道昂镇之。宝宁遣其子僧伽率轻骑掠城下而去。寻引契丹、靺鞨之众来攻，道昂苦战连日乃退。寿患之，于是重购宝宁，又遣人阴间其所亲任者赵世模、王威等。月余，世模率其众降，宝宁复走契丹，为其麾下赵修罗所杀，北边遂安。赐物千段。未几，卒官，赠司空。子世师嗣。

世师少有节概，性忠厚，多武艺。弱冠，以功臣子拜仪同，累迁骠骑将军。炀帝嗣位，领东都瓦工监。后三岁，拜张掖太守。先是，吐谷浑及党项羌屡为侵掠，世师至郡，有来寇者，亲自捕击，辄擒斩之，深为戎狄所惮。入为武贲郎将。辽东之役，出襄平道。明年，帝复击高丽，以本官为涿郡留守。于时盗贼蜂起，世师逐捕之，往往克捷。及帝还，大加赏劳，拜楼

烦太守。时帝在汾阳宫，世师闻始毕可汗将为寇，劝帝幸太原。帝不从，遂有雁门之难。寻迁左翊卫将军，与代王留守京师。及义军至，世师自以世荷隋恩，又藩邸之旧，遂勒兵拒守。月余，城陷，与京兆郡丞骨仪等见诛，时年五十三。

骨仪，京兆长安人也。性刚鯁，有不可夺之志。开皇初，为侍御史，处法平当，不为势利所回。炀帝嗣位，迁尚书右侍郎。于时朝政渐乱浊，货赂公行，凡当枢要之职，无问贵贱，并家累金宝。天下士大夫莫不变节，而仪励志守常，介然独立。帝嘉其清苦，超拜京兆郡丞，公方弥著。时刑部尚书卫玄兼领京兆内史，颇行诡道，辄为仪所执正。玄虽不便之，不能伤也。及义兵至，而玄恐祸及己，遂称老病，无所干预。仪与世师同心协契，父子并诛，其后遂绝。世师有子弘智等，以年幼获全。

窦荣定

窦荣定，扶风平陵人也。父善，周太仆。季父炽，开皇初，为太傅。荣定沈深有器局，容貌瑰伟，美须髯，便弓马。魏文帝时，为千牛备身。周太祖见而奇之，授平东将军，赐爵宜君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后从太祖与齐人战于北芒，周师不利，荣定与汝南公宇文神庆帅精骑二千邀击之，齐师乃却。以功拜上仪同。后从武元皇帝引突厥木杆侵齐之并州，赐物三百段。袭爵永富县公，邑千户，进位开府，除忠州刺史。从武帝平齐，加上开府，拜前将军、饮飞中大夫。其妻则高祖姊安成长公主也。高祖少小与之情契甚厚，荣定亦知高祖有人君之表，尤相推结。及高祖作相，领左右宫伯，使镇守天台，总统露门内两箱仗卫，常宿禁中。遇尉迥初平，朝廷颇以山东为意，乃拜荣定为洛州总管以镇之。前后赐缣四千匹，西凉女乐一部。

高祖受禅，来朝京师。上顾谓群臣曰：“朕少恶轻薄，性相近者，唯窦荣定而已。”赐马三百匹，部曲八十户而遣之。

坐事除名，高祖以长公主之故，寻拜右武侯大将军。上数幸其第，恩赐甚厚。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，珍味称是。以佐命功，拜上柱国、宁州刺史。未几，复为右武侯大将军。寻除秦州总管，赐吴乐一部。突厥沙钵略寇边，以为行军元帅，率九总管，步骑三万，出凉州。与虏战于高草原，两军相持，其地无水，士卒渴甚，至刺马血而饮，死者十有二三。荣定仰天太息。俄而澍雨，军乃复振。于是进击，数挫其锋，突厥惮之，请盟而去。赐缣万匹，进爵安丰郡公，增邑千六百户。复封子宪为安康郡公，赐缣五千匹。岁余，拜右武卫大将军，俄转左武卫大将军。上欲以为三公，荣定上书曰：“臣每观西朝卫、霍，东都梁、邓，幸托葭莩，位极台铉，宠积骄盈，必致倾覆。向使前贤，少自贬损，远避权势，推而不居，则天命可保，何覆宗之有！臣每览前修，实为畏惧。”上于是乃止。前后赏赐，不可胜计。开皇六年卒，时年五十七。上为之废朝，令左卫大将军元旻监护丧事，赠缣三千匹。上谓侍臣曰：“吾每欲致荣定于三事，其人固让不可。今欲赠之，重违其志。”于是赠冀州刺史、陈国公，谥曰懿。子抗嗣。

抗美容仪，性通率，长于巧思。父卒之后，恩遇弥隆，所赐钱帛金宝，亦以巨万。抗官至定州刺史，复检校幽州总管。炀帝即位，汉王谅构逆，以为抗与通谋，由是除名，以其弟庆袭封陈公焉。

庆亦有姿仪，性和厚，颇工草隶。初封永富郡公，官至河东太守、卫尉卿。大业之末，出为南郡太守，为盗贼所害。

庆弟璇，亦工草隶，颇解钟律。官历颍川、南郡、扶风太守。

元景山

元景山，字瑤岳，河南洛阳人也。祖燮，魏安定王。父琰，

宋安王。景山少有器局，干略过人。周闵帝时，从大司马贺兰祥击吐谷浑，以功拜抚军将军。其后数从征伐，累迁仪同三司，赐爵文昌县公，授夔川防主。后与齐人战于北邙，斩级居多，加开府，迁建州刺史，进封宋安郡公，邑三千户。从武帝平齐，每战有功，拜大将军，改封平原郡公，邑二千户，赐女乐一部，帛六千匹，奴婢二百五十口，牛羊数千。

治亳州总管。先是，州民王回洛、张季真等聚结亡命，每为劫盗。前后牧守不能制。景山下车，逐捕之，回洛、季真挺身奔江南。禽其党与数百人，皆斩之。法令明肃，盗贼屏迹，称为大治。陈人张景遵以淮南内属，为陈将任蛮奴所攻，破其数栅。景山发谯、颍兵援之，蛮奴引军而退。征为候正。宣帝嗣位，从上柱国韦孝宽经略淮南。郢州总管宇文亮谋图不轨，以轻兵袭孝宽。孝宽窘迫，未得整阵，为亮所薄。景山率铁骑三百出击，破之，斩亮传首。以功拜亳州总管。

高祖为丞相，尉迥称兵作乱。荥州刺史宇文胄与迥通谋，阴以书讽动景山。景山执其使，封书诣相府。高祖甚嘉之，进位上大将军。司马消难以郢州入陈也，陈遣将樊毅、马杰等来援。景山率轻骑五百驰赴之。毅等惧，掠居民而遁。景山追之，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，与毅战于漳口，二合皆克。毅等退保甑山镇。其城邑为消难所陷者，悉平之。拜安州总管，进位柱国，前后赐帛二千匹。时桐柏山蛮相聚为乱，景山复击平之。

高祖受禅，拜上柱国。明年，大举伐陈，以景山为行军元帅，率行军总管韩延、吕哲出汉口。遣上开府邓孝儒将劲卒四千，攻陈甑山镇。陈人遣其将陆纶以舟师来援。孝儒逆击，破之。陈将鲁达、陈纪以兵守涓口，景山复遣兵击走之。陈人大骇，甑山、沌阳二镇守将皆弃城而遁。景山将济江，会陈宣帝卒，有诏班师。景山大著威名，甚为敌人所惮。后数载，坐事

免，卒于家。时年五十五。赠梁州总管，赐缣千匹，谥曰襄。子成寿嗣。

成寿便弓马，起家千牛备身。以上柱国世子，拜仪同。后为秦王库真车骑。炀帝嗣位，征为左亲卫郎将。杨玄感之乱也，从刑部尚书卫玄击之，以功进位正义大夫，拜西平通守。

源雄

源雄，字世略，西平乐都人也。祖怀、父纂，俱为魏陇西王。雄少宽厚，伟姿仪。在魏起家秘书郎，寻加征虏将军。属其父为高氏所诛，雄脱身而遁，变姓名，西归长安。周太祖见而器之，赐爵陇西郡公。后从武帝伐齐，以功授开府，改封朔方郡公，拜冀州刺史。时以突厥寇边，徙雄为平州刺史以镇之。未几，检校徐州总管。

及高祖为丞相，尉迥作乱，时雄家累在相州，迥潜以书诱之，雄卒不顾。高祖遗雄书曰：“公妻子在鄴城，虽言离隔，贼徒翦灭，聚会非难。今日已后，不过数旬之别，迟能开慰，无以累怀。徐部大蕃，东南襟带，密迩吴寇，特须安抚。藉公英略，委以边谋，善建功名，用副朝委也。”迥遣其将毕义绪据兰陵，席毗陷昌虑、下邑。雄遣徐州刺史刘仁恩击义绪，仪同刘弘、李琰讨席毗，悉平之。

陈人见中原多故，遣其将陈纪、萧摩诃、任蛮奴、周罗、樊毅等侵江北，西自江陵，东距寿阳，民多应之，攻陷城镇。雄与吴州总管于顛、扬州总管贺若弼、黄州总管元景山等击走之，悉复故地。东潼州刺史曹孝达据州作乱，雄遣兵袭斩之。进位上大将军，拜徐州总管。后数岁，转怀州刺史，寻迁朔州总管。突厥有来寇掠，雄辄捕斩之，深为北夷所惮。

伐陈之役，高祖下册书曰：“於戏！唯尔上大将军、朔方公雄，识悟明允，风神果毅。往牧徐方，时逢寇逆，建旗马邑，

安抚北蕃。嘉谋绝外境之虞，挺剑息韦鞬之望。沙漠以北，俱荷威恩，吕梁之间，罔不怀惠。但江淮蕞尔，有陈僭逆，今将董率戎旅，清彼东南，是用命尔为行军总管。往钦哉！”于是从秦王俊出信州道。及陈平，以功进位上柱国。赐子崇爵端氏县伯，褒为安化县伯，赐物五千段，复镇朔州。二岁，上表乞骸骨，征还京师，卒于家，时年七十。

子崇嗣，官至仪同。大业中，自上党赞治入为尚书虞部郎。及天下盗起，将兵讨北海，与贼力战而死，赠正议大夫。

豆卢勣子毓勣兄通

豆卢勣，字定东，昌黎徒河人也。本姓慕容，燕北地王精之后也。中山败，归魏，北人谓归义为“豆卢”，因氏焉。祖苌，魏柔玄镇大将。父宁，柱国、太保。勣初生时，周太祖亲幸宁家称庆，时遇新破齐师，太祖因字之曰定东。勣聪悟，有器局。少受业国子学，略涉文艺。魏大统十二年，太祖以勣勋臣子，封义安县侯。周闵帝受禅，授稍伯下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丹阳郡公，邑千五百户。明帝时，为左武伯中大夫。勣自以经业未通，请解职游露门学。帝嘉之，敕以本官就学。未几，齐王宪纳勣妹为妃，恩礼逾厚。

会武帝嗣位，拜邳州刺史。未之官，渭源烧当羌因饥谨作乱，以勣有才略，转渭州刺史。甚有惠政，华夷悦服，德泽流行，大致祥瑞。鸟鼠山俗呼为高武陇，其下渭水所出，其山绝壁千寻，由来乏水，诸羌苦之。勣马足所践，忽飞泉涌出。有白鸟翔止前，乳子而后去，又白狼见于襄武。民为之谣曰：“我有丹阳，山出玉浆。济我民夷，神鸟来翔。”百姓因号其泉为玉浆泉。后丁父艰，毁瘁过礼。天和二年，授邵州刺史，袭爵楚国公。复征为天官府司会，历信、夏二州总管、相州刺史。以母忧还京。宣帝大象二年，拜利州总管，进位上大将军。

月余，拜柱国。

高祖为丞相，益州总管王谦作乱。勣婴城固守，谦遣其将达奚念、高阿那肱、乙弗虔等众十万攻之，起土山，凿城为七十余穴，堰江水以灌之。勣时战士不过二千，昼夜相拒。经四旬，势渐迫。勣于是出奇兵击之，斩数千级，降二千人。梁睿军且至，贼因而解去。高祖遣开府赵仲卿劳之，诏曰：“勣器识优长，气调英远，总驭籓部，风化已行。巴蜀称兵，奄来围逼，入守出战，大摧凶丑。贞节雄规，厥功甚茂，可使持节、上柱国。赐一子爵中山县公。”

开皇二年，突厥犯塞，以勣为北道行军元帅以备边。岁余，拜夏州总管。上以其家世贵盛，勋效克彰，甚重之。后为汉王谅纳勣女为妃，恩遇弥厚。七年，诏曰：“上柱国、楚国公勣，蜀人寇乱之日，称兵犯顺，固守金汤，隐如敌国。嘉猷大节，其劳已多，可食始州临津县邑千户。”十年，以疾征还京师，诏诸王并至勣第，中使顾问，道路不绝。其年卒，时年五十五。上悼惜者久之，特加赠，鸿胪监护丧事，谥曰襄。子贤嗣，官至显州刺史、大理少卿、武贲郎将。贤弟毓。

毓字道生，少英果，有气节。汉王谅出镇并州，毓以妃兄为王府主簿。从赵仲卿北征突厥，以功授仪同三司。及高祖崩，炀帝即位，征谅入朝。谅纳谏议王颍之谋，发兵作乱。毓苦谏不从，因谓弟懿曰：“吾匹马归朝，自得免祸。此乃身计，非为国也。今且伪从，以思后计。”毓兄显州刺史贤言于帝曰：“臣弟毓素怀志节，必不从乱，但逼凶威，不能克遂。臣请从军，与毓为表里，谅不足图也。”帝以为然，许之。贤密遣家人赍敕书至毓所，与之计议。谅出城，将往介州，令毓与总管属硃涛留守。毓谓涛曰：“汉王构逆，败不旋踵，吾岂坐受夷灭，孤负家国邪！当与卿出兵拒之。”涛惊曰：“王以大事相

付，何得有是语！”因拂衣而去。毓追斩之。时谅司马皇甫诞前以谏谅被囚，毓于是出诞，与之协计，及开府、盘石侯宿勤武，开府宇文永昌，仪同成端、长孙恺，车骑、安成侯元世雅，原武令皇甫文颢等，闭城拒谅。部分未定，有人告谅，谅袭击之。毓见谅至，给其众曰：“此贼军也。”谅攻城南门，毓时遣稽胡守堞，稽胡不识谅，射之，箭下如雨。谅复至西门，守兵皆并州人，素识谅，即开门纳之。毓遂见害，时年二十八。及谅平，炀帝下诏曰：“褒显名节，有国通规，加等饰终，抑推令典。毓深识大义，不顾姻亲，出于万死，首建奇策。去逆归顺，殉义亡身，追加荣命，宜优恆礼。可赠大将军，封正义县公，赐帛二千匹，谥曰愍。”

子愿师嗣，寻拜仪同三司。大业初，行新令，五等并除。未几，帝复下诏曰：“故大将军、正义愍公毓，临节能固，捐生殉国，成为令典，没世不忘。象贤无坠，德隆必祀，改封雍丘愍侯。”复以愿师承袭。大业末，授千牛左右。

通字平东，勳之兄也，一名会。弘厚有器局。在周，少以父功，赐爵临贞县侯，邑千户。寻授大都督，俄迁仪同三司。大冢宰宇文护引之令督亲信兵，改封沃野县公，邑四千七百余户。后加开府，历武贲中大夫、北徐州刺史。及高祖为丞相，尉迥作逆，遣其所署莒州刺史乌丸尼率众来攻。通逆击，破之。赐物八百段，进位大将军。开皇初，进爵南陈郡公。寻征入朝，以本官典宿卫。岁余，出拜定州刺史。后转相州刺史。尚高祖妹昌乐长公主，自是恩礼渐隆。迁夏州总管、洪州总管。所在之职，并称宽惠。十七年，卒官，年五十九。谥曰安。有子宽。

贺若谊

贺若谊字道机，河南洛阳人也。祖伏连，魏云州刺史。父统，右卫将军。谊性刚果，有干略。在魏以功臣子赐爵容城县

男。累迁直閤将军、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尚食典御。周太祖据有关中，引之左右。尝使诣杏城，属茹茹种落摧貳，屯于河表。谊因譬以祸福，诱令归附，降者万余口。太祖深奇之，赐金银百两。齐遣其舍人杨暢结好于茹茹，太祖恐其并力，为边境之患，使谊聘茹茹。谊因啖以厚利，茹茹信之，遂与周连和，执暢付谊。太祖嘉之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略阳公府长史。周闵帝受禅，除司射大夫，改封霸城县子，转左宫伯，寻加开府。后历灵邵二州刺史，原信二州总管，俱有能名。其兄敦，为金州总管，以谗毁伏诛。坐是免职。

武帝亲总万机，召谊治熊州刺史。平齐之役，谊率兵出函谷，先据洛阳，即拜洛州刺史，进封建威县侯。齐范阳王高绍义之奔突厥也，谊以兵追之，战于马邑，遂擒绍义。以功进位大将军。高祖为丞相，拜亳州总管，驰驿之部。西遏司马消难，东拒尉迥。申州刺史李慧反，谊讨之，进爵范阳郡公，授上大将军。

开皇初，入为右武侯将军。河间王弘北征突厥，以谊为副元师。军还，转左武侯大将军。坐事免。岁余，拜华州刺史，俄转敷州刺史，改封海陵郡公，复转泾州刺史。时突厥屡为边患，朝廷以谊素有威名，拜灵州刺史，进位柱国。谊时年老，而筋力不衰，犹能重铠上马，甚为北夷所惮。数载，上表乞骸骨，优诏许之。谊家富于财，于郊外构一别庐，多植果木。每邀宾客，列女乐，游集其间。卒于家，时年七十七。子举袭爵。

庶长子协，官至骠骑将军。协弟祥，奉车都尉。祥弟与，车骑将军。谊兄子弼，别有传。

史臣曰：于义、窦荣定等，或南阳姻亚，或丰邑旧游，运属时来，俱宣力用。以劳定国，以功懋赏，保其禄位，貽厥子孙。析薪克荷，崇基弗坠，盛矣！豆卢毓遇屯剥之机，亡身殉

义；阴世师遭天之所废，舍命不渝。使夫死者有知，足以无愧君亲矣。

列传第五

梁士彦 子刚 梁默

梁士彦，字相如，安定乌氏人也。少任侠，不仕州郡。性刚果，喜正人之是非。好读兵书，颇涉经史。周世以军功拜仪同三司。武帝将有事东夏，闻其勇决，自扶风郡守除九曲镇将，进位上开府，封建威县公，齐人甚惮焉。寻迁熊州刺史。后从武帝拔晋州，进位柱国，除使持节、晋绛二州诸军事、晋州刺史。及帝还后，齐后主亲总六军而围之。独守孤城，外无声援，众皆震惧，士彦慷慨自若。贼尽锐攻之，楼堞皆尽，城雉所存，寻刳而已。或短兵相接，或交马出入。士彦谓将士曰：“死在今日，吾为尔先！”于是勇烈齐奋，呼声动地，无不一当百。齐师少却。乃令妻妾军民子女，昼夜修城，三日而就。帝率六军亦至，齐师解围，营于城东十余里。士彦见帝，持帝须而泣曰：“臣几不见陛下！”帝亦为之流涕。时帝以将士疲倦，意欲班师。士彦叩马谏曰：“今齐师遁，众心皆动，因其惧也而攻之，其势必举。”帝从之，大军遂进。帝执其手曰：“余之有晋州，为平齐之基。若不固守，则事不谐矣。朕无前虑，惟恐后变，善为我守之。”及齐平，封郿国公，进位上柱国、雍州主簿。宣帝即位，除东南道行台、使持节、徐州总管、三十二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。与乌丸轨擒陈将吴明彻、裴忌于吕梁，别破黄陵，略定淮南地。

高祖作相，转亳州总管、二十四州诸军事。尉迥之反也，以为行军总管，从韦孝宽击之。至河阳，与迥军相对。令家僮梁默等数人为前锋，士彦以其徒继之，所当皆破。乘胜至草桥，迥众复合，进战，大破之。及围鄴城，攻北门而入，驰启西门，纳宇文忻之兵。

及迥平，除相州刺史。高祖忌之，未几，征还京师，闲居无事。自恃元功，甚怀怨望，遂与宇文忻、刘昉等谋作乱。将率僮仆，于享庙之际，因车驾出，图以发机。复欲于蒲州起事，略取河北，捉黎阳关，塞河阳路，劫调布以为牟甲，募盗贼以为战士。其甥裴通豫知其谋而奏之。高祖未发其事，授晋州刺史，欲观其意。士彦欣然谓昉等曰：“天也！”又请仪同薛摩儿为长史，高祖从之。后与公卿朝谒，高祖令左右执士彦、忻、昉等于行间，诘之曰：“尔等欲反，何敢发此意？”初犹不伏，捕薛摩儿适至，于是庭对之。摩儿具论始末，云：“第二子刚垂泣苦谏，第三子叔谐曰：作猛兽要须成斑。”士彦失色，顾谓摩儿曰：“汝杀我！”于是伏诛，时年七十二。

有子五人。操字孟德，出继伯父，官至上开府、义乡县公、长宁王府骠骑，早卒。刚字永固，弱冠授仪同，以平尉迥勋，加开府。击突厥有功，进位上大将军、通政县公、泾州刺史。士彦之诛也，以谏获免，徙瓜州。叔谐官至上仪同、广平县公、车骑将军。志远为安定伯，务为建威伯，皆坐士彦诛。

梁默者，士彦之苍头，骁武绝人。士彦每从征伐，常与默陷阵。仕周，致位开府。开皇末，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北征突厥，进位大将军。汉王谅之反也，复以行军总管从杨素讨平之，加授柱国。大业五年，从炀帝征吐谷浑，遇贼力战而死，赠光禄大夫。

宇文忻

宇文忻，字仲乐，本朔方人，徙京兆。祖莫豆于，魏安平公。父贵，周大司马、许国公。忻幼而敏慧，为儿童时，与群辈游戏，辄为部伍，进止行列，无不用命，有识者见而异之。年十二，能左右驰射，骁捷若飞。恆谓所亲曰：“自古名将，唯以韩、白、卫、霍为美谈，吾察其行事，未足多尚。若使与仆并时，不令竖子独擅高名也。”其少小慷慨如此。年十八，从周齐王宪讨突厥有功，拜仪同三司，赐爵兴固县公。韦孝宽之镇玉壁也，以忻骁勇，请与同行。屡有战功，加位开府、骠骑将军，进爵化政郡公，邑二千户。

从武帝伐齐，攻拔晋州。齐后主亲驭六军，兵势甚盛，帝惮之，欲旋师。忻谏曰：“以陛下之圣武，乘敌人之荒纵，何往不克！若使齐人更得令主，君臣协力，虽汤、武之势，未易平也。今主暗臣愚，兵无斗志，虽有百万之众，实为陛下奉耳。”帝从之，战遂大克。及帝攻陷并州，先胜后败，帝为贼所窘，左右皆歼，帝挺身而遁，诸将多劝帝还。忻勃然而进曰：“自陛下克晋州，破高纬，乘胜逐北，以至于此。致令伪主奔波，关东响振，自古行兵用师，未有若斯之盛也。昨日破城，将士轻敌，微有不利，何足为怀。丈夫当死中求生，败中取胜。今者破竹，其势已成，奈何弃之而去？”帝纳其言，明日复战，遂拔晋阳。及齐平，进位大将军，赐物千段。寻与乌丸轨破陈将吴明彻于吕梁，进位柱国，赐奴婢二百口，除豫州总管。

高祖龙潜时，与忻情好甚协，及为丞相，恩顾弥隆。尉迥作乱，以忻为行军总管，从韦孝宽击之。时兵屯河阳，诸军莫敢先进。帝令高颎驰驿监军，与颎密谋进取者，唯忻而已。迥遣子惇，盛兵武陟，忻先锋击走之。进临相州，迥遣精甲三千伏于野马冈，欲邀官军。忻以五百骑袭之，斩获略尽。进至草桥，迥又拒守，忻率奇兵击破之，直趋鄴下。迥背城结阵，与

官军大战，官军不利。时鄴城士女观战者数万人，忻与高颀、李询等谋曰：“事急矣，当以权道破之。”于是击所观者，大器而走，转相腾藉，声如雷霆。忻乃传呼曰：“贼败矣！”众军复振，齐力急击之，迴军大败。及平鄴城，以功加上柱国，赐奴婢二百口，牛马羊万计。高祖顾谓忻曰：“尉迴倾山东之众，运百万之师，公举无遗策，战无全阵，诚天下之英杰也。”进封英国公，增邑三千户。自是以后，每参帷幄，出入卧内，禅代之际，忻有力焉。后拜右领军大将军，恩顾弥重。

忻妙解兵法，馭戎齐整，当时六军有一善事，虽非忻所建，在下辄相谓曰：“此必英公法也。”其见推服如此。后改封巴国公。上尝欲令忻率兵击突厥，高颀言于上曰：“忻有异志，不可委以大兵。”乃止。忻既佐命功臣，频经将领，有威名于当世。上由是微忌焉，以谴去官。忻与梁士彦昵狎，数相往来，士彦时亦怨望，阴谋不轨。忻谓士彦曰：“帝王岂有常乎？相扶即是。公于蒲州起事，我必从征。两阵相当，然后连结，天下可图也。”谋泄伏诛，年六十四，家口籍没。

忻兄善，弘厚有武艺。仕周，官至上柱国、许国公。高祖受禅，遇之甚厚，拜其子颖为上仪同。及忻诛，并废于家。善未几卒。颖至大业中为司农少卿。及李密逼东都，叛归于密。忻弟恺，别有传。

王谊

王谊，字宜君，河南洛阳人也。父显，周凤州刺史。谊少慷慨，有大志，便弓马，博览群言。周闵帝时，为左中侍上士。时大冢宰宇文护执政，势倾王室，帝拱默无所关预。有朝士于帝侧微为不恭，谊勃然而进，将击之。其人惶惧请罪，乃止。自是朝士无敢不肃。岁余，迁御正大夫。丁父艰，毁瘁过礼，庐于墓侧，负土成坟。岁余，起拜雍州别驾，固让，不许。武

帝即位，授仪同，累迁内史大夫，封杨国公。从帝伐齐，至并州，帝既入城，反为齐人所败，左右多死。谊率麾下骁雄赴之，帝赖以全济。时帝以六军挫衄，将班师。谊固谏，帝从之。及齐平，授相州刺史。未几，复征为大内史。汾州稽胡为乱，谊率兵击之。帝弟越王盛、谯王俭虽为总管，并受谊节度。其见重如此。及平贼而还，赐物五千段，封一子开国公。帝临崩，谓皇太子曰：“王谊社稷臣，宜处以机密，不须远任也。”

皇太子即位，是为宣帝。惮谊刚正，出为襄州总管。及高祖为丞相，转为郑州总管。司马消难举兵反，高祖以谊为行军元帅，率四总管讨之。军次近郊，消难惧而奔陈。于时北至商洛，南拒江淮，东西二千余里，巴蛮多叛，共推渠帅兰谿州为主。谿州自号河南王，以附消难，北连尉迥。谊率行军总管李威、冯晖、李远等分讨之，旬月皆平。高祖以谊前代旧臣，甚加礼敬，遣使劳问，冠盖不绝。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，寻拜大司徒。谊自以与高祖有旧，亦归心焉。

及上受禅，顾遇弥厚，上亲幸其第，与之极欢。太常卿苏威立议，以为户口滋多，民田不赡，欲减功臣之地以给民。谊奏曰：“百官者，历世勋贤，方蒙爵士，一旦削之，未见其可。如臣所虑，正恐朝臣功德不建，何患人田有不足？”上然之，竟寝威议。开皇初，上将幸岐州。谊谏曰：“陛下初临万国，人情未洽，何用此行？”上戏之曰：“吾昔与公位望齐等，一朝屈节为臣，或当耻愧。是行也，震扬威武，欲以服公心耳。”谊笑而退。寻奉使突厥，上嘉其称旨，进封郢国公。

未几，其子奉孝卒。逾年，谊上表，言公主少，请除服。御史大夫杨素劾谊曰：“臣闻丧服有五，亲疏异节，丧制有四，降杀殊文。王者之所常行，故曰不易之道也。是以贤者不得逾，不肖者不得不及。而仪同王奉孝既尚兰陵公主，奉孝以去年五

月身丧，始经一周，而谊便请除释。窃以虽曰王姬，终成下嫁之礼，公则主之，犹在移天之义。况复三年之丧，自上达下，及期释服，在礼未详。然夫妇则人伦攸始，丧纪则人道至大，苟不重之，取笑君子。故钻燧改火，责以居丧之速；朝祥暮歌，讥以忘哀之早。然谊虽不自强，爵位已重，欲为无礼，其可得乎？乃薄俗伤教，为父则不慈；轻礼易丧，致妇于无义。若纵而不正，恐伤风俗，请付法推科。”有诏勿治，然恩礼稍薄。谊颇怨望。或告谊谋反，上令案其事。主者奏谊有不逊之言，实无反状。上赐酒而释之。于时上柱国元谐亦颇失意，谊数与相往来，言论丑恶。胡僧告之，公卿奏谊大逆不道，罪当死。上见谊，怆然曰：“朕与公旧为同学，甚相怜愍，将奈国法何？”于是下诏曰：“谊，有周之世，早豫人伦，朕共游庠序，遂相亲好。然性怀险薄，巫覡盈门，鬼言怪语，称神道圣。朕受命之初，深存诚约，口云改悔，心实不悛。乃说四天正神道，谊应受命，书有谊讖，天有谊星，桃、鹿二川，岐州之下，岁在辰巳，兴帝王之业。密令卜问，伺殿省之灾。又说其身是明王，信用左道，所在诳误，自言相表，当王不疑。此而赦之，将或为乱，禁暴除恶，宜伏国刑。”上复令大理正赵绰谓谊曰：“时命如此，将若之何！”于是赐死于家，时年四十六。

元谐

元谐，河南洛阳人也，家代贵盛。谐性豪侠，有气调。少与高祖同受业于国子，甚相友爱。后以军功，累迁大将军。及高祖为丞相，引致左右。谐白高祖曰：“公无党援，譬如水间一堵墙，大危矣。公其勉之。”尉迥作乱，遣兵寇小乡，令谐击破之。及高祖受禅，上顾谐笑曰：“水间墙竟何如也？”于是赐宴极欢。进位上大将军，封乐安郡公，邑千户。奉诏参修律令。

时吐谷浑寇凉州，诏谐为行军元帅，率行军总管贺娄子干、郭竣、元浩等步骑数万击之。上敕谐曰：“公受朝寄，总兵西下，本欲自宁疆境，保全黎庶，非是贪无用之地，害荒服之民。王者之师，意在仁义。浑贼若至界首者，公宜晓示以德，临之以教，谁敢不服也！”时贼将定城王钟利房率骑三千渡河，连结党项。谐率兵出鄯州，趣青海，邀其归路。吐谷浑引兵拒谐，相遇于丰利山。贼铁骑二万，与谐大战，谐击走之。贼驻兵青海，遣其太子可博汗以劲骑五万来掩官军。谐逆击，败之，追奔三十余里，俘斩万计，虏大震骇。于是移书谕以祸福，其名王十七人、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来降。上大悦，下诏曰：“褒善畴庸，有闻前载，谐识用明达，神情警悟，文规武略，誉流朝野。申威拓土，功成疆埸，深谋大节，实简朕心。加礼延代，宜隆赏典。可柱国，别封一子县公。”谐拜宁州刺史，颇有威惠。然刚愎，好排诋，不能取媚于左右。尝言于上曰：“臣一心事主，不曲取人意。”上曰：“宜终此言。”后以公事免。

时上柱国王谊有功于国，与谐俱无任用，每相往来。胡僧告谐、谊谋反，上按其事，无逆状，上慰谕而释之。未几，谊伏诛，谐渐被疏忌。然以龙潜之旧，每预朝请，恩礼无亏。及上大宴百僚，谐进曰：“陛下威德远被，臣请突厥可汗为候正，陈叔宝为令史。”上曰：“朕平陈国，以伐罪吊人，非欲夸诞取威天下。公之所奏，殊非朕心。突厥不知山川，何能警候！叔宝昏醉，宁堪驱使！”谐默然而退。后数岁，有人告谐与从父弟上开府滂、临泽侯田鸾、上仪同祁绪等谋反。上令案其事。有司奏：“谐谋令祁绪勒党项兵，即断巴蜀。时广平王雄、左仆射高颍二人用事，谐欲谮去之，云：‘左执法星动已四年矣，状一奏，高颍必死。’又言：‘太白犯月，光芒相照，主杀大

臣，杨雄必当之。’谐尝与滂同谒上，谐私谓滂曰：‘我是主人，殿上者贼也。’因令滂望气，滂曰：‘彼云似蹲狗走鹿，不如我辈有福德云。’”上大怒，谐、滂、鸾、绪并伏诛，籍没其家。

王世积

王世积，阆熙新湊人也。父雅，周使持节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世积容貌魁岸，腰带十围，风神爽拔，有杰人之表。在周有军功，拜上仪同，封长子县公。高祖为丞相，尉迥作乱，从韦孝宽击之，每战有功，拜上大将军。高祖受禅，进封宜阳郡公。高颀美其才能，甚善之。尝密谓颀曰：“吾辈俱周之臣子，社稷沦灭，其若之何？”颀深拒其言。未几，授蕲州总管。平陈之役，以舟师自蕲水趣九江，与陈将纪瑱战于蕲口，大破之。既而晋王广已平丹阳，世积于是移书告谕，遣千金公权始璋略取新蔡。陈江州司马黄亶思弃城而遁，始璋入据其城。世积继至，陈豫章太守徐璿、庐陵太守萧廉、浔阳太守陆仲容、巴山太守王诵、太原太守马颀、齐昌太守黄正始、安成太守任瓘等，及鄱阳、临川守将，并诣世积降。以功进位柱国、荆州总管，赐绢五千段，加之宝带，邑三千户。后数岁，桂州人李光仕作乱，世积以行军总管讨平之。上遣都官员外郎辛凯卿驰劳之。及还，进位上柱国，赐物二千段。上甚重之。

世积见上性忌刻，功臣多获罪，由是纵酒，不与执政言及时事。上以为有酒疾，舍之宫内，令医者疗之。世积诡称疾愈，始得就第。及起辽东之役，世积与汉王并为行军元帅，至柳城，遇疾疫而还。拜凉州总管，令骑士七百人送之官。未几，其亲信安定皇甫孝谐有罪，吏捕之，亡抵世积。世积不纳，由是有憾。孝谐竟配防桂州，事总管令狐熙。熙又不之礼，甚困穷，因微幸上变，称：“世积尝令道人相其贵不，道人答曰：‘公

当为国主。’谓其妻曰：‘夫人当为皇后。’又将之凉州，其所亲谓世积曰：‘河西天下精兵处，可以图大事也。’世积曰：‘凉州土旷人稀，非用武之国。’”由是被征入朝，按其事。有司奏：“左卫大将军元旻、右卫大将军元胄、左仆射高颎，并与世积交通，受其名马之赠。”世积竟坐诛，旻、胄等免官，拜孝谐为上大将军。

虞庆则

虞庆则，京兆栌阳人也。本姓鱼。其先仕于赫连氏，遂家灵武，代为北边豪杰。父祥，周灵武太守。庆则幼雄毅，性倜傥，身長八尺，有胆气，善鲜卑语，身被重铠，带两鞬，左右驰射，本州豪侠皆敬惮之。初以弋猎为事，中便折节读书，常慕傅介子、班仲升为人。仕周，释褐中外府行参军，稍迁外兵参军事，袭爵沁源县公。宣政元年，授仪同大将军，除并州总管长史。二年，授开府。时稽胡数为反叛，越王盛、内史下大夫高颎讨平之。将班师，颎与盛谋，须文武干略者镇遏之。表请庆则，于是即拜石州总管。甚有威惠，境内清肃，稽胡慕义而归者八千余户。

开皇元年，进位大将军，迁内史监、吏部尚书、京兆尹，封彭城郡公，营新都总监。二年冬，空厥入寇，庆则为元帅讨之。部分失所，士卒多寒冻，堕指者千余人。偏将达奚长儒率骑兵二千人别道邀贼，为虏所围，甚急，庆则案营不救。由是长儒孤军独战，死者十八九。上不之责也。寻迁尚书右仆射。

后突厥主摄图将内附，请一重臣充使，于是上遣庆则诣突厥所。摄图恃强，初欲亢礼，庆则责以往事，摄图不服。其介长孙晟又说谕之，摄图及弟叶护皆拜受诏，因即称臣朝贡，请永为藩附。初，庆则出使，高祖敕之曰：“我欲存立突厥，彼送公马，但取五三匹。”摄图见庆则，赠马千匹，又以女妻之。

上以庆则勋高，皆无所问。授上柱国，封鲁国公，食任城县千户。诏以彭城公回授第二子义。

高祖平陈之后，幸晋王第，置酒会群臣。高颀等奉觞上寿，上因曰：“高颀平江南，虞庆则降突厥，可谓茂功矣。”杨素曰：“皆由至尊威德所被。”庆则曰：“杨素前出兵武牢、硖石，若非至尊威德，亦无克理。”遂与互相长短。御史欲弹之，上曰：“今日计功为乐，宜不须劾。”上观群臣宴射，庆则进曰：“臣蒙赉酒食，令尽乐，御史在侧，恐醉而被弹。”上赐御史酒，因遣之出。庆则奉觞上寿，极欢。上谓诸公曰：“饮此酒，愿我与诸公等子孙常如今日，世守富贵。”九年，转为右卫大将军，寻改为右武侯大将军。

开皇十七年，岭南人李贤据州反，高祖议欲讨之。诸将二三请行，皆不许。高祖顾谓庆则曰：“位居宰相，爵乃上公，国家有贼，遂无行意，何也？”庆则拜谢恐惧，上乃遣焉。为桂州道行军总管，以妇弟赵什柱为随府长史。什柱先与庆则爱妾通，恐事彰，乃宣言曰：“庆则不欲此行。”遂闻于上。先是，朝臣出征，上皆宴别，礼赐遣之。及庆则南讨辞上，上色不悦，庆则由是怏怏不得志。暨平贤，至潭州临桂镇，庆则观眺山川形势，曰：“此诚险固，加以足粮，若守得其人，攻不可拔。”遂使什柱驰诣京奏事，观上颜色。什柱至京，因告庆则谋反。上案验之，庆则于是伏诛。拜什柱为柱国。

庆则子孝仁，幼豪侠任气，起家拜仪同，领晋王亲信。坐父事除名。炀帝嗣位，以籓邸之旧，授候卫长史，兼领金谷监，监禁苑。有巧思，颇称旨。九年，伐辽，授都水丞，充使监运，颇有功。然性奢华，以骆驼负函盛水养鱼而自给。十一年，或告孝仁谋图不轨，遂诛之。其弟澄道，东宫通事舍人，坐除名。

元宵

元胄，河南洛阳人也，魏昭成帝之六代孙。祖顺，魏濮阳王。父雄，武陵王。胄少英果，多武艺，美须眉，有不可犯之色。周齐王宪见而壮之，引致左右，数从征伐。官至大将军。高祖初被召入，将受顾托，先呼胄，次命陶澄，并委以腹心，恆宿卧内。及为丞相，每典军在禁中，又引弟威俱入侍卫。周赵王招知高祖将迁周鼎，乃要高祖就第。赵王引高祖入寝室，左右不得从，唯杨弘与胄兄弟坐于户侧。赵王谓其二子员、贯曰：“汝当进瓜，我因刺杀之。”及酒酣，赵王欲生变，以佩刀子刺瓜，连啖高祖，将为不利。胄进曰：“相府有事，不可久留。”赵王诃之曰：“我与丞相言，汝何为者！”叱之使却。胄瞋目愤气，扣刀入卫。赵王问其姓名，胄以实对。赵王曰：“汝非昔事齐王者乎？诚壮士也！”因赐之酒，曰：“吾岂有不善之意邪？卿何猜警如是！”赵王伪吐，将入后阁，胄恐其为变，扶令上坐，如此者再三。赵王称喉干，命胄就厨取饮，胄不动。会滕王逌后至，高祖降阶迎之，胄与高祖耳语曰：“事势大异，可速去。”高祖犹不悟，谓曰：“彼无兵马，复何能为？”胄曰：“兵马悉他家物，一先下手，大事便去。胄不辞死，死何益耶？”高祖复入坐。胄闻屋后有被甲声，遽请曰：“相府事殷，公何得如此？”因扶高祖下床，趣而去。赵王将追之，胄以身蔽户，王不得出。高祖及门，胄自后而至。赵王恨不时发，弹指出血。及诛赵王，赏赐不可胜计。

高祖受禅，进位上柱国，封武陵郡公，邑三千户。拜左卫将军，寻迁右卫大将军。高祖从容曰：“保护朕躬，成此基业，元胄功也。”后数载，出为豫州刺史，历亳、浙二州刺史。时突厥屡为边患，朝廷以胄素有威名，拜灵州总管，北夷甚惮焉。后复征为右卫大将军，亲顾益密。尝正月十五日，上与近臣登高，时胄下直，上令驰召之。及胄见，上谓曰：“公与外人登

高，未若就朕胜也。”赐宴极欢。晋王广每致礼焉。房陵王之废也，胄豫其谋。上正穷治东宫事，左卫大将军元旻苦谏，杨素乃谮之。上大怒，执旻于仗。胄时当下直，不去，因奏曰：“臣不下直者，为防元旻耳。”复以此言激怒上，上遂诛旻，赐胄帛千匹。蜀王秀之得罪，胄坐与交通，除名。

炀帝即位，不得调。时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岭南，将军丘和亦以罪废。胄与和有旧，因数从之游。胄尝酒酣谓和曰：“上官政壮士也，今徙岭表，得无大事乎？”因自拊腹曰：“若是公者，不徒然矣。”和明日奏之，胄竟坐死。于是征政为骁卫将军，拜和代州刺史。

史臣曰：昔韩信愆垓下之期，则项王不灭；英布无淮南之举，则汉道未隆。以二子之勋庸，咸愤怨而菹戮，况乃无古人之殊绩，而怀悖逆之心者乎！梁士彦、宇文忻皆一时之壮士也，遭云雷之会，并以勇略成名，遂贪天之功以为己力。报者倦矣，施者未厌，将生厉阶，求逞其欲，及兹颠坠，自取之也。王谊、元谐、王世积、虞庆则、元胄，或契阔艰厄，或绸缪恩旧，将安将乐，渐见遗忘，内怀怏怏，矜伐不已。虽时主之刻薄，亦言语以速祸乎？然高祖佐命元功，鲜有终其天命，配享清庙，寂寞无闻。斯盖草创帝图，事出权道，本异同心，故久而逾薄。其牵牛蹊田，虽则有罪，夺之非道，能无怨乎？皆深文巧诋，致之刑辟，高祖沉猜之心，固已甚矣。求其余庆，不亦难哉！

列传第六

高颀

高颀，字昭玄，一名敏，自云渤海蓀人也。父宾，背齐归周，大司马独孤信引为僚佐，赐姓独孤氏。及信被诛，妻子徙蜀。文献皇后以宾父之故吏，每往来其家。宾后官至都州刺史，及颀贵，赠礼部尚书、渤海公。

颀少明敏，有器局，略涉书史，尤善词令。初，孩孺时，家有柳树，高百许尺，亭亭如盖。里中父老曰：“此家当出贵人。”年十七，周齐王宪引为记室。武帝时，袭爵武阳县伯，除内史上士，寻迁下大夫。以平齐功，拜开府。寻从越王盛击隰州叛胡，平之。高祖得政，素知颀强明，又习兵事，多计略，意欲引之入府，遣邗国公杨惠谕意。颀承旨欣然曰：“愿受驱驰。纵令公事不成，颀亦不辞灭族。”于是为相府司录。时长史郑译、司马刘昉并以奢纵被疏，高祖弥属意于颀，委以心膂。尉迥之起兵也，遣子惇率步骑八万，进屯武陟。高祖令韦孝宽击之，军至河阳，莫敢先进。高祖以诸将不一，令崔仲方监之，仲方辞父在山东。时颀又见刘昉、郑译并无去意，遂自请行，深合上旨，遂遣颀。颀受命便发，遣人辞母，云忠孝不可两兼，歔歔就路。至军，为桥于沁水，贼于上流纵大伐，颀预为土狗以御之。既渡，焚桥而战，大破之。遂至鄴下，与迥交战，仍共宇文忻、李询等设策，因平尉迥。军还，侍宴于卧内，上

撤御帷以赐之。进位柱国，改封义宁县公，迁相府司马，任寄益隆。

高祖受禅，拜尚书左仆射，兼纳言，进封渤海郡公，朝臣莫与为比，上每呼为独孤而不名也。颍深避权势，上表逊位，让于苏威。上欲成其美，听解仆射。数日，上曰：“苏威高蹈前朝，颍能推举。吾闻进贤受上赏，宁可令去官！”于是命颍复位。俄拜左卫大将军，本官如故。时突厥屡为寇患，诏颍镇遏缘边。及还，赐马百余匹，牛羊千计。领新都大监，制度多出于颍。颍每坐朝堂北槐树下以听事，其树不依行列，有司将伐之。上特命勿去，以示后人。其见重如此。又拜左领军大将军，余官如故。母忧去职，二旬起令视事。颍流涕辞让，优诏不许。

开皇二年，长孙览、元景山等伐陈，令颍节度诸军。会陈宣帝薨，颍以礼不伐丧，奏请班师。萧岩之叛也，诏颍绥集江汉，甚得人和。上尝问颍取陈之策，颍曰：“江北地寒，田收差晚，江南土热，水田早熟。量彼收积之际，微征士马，声言掩袭。彼必屯兵御守，足得废其农时。彼既聚兵，我便解甲，再三若此，贼以为常。后更集兵，彼必不信，犹豫之顷，我乃济师，登陆而战，兵气益倍。又江南土薄，舍多竹茅，所有储积，皆非地窖。密遣行人，因风纵火，待彼修立，复更烧之。不出数年，自可财力俱尽。”上行其策，由是陈人益敝。九年，晋王广大举伐陈，以颍为元帅长史，三军谘禀，皆取断于颍。及陈平，晋王欲纳陈主宠姬张丽华。颍曰：“武王灭殷，戮妲己。今平陈国，不宜取丽华。”乃命斩之，王甚不悦。及军还，以功加授上柱国，进爵齐国公，赐物九千段，定食千乘县千五百户。上因劳之曰：“公伐陈后，人言公反，朕已斩之。君臣道合，非青蝇所间也。”颍又逊位，诏曰：“公识鉴通远，器

略优深，出参戎律，廓清淮海，入司禁旅，实委心腹。自朕受命，常典机衡，竭诚陈力，心迹俱尽。此则天降良辅，翊赞朕躬，幸无词费也。”其优奖如此。

是后右卫将军庞晃及将军卢贲等，前后短颍于上。上怒之，皆被疏黜。因谓颍曰：“独孤公犹镜也，每被磨莹，皎然益明。”未几，尚书都事姜晔、楚州行参军李君才并奏称水旱不调，罪由高颍，请废黜之。二人俱得罪而去，亲礼逾密。上幸并州，留颍居守。及上还京，赐缣五千匹，复赐行宫一所，以为庄舍。其夫人贺拔氏寝疾，中使顾问，络绎不绝。上亲幸其第，赐钱百万，绢万匹，复赐以千里马。上尝从容命颍与贺若弼言及平陈事，颍曰：“贺若弼先献十策，后于蒋山苦战破贼。臣文吏耳，焉敢与大将军论功！”帝大笑，时论嘉其有让。寻以其子表仁取太子勇女，前后赏赐不可胜计。时荧惑入太微，犯左执法。术者刘暉私言于颍曰：“天文不利宰相，可修德以禳之。”颍不自安，以暉言奏之。上厚加赏慰。突厥犯塞，以颍为元帅，击贼破之。又出白道，进图入磧，遣使请兵。近臣缘此言颍欲反，上未有所答，颍亦破贼而还。

时太子勇失爱于上，潜有废立之意。谓颍曰：“晋王妃有神凭之，言王必有天下，若之何？”颍长跪曰：“长幼有序，其可废乎！”上默然而止，独孤皇后知颍不可夺，阴欲去之，夫人卒，后言于上曰：“高仆射老矣，而丧夫人，陛下何能不为之娶！”上以后言谓颍，颍流涕谢曰：“臣今已老，退朝之后，唯斋居读佛经而已。虽陛下垂哀之深，至于纳室，非臣所愿。”上乃止。至是，颍爱妾产男，上闻之极欢，后甚不悦。上问其故，后曰：“陛下当复信高颍邪？始陛下欲为颍娶，颍心存爱妾，面欺陛下。今其诈已见，陛下安得信之！”上由是疏颍。会议伐辽东，颍固谏不可。上不从，以颍为元帅长史，

从汉王征辽东，遇霖潦疾疫，不利而还。后言于上曰：“颀初不欲行，陛下强遣之，妾固知其无功矣。”又上以汉王年少，专委军于颀。颀以任寄隆重，每怀至公，无自疑之意。谅所言多不用，甚衔之。及还，谅泣言于后曰：“兒幸免高颀所杀。”上闻之，弥不平。俄而上柱国王世积以罪诛，当推核之际，乃有宫禁中事，云于颀处得之。上欲成颀之罪，闻此大惊。时上柱国贺若弼、吴州总管宇文弼、刑部尚书薛胄、民部尚书斛律孝卿、兵部尚书柳述等明颀无罪，上逾怒，皆以之属吏。自是朝臣莫敢言者。颀竟坐免，以公就第。未几，上幸秦王俊第，召颀侍宴。颀歔歔悲不自胜，独孤皇后亦对之泣，左右皆流涕。上谓颀曰：“朕不负公，公自负也。”因谓侍臣曰：“我于高颀胜兒子，虽或不见，常似目前。自其解落，瞑然忘之，如本无高颀。不可以身要君，自云第一也。”

顷之，颀国令上颀阴事，称：“其子表仁谓颀曰：‘司马仲达初托疾不朝，遂有天下。公今遇此，焉知非福！’”于是上大怒，囚颀于内史省而鞠之。宪司复奏颀他事，云：“沙门真觉尝谓颀云：‘明年国有大丧。’尼令晖复云：‘十七、十八年，皇帝有大厄。十九年不可过。’”上闻而益怒，顾谓群臣曰：“帝王岂可力求！孔子以大圣之才，作法垂世，宁不欲大位邪？天命不可耳。颀与子言，自比晋帝，此何心乎？”有司请斩颀。上曰：“去年杀虞庆则，今兹斩王世积，如更诛颀，天下其谓我何？”于是除名为民。颀初为仆射，其母诫之曰：“汝富贵已极，但有一斫头耳，尔宜慎之！”颀由是常恐祸变。及此，颀欢然无恨色，以为得免于祸。

炀帝即位，拜为太常。时诏收周、齐故乐人及天下散乐。颀奏曰：“此乐久废。今或征之，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，递相教习。”帝不悦。帝时侈靡，声色滋甚，又起长城之役。颀甚

病之，谓太常丞李懿曰：“周天元以好乐而亡，殷鉴不遥，安可复尔！”时帝遇启民可汗恩礼过厚，颀谓太府卿何稠曰：“此虏颇知中国虚实、山川险易，恐为后患。”复谓观王雄曰：“近来朝廷殊无纲纪。”有人奏之，帝以为谤讪朝政，于是下诏诛之，诸子徙边。

颀有文武大略，明达世务。及蒙任寄之后，竭诚尽节，进引贞良，以天下为己任。苏威、杨素、贺若弼、韩擒等，皆颀所推荐，各尽其用，为一代名臣。自余立功立事者，不可胜数。当朝执政将二十年，朝野推服，物无异议。治致升平，颀之力也，论者以为真宰相。及其被诛，天下莫不伤惜，至今称冤不已。所有奇策密谋及损益时政，颀皆削稿，世无知者。

其子盛道，官至莒州刺史，徙柳城而卒。次弘德，封应国公，晋王府记室。次表仁，封渤海郡公，徙蜀郡。

苏威子夔

苏威，字无畏，京兆武功人也。父绰，魏度支尚书。威少有至性，五岁丧父，哀毁有若成人。周太祖时，袭爵美阳县公，仕郡功曹。大冢宰宇文护见而礼之，以其女新兴主妻焉。见护专权，恐祸及己，逃入山中，为叔父所逼，卒不获免。然威每屏居山寺，以讽读为娱。未几，授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改封怀道县公。武帝亲总万机，拜稍伯下大夫。前后所授，并辞疾不拜。有从父妹者，适河南元雄。雄先与突厥有隙，突厥入朝，请雄及其妻子，将甘心焉。周遂遣之。威曰：“夷人昧利，可以赂动。”遂标卖田宅，罄家所有以赎雄，论者义之。宣帝嗣位，就拜开府。

高祖为丞相，高颀屡言其贤，高祖亦素重其名，召之。及至，引入卧内，与语大悦。居月余，威闻禅代之议，遁归田里。高颀请追之，高祖曰：“此不欲预吾事，且置之。”及受禅，

征拜太子少保。追赠其父为邳国公，邑三千户，以威袭焉。俄兼纳言、民部尚书。威上表陈让，诏曰：“舟大者任重，马骏者远驰。以公有兼人之才，无辞多务也。”威乃止。

初，威父在西魏，以国用不足，为征税之法，颇称为重。既而叹曰：“今所为者，正如张弓，非平世法也。后之君子，谁能弛乎？”威闻其言，每以为己任。至是，奏减赋役，务从轻典，上悉从之。渐见亲重，与高颎参掌朝政。威见宫中以银为幔钩，因盛陈节俭之美以谏上。上为之改容，雕饰旧物，悉命除毁。上尝怒一人，将杀之，威入阁进谏，不纳。上怒甚，将自出斩之，威当上前不去。上避之而出，威又遮止。上拂衣而入。良久，乃召威谢曰：“公能若是，吾无忧矣。”于是赐马二匹，钱十余万。寻复兼大理卿、京兆尹、御史大夫，本官悉如故。

治书侍御史梁毗以威领五职，安繁恋剧，无举贤自代之心，抗表劾威。上曰：“苏威朝夕孜孜，志存远大，举贤有阙，何遽迫之！”顾谓威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唯我与尔有是夫！”因谓朝臣曰：“苏威不值我，无以措其言；我不得苏威，何以行其道？杨素才辩无双，至若斟酌古今，助我宣化，非威之匹也。苏威若逢乱世，南山四皓，岂易屈哉！”其见重如此。

未几，拜刑部尚书，解少保、御史大夫之官。后京兆尹废，检校雍州别驾。时高颎与威同心协赞，政刑大小，无不筹之，故革运数年，天下称治。俄转民部尚书，纳言如故。属山东诸州民饥，上令威赈恤之。后二载，迁吏部尚书。岁余，兼领国子祭酒。隋承战争之后，宪章踳驳，上令朝臣厘改旧法，为一代通典。律令格式，多威所定，世以为能。九年，拜尚书右仆射。其年，以母忧去职，柴毁骨立。上敕威曰：“公德行高人，情寄殊重，大孝之道，盖同俯就。必须抑割，为国惜身。朕之

于公，为君为父，宜依朕旨，以礼自存。”未几，起令视事，固辞，优诏不许。明年，上幸并州，命与高颀同总留事。俄追诣行在所，使决民讼。

威子夔，少有盛名于天下，引致宾客，四海士大夫多归之。后议乐事，夔与国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。于是夔、妥俱为一议，使百僚署其所同。朝廷多附威，同夔者十八九。妥恚曰：“吾席间函丈四十余年，反为昨暮兒之所屈也！”遂奏威与礼部尚书卢恺、吏部侍郎薛道衡、尚书右丞王弘、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为朋党，省中呼王弘为世子，李同和为叔，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。复言威以曲道任其从父弟彻、肃等罔冒为官。又国子学请荡阴人王孝逸为书学博士，威属卢恺，以为其府参军。上令蜀王秀、上柱国虞庆则等杂治之，事皆验。上以《宋书·谢晦传》中朋党事令威读之。威惶惧，免冠顿首。上曰：“谢已晚矣。”于是免威官爵，以开府就第。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余人。未几，上曰：“苏威德行者，但为人所误耳。”命之通籍。岁余，复爵邳公，拜纳言。从祠太山，坐不敬免。俄而复位。上谓群臣曰：“世人言苏威诈清，家累金玉，此妄言也。然其性狠戾，不切世要，求名太甚，从己则悦，违之必怒，此其大病耳。”寻令持节巡抚江南，得以便宜从事。过会稽，逾五岭而还。时突厥都蓝可汗屡为边患，复使威至可汗所，与结和亲。可汗即遣使献方物。以勤劳，进位大将军。仁寿初，复拜尚书右仆射。上幸仁寿宫，以威总留后事。及上还，御史奏威职事多不理，请推之。上怒，诘责威。威拜谢，上亦止。后上幸仁寿宫，不豫，皇太子自京师来侍疾，诏威留守京师。

炀帝嗣位，加上大将军。及长城之役，威谏止之。高颀、贺若弼等之诛也，威坐与相连，免官。岁余，拜鲁郡太守。俄召还，参预朝政。未几，拜太常卿。其年从征吐谷浑，进位左

光禄大夫。帝以威先朝旧臣，渐加委任。后岁余，复为纳言。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、黄门侍郎裴矩、御史大夫裴蕴、内史侍郎虞世基参掌朝政，时人称为“五贵”。及辽东之役，以本官领左武卫大将军，进位光禄大夫，赐爵宁陵侯。其年，进封房公。威以年老，上表乞骸骨。上不许，复以本官参掌选事。明年，从征辽东，领右御卫大将军。

杨玄感之反也，帝引威帐中，惧见于色，谓威曰：“此小儿聪明，得不为患乎？”威曰：“夫识是非，审成败者，乃所谓聪明。玄感粗疏，非聪明者，必无所虑。但恐浸成乱阶耳。”威见劳役不息，百姓思乱，微以此讽帝，帝竟不寤。从还至涿郡，诏威安抚关中。以威孙尚鞏直长儻为副。其子鸿胪少卿夔，先为关中简黜大使，一家三人，俱奉使关右，三辅荣之。岁余，帝下手诏曰：“玉以洁润，丹紫莫能渝其质；松表岁寒，霜雪莫能凋其采。可谓温仁劲直，性之然乎！房公威器怀温裕，识量弘雅，早居端揆，备悉国章，先皇旧臣，朝之宿齿。栋梁社稷，弼谐朕躬，守文奉法，卑身率礼。昔汉之三杰，辅惠帝者萧何；周之十乱，佐成王者邵奭。国之宝器，其在得贤，参燮台阶，具瞻斯允。虽复事藉论道，终期献替，铨衡时务，朝寄为重，可开府仪同三司，余并如故。”威当时见尊重，朝臣莫与为比。

后从幸雁门，为突厥所围，朝廷危悼。帝欲轻骑溃围而出，威谏曰：“城守则我有余力，轻骑则彼之所长。陛下万乘之主，何宜轻脱！”帝乃止。突厥俄亦解围而去。车驾至太原，威言于帝曰：“今者盗贼不止，士马疲敝。愿陛下还京师，深根固本，为社稷之计。”帝初然之，竟用宇文述等议，遂往东都。时天下大乱，威知帝不可改，意甚患之。属帝问侍臣盗贼事，宇文述曰：“盗贼信少，不足为虞。”威不能诡对，以身隐于

殿柱。帝呼威而问之。威对曰：“臣非职司，不知多少，但患其渐近。”帝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威曰：“他日贼据长白山，今者近在荥阳、汜水。”帝不悦而罢。寻属五月五日，百僚上饗，多以珍玩。威献《尚书》一部，微以讽帝，帝弥不平。后复问伐辽东事，威对愿赦群盗，遣讨高丽，帝益怒。御史大夫裴蕴希旨，令白衣张行本奏威昔在高阳典选，滥授人官，畏怯突厥，请还京师。帝令案其事。及狱成，下诏曰：“威立性朋党，好为异端，怀挟诡道，徼幸名利，诋诃律令，谤讪台省。昔岁薄伐，奉述先志，凡预切问，各尽胸臆，而威不以开怀，遂无对命。启沃之道，其若是乎！资敬之义，何其甚薄！”于是除名为民。后月余，有人奏威与突厥阴谋不轨者，大理簿责威。威自陈奉事二朝三十余载，精诚微浅不能上感，咎衅屡彰，罪当万死。帝悯而释之。其年从幸江都宫，帝将复用威。裴蕴、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。帝乃止。

宇文化及之弑逆也，以威为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化及败，归于李密。未几密败，归东都，越王侗以为上柱国、邳公。王充僭号，署太师。威自以隋室旧臣，遭逢丧乱，所经之处，皆与时消息，以求容免。及大唐秦王平王充，坐于东都闾阖门内，威请谒见，称老病不能拜起。王遣人数之曰：“公隋朝宰辅，政乱不能匡救，遂令品物涂炭，君弑国亡。见李密、王充，皆拜伏舞蹈。今既老病，无劳相见也。”寻归长安，至朝堂请见，又不许。卒于家。时年八十二。

威治身清俭，以廉慎见称。每至公议，恶人异己，虽或小事，必固争之。时人以为无大臣之体。所修格令章程，并行于当世，然颇伤苛碎，论者以为非简允之法。及大业末年，尤多征役，至于论功行赏，威每承望风旨，辄寝其事。时群盗蜂起，郡县有表奏诣阙者，又诃诘使人，令减贼数。故出师攻讨，多

不克捷。由是为物议所讥。子夔。

夔字伯尼，少聪敏，有口辩。八岁诵诗书，兼解骑射。年十三，从父至尚书省，与安德王雄驰射，赌得雄骏马而归。十四诣学，与诸儒论议，词致可观，见者莫不称善。及长，博览群言，尤以钟律自命。初不名夔，其父改之，颇为有识所哂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。杨素甚奇之，素每戏威曰：“杨素无儿，苏夔无父。”后与沛国公郑译、国子博士何妥议乐，因而得罪，议寝不行。著《乐志》十五篇，以见其志。数载，迁太子舍人。后加武骑尉。仁寿末，诏天下举达礼乐之源者，晋王昭时为雍州牧，举夔应之。与诸州所举五十余人谒见，高祖望夔谓侍臣：“唯此一人，称吾所举。”于是拜晋王友。炀帝嗣位，迁太子洗马，转司朝谒者。以父免职，夔亦去官。后历尚书职方郎、燕王司马。辽东之役，夔领宿卫，以功拜朝散大夫。时帝方勤远略，蛮夷朝贡，前后相属。帝尝从容谓宇文述、虞世基等曰：“四夷率服，观礼华夏，鸿胪之职，须归令望。宁有多才艺，美容仪，可以接对宾客者为之乎？”咸以夔对。帝然之，即日拜鸿胪少卿。其年，高昌王曲伯雅来朝，朝廷妻以公主。夔有雅望，令主婚焉。其后弘化、延安等数郡盗贼蜂起，所在屯结，夔奉诏巡抚关中。突厥之围雁门也，夔领城东面事。夔为弩楼车箱兽圈，一夕而就。帝见而善之，以功进位通议大夫。坐父事，除名为民。复丁母忧，不胜哀而卒，时年四十九。

史臣曰：齐公霸图伊始，早预经纶，鱼水冥符，风云玄感。正身直道，弼谐与运，心同契合，言听计从。东夏克平，南国底定，参谋帷幄，决胜千里。高祖既复禹迹，思布尧心，舟楫是寄，盐梅斯在。兆庶赖以康宁，百僚资而辑睦，年将二纪，人无间言。属高祖将废储宫，由忠信而得罪；逮炀帝方逞浮侈，以忤时而受戮。若使遂无猜衅，克终厥美，虽未可参纵稷、契，

足以方驾萧、曹。继之实难，惜矣！邳公周道云季，方事幽贞；隋室龙兴，首应旌命。绸缪任遇，穷极荣宠；久处机衡，多所损益；罄竭心力，知无不为。然志尚清俭，体非弘旷，好同恶异，有乖直道，不存易简，未为通德。历事二帝，三十余年，虽废黜当时，终称遗老。君邪而不能正言，国亡而情均众庶。予违汝弼，徒闻其语；疾风劲草，未见其人。礼命阙于兴王，抑亦此之由也。夔志识沉敏，方雅可称，若天假之年，足以不亏堂构矣。

列传第七

李德林 子百药

李德林，字公辅，博陵安平人也。祖寿，湖州户曹从事。父敬族，历太学博士、镇远将军。魏孝静帝时，命当世通人正定文籍，以为内校书，别在直閤省。德林幼聪敏，年数岁，诵左思《蜀都赋》，十余日便度。高隆之见而嗟叹，遍告朝士，云：“若假其年，必为天下伟器。”鄴京人士多就宅观之，月余，日中车马不绝。年十五，诵五经及古今文集，日数千言。俄而该博坟典，阴阳纬候，无不通涉。善属文，辞核而理暢。魏收尝对高隆之谓其父曰：“贤子文笔终当继温子升。”隆之大笑曰：“魏常侍殊已嫉贤，何不近比老彭，乃远求温子！”年十六，遭父艰，自驾灵舆，反葬故里。时正严冬，单袞跣足，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。博陵豪族有崔谌者，仆射之兄，因休假还乡，车服甚盛。将从其宅诣德林赴吊，相去十余里，从者数十骑，稍稍减留。比至德林门，才余五骑，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燠灼。德林居贫，感轸，母氏多疾，方留心典籍，无复宦情。其后，母病稍愈，逼令仕进。

任城王湝为定州刺史，重其才，召入州馆。朝夕同游，殆均师友，不为君民礼数。尝语德林云：“窃闻蔽贤蒙显戮。久令君沈滞，吾独得润身，朝廷纵不见尤，亦惧明灵所谴。”于是举秀才入鄴，于时天保八年也。王因遗尚书令杨遵彦书云：

“燕赵固多奇士，此言诚不为谬。今岁所贡秀才李德林者，文章学识，固不待言，观其风神器宇，终为栋梁之用。至如经国大体，是贾生、晁错之俦；雕虫小技，殆相如、子云之辈。今虽唐、虞君世，俊乂盈朝，然修大厦者，岂厌夫良材之积也？吾尝见孔文举《荐祢衡表》云：‘洪水横流，帝思俾乂。’以正平比夫大禹，常谓拟谕非伦。今以德林言之，便觉前言非大。遵彦即命德林制《让尚书令表》，援笔立成，不加治点。因大相赏异，以示吏部郎中陆印。印云：‘已大见其文笔，浩浩如长河东注。比来所见，后生制作，乃涓涔之流耳。’印仍命其子乂与德林周旋，戒之曰：‘汝每事宜师此人，以为楷模。’时遵彦铨衡，深慎选举，秀才擢第，罕有甲科。德林射策五条，考皆为上，授殿中将军。既是西省散员，非其所好，又以天保季世，乃谢病还乡，阖门守道。乾明初，遵彦奏追德林入议曹。皇建初，下诏搜扬人物，复追赴晋阳。撰《春思赋》一篇，代称典丽。是时长广王作相，居守在鄴。敕德林还京，与散骑常侍高元海等参掌机密。王引授丞相府行参军。未几而王即帝位，授奉朝请，寓直舍人省。河清中，授员外散骑侍郎，带斋帅，仍别直机密省。天统初，授给事中，直中书，参掌诏诰。寻迁中书舍人。武平初，加通直散骑侍郎。又敕与中书侍郎宋士素、副侍中赵彦深别典机密。寻丁母艰去职，勺饮不入口五日。因发热病，遍体生疮，而哀泣不绝。诸士友陆騫、宋士素，名医张子彦等，为合汤药。德林不肯进，遍体洪肿，数日间，一时顿差，身力平复。诸人皆云孝感所致。太常博士巴叔仁表上其事，朝廷嘉之。才满百日，夺情起复，德林以羸病属疾，请急罢归。

魏收与阳休之论《齐书》起元事，敕集百司会议。收与德林书曰：“前者议文，总诸事意，小如混漫，难可领解。今便

随事条列，幸为留怀，细加推逐。凡言或者，皆是敌人之议。既闻人说，因而探论耳。”德林复书曰：“即位之元，《春秋》常义。谨按鲁君息姑不称即位，亦有元年，非独即位得称元年也。议云受终之元，《尚书》之古典。谨按《大传》，周公摄政，一年救乱，二年伐殷，三年践奄，四年建侯卫，五年营成周，六年制礼作乐，七年致政成王。论者或以舜、禹受终，是为天子。然则周公以臣礼而死，此亦称元，非独受终为帝也。蒙示议文，扶病省览，荒情迷识，暂得发蒙。当世君子，必无横议，唯应阁笔赞成而已。辄谓前二条有益于议，仰见议中不录，谨以写呈。”收重遗书曰：“惠示二事，感佩殊深。以鲁公诸侯之事，昨小为疑。息姑不书即位，舜、禹亦不言即位。息姑虽摄，尚得书元，舜、禹之摄称元，理也。周公居摄，乃云一年救乱，似不称元。自无《大传》，不得寻讨。一之与元，其事何别？更有所见，幸请论之。”德林答曰：

摄之与相，其义一也。故周公摄政，孔子曰“周公相成王”；魏武相汉，曹植曰“如虞翼唐”。或云高祖身未居摄，灼然非理。摄者专赏罚之名，古今事殊，不可以体为断。陆机见舜肆类上帝，班瑞群后，便云舜有天下，须格于文祖也，欲使晋之三主异于舜摄。窃以为舜若尧死，狱讼不归，便是夏朝之益，何得不须格于文祖也？若使用王者之礼，便曰即真，则周公负宸朝诸侯，霍光行周公之事，皆真帝乎？斯不然矣。必知高祖与舜摄不殊，不得从士衡之谬。

或以为书元年者，当时实录，非追书也。大齐之兴，实由武帝，谦匿受命，岂直史也？比观论者闻追举受命之元，多有河汉，但言追数受命之岁，情或安之。似所怖者元字耳，事类朝三，是许其一年，不许其元年也。案《易》“黄裳元吉”，郑玄注云：“如舜试天子，周公摄政。”是以试摄不殊。《大

传》虽无元字，一之与元，无异义矣。《春秋》不言一年一月者，欲使人君体元以居正，盖史之婉辞，非一与元别也。汉献帝死，刘备自尊崇。陈寿蜀人，以魏为汉贼。宁肯蜀主未立，已云魏武受命乎？士衡自尊本国，诚如高议，欲使三方鼎峙，同为霸名。习氏《汉晋春秋》，意在是也。至司马炎兼并，许其帝号。魏之君臣，吴人并以为戮贼，亦宁肯当涂之世，云晋有受命之徵？史者，编年也，故鲁号《纪年》。墨子又云，吾见《百国春秋》。史又有无事而书年者，是重年验也。若欲高祖事事谦冲，即须号令皆推魏氏。便是编魏年，纪魏事，此即魏末功臣之传，岂复皇朝帝纪者也。

陆机称纪元立断，或以正始，或以嘉平。束皙议云，赤雀白鱼之事。恐晋朝之议，是并论受命之元，非止代终之断也。公议云陆机不议元者，是所未喻，愿更思之。陆机以刊木著于《虞书》，龛黎见于商典，以蔽晋朝正始、嘉平之议，斯又谬矣。唯可二代相涉，两史并书，必不得以后朝创业之迹，断入前史。若然，则世宗、高祖皆天保以前，唯入魏氏列传，不作齐朝帝纪，可乎？此既不可，彼复何证！

是时中书侍郎杜台卿上《世祖武成皇帝颂》，齐主以为未尽善，令和士开以颂示德林。宣旨云：“台卿此文，未当朕意。以卿有大才，须叙盛德，即宜速作，急进本也。”德林乃上颂十六章并序，文多不载。武成览颂善之，赐名马一匹。三年，祖孝徵入为侍中，尚书左仆射赵彦深出为兖州刺史。朝士有先为孝徵所待遇者，问德林，云是彦深党与，不可仍掌机密。孝徵曰：“德林久滞绛衣，我常恨彦深待贤未足。内省文翰，方以委之。寻当有佳处分，不宜妄说。”寻除中书侍郎，仍诏修国史。齐主留情文雅，召入文林馆。又令与黄门侍郎颜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馆事。五年，敕令与黄门侍郎李孝贞、中书侍郎李

若别掌宣传。寻除通直散骑常侍，兼中书侍郎。隆化中，假仪同三司。承光中，授仪同三司。

及周武帝克齐，入鄴之日，敕小司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喻，云：“平齐之利，唯在于尔。朕本畏尔逐齐王东走，今闻犹在，大以慰怀，宜即入相见。”道和引之入内，遣内史字文昂访问齐朝风俗政教、人物善恶，即留内省，三宿乃归。仍遣从驾至长安，授内史上士。自此以后，诏诰格式，及用山东人物，一以委之。武帝尝于云阳宫作鲜卑语谓群臣云：“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，及见其与齐朝作诏书移檄，我正谓其是天上人。岂言今日得其驱使，复为我作文书，极为大异。”神武公纥豆陵毅答曰：“臣闻明王圣主，得骐驎凤凰为瑞，是圣德所感，非力能致之。瑞物虽来，不堪使用。如李德林来受驱策，亦陛下圣德感致，有大才用，无所不堪，胜于骐驎凤凰远矣。”武帝大笑曰：“诚如公言。”宣政末，授御正下大夫。大象初，赐爵成安县男。

宣帝大渐，属高祖初受顾命，邗国公杨惠谓德林曰：“朝廷赐令总文武事，经国任重，非群才辅佐，无以克成大业。今欲与公共事，必不得辞。”德林闻之甚喜，乃答云：“德林虽庸凡，微诚亦有所在。若曲相提奖，必望以死奉公。”高祖大悦，即召与语。刘昉、郑译初矫诏召高祖受顾命辅少主，总知内外兵马事。诸卫既奉敕，并受高祖节度。郑译、刘昉议，欲授高祖冢宰，郑译自摄大司马，刘昉又求小冢宰。高祖私问德林曰：“欲何以见处？”德林云：“即宜作大丞相，假黄钺，都督内外诸军事。不尔，无以压众心。”及发丧，便即依此。以译为相府长史，带内史上大夫，昉但为丞相府司马。译、昉由是不平。以德林为丞相府属，加仪同大将军。未几而三方构乱，指授兵略，皆与之参详。军书羽檄，朝夕填委，一日之中，

动逾百数。或机速竞发，口授数人，文意百端，不加治点。郟公韦孝宽为东道元帅，师次永桥，为沁水泛长，兵未得度。长史李询上密启云：“大将梁士彦、宇文忻、崔弘度并受尉迟迥饷金，军中怪怪，人情大异。”高祖得询启，深以为忧，与郑译议，欲代此三人。德林独进计云：“公与诸将，并是国家贵臣，未相伏馭，今以挟令之威，使得之耳。安知后所遣者，能尽腹心，前所遣人，独致乖异？又取金之事，虚实难明，即令换易，彼将惧罪，恐其逃逸，便须禁锢。然则郟公以下，必有惊疑之意。且临敌代将，自古所难，乐毅所以辞燕，赵括以之败赵。如愚所见，但遣公一腹心，明于智略，为诸将旧来所信服者，速至军所，使观其情伪。纵有异志，必不敢动。”丞相大悟曰：“若公不发此言，几败大事。”即令高颀驰驿往军所，为诸将节度，竟成大功。凡厥谋谟，多此类也。进授丞相府从事内郎。禅代之际，其相国总百揆、九锡殊礼诏策笈表玺书，皆德林之辞也。高祖登阼之日，授内史令。

初，将受禅，虞庆则劝高祖尽灭宇文氏，高颀、杨惠亦依违从之。唯德林固争，以为不可。高祖作色怒云：“君读书人，不足平章此事。”于是遂尽诛之。自是品位不加，出于高、虞之下，唯依班列授上仪同，进爵为子。开皇元年，敕令与太尉任国公于翼、高颀等同修律令。事讫奏闻，别赐九环金带一腰，骏马一匹，赏损益之多也。格令班后，苏威每欲改易事条。德林以为格式已颁，义须画一，纵令小有踳驳，非过蠹政害民者，不可数有改张。威又奏置五百家乡正，即令理民间辞讼。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，为其里闾亲戚，剖断不平，今令乡正专治五百家，恐为害更甚。且今时吏部，总选人物，天下不过数百县，于六七百万户内，诠简数百县令，犹不能称其才，乃欲于一乡之内，选一人能治五百家者，必恐难得。又即时要荒小县，

有不至五百家者，复不可令两县共管一乡。敕令内外群官，就东宫会议。自皇太子以下，多从德林议。苏威又言废郡，德林语之云：“修令时，公何不论废郡为便？今令才出，其可改乎！”然高颀同威之议，称德林狠戾，多所固势。由是高祖尽依威议。

五年，敕令撰录作相时文翰，勒成五卷，谓之《霸朝杂集》。序其事曰：

窃以阳乌垂曜，微藿倾心，神龙腾举，飞云触石。圣人在上，幽显冥符，故称比屋可封，万物斯睹。臣皇基草创，便豫驱驰，遂得参可封之民，为万物之一，其为嘉庆，固以多也。若夫帝臣王佐，应运挺生，接踵于朝，谅有之矣。而班尔之妙，曲木变容，硃蓝所染，素丝改色。二十二臣，功成尽美；二十八将，效力于时。种德积善，岂皆比于稷、契，计功称伐，非悉类于耿、贾。书契已还，立言立事，质非殆庶，何世无之。盖上稟睿后，旁资群杰，牧商鄙贱，屠钓幽微，化为侯王，皆由此也。有教无类，童子羞于霸功；见德思齐，狂夫成于圣业。治世多士，亦因此焉。烟雾可依，腾蛇与蛟龙俱远；栖息有所，苍蝇同骐驎之速。因人成事，其功不难。自此而谈，虽非上智，事受命之主，委质为臣，遇高世之才，连官接席，皆可以翊亮天地，流名钟鼎，何必苍颉造书，伊尹制命，公旦操笔，老聃为史，方可叙帝王之事，谈人鬼之谋乎？至若臣者，本惭宾实，非勋非德，厕轩冕之流，无学无才，处艺文之职。若不逢休运，非遇天恩，光大含弘，博约文礼，万官百辟，才悉兼人，收拙里闾，退仕乡邑，不种东陵之瓜，岂过南阳之掾，安得出入闾阖之闾，趋走太微之庭，履天子之阶，侍圣皇之侧，枢机帷幄，沾及荣宠者也！昔岁木行将季，谅闇在辰，火运肇兴，群官总己。有周典八柄之所，大隋纳百揆之日，两朝文翰，臣兼掌之。时溥天之下，三方构乱，军国多务，朝夕填委。簿领纷纭，羽

书交错，或速均发弩，或事大滔天，或日有万几，或几有万事。皇帝内明外顺，经营区宇，吐无穷之术，运不测之神，幽赞两仪，财成万类。咨谋台阁，晓喻公卿，训率土之滨，责反常之贼。三军奉律，战胜攻取之方；万国承风，安上治民之道。让受终之礼，报群臣之令，有宪章古昔者矣，有随事作故者矣。千变万化，譬彼悬河；寸阴尺日，不弃光景。大则天壤不遗，小则毫毛无失。远寻三古，未闻者尽闻；逖听百王，未见者皆见。发言吐论，即成文章，臣染翰操牍，书记而已。昔放勋之化，老人睹而未知；孔丘之言，弟子闻而不达。愚情稟圣，多必乖舛。加以奏阁趋墀，盈怀满袖，手披目阅，堆案积几。心无别虑，笔不暂停，或毕景忘餐，或连宵不寐，以勤补拙，不遑自处。其有词理疏谬，遗漏阙疑，皆天旨训诱，神笔改定。运筹建策，通幽达冥，从命者获安，违命者悉祸。悬测万里，指期来事，常如目见，固乃神知。变大乱而致大平，易可诛而为淳粹，化成道洽，其在人文，尽出圣怀，用成典诰，并非臣意所能至此。伯禹矢谟，成汤陈誓，汉光数行之札，魏武《接要》之书，济时拯物，无以加也。属神器大宝，将迁明德，天道人心，同谋归往。周静南面，每诏褒扬，在位诸公，各陈本志，玺书表奏，群情赐委。臣寰海之内，忝曰一民，乐推之心，切于黎献，欣然从命，辄不敢辞。比夫潘勖之册魏王，阮籍之劝晋后，道高前世，才谢往人，内手扞心，夙宵惭惕。檄书露板，及以诸文，有臣所作之，有臣润色之。唯是愚思，非奏定者，虽词乖黼藻，而理归霸德，文有可忽，事不可遗。前奉敕旨，集纳麓已还，至于受命文笔，当时制述，条目甚多，今日收撰，略为五卷云尔。

高祖省读讫，明旦谓德林曰：“自古帝王之兴，必有异人辅佐。我昨读《霸朝集》，方知感应之理。昨宵恨夜长，不能

早见公面。必令公贵与国始终。”于是追赠其父恆州刺史。未几，上曰：“我本意欲深荣之。”复赠定州刺史、安平县公，谥曰孝，以德林袭焉。德林既少有才名，重以贵显，凡制文章，动行于世。或有不知者，谓为古人焉。

德林以梁士彦及元谐之徒频有逆意，大江之南，抗衡上国。乃著《天命论》上之，其辞曰：

粤若邃古，玄黄肇辟，帝王神器，历数有归。生其德者天，应其时者命，确乎不变，非人力所能为也。龙图鸟篆，号谥遗迹，疑而难信，缺而未详者，靡得而明焉。其在典文，焕乎缃素，钦明至德，莫盛于唐、虞，贻谋长世，莫过于文、武。大隋神功积于文王，天命显于唐叔。昔邑姜方娠，梦帝谓己：“余命而子曰虞，将与之唐，而蕃育其子孙。”及生，有文在其手曰“虞”，遂以命之。成王灭唐而封太叔。又唐叔之封也，箕子曰：“其后必大。”《易》曰：“崇高富贵，莫大于帝王。”《老子》谓：“域内四大，王居一焉。”此则名虞与唐，美兼二圣，将令其后必大，终致唐、虞之美，蕃育子孙，用享无穷之祚。

逮皇家建国，初号大兴，箕子必大之言，于兹乃验。天之眷命，悬属圣朝，重耳区区，岂足云也！有娥玄鸟，商以兴焉；姜嫄巨迹，周以兴焉；邑姜梦帝，隋以兴焉。古今三代，灵命如一，本枝种德，奕叶丕基。佐高帝而灭楚，立宣皇以定汉。东京太尉，关西孔子，生感遗鱣之集，歿降巨鸟之奇，累仁积善，大申休命。太祖挺生，庇民匡主，立殊勋于魏室，建盛业于周朝。启翼軫之国，肇炎精之纪，爰受厥命，陟配彼天。皇帝载诞之初，神光满室，具兴王之表，韞大圣之能。或气或云，廕映于廊庙；如天如日，临照于轩冕。内明外顺，自险获安，岂非万福扶持，百禄攸集。有周之末，朝野骚然，降志执均，

镇卫宗社。明神飨其德，上帝付其民，诛奸逆于九重，行神化于四海。于斯时也，尉迥据有齐累世之都，乘新国易乱之俗，驱驰蛇豕，连合纵横，地乃九州陷三，民则十分拥六。王谦乘连率之威，凭全蜀之险，兴兵举众，震荡江山，鸩毒巴、庸，蚕食秦、楚。此二虏也，穷凶极逆，非欲割鸿沟之地，闭剑阁之门，皆将长戟强弩，睥睨宸极。从漳河而达负海，连岱岳而距华阳，迫胁荆蛮，吐纳江汉。佐斗嫁祸，纷若蝟毛；曝骨履肠，间不容砾。尔乃奉殄戎之命，运先天之略，不出户庭，推轂分阃，一麾以定三方，数旬而清万国。荡涤天壤之速，规摹指画之神，造化以来，弗之闻也。光熙前绪，罔有不服，烟云改色，钟石变音，三灵顾望，万物影响。木运告尽，褰裳克让，天历在躬，推而弗有。百辟庶尹，四方岳牧，稽图讖之文，顺亿兆之请，披肝沥胆，昼歌夜吟，方屈箕颍之高，式允幽明之愿。基命宥密，如恆如升，推帝居歆，创业垂统。殊徽号，改服色，建都邑，叙彝伦，薄赋轻徭，慎刑恤狱，除繁苛之政，兴清静之风，去无用之官，省相监之职。奇才间出，盛德无隐，星精云气，共趋走于阶墀，山神海灵，咸變理于台阁。东渐日谷，西被月川，教暨北溟之表，声加南海之外。悠悠沙漠，区域万里，蠢蠢百蛮，莫之与竞。五帝所不化，三王所未宾，屈膝顿颡，尽为臣妾。殊方异类，书契不传，梯山越海，贡琛奉贄，欣欣如也。巢居穴处，化以宫室；不火不粒，训以庖厨。礼乐合天地之同，律吕节寒暑之候，制作详垂衣之后，淳粹得神农之前。遨游文雅之场，出入杳冥之极，合神谩鬼，通幽洞微。群物岁成，含生日用，饮和气以自得，沐玄泽而不知也。丹雀为使，玄龟载书，甘露自天，醴泉出地。神禽异兽，珍木奇草，望风观海，应化归风。备休祥于图牒，罄幽遐而戾止。犹且父天子民，兢兢翼翼，至矣大矣，七十四帝，曷可同年而

语哉！

若夫天下之重，不可妄据，故唐之许由，夏之伯益，怀道立事，人授而弗可也。轩初四帝，周余六王，藉世因基，自取而不得也。孟轲称仲尼之德过于尧、舜，著述成帝者之事，弟子备王佐之才，黑不代苍，泣麟叹凤，栖栖汲汲，虽圣达而莫许也。蚩尤则黄帝抗衡，共工则黑帝勍敌，项羽诛秦摧汉，宰割神州，角逐争驱，尽威力而无就也。其余欵起妖妄，曾何足数！贼子逆臣，所以为乱，皆由不识天道，不悟人谋，牵逐鹿之邪说，谓飞鳧而为鼎。若使四凶争八元之诚，三监同九臣之志，韩信、彭越深明帝子之符，孙述、隗嚣妙识真人之出，尉迥同讴歌之类，王谦比狱讼之民，福祿蝉联，胡可穷也！而违天逆物，获罪人神。呜呼！此前事之大戒矣。诛夷烹醢，历代共尤，僭逆凶邪，时烦狱吏，其可不戒慎哉！盖积恶既成，心自绝于善道，物类相感，理必至于诛戮。天夺其魄，鬼恶其盈故也。大帝聪明，群臣正直，耳目滥于率土，赏罚参于国朝，辅助一人，覆育兆庶。岂有食人之禄，受人之荣，包藏祸心而不殄尽者也？必当执法未处其罪，司命已除其籍。自古明哲，虑远防微，执一心，持一德，立功坐树，上书削藁，位尊而心逾下，禄厚而志弥约，宠盛思之以惧，道高守之以恭，克念于此，则奸回不至。事乃畏天，岂惟爱礼，谦光满覆，义在知几，吉凶由人，妖不自作。

众星共极，在天成象。夙沙则主虽愚蔽，民尽知归；有苗则始为跋扈，终而大服。汉南诸国，见一面以从殷；河西将军，率五郡以归汉。故能招信顺之助，保太山之安。彼陈国者，盗窃江外，民少一郡，地减半州，遇受命之主，逢太平之日，自可献土衔璧，乞同溥天。乃复养丧家之疹，遵颠覆之轨，越起吴越，仍为匪民。虽时属大道，偃兵舞戚，然国家当混一之运，

金陵是殄灭之期，有命不恆，断可知矣。房风之戮，元龟匪遥；孙皓之侯，守株难得。迷而未觉，谅可愍焉。斯故未辩玄天之心，不闻君子之论也。

德林自隋有天下，每赞平陈之计。八年，车驾幸同州，德林以疾不从。敕书追之，书后御笔注云：“伐陈事意，宜自随也。”时高颀因使入京，上语颀曰：“德林若患未堪行，宜自至宅，取其方略。”高祖以之付晋王广。后从驾还，在途中，高祖以马鞭南指云：“待平陈讫，会以七宝装严公，使自山东无及之者。”及陈平，授柱国、郡公，实封八百户，赏物三千段。晋王广已宣敕讫，有人说高颀曰：“天子画策，晋王及诸将戮力之所致也。今乃归功于李德林，诸将必当愤惋，且后世观公有若虚行。”颀入言之，高祖乃止。

初，大象末，高祖以逆人王谦宅赐之，文书已出，至地官府，忽复改赐崔谦。上语德林曰：“夫人欲得，将与其舅。于公无形迹，不须争之，可自选一好宅。若不称意，当为营造，并觅庄店作替。”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卫国县市店八十墟为王谦宅替。九年，车驾幸晋阳，店人上表诉称：“地是民物，高氏强夺，于内造舍。”上命有司料还价直。遇追苏威自长安至，奏云：“高阿那肱是乱世宰相，以谄媚得幸，枉取民地，造店赁之。德林诬调，妄奏自入。”李圆通、冯世基等又进云：“此店收利如食千户，请计日追赃。”上因责德林，德林请勘逆人文簿及本换宅之意，上不听，乃悉追店给所住者。自是益嫌之。十年，虞庆则等于关东诸道巡省使还，并奏云：“五百家乡正，专理辞讼，不便于民。党与爱憎，公行货贿。”上仍令废之。德林复奏云：“此事臣本以为不可。然置来始尔，复即停废，政令不一，朝成暮毁，深非帝王设法之义。臣望陛下若于律令辄欲改张，即以军法从事。不然者，纷纭未已。”

高祖遂发怒，大诟云：“尔欲将我作王莽邪？”初，德林称父为太尉谏议，以取赠官，李元操与陈茂等阴奏之曰：“德林之父终于校书，妄称谏议。”上甚衔之。至是，复庭议忤意，因数之曰：“公为内史，典朕机密，比不可豫计议者，以公不弘耳。宁自知乎？朕方以孝治天下，恐斯道废阙，故立五教以弘之。公言孝由天性，何须设教。然则孔子不当说《孝经》也。又调冒取店，妄加父官，朕实忿之而未能发。今当以一州相遣耳。”因出为湖州刺史。德林拜谢曰：“臣不敢复望内史令，请预散参。待陛下登封告成，一观盛礼，然后收拙丘园，死且不恨。”上不许，转怀州刺史。在州逢亢旱，课民掘井溉田，空致劳扰，竟无补益，为考司所贬。岁余，卒官，时年六十一。赠大将军、廉州刺史，谥曰文。及将葬，敕令羽林百人，并鼓吹一部，以给丧事。赠物三百段，粟千石，祭以太牢。

德林美容仪，善谈吐，齐天统中，兼中书侍郎，于宾馆受国书。陈使江总目送之曰：“此即河朔之英灵也。”器量沉深，时人未能测，唯任城王湣、赵彦深、魏收、陆逵大相钦重，延誉之言，无所不及。德林少孤，未有字，魏收谓之曰：“识度天才，必至公辅，吾辄以此字卿。”从官以后，即典机密，性重慎，尝云古人不言温树，何足称也。少以才学见知，及位望稍高，颇伤自任，争名之徒，更相潜毁，所以运属兴王，功参佐命，十余年间竟不徙级。所撰文集，勒成八十卷，遭乱亡失，见五十卷行于世。敕撰《齐史》未成。

有子曰百药，博涉多才，词藻清贍。释巾太子通事舍人，后迁太子舍人、尚书礼部员外郎，袭爵安平县公，桂州司马。炀帝恶其初不附己，以为步兵校尉。大业末，转建安郡丞。

史臣曰：德林幼有操尚，学富才优，誉重鄴中，声飞关右。王基缔构，协赞谋猷，羽檄交驰，丝纶间发，文诰之美，时无

与二。君臣体合，自致青云，不患莫己知，岂徒言也！

列传第八

河间王弘（子庆）

河间王弘，字辟恶，高祖从祖弟也。祖爱敬，早卒。父元孙，少孤，随母郭氏养于舅族。及武元皇帝与周太祖建义关中，元孙时在鄴下，惧为齐人所诛，因假外家姓为郭氏。元孙死，齐为周所并，弘始入关，与高祖相得。高祖哀之，为买田宅。弘性明悟，有文武干略。数从征伐，累迁开府仪同三司。高祖为丞相，常置左右，委以心腹。高祖诣周赵王宅，将及于难，弘时立于户外，以卫高祖。寻加上开府，赐爵永康县公。及上受禅，拜大将军，进爵郡公。寻赠其父为柱国、尚书令、河间郡公。其年立弘为河间王，拜右卫大将军。岁余，进授柱国。时突厥屡为边患，以行军元帅率众数万，出灵州道，与虜相遇，战，大破之，斩数千级。赐物二千段，出拜宁州总管，进位上柱国。弘在州，治尚清静，甚有恩惠。后数载，征还京师。未几，拜蒲州刺史，得以便宜从事。时河东多盗贼，民不得安。弘奏为盗者百余人，投之边裔，州境帖然，号为良吏。每晋王广入朝，弘辄领扬州总管，及晋王归藩，弘复还蒲州。在官十余年，风教大洽。炀帝嗣位，征还，拜太子太保。岁余，薨。大业六年，追封郟王。子庆嗣。

庆倾曲，善候时变。帝时猜忌骨肉，滕王纶等皆被废放，唯庆获全。累迁荥阳郡太守，颇有治绩。及李密据洛口仓，荣

阳诸县多应密，庆勒兵拒守。密频遣攻之，不能克。岁余，城中粮尽，兵势日蹙。密因遗庆书曰：

自昏狂嗣位，多历岁年，剥削生民，涂炭天下。璇室瑶台之丽，未极骄奢；糟丘酒池之荒，非为淫乱。今者共举义旗，勘剪凶虐，八方同德，万里俱来，莫不期入关以亡秦，争渡河而灭纣。东穷海、岱，南泊江、淮，凡厥遗人，承风慕义，唯荥阳一郡，王独守迷。夫微子纣之元兄，族实为重，项伯籍之季父，戚乃非疏，然犹去朝歌而入周，背西楚而归汉。岂不眷恋宗祊，留连骨肉，但识宝鼎之将移，知神器之先改。而王之先代，家住山东，本姓郭氏，乃非杨族。止为宿与隋朝先有勋旧，遂得预沾盘石，名在葭葦。娄敬之与汉高，殊非血胤，吕布之于董卓，良异天亲，芝焚蕙叹，事不同此。又王之昏主，心若豺狼，仇忿同胞，有逾沉、溺，惟勇及谅，咸罄甸师，况及族类为非，何能自保！为王计者，莫若举城从义，开门送款，安若太山，高枕而卧，长守富贵，足为美谈，乃至子孙，必有余庆。今王世充屡被摧蹙，自救无聊，偷存晷漏，讵能支久？段达、韦津，东都自固，何暇图人？世充朝亡，达便夕灭。又江都荒洒，流宕忘归，内外崩离，人神怨愤。上江米船，皆被抄截，士卒饥馁，半菽不充，事切析骸，义均煮弩。举烽火于骊山，诸侯莫至；浮胶船于汉水，还日未期。王独守孤城，绝援千里，餽粮之计，仅有月余，敝卒之多，才盈数百，有何恃赖，欲相拒抗！求枯鱼于市肆，即事非虚；因归雁以运粮，竟知何日。然城中豪杰，王之腹心，思杀长吏，将为内启。正恐祸生匕首，衅发萧墙，空以七尺之躯，悬赏千金之购，可为寒心，可为酸鼻者也。幸能三思，自求多福。

于时江都败问亦至，庆得书，遂降于密，改姓为郭氏。密为王世充所破，复归东都，更为杨氏，越王侗不之责也。及侗

称制，拜宗正卿。世充将篡，庆首为劝进。世充既僭伪号，降爵郇国公，庆复为郭氏。世充以兄女妻之，署荥州刺史。及世充将败，庆欲将其妻同归长安，其妻谓之曰：“国家以妾奉箕帚于公者，欲以申厚意，结公心耳。今叔父穷迫，家国阽危，而公不顾婚姻，孤负付属，为全身之计，非妾所能责公也。妾若至长安，则公家一婢耳，何用妾为！愿得送还东都，君之惠也。”庆不许。其妻遂沐浴靓妆，仰药而死。庆归大唐，为宜州刺史、郇国公，复姓杨氏。其嫡母元太妃，年老，两目失明，王世充以庆叛己而斩之。

杨处纲

杨处纲，高祖族父也。生长北边，少习骑射。在周尝以军功拜上仪同。高祖受禅，赠其父钟葵为柱国、尚书令、义城县公，以处纲袭焉。授开府，督武侯事。寻为太子宗卫率，转左监门郎将。后数载，起授右领军将军。处纲虽无才艺，而性质直，在官强济，亦为当时所称。寻拜蒲州刺史，吏民悦之。进位大将军。后迁秦州总管，卒官。谥曰恭。

弟处乐，官至洛州刺史。汉王谅之反也，朝廷以为有二心，废錡不齿。

杨子崇

杨子崇，高祖族弟也。父益生，赠荆州刺史。子崇少好学，涉猎书记，有风仪，爱贤好士。开皇初，拜仪同，以车骑将军恆典宿卫。后为司门侍郎。炀帝嗣位，累迁候卫将军，坐事免。未几，复令检校将军事。从帝幸汾阳宫，子崇知突厥必为寇患，屡请早还京师，帝不纳。寻有雁门之围。及贼退，帝怒之曰：“子崇怯软，妄有陈请，惊动我众心，不可居爪牙之寄。”出为离石郡太守，治有能名。自是突厥屡寇边塞，胡贼刘六兒复拥众劫掠郡境，子崇上表请兵镇遏。帝复大怒，下书令子崇巡

行长城。子崇出百余里，四面路绝，不得进而归。时百姓饥馑，相聚为盗，子崇前后捕斩数千人。岁余，朔方梁师都、马邑刘武周等各称兵作乱，郡中诸胡复相啸聚。子崇患之，言欲朝集，遂与心腹数百人自孟门关将还京师。辎重半济，遇河西诸县各杀长吏，叛归师都，道路隔绝，子崇退归离石。所将左右，既闻太原有兵起，不复入城，遂各叛去。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斩之。后数日，义兵夜至城下，城中豪杰复出应之。城陷，子崇为仇家所杀。

观德王雄弟达

观德王雄，初名惠，高祖族子也。父绍，仕周，历八州刺史、饶城县公，赐姓叱吕引氏。雄美姿仪，有器度，雍容闲雅，进止可观。周武帝时，为太子司旅下大夫。帝幸云阳宫，卫王直作乱，以其徒袭肃章门，雄逆拒破之。进位上仪同，封武阳县公，邑千户。累迁右司卫上大夫。大象中，进爵邗国公，邑五千户。高祖为丞相，雍州牧毕王贤谋作难，雄时为别驾，知其谋，以告高祖。贤伏诛，以功授柱国、雍州牧，仍领相府虞候。周宣帝葬，备诸王有变，令雄率六千骑送至陵所。进位上柱国。

高祖受禅，除左卫将军，兼宗正卿。俄迁右卫大将军，参预朝政。进封广平王，食邑五千户，以邗公别封一子。雄请封弟士贵，朝廷许之。或奏高颀朋党者，上诘雄于朝。雄对曰：“臣忝卫宫闱，朝夕左右，若有朋附，岂容不知！至尊钦明睿哲，万机亲览，颀用心平允，奉法而行。此乃爱憎之理，惟陛下察之。”高祖深然其言。雄时贵宠，冠绝一时，与高颀、虞庆则、苏威称为“四贵”。

雄宽容下士，朝野倾瞩。高祖恶其得众，阴忌之，不欲其典兵马。乃下册书，拜雄为司空，曰：“维开皇九年八月朔壬

戍，皇帝若曰：於戏！惟尔上柱国、左卫大将军、宗正卿、广平王，风度宽弘，位望隆显，爰司禁旅，绵历十载。入当心腹，外任爪牙，驱驰轩陛，勤劳著绩。念旧庸勋，礼秩加等。公辅之寄，民具尔瞻，宜竭乃诚，副兹名实，是用命尔为司空。往钦哉！光应宠命，得不慎欤！”外示优崇，实夺其权也。雄无职务，乃闭门不通宾客。寻改封清漳王。仁寿初，高祖曰：“清漳之名，未允声望。”命职方进地图，上指安德郡以示群臣曰：“此号足为名德相称。”于是改封安德王。

大业初，授太子太傅。及元德太子薨，检校郑州刺史事。岁余，授怀州刺史。寻拜京兆尹。帝亲征吐谷浑，诏雄总管浇河道诸军。及还，改封观王。上表让曰：“臣早逢兴运，预班未属，有命有时，藉风云之会，无才无德，滥公卿之首。蒙先皇不次之赏，荷陛下非分之恩，久紊台槐，常虑盈满，岂可仍叨匪服，重窃鸿名！臣实面墙，敢缘往例，臣诚昧宠，交惧身责。昔刘贾封王，岂备三阶之任，曹洪上将，宁超五等之爵？况臣衮章逾于帝子，京尹亚于皇枝，锡土作藩，钮金开国，于臣何以自处，在物谓其乖分。是以露款执愚，祈恩固守。伏愿陛下曲留慈照，特鉴丹诚。频触宸严，伏增流汗。”优诏不许。

辽东之役，检校左翊卫大将军，出辽东道。次泸河镇，遘疾而薨，时年七十一。帝为之废朝，鸿胪监护丧事。有司考行，请谥曰懿。帝曰：“王道高雅俗，德冠生人。”乃赐谥曰德。赠司徒、襄国武安渤海清河上党河间济北高密济阴长平等十郡太守。

子恭仁，位至吏部侍郎。恭仁弟綝，性和厚，颇有文学。历义州刺史、淮南太守。及父薨，起为司隶大夫。辽东之役，帝令綝于临海顿别有所督。杨玄感之反也，玄感弟玄纵自帝所逃赴其兄，路逢綝。綝避人偶语久之，既别而复相就者数矣。

司隶刺史刘休文奏之。时繇兄吏部侍郎恭仁将兵于外，帝以是寢之，未发其事。繇尤惧，发病而卒。繇弟续，仕至散骑侍郎。

雄弟达，字士达。少聪敏，有学行。仕周，官至仪同、内史下大夫，遂宁县男。高祖受禅，拜给事黄门侍郎，进爵为子。时吐谷浑寇边，诏上柱国元谐为元帅，达为司马。军还，兼吏部侍郎，加开府。岁余，转内史侍郎，出为鄆、郑、赵三州刺史，俱有能名。平陈之后，四海大同，上差品天下牧宰，达为第一，赐杂彩五百段，加以金带，擢拜工部尚书，加位上开府。达为人弘厚，有局度。杨素每言曰：“有君子之貌，兼君子之心者，唯杨达耳。”献皇后及高祖山陵制度，达并参豫焉。

炀帝嗣位，转纳言，仍领营东都副监，帝甚信重之。辽东之役，领右武卫将军，进位左光禄大夫，卒于师，时年六十二。帝叹惜者久之，赠吏部尚书、始安侯。谥曰恭。赠物三百五十段。

史臣曰：高祖始迁周鼎，众心未附，利建同姓，维城宗社，是以河间、观德，咸启山河。属乃葭莩，地非宠逼，故高位厚秩，与时终始。杨庆二三其德，志在苟生，变本宗如反掌，弃慈母如遗迹，及身而绝，宜其然矣。观王位登台袞，庆流后嗣，保兹宠禄，实仁厚之所致乎！

列传第九

滕穆王瓚 嗣王纶

滕穆王瓚，字恆生，一名慧，高祖母弟也。周世以太祖军功封竟陵郡公，尚武帝妹顺阳公主，自右中侍上士迁御伯中大夫。保定四年，改为纳言，授仪同。瓚贵公子，又尚公主，美姿仪，好书爱士，甚有令名于当世，时人号曰杨三郎。武帝甚亲爱之。平齐之役，诸王咸从，留瓚居守，帝谓之曰：“六府事殷，一以相付。朕将遂事东方，无西顾之忧矣。”其见亲信如此。宣帝即位，迁吏部中大夫，加上仪同。未几，帝崩，高祖入禁中，将总朝政，令废太子勇召之，欲有计议。瓚素与高祖不协，闻召不从，曰：“作隋国公恐不能保，何乃更为族灭事邪？”高祖作相，迁大将军。寻拜大宗伯，典修礼律。进位上柱国、邵国公。瓚见高祖执政，群情未一，恐为家祸，阴有图高祖之计，高祖每优容之。及受禅，立为滕王。后拜雍州牧。上数与同坐，呼为阿三。后坐事去牧，以王就第。

瓚妃宇文氏，先时与独孤皇后不平，及此郁郁不得志，阴有咒诅。上命瓚出之，瓚不忍离绝，固请。上不得已，从之，宇文氏竟除属籍。瓚由是忤旨，恩礼更薄。开皇十一年，从幸栗园，暴薨，时年四十二。人皆言其遇鸩以毙。子纶嗣。

纶字斌籀，性弘厚，美姿容，颇解钟律。高祖受禅，封邵国公，邑八千户。明年，拜邵州刺史。晋王广纳妃于梁，诏纶

致礼焉，甚为梁人所敬。纶以穆王之故，当高祖之世，每不自安。炀帝即位，尤被猜忌。纶忧惧不知所为，呼术者王琛而问之。琛答曰：“王相祿不凡。”乃因曰：“滕即腾也，此字足为善应。”有沙门惠恩、崛多等，颇解占候，纶每与交通，常令此三人为度星法。有人告纶怨望咒诅，帝命黄门侍郎王弘穷治之。弘见帝方怒，遂希旨奏纶厌蛊恶逆，坐当死。帝令公卿议其事，司徒杨素等曰：“纶希冀国灾，以为身幸。原其怀恶之由，积自家世。惟皇运之始，四海同心，在于孔怀，弥须协力。其先乃离阻大谋，弃同即异，父悖于前，子逆于后，非直覬觐朝廷，便是图危社稷。为恶有状，其罪莫大，刑兹无赦，抑有旧章，请依前律。”帝以公族不忍，除名为民，徙始安。诸弟散徙边郡。大业七年，亲征辽东，纶欲上表，请从军自效，为郡司所遏。未几，复徙硃崖。及天下大乱，为贼林仕弘所逼，携妻子窜于儋耳。后归大唐，为怀化县公。

纶弟坦，字文籀，初封竟陵郡公，坐纶徙长沙。坦弟猛，字武籀，徙衡山。猛弟温，字明籀，初徙零陵。温好学，解属文，既而作《零陵赋》以自寄，其辞哀思。帝见而怒之，转徙南海。温弟诜，字弘籀，前亦徙零陵。帝以其修谨，袭封滕王，以奉穆王嗣。大业末，薨于江都。

道悼王静

道悼王静，字贤籀，滕穆王瓚之子也。出继叔父嵩。嵩在周代，以太祖军功，赐爵兴城公，早卒。高祖践位，追封道王，谥曰宣。以静袭焉。卒，无子，国除。

卫昭王爽嗣王集

卫昭王爽，字师仁，小字明达，高祖异母弟也。周世，在襁褓中，以太祖军功，封同安郡公。六岁而太祖崩，为献皇后之所鞠养，由是高祖于诸弟中特宠爱之。十七为内史上士。高

祖执政，拜大将军、秦州总管。未之官，转授蒲州刺史，进位柱国。及受禅，立为卫王。寻迁雍州牧，领左右将军。俄迁右领军大将军，权领并州总管。岁余，进位上柱国，转凉州总管。爽美风仪，有器局，治甚有声。

其年，以爽为行军元帅，步骑七万以备胡。出平凉，无虏而还。明年，大举北伐，又为元帅。河间王弘、豆卢勳、窦荣定、高颀、虞庆则等分道而进，俱受爽节度。爽亲率李充节等四将出朔州，遇沙钵略可汗于白道，接战，大破之，虏获千余人，驱马牛羊巨万。沙钵略可汗中重创而遁。高祖大悦，赐爽真食梁安县千户。六年，复为元帅，步骑十五万，出合川。突厥遁逃而返。明年，征为纳言。高祖甚重之。

未几，爽寝疾，上使巫者薛荣宗视之，云众鬼为厉。爽令左右驱逐之。居数日，有鬼物来击荣宗，荣宗走下阶而毙。其夜爽薨，时年二十五。赠太尉、冀州刺史。子集嗣。

集字文会，初封遂安王，寻袭封卫王。炀帝时，诸侯王恩礼渐薄，猜防日甚。集忧惧不知所为，乃呼术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。有人告集咒诅，宪司希旨，锻成其狱，奏集恶逆，坐当死。天子下公卿议其事，杨素等曰：“集密怀左道，厌蛊君亲，公然咒诅，无惭幽显。情灭人理，事悖先朝，是君父之罪人，非臣子之所赦，请论如律。”时滕王纶坐与相连，帝不忍加诛，乃下诏曰：“纶、集以附萼之华，犹子之重，縻之好爵，匪由德进。正应与国升降，休戚是同，乃包藏妖祸，诞纵邪僻。在三之义，爱敬俱沦；急难之情，孔怀顿灭。公卿议既如此，览以潸然。虽复王法无私，恩从义断，但法隐公族，礼有亲亲。致之极辟，情所未忍。”于是除名为民，远徙边郡。遇天下大乱，不知所终。

蔡王智积

蔡王智积，高祖弟整之子也。整周明帝时，以太祖军功，赐爵陈留郡公。寻授开府、车骑大将军。从武帝平齐，至并州，力战而死。及高祖作相，赠柱国、大司徒、冀定瀛相怀卫赵贝八州刺史。高祖受禅，追封蔡王，谥曰景。以智积袭焉。又封其弟智明为高阳郡公，智才为开封县公。寻拜智积为开府仪同三司，授同州刺史，仪卫资送甚盛。顷之，以修谨闻，高祖善之。在州未尝嬉戏游猎，听政之暇，端坐读书，门无私谒。有侍读公孙尚仪，山东儒士，府佐杨君英、萧德言，并有文学，时延于座，所设唯饼果，酒才三酌。家有女妓，唯年节嘉庆，奏于太妃之前，其简静如此。昔高祖龙潜时，景王与高祖不睦，其太妃尉氏又与独孤皇后不相谐，以是智积常怀危惧，每自贬损。高祖知其若是，亦哀怜之。人或劝智积治产业者，智积曰：“昔平原露朽财帛，苦其多也。吾幸无可露，何更营乎？”有五男，止教读《论语》《孝经》而已，亦不令交通宾客。或问其故，智积答曰：“卿非知我者。”其意恐儿子有才能，以致祸也。开皇二十年，征还京第，无他职任，阖门自守，非朝覲不出。

炀帝即位，滕王纶、卫王集并以谗构得罪，高阳公智明亦以交游夺爵，智积逾惧。大业七年，授弘农太守，委政僚佐，清静自居。及杨玄感作乱，自东都引军而西，智积谓官属曰：“玄感闻大军将至，欲西图关中。若成其计，则根本固矣。当以计縻之，使不得进。不出一句，自可擒耳。”及玄感军至城下，智积登陴詈辱之，玄感怒甚，留攻之。城门为贼所烧，智积乃更益火，贼不得入。数日，宇文述等援军至，合击破之。

十二年，从驾江都，寝疾。帝时疏薄骨肉，智积每不自安，及遇患，不呼医。临终，谓所亲曰：“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领没于地矣。”时人哀之。有子道玄。

史臣曰：周建懿亲，汉开盘石，内以敦睦九族，外以辑宁亿兆，深根固本，崇奖王室。安则有以同其乐，衰则有以恤其危，所由来久矣。魏、晋以下，多失厥中，不遵王度，各徇所私。抑之则势齐于匹夫，抗之则权侔于万乘，矫枉过正，非一时也。得失详乎前史，不复究而论焉。高祖昆弟之恩，素非笃睦，闺房之隙，又不相容。至于二世承基，其弊愈甚。是以滕穆暴薨，人皆窃议；蔡王将没，自以为幸。唯卫王养于献后，故任遇特隆，而诸子迁流，莫知死所，悲夫！其锡以茅土，称为盘石，行无甲兵之卫，居与氓隶为伍。外内无虞，颠危不暇，时逢多难，将何望焉！

列传第十

文四子

高祖五男，皆文献皇后之所生也。长曰房陵王勇，次炀帝，次秦孝王俊，次庶人秀，次庶人谅。

房陵王勇，字睨地伐，高祖长子也。周世，以太祖军功封博平侯。及高祖辅政，立为世子，拜大将军、左司卫，封长宁郡公。出为洛州总管、东京小冢宰，总统旧齐之地。后征还京师，进位上柱国、大司马，领内史御正，诸禁卫皆属焉。高祖受禅，立为皇太子，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，皆令勇参决之。上以山东民多流冗，遣使按检，又欲徙民北实边塞。勇上书谏曰：“窃以导俗当渐，非可顿革，恋土怀旧，民之本情，波迸流离，盖不获已。有齐之末，主暗时昏，周平东夏，继以威虐，民不堪命，致有逃亡，非厌家乡，愿为羁旅。加以去年三方逆乱，赖陛下仁圣，区宇肃清，锋刃虽屏，疮痍未复。若假以数岁，沐浴皇风，逃窜之徒，自然归本。虽北夷猖獗，尝犯边烽，今城镇峻峙，所在严固，何待迁配，以致劳扰。臣以庸虚，谬当储贰，寸诚管见，辄以尘闻。”上览而嘉之，遂寝其事。是后时政不便，多所损益，上每纳之。上尝从容谓群臣曰：“前世皇王，溺于嬖幸，废立之所由生。朕傍无姬侍，五子同母，可谓真兄弟也。岂若前代多诸内宠，孽子忿争，为亡国之道邪！”

勇颇好学，解属词赋，性宽仁和厚，率意任情，无矫饰之行。引明克让、姚察、陆开明等为之宾友。勇尝文饰蜀铠，上见而不悦，恐致奢侈之渐，因而诫之曰：“我闻天道无亲，唯德是与，历观前代帝王，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。汝当储后，若不上称天心，下合人意，何以承宗庙之重，居兆民之上？吾昔日衣服，各留一物，时复看之，以自警戒。今以刀子赐汝，宜识我心。”

其后经冬至，百官朝勇，勇张乐受贺。高祖知之，问朝臣曰：“近闻至节，内外百官相率朝东宫，是何礼也？”太常少卿辛亶对曰：“于东宫是贺，不得言朝。”高祖曰：“改节称贺，正可三数十人，逐情各去。何因有司征召，一时普集，太子法服设乐以待之？东宫如此，殊乖礼制。”于是下诏曰：“礼有等差，君臣不杂，爰自近代，圣教渐亏，俯仰逐情，因循成俗。皇太子虽居上嗣，义兼臣子，而诸方岳牧，正冬朝贺，任土作贡，别上东宫，事非典则，宜悉停断。”自此恩宠始衰，渐生疑阻。时高祖令选宗卫侍官，以入上台宿卫。高颀奏称，若尽取强者，恐东宫宿卫太劣。高祖作色曰：“我有时行动，宿卫须得雄毅。太子毓德东宫，左右何须强武？此极敝法，甚非我意。如我商量，恆于交番之日，分向东宫上下，团伍不别，岂非好事？我熟见前代，公不须仍踵旧风。”盖疑高颀男尚勇女，形于此言，以防之也。

勇多内宠，昭训云氏，尤称嬖幸，礼匹于嫡。勇妃元氏无宠，尝遇心疾，二日而薨。献皇后意有他故，甚责望勇。自是云昭训专擅内政，后弥不平，颇遣人伺察，求勇罪过。晋王知之，弥自矫饰，姬妾但备员数，唯共萧妃居处。皇后由是薄勇，愈称晋王德行。其后晋王来朝，车马侍从，皆为俭素，敬接朝臣，礼极卑屈，声名籍甚，冠于诸王。临还扬州，入内辞皇后，

因进言曰：“臣镇守有限，方违颜色，臣子之恋，实结于心。一辞阶闕，无由侍奉，拜见之期，杳然未日。”因哽咽流涕，伏不能兴。皇后亦曰：“汝在方镇，我又年老，今者之别，有切常离。”又泫然泣下，相对歔歔。王曰：“臣性识愚下，常守平生昆弟之意，不知何罪，失爱东宫，恆蓄盛怒，欲加屠陷。每恐谗譖生于投杼，鸩毒遇于杯勺，是用勤忧积念，惧履危亡。”皇后忿然曰：“睨地伐渐不可耐，我为伊索得元家女，望隆基业，竟不闻作夫妻，专宠阿云，使有如许豚犬。前新妇本无病痛，忽尔暴亡，遣人投药，致此天逝。事已如是，我亦不能穷治，何因复于汝处发如此意？我在尚尔，我死后，当鱼肉汝乎？每思东宫竟无正嫡，至尊千秋万岁之后，遣汝等兄弟向阿云兒前再拜问讯，此是几许大苦痛邪！”晋王又拜，呜咽不能止，皇后亦悲不自胜。此别之后，知皇后意移，始构夺宗之计。因引张衡定策，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杨约，令喻旨于越国公素，具言皇后此语。素瞿然曰：“但不知皇后如何？必如所言，吾又何为者！”后数日，素入侍宴，微称晋王孝悌恭俭，有类至尊，用此揣皇后意。皇后泣曰：“公言是也。我兒大孝顺，每闻至尊及我遣内使到，必迎于境首。言及违离，未尝不泣。又其新妇亦大可怜，我使婢去，常与之同寝共食。岂若睨地伐共阿云相对而坐，终日酣宴，昵近小人，疑阻骨肉。我所以益怜阿縱者，常恐暗地杀之。”素既知意，因盛言太子不才。皇后遂遗素金，始有废立之意。

勇颇知其谋，忧惧，计无所出。闻新丰人王辅贤能占候，召而问之。辅贤曰：“白虹贯东宫门，太白袭月，皇太子废退之象也。”以铜铁五兵造诸厌胜。又于后园之内作庶人村，屋宇卑陋，太子时于中寢息，布衣草褥，冀以当之。高祖知其不安，在仁寿宫，使杨素观勇。素至东宫，偃息未入，勇束带待

之，故久不进，以激怒勇。勇衔之，形于言色。素还，言勇怨望，恐有他变，愿深防察。高祖闻素谮毁，甚疑之。皇后又遣人伺覘东宫，纤介事皆闻奏，因加媒孽，构成其罪。高祖惑于邪议，遂疏忌勇。乃于玄武门达至德门量置候人，以伺动静，皆随事奏闻。又东宫宿卫之人，侍官已上，名籍悉令属诸卫府，有健儿者，咸屏去之。晋王又令段达私于东宫幸臣姬威，遗以财货，令取太子消息，密告杨素。于是内外喧谤，过失日闻。段达胁姬威曰：“东宫罪过，主上皆知之矣，已奉密诏，定当废立。君能靠之，则大富贵。”威遂许诺。

九月壬子，车驾至自仁寿宫，翌日，御大兴殿，谓侍臣曰：“我新还京师，应开怀欢乐，不知何意，翻邑然愁苦？”吏部尚书牛弘对曰：“由臣等不称职，故至尊忧劳。”高祖既数闻谗譖，疑朝臣皆具委，故有斯问，冀闻太子之愆。弘为此对，大乖本旨。高祖因作色谓东宫官属曰：“仁寿宫去此不远，而令我每还京师，严备仗卫，如入敌国。我为患利，不脱衣卧。昨夜欲得近厕，故在后房，恐有警急，还移就前殿。岂非尔辈欲坏我国家邪？”于是执唐令则等数人，付所司讯鞫。令杨素陈东宫事状，以告近臣。素显言之曰：“臣奉敕向京，令皇太子检校刘居士余党。太子奉诏，乃作色奋厉，骨肉飞腾，语臣云：‘居士党尽伏法，遣我何处穷讨？尔作右仆射，委寄不轻，自检校之，何关我事？’又云：‘若大事不遂，我先被诛。今作天子，竟乃令我不如诸弟。一事以上，不得自由。’因长叹回视云：‘我大觉身妨。’”高祖曰：“此儿不堪承嗣久矣。皇后恆劝我废之，我以布素时生，复是长子，望其渐改，隐忍至今。勇昔从南兖州来，语卫王云：‘阿娘不与我一好妇女，亦是可恨。’”因指皇后侍儿曰：“是皆我物。”此言几许异事。其妇初亡，即以斗帐安余老姬。新妇初亡，我深疑使马嗣明药

杀。我曾责之，便怼曰：“会杀元孝矩。”此欲害我而迁怒耳。初，长宁诞育，朕与皇后共抱养之，自怀彼此，连遣来索。且云定兴女，在外私合而生，想此由来，何必是其体胤！昔晋太子取屠家女，其兒即好屠割。今傥非类，便乱宗社。又刘金麟谄佞人也，呼定兴作亲家翁，定兴愚人，受其此语。我前解金麟者，为其此事。勇尝引曹妙达共定兴女同燕，妙达在外说云：‘我今得劝妃酒。’直以其诸子偏庶，畏人不服，故逆纵之，欲收天下之望耳。我虽德惭尧、舜，终不以万姓付不肖子也。我恆畏其加害，如防大敌，今欲废之，以安天下。”

左卫大将军、五原公元旻谏曰：“废立大事，天子无二言，诏旨若行，后悔无及。谗言罔极，惟陛下察之。”旻辞直争强，声色俱厉，上不答。

是时姬威又抗表告太子非法。高祖谓威曰：“太子事迹，宜皆尽言。”威对曰：“皇太子由来共臣语，唯意在骄奢，欲得从樊川以至于散关，总规为苑。兼云：‘昔汉武帝将起上林苑，东方朔谏之，赐朔黄金百斤，几许可笑。我实无金辄赐此等。若有谏者，正当斩之，不过杀百许人，自然永息。’前苏孝慈解左卫率，皇太子奋髯扬肘曰：‘大丈夫会当有一日，终不忘之，决当快意。’又宫内所须，尚书多执法不与，便怒曰：‘仆射以下，吾会戮一二人，使知慢我之祸。’又于苑内筑一小城，春夏秋冬，作役不辍，营起亭殿，朝造夕改。每云：‘至尊嗔我多侧庶，高纬、陈叔宝岂是孽子乎？’尝令师姥卜吉凶，语臣曰：‘至尊忌在十八年，此期促矣。’”高祖泫然曰：“谁非父母生，乃至于此！我有旧使妇女，令看东宫，奏我云：‘勿令广平王至皇太子处。东宫憎妇，亦广平教之。’元赞亦知其阴恶，劝我于左藏之东，加置两队。初平陈后，宫人好者悉配春坊，如闻不知厌足，于外更有求访。朕近览《齐书》，

见高欢纵其兒子，不胜忿愤，安可效尤邪！”于是勇及诸子皆被禁锢，部分收其党与。杨素舞文巧诋，锻炼以成其狱。勇由是遂败。

居数日，有司承素意，奏言左卫元旻身备宿卫，常曲事于勇，情存附托，在仁寿宫，裴弘将勇书于朝堂与旻，题封云勿令人见。高祖曰：“朕在仁寿宫，有纤小事，东宫必知，疾于驿马。怪之甚久，岂非此徒耶？”遣武士执旻及弘付法治其罪。

先是，勇尝从仁寿宫参起居还，途中见一枯槐，根干蟠错，大且五六围，顾左右曰：“此堪作何器用？”或对曰：“古槐尤堪取火。”于时卫士皆佩火燧，勇因令匠者造数千枚，欲以分赐左右。至是，获于库。又药藏局贮艾数斛，亦搜得之。大将为怪，以问姬威。威曰：“太子此意别有所在。比令长宁王已下，诣仁寿宫还，每尝急行，一宿便至。恆饲马千匹，云径往捉城门，自然饿死。”素以威言诘勇，勇不服曰：“窃闻公家马数万匹，勇忝备位太子，有马千匹，乃是反乎？”素又发泄东宫服玩，似加周饰者，悉陈之于庭，以示文武群官，为太子之罪。高祖遣将诸物示勇，以诘之。皇后又责之罪。高祖使使责问勇，勇不服。太史令袁充进曰：“臣观天文，皇太子当废。”上曰：“玄象久见矣，群臣无敢言者。”于是使人召勇。勇见使者，惊曰：“得无杀我耶？”高祖戎服陈兵，御武德殿，集百官，立于东面，诸亲立于西面，引勇及诸子列于殿庭。命薛道衡宣废勇之诏曰：“太子之位，实为国本，苟非其人，不可虚立。自古储副，或有不才，长恶不悛，仍令守器，皆由情溺宠爱，失于至理，致使宗社倾亡，苍生涂地。由此言之，天下安危，系乎上嗣，大业传世，岂不重哉！皇太子勇，地则居长，情所钟爱，初登大位，即建春宫，冀德业日新，隆兹负荷。而性识庸暗，仁孝无闻，昵近小人，委任奸佞，前后

愆衅，难以具纪。但百姓者，天之百姓，朕恭天命，属当安育，虽欲爱子，实畏上灵，岂敢以不肖之子而乱天下。勇及其男女为王、公主者，并可废为庶人。顾惟兆庶，事不获已，叹言及此，良深愧叹！”令薛道衡谓勇曰：“尔之罪恶，人神所弃，欲求不废，其可得耶？”勇再拜而言曰：“臣合尸之都市，为将来鉴诫，幸蒙哀怜，得全性命。”言毕，泣下流襟，既而舞蹈而去。左右莫不悯默。又下诏曰：

自古以来，朝危国乱，皆邪臣佞媚，凶党扇惑，致使祸及宗社，毒流兆庶。若不标明典宪，何以肃清天下！左卫大将军、五原郡公元旻，任掌兵卫，委以心膂，陪侍左右，恩宠隆渥，乃包藏奸伏，离间君亲，崇长厉阶，最为魁首。太子左庶子唐令则，策名储贰，位长宫僚，谄曲取容，音技自进，躬执乐器，亲教内人，赞成骄侈，导引非法。太子家令邹文腾，专行左道，偏被亲昵，心腹委付，巨细关知，占问国家，希觐灾祸。左卫率司马夏侯福，内事谄谀，外作威势，凌侮上下，褻浊宫闈。典膳监元淹，谬陈爱憎，开示怨隙，妄起讪谤，潜行离阻，进引妖巫，营事厌禱。前吏部侍郎萧子宝，往居省阁，旧非宫臣，稟性浮躁，用怀轻险，进画奸谋，要射荣利，经营间构，开造祸端。前主玺下士何竦，假托玄象，妄说妖怪，志图祸乱，心在速发，兼制奇器异服，皆竦规摹，增长骄奢，糜费百姓。凡此七人，为害乃甚，并处斩，妻妾子孙皆悉没官。车骑将军阎毗、东郡公崔君绰、游骑尉沈福宝、瀛州民章仇太翼等四人，所为之事，皆是悖恶，论其状迹，罪合极刑。但朕情存好生，未能尽戮，可并特免死，各决杖一百，身及妻子资财田宅，悉可没官。副将作大匠高龙义，豫追番丁，辄配东宫使役，营造亭舍，进入春坊。率更令晋文建，通直散骑侍郎、判司农少卿事元衡，料度之外，私自出给，虚破丁功，擅割园地。并处尽。

于是集群官于广阳门外，宣诏以戮之。广平王雄答诏曰：“至尊为百姓割骨肉之恩，废黜无德，实为大庆，天下幸甚！”乃移勇于内史省，立晋王广为皇太子，仍以勇付之，复囚于东宫。赐杨素物三千段，元胄、杨约并千段，杨难敌五百段，皆鞠勇之功赏也。

时文林郎杨孝政上书谏曰：“皇太子为小人所误，宜加训诲，不宜废黜。”上怒，捽其胸。寻而贝州长史裴肃表称：“庶人罪黜已久，当克己自新，请封一小国。”高祖知勇之黜也，不允天下之情，乃征肃入朝，具陈废立之意。

时勇自以废非其罪，频请见上，面申冤屈。而皇太子遏之，不得闻奏。勇于是升树大叫，声闻于上，冀得引见。素因奏言：“勇情志昏乱，为癡鬼所著，不可复收。”上以为然，卒不得见。素诬陷经营，构成其罪，类皆如此。

高祖寝疾于仁寿宫，征皇太子入侍医药，而奸乱宫闱，事闻于高祖。高祖抵床曰：“枉废我儿！”因遣追勇。未及发使，高祖暴崩，秘不发丧。遽收柳述、元岩，系于大理狱，伪为高祖敕书，赐庶人死。追封房陵王，不为立嗣。

勇有十男：云昭训生长宁王俨、平原王裕、安城王筠，高良娣生安平王嶷、襄城王恪，王良媛生高阳王该、建安王韶，成姬生颖川王暉，后宫生孝实、孝范。

长宁王俨，勇长子也。诞乳之初，以报高祖，高祖曰：“此即皇太孙，何乃生不得地？”云定兴奏曰：“天生龙种，所以因云而出。”时人以为敏对。六岁，封长宁郡王。勇败，亦坐废黜。上表乞宿卫，辞情哀切，高祖览而悯焉。杨素进曰：“伏愿圣心同于螻蚁，不宜复留意。”炀帝践极，俨常从行，卒于道，实鸩之也。诸弟分徙岭外，仍敕在所皆杀焉。

秦孝王俊，字阿祗，高祖第三子也。开皇元年立为秦王。

二年春，拜上柱国、河南道行台尚书令、洛州刺史，时年十二。加右武卫大将军，领关东兵。三年，迁秦州总管。陇右诸州尽隶焉。俊仁恕慈爱，崇敬佛道，请为沙门，上不许。六年，迁山南道行台尚书令。伐陈之役，以为山南道行军元帅，督三十总管，水陆十余万，屯汉口，为上流节度。陈将周罗 、荀法尚等，以劲兵数万屯鸚鹄洲，总管崔弘度请击之。俊虑杀伤，不许。罗 亦相率而降。于是遣使奉章诣阙，垂泣谓使者曰：“谬当推毂，愧无尺寸之功，以此多惭耳。”上闻而善之。授扬州总管四十四州诸军事，镇广陵。岁余，转并州总管二十四州诸军事。初颇有令问，高祖闻而大悦，下书奖励焉。其后俊渐奢侈，违犯制度，出钱求息，民吏苦之。上遣使按其事，与相连坐者百余人。俊犹不悛，于是盛治宫室，穷极侈丽。俊有巧思，每亲运斤斧，工巧之器，饰以珠玉。为妃作七宝 ，又为水殿，香涂粉壁，玉砌金阶。梁柱楣栋之间，周以明镜，间以宝珠，极荣饰之美。每与宾客妓女弦歌于其上。俊颇好内，妃崔氏性妒，甚不平之，遂于瓜中进毒。俊由是遇疾，征还京师。上以其奢纵，免官，以王就第。左武卫将军刘升谏曰：“秦王非有他过，但费官物营 舍而已。臣谓可容”上曰：“法不可违。”升固谏，上忿然作色，升乃止，其后杨素复进谏曰：“秦王之过，不应至此，愿陛下详之。”上曰：“我是五儿之父，若如公意，何不别制天子儿律？以周公之为人，尚诛管、蔡，我诚不及周公远矣，安能亏法乎？”卒不许。

俊疾笃，未能起，遣使奉表陈谢。上谓其使曰：“我戮力关塞，创兹大业，作训垂范，庶臣下守之而不失。汝为吾子，而欲败之，不知何以责汝！”俊惭怖，疾甚。大都督皇甫统上表，请复王官，不许。岁余，以疾笃，复拜上柱国。二十年六月，薨于秦邸。上哭之数声而已。俊所为侈丽之物，悉命焚之。

敕送终之具，务从俭约，以为后法也。王府僚佐请立碑，上曰：“欲求名，一卷史书足矣，何用碑为？若子孙不能保家，徒与人作镇石耳。”

妃崔氏以毒王之故，下诏废绝，赐死于其家。子浩，崔氏所生也。庶子曰湛。群臣议曰：“《春秋》之义，母以子贵，子以母贵。贵既如此，罪则可知。故汉时栗姬有罪，其子便废，郭后被废，其子斯黜。大既然矣，小亦宜同。今秦王二子，母皆罪废，不合承嗣。”于是以秦国官为丧主。俊长女永丰公主，年十二，遭父忧，哀慕尽礼，免丧，遂绝鱼肉。每至忌日，辄流涕不食。有开府王延者，性忠厚，领亲信兵十余年，俊甚礼之。及俊有疾，延恆在閤下，衣不解带。俊薨，勺饮不入口者数日，羸顿骨立。上闻而悯之，赐以御药，授骠骑将军，典宿卫。俊葬之日，延号恸而绝。上嗟异之，令通事舍人吊祭焉。诏葬延于俊墓侧。

炀帝即位，立浩为秦王，以奉孝王嗣。封湛为济北侯。后以浩为河阳都尉。杨玄感作逆之际，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勒兵讨之。至河阳，修启于浩，浩复诣述营，兵相往复。有司劾浩，以诸侯交通内臣，竟坐废免。宇文化及杀逆之始，立浩为帝。化及败于黎阳，北走魏县，自僭伪号，因而害之。湛骁果，有胆烈。大业初，为荥阳太守，坐浩免，亦为化及所害。

庶人秀，高祖第四子也。开皇元年，立为越王。未几，徙封于蜀，拜柱国、益州刺史、总管，二十四州诸军事。二年，进位上柱国、西南道行台尚书令，本官如故。岁余而罢。十二年，又为内史令、右领军大将军。寻复出镇于蜀。

秀有胆气，容貌瑰伟，美须髯，多武艺，甚为朝臣所惮。上每谓献皇后曰：“秀必以恶终。我在当无虑，至兄弟必反。”兵部侍郎元衡使于蜀，秀深结于衡，以左右为请。既还京师，

请益左右，上不许。大将军刘暉之讨西爨也，高祖令上开府杨武通将兵继进。秀使嬖人万智光为武通行军司马，上以秀任非其人，谴责之。因谓群臣曰：“坏我法者，必在子孙乎？譬如猛兽，物不能害，反为毛间虫所损食耳。”于是遂分秀所统。

秀渐奢侈，违犯制度，车马被服，拟于天子。及太子勇以谗毁废，晋王广为皇太子，秀意甚不平。皇太子恐秀终为后变，阴令杨素求其罪而谮之。仁寿二年，征还京师，上见，不与语。明日，使使切让之。秀谢曰：“忝荷国恩，出临藩岳，不能奉法，罪当万死。”皇太子及诸王流涕庭谢。上曰：“顷者秦王糜费财物，我以父道训之。今秀蠹害生民，当以君道绳之。”于是付执法者。开府庆整谏曰：“庶人勇既废，秦王已薨，陛下儿子无多，何至如是？然蜀王性甚耿介，今被重责，恐不自全。”上大怒，欲断其舌。因谓群臣曰：“当斩秀于市，以谢百姓。”乃令杨素、苏威、牛弘、柳述、赵绰等推治之。太子阴作偶人，书上及汉王姓字，缚手钉心，令人埋之华山下，令杨素发之。又作檄文曰：“逆臣贼子，专弄威柄，陛下唯守虚器，一无所知。”陈甲兵之盛，云“指期问罪”。置秀集中，因以闻奏。上曰：“天下宁有是耶！”于是废为庶人，幽内侍省，不得与妻子相见，令给獠婢二人驱使。与相连坐者百余人。

秀既幽逼，愤懣不知所为，乃上表曰：“臣以多幸，联庆皇枝，蒙天慈鞠养，九岁荣贵，唯知富乐，未尝忧惧。轻恣愚心，陷兹刑网，负深山岳，甘心九泉。不谓天恩尚假余漏，至如今者，方知愚心不可纵，国法不可犯，抚膺念咎，自新莫及。犹望分身竭命，少答慈造，但以灵祇不祐，福祿消尽，夫妇抱思，不相胜致。只恐长辞明世，永归泉壤，伏愿慈恩，赐垂矜愍，残息未尽之间，希与爪子相见。请赐一穴，令骸骨有所。

“爪子即其爱子也。上因下诏数其罪曰：

汝地居臣子，情兼家国，庸、蜀要重，委以镇之。汝乃干纪乱常，怀恶乐祸，辟睨二宫，伫迟灾衅，容纳不逞，结构异端。我有不和，汝便觐候，望我不起，便有异心。皇太子汝兄也，次当建立，汝假托妖言，乃云不终其位。妄称鬼怪，又道不得入宫，自言骨相非人臣，德业堪承重器，妄道青城出圣，欲以己当之，诈称益州龙见，托言吉兆。重述木易之姓，更治成都之宫；妄说禾乃之名，以当八千之运。横生京师妖异，以证父兄之灾；妄造蜀地徵祥，以符己身之篆。汝岂不欲得国家恶也，天下乱也，辄造白玉之廷，又为白羽之箭，文物服饰，岂似有君，鸠集左道，符书厌镇。汉王于汝，亲则弟也，乃画其形像，书其姓名，缚手钉心，枷锁杻械。仍云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神兵九亿万骑，收杨谅魂神，闭在华山下，勿令散荡。我之于汝，亲则父也，复云请西岳华山慈父呈母，赐为开化杨坚夫妻，回心欢喜。又画我形像，缚手撮头，仍云请西岳神兵收杨坚魂神。如此形状，我今不知杨谅、杨坚是汝何亲也？苞藏凶慝，图谋不轨，逆臣之迹也；希父之灾，以为身幸，贼子之心也；怀非分之望，肆毒心于兄，悖弟之行也；嫉妒于弟，无恶不为，无孔怀之情也；违犯制度，坏乱之极也；多杀不幸，豺狼之暴也；剥削民庶，酷虐之甚也；唯求财货，市井之业也；专事妖邪，顽嚣之性也；弗克负荷，不材之器也。凡此十者，灭天理，逆人伦，汝皆为之，不祥之甚也，欲免祸患，长守富贵，其可得乎！

后复听与其子同处。

炀帝即位，禁锢如初。宇文化及之弑逆也，欲立秀为帝，群议不许。于是害之，并其诸子。

庶人谅，字德章，一名杰，开皇元年，立为汉王。十二年，为雍州牧，加上柱国、右卫大将军。岁余，转左卫大将军。十

七年，出为并州总管，上幸温汤而送之。自山以东，至于沧海，南拒黄河，五十二州尽隶焉。特许以便宜，不拘律令。十八年，起辽东之役，以谅为行军元帅，率众至辽水，遇疾疫，不利而还。十九年，突厥犯塞，以谅为行军元帅，竟不临戎。高祖甚宠爱之。谅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，以太子逸废，居常怏怏，阴有异图。遂讽高祖云：“突厥方强，太原即为重镇，宜修武备。”高祖从之。于是大发工役，缮治器械，贮纳于并州。招佣亡命，左右私人，殆将数万。王颀者，梁将王僧辩之子也，少倜傥，有奇略，为谅咨议参军。萧摩诃者，陈氏旧将。二人俱不得志，每郁郁思乱，并为谅所亲善。

及蜀王以罪废，谅愈不自安。会高祖崩，征之不赴，遂发兵反。总管司马皇甫诞切谏，谅怒，收击之。王颀说谅曰：“王所部将吏家属，尽在关西，若用此等，即宜长驱深入，直据京都，所谓疾雷不及掩耳。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，宜任东人。”谅不能专定，乃兼用二策，唱言曰：“杨素反，将诛之。”闻喜人总管府兵曹裴文安说谅曰：“井陘以西，是王掌握之内，山东士马，亦为我有，宜悉发之。分遣羸兵，屯守要路，仍令随方略地。率其精锐，直入蒲津。文安请为前锋，王以大军继后，风行电击，顿于霸上，咸阳以东可指麾而定。京师震扰，兵不暇集，上下相疑，群情离骇，我即陈兵号令，谁敢不从，旬日之间，事可定矣。”谅大悦。于是遣所署大将军余公理出太谷，以趣河阳。大将军慕容良出滏口，以趣黎阳。大将军刘建出井陘，以略燕赵。柱国乔钟葵出雁门。署文安为柱国，纥单贵、王聃、大将军茹茹天保、侯莫陈惠直指京师。未至蒲津百余里，谅忽改图，令纥单贵断河桥，守蒲州，而召文安。文安至曰：“兵机诡速，本欲出其不意。王既不行，文安又退，使彼计成，大事去矣。”谅不对。以王聃为蒲州刺史，裴文安

为晋州，薛粹为绛州，梁菩萨为潞州，韦道正为韩州，张伯英为泽州。炀帝遣杨素率骑五千，袭王聃、纥单贵于蒲州，破之。于是率步骑四万趣太原。谅使赵子开守高壁，杨素击走之。谅大惧，拒素于蒿泽。属天大雨，谅欲旋师，王頔谏曰：“杨素悬军，士马疲弊，王以锐卒亲戎击之，其势必举。今见敌而还，示人以怯，阻战士之心，益西军之气，愿王必勿还也。”谅不从，退守清源。素进击之，谅勒兵与官军大战，死者万八千人。谅退保并州，杨素进兵围之。谅穷蹙，降于素。百僚奏谅罪当死，帝曰：“终鲜兄弟，情不忍言，欲屈法恕谅一死。”于是除名为民，绝其属籍，竟以幽死。子颢，因而禁锢，宇文化及弑逆之际，遇害。

史臣曰：高祖之子五人，莫有终其天命，异哉！房陵资于骨肉之亲，笃以君臣之义，经纶缔构，契阔夷险，抚军监国，凡二十年，虽三善未称，而视膳无阙。恩宠既变，谗言间之，顾复之慈，顿隔于人理，父子之道，遂灭于天性。隋室将亡之效，众庶皆知之矣。《慎子》有言曰：“一兔走街，百人逐之，积兔于市，过者不顾。”岂有无欲哉？分定故也。房陵分定久矣，高祖一朝易之，开逆乱之源，长觊觎之望。又维城肇建，崇其威重，恃宠而骄，厚自封植，进之既逾制，退之不以道。俊以忧卒，实此之由。俄属天步方艰，谗人已胜，尺布斗粟，莫肯相容。秀窥岷蜀之阻，谅起晋阳之甲，成兹乱常之衅，盖亦有以动之也。《棠棣》之诗徒赋，有鼻之封无期，或幽囚于囹圄，或颠殒于鸩毒。本根既绝，枝叶毕剪，十有余年，宗社沦陷。自古废嫡立庶，覆族倾宗者多矣，考其乱亡之祸，未若有隋之酷。《诗》曰：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”后之有国有家者，可不深戒哉！

列传第十一

赵昺

赵昺，字贤通，天水西人也。祖超宗，魏河东太守。父仲懿，尚书左丞。昺少孤，养母至孝。年十四，有人盗伐其父墓中树者，昺对之号恸，因执送官。见魏右仆射周惠达，长揖不拜，自述孤苦，涕泗交集，惠达为之陨涕，叹息者久之。及长，深沉有器局，略涉书史。周太祖引为相府参军事。寻从破洛阳。及太祖班师，昺请留抚纳亡叛，太祖从之。昺于是帅所领与齐人前后五战，斩郡守、镇将、县令五人，虏获甚众，以功封平定县男，邑三百户。累转中书侍郎。

闵帝受禅，迁陕州刺史。蛮酋向天王聚众作乱，以兵攻信陵、秭归。昺勒所部五百人，出其不意，袭击破之，二郡获全。时周人于江南岸置安蜀城以御陈，属霖雨数旬，城颓者百余步。蛮酋郑南乡叛，引陈将吴明彻欲掩安蜀。议者皆观昺益修守御，昺曰：“不然，吾自有以安之。”乃遣使说诱江外生蛮向武阳，令乘虚掩袭所居，获其南乡父母妻子。南乡闻之，其党各散，陈兵遂退。明年，吴明彻屡为寇患，昺勒兵御之，前后十六战，每挫其锋。获陈裨将覃冏、王足子、吴朗等三人，斩首百六十级。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，迁荆州总管长史。入为民部中大夫。

武帝出兵巩、洛，欲收齐河南之地。昺谏曰：“河南洛阳，四面受敌，纵得之，不可以守。请从河北，直指太原，倾其巢

穴，可一举以定。”帝不纳，师竟无功。寻从上柱国于翼率众数万，自三鸦道以伐陈，克陈十九城而还。以谗毁，功不见录，除益州总管长史。未几，入为天官司会，累迁御正上大夫。暉与宗伯斛斯徵素不协，徵后出为齐州刺史，坐事下狱，自知罪重，遂逾狱而走。帝大怒，购之甚急。暉上密奏曰：“徵自以负罪深重，惧死遁逃，若不北窜匈奴，则南投吴越。徵虽愚陋，久历清显，奔彼敌国，无益圣朝。今者炎旱为灾，可因兹大赦。”帝从之。徵赖而获免，暉卒不言。

高祖为丞相，加上开府，复拜天官都司会。俄迁大宗伯。及践阼，暉授玺绂，进位大将军，赐爵金城郡公，邑二千五百户，拜相州刺史。朝廷以暉晓习故事，征拜尚书右仆射。视事未几，以忤旨，寻出为陕州刺史，俄转冀州刺史，甚有威德。暉尝有疾，百姓奔驰，争为祈祷，其得民情如此。冀州谷薄，市井多奸诈，暉为铜斗铁尺，置之于肆，百姓便之。上闻而嘉焉，颁告天下，以为常法。尝有人盗暉田中蒿者，为吏所执。暉曰：“此乃刺史不能宣风化，彼何罪也。”慰谕而遣之，令人载蒿一车以赐盗者。盗者愧恧，过于重刑。其以德化民，皆此类也。上幸洛阳，暉来朝，上劳之曰：“冀州大籓，民用殷实，卿之为政，深副朕怀。”开皇十九年卒，时年六十八。子义臣嗣，官至太子洗马。后同杨谅反，诛。

赵芬

赵芬，字士茂，天水西人也。父演，周秦州刺史。芬少有辩智，颇涉经史。周太祖引为相府铠曹参军，历记室，累迁熊州刺史。抚纳降附，得二千户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大冢宰宇文护召为中外府掾，俄迁吏部下大夫。芬性强济，所居之职，皆有声绩。武帝亲总万机，拜内史下大夫，转少御正。芬明习故事，每朝廷有所疑议，众不能决者，芬辄为评断，莫不称善。

后为司会，申国公李穆之讨齐也，引为行军长史，封淮安县男，邑五百户。复出为浙州刺史，转东京小宗伯，镇洛阳。

高祖为丞相，尉迥与司马消难阴谋往来，芬察知之，密白高祖。由是深见亲委，迁东京左仆射，进爵郡公。开皇初，罢东京官，拜尚书左仆射，与郢国公王谊修律令。俄兼内史令，上甚信任之。未几，以老病出拜蒲州刺史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仍领关东运漕，赐钱百万、粟五千石而遣之。后数年，上表乞骸骨，征还京师，赐以二马轺车，几杖被褥，归于家，皇太子又致巾帔。后数年，卒。上遣使致祭，鸿胪监护丧事。

子元恪嗣，官至扬州总管司马，左迁候卫长史。少子元楷，与元恪皆明于世事。元楷大业中为历阳郡丞，与庐江郡丞徐仲宗皆竭百姓之产以贡于帝。仲宗迁南郡丞，元楷超拜江都郡丞，兼领江都宫使。

杨尚希

杨尚希，弘农人也。祖真，魏天水太守。父承宾，商、直、浙三州刺史。尚希龆龀而孤。年十一，辞母请受业长安。涿郡卢辩见而异之，令入太学，专精不倦，同辈皆共推伏。周太祖尝亲临释奠，尚希时年十八，令讲《孝经》，词旨可观。太祖奇之，赐姓普六茹氏，擢为国子博士。累转舍人。仕明、武世，历太学博士、太子舍人、计部中大夫，赐爵高都县侯，东京司空中大夫。宣帝时，令尚希抚慰山东、河北，至相州而帝崩，与相州总管尉迥发丧于馆。尚希出谓左右曰：“蜀公哭不哀而视不安，将有他计。吾不去，将及于难。”遂夜中从捷径而遁。迟明，迥方觉，分数十骑自驿路追之，不及，遂归京师。高祖以尚希宗室之望，又背迥而至，待之甚厚。及迥屯兵武陟，遣尚希督宗室兵三千人镇潼关。寻授司会中大夫。

高祖受禪，拜度支尚书，进爵为公。岁馀，出为河南道行

台兵部尚书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尚希时见天下州郡过多，上表曰：“自秦并天下，罢侯置守，汉、魏及晋，邦邑屡改。窃见当今郡县，倍多于古，或地无百里，数县并置，或户不满千，二郡分领。具僚以众，资费日多；吏卒人倍，租调岁减。清干良才，百分无一，动须数万，如何可觅？所谓民少官多，十羊九牧。琴有更张之义，瑟无胶柱之理。今存要去闲，并小为大，国家则不亏粟帛，选举则易得贤才，敢陈管见，伏听裁处。”帝览而嘉之，于是遂罢天下诸郡。寻拜瀛州刺史，未之官，奉诏巡省淮南。还除兵部尚书。俄转礼部尚书，授上仪同。

尚希性弘厚，兼以学业自通，甚有雅望，为朝廷所重。上时每旦临朝，日侧不倦，尚希谏曰：“周文王以忧勤损寿，武王以安乐延年。愿陛下举大纲，责成宰辅，繁碎之务，非人主所宜亲也。”上欢然曰：“公爱我者。”尚希素有足疾，上谓之曰：“蒲州出美酒，足堪养病，屈公卧治之。”于是出拜蒲州刺史，仍领本州宗团骠骑。尚希在州，甚有惠政，复引瀼水，立堤防，开稻田数千顷，民赖其利。开皇十年卒官，时年五十七。谥曰平。子旻嗣，后改封丹水县公，官至安定郡丞。

长孙平

长孙平，字处均，河南洛阳人也。父俭，周柱国。平美容仪，有器干，颇览书记。仕周，释褐卫王侍读。时武帝逼于宇文护，谋与卫王诛之，王前后常使平往来通意于帝。及护伏诛，拜开府、乐部大夫。宣帝即位，置东京官属，以平为小司寇，与小宗伯赵芬分掌六府。高祖龙潜时，与平情好款洽，及为丞相，恩礼弥厚。尉迥、王谦、司马消难并称兵内侮，高祖深以淮南为意。时贺若弼镇寿阳，恐其怀二心，遣平驰驿往代之。弼果不从，平麾壮士执弼，送于京师。

开皇三年，征拜度支尚书。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，百姓

不给，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已下，贫富差等，储之闾巷，以备凶年，各曰义仓。因上书曰：“臣闻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命，劝农重谷，先王令轨。古者三年耕而馀一年之积，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，虽水旱为灾，而民无菜色，皆由劝导有方，蓄积先备者也。去年亢阳，关右饥馑，陛下运山东之粟，置常平之官，开发仓廩，普加赈赐，大德鸿恩，可谓至矣。然经国之道，义资远算，请勒诸州刺史、县令，以劝农积谷为务。“上深嘉纳。自是州里丰衍，民多赖焉。

后数载，转工部尚书，名为称职。时有人告大都督邴绍非毁朝廷为愤愤者，上怒，将斩之。平进谏曰：“川泽纳污，所以成其深；山岳藏疾，所以就其大。臣不胜至愿，愿陛下弘山海之量，茂宽裕之德。鄙谚曰：‘不痴不聋，未堪作大家翁。’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。邴绍之言，不应闻奏，陛下又复诛之，臣恐百代之后，有亏圣德。”上于是赦绍。因敕群臣，诽谤之罪，勿复以闻。

其后突厥达头可汗与都蓝可汗相攻，各遣使请授。上使平持节宣谕，令其和解，赐缣三百匹，良马一匹而遣之。平至突厥所，为陈利害，遂各解兵。可汗赠平马二百匹。及还，平进所得马，上尽以赐之。未几，遇谴，以尚书检校汴州事。岁馀，除汴州刺史。其后历许、贝二州，俱有善政。鄴都俗薄，旧号难治，前后刺史多不称职。朝廷以平所在善称，转相州刺史。甚有能名。在州数年，会正月十五日，百姓大戏，画衣裳为鍪甲之象，上怒而免之。俄而念平镇淮南时事，进位大将军，拜太常卿，判吏部尚书事。仁寿中卒官。谥曰康。

子师孝，性轻狡好利，数犯法。上以其不克负荷，遣使吊平国官。师孝后为渤海郡主簿，属大业之季，政教陵迟，师孝恣行贪浊，一郡苦之。后为王世充所害。

元暉

元暉，字叔平，河南洛阳人也。祖琛，魏恆、朔二州刺史。父翬，尚书左仆射。暉须眉如画，进止可观，颇好学，涉猎书记。少得美名于京下，周太祖见而礼之，命与诸子游处，每同席共砚，情契甚厚。弱冠，召补相府中兵参军，寻迁武伯下大夫。于时突厥屡为寇患，朝廷将结和亲，令暉赍锦彩十万，使于突厥。暉说以利害，申国厚礼，可汗大悦，遣其名王随献方物。俄拜仪同三司、宾部下大夫。保定初，大冢宰宇文护引为长史，会齐人来结盟好，以暉多才辩，与千乘公崔睦俱使于齐。迁振威中大夫。武帝之娉突厥后也，令暉致礼焉。加开府，转司宪大夫。及平关东，使暉安集河北，封义宁子，邑四百户。

高祖总百揆，加上开府，进爵为公。开皇初，拜都官尚书，兼领太仆。奏请决杜阳水灌三畹原，溉鹵鹵之地数千顷，民赖其利。明年，转左武侯将军，太仆卿如故。寻转兵部尚书，监漕渠之役。未几，坐事免。顷之，拜魏州刺史，颇有惠政。在任数年，以疾去职。岁馀，卒于京师，时年六十。上嗟悼久之，敕鸿胪监护丧事。谥曰元。子肃嗣，官至光禄少卿。肃弟仁器，性明敏，官至日南郡丞。

韦师

韦师，字公颖，京兆杜陵人也。父瑱，周骠骑大将军。师少沉谨，有至性。初就学，始读《孝经》，舍书而叹曰：“名教之极，其在兹乎！”少丁父母忧，居丧尽礼，州里称其孝行。及长，略涉经史，尤工骑射。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中外府记室，转宾曹参军。师雅知诸蕃风俗及山川险易，其有夷狄朝贡，师必接对，论其国俗，如视诸掌。夷人惊服，无敢隐情。齐王宪为雍州牧，引为主簿，本官如故。及武帝亲总万机，转少府大夫。及平高氏，诏师安抚山东，徙为宾部大夫。

高祖受禅，拜使部侍郎，赐爵井陘侯，邑五百户。数年，迁河北道行台兵部尚书，诏为山东河南十八州安抚大使。奏事称旨，赐钱三百万，兼领晋王广司马。其族人世康，为吏部尚书，与师素怀胜负。于时晋王为雍州牧，盛存望第，以司空杨雄、尚书左仆射高颀并为州都督，引师为主簿。而世康弟世约为法曹从事。世康恚恨不能食，又耻世约在师之下，召世约数之曰：“汝何故为从事？”遂杖之。

后从上幸醴泉宫，上召师与左仆射高颀、上柱国韩擒等，于卧内赐宴，令各叙旧事，以为笑乐。平陈之役，以本官领元帅掾，陈国府藏，悉委于师，秋毫无所犯，称为清白。后上为长宁王俨纳其女为妃。除汴州刺史，甚有治名，卒官。谥曰定。子德政嗣，大业中，仕至给事郎。

杨异

杨异，字文殊，弘农华阴人也。祖钧，魏司空。父俭，侍中。异美风仪，沉深有器局。髫髻就学，日诵千言，见者奇之。九岁丁父忧，哀毁过礼，殆将灭性。及免丧之后，绝庆吊，闭户读书。数年之间，博涉书记。周闵帝时，为宁都太守，甚有能名。赐爵昌乐县子。后数以军功，进为侯。高祖作相，行济州事。及践阼，拜宗正少卿，加上开府。蜀王秀之镇益州也，朝廷盛选纲纪，以异方直，拜益州总管长史，赐钱二十万、缣三百匹、马五十匹而遣之。寻迁西南道行台兵部尚书。数载，复为宗正少卿。未几，擢拜刑部尚书。岁馀，出除吴州总管，甚有能名。时晋王广镇扬州，诏令异每岁一与王相见，评论得失，规讽疑阙。数载，卒官，时年六十二。子虔逊。

苏孝慈兄子沙罗

苏孝慈，扶风人也。父武周，周兖州刺史。孝慈少沉谨，有器干，美容仪。周初为中侍上士。后拜都督，聘于齐，以奉

使称旨，迁大都督。其年又聘于齐，还授宣纳上士。后从武帝伐齐，以功进位开府，赐爵文安县公，邑千五百户。寻改封临水县公，增邑千二百户，累迁工部上大夫。

高祖受禅，进爵安平郡公，拜太府卿。于时王业初基，百度伊始，征天下工匠，纤微之巧，无不毕集。孝慈总其事，世以为能。俄迁大司农，岁馀，拜兵部尚书，待遇逾密。时皇太子勇颇知时政，上欲重官官之望，多令大臣领其职。于是拜孝慈为太子右卫率，尚书如故。明年，上于陕州置常平仓，转输京下。以渭水多沙，流乍深乍浅，漕运者苦之，于是决谓水为渠以属河，令孝慈督其役。渠成，上善之。又领太子右庶子，转授左卫率，仍判工部、民部二尚书，称为干理。数载，进位大将军，转工部尚书，率如故。先是，以百僚供费不足，台省府寺咸置廩钱，收息取给。孝慈以为官民争利，非兴化之道，上表请罢之，请公卿以下给职田各有差，上并嘉纳焉。开皇十八年，将废太子，惮其在东宫，出为浙州刺史。太子以孝慈去，甚不平，形于言色。其见重如此。仁寿初，迁洪州总管，俱有惠政。共后桂林山越相聚为乱，诏孝慈为行军总管，击平之。其年卒官。有子会昌。

孝慈兄子沙罗，字子粹。父顺，周眉州刺史。沙罗仕周，释褐都督。后从韦孝宽破尉迥，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封通秦县公。开皇初，蜀王秀镇益州，沙罗以本官从，拜资州刺史。八年，冉虓羌作乱，攻汶山、金川二镇，沙罗率兵击破之，授邛州刺史。后数载，检校利州总管事。从史万岁击西爨，累战有功，进位大将军，赐物千段。寻检校益州总管长史。会越归人王奉举兵作乱，沙罗从段文振讨平之，赐奴婢百口。会蜀王秀废，吏案奏沙罗云：“王奉为奴所杀，秀乃诈称左右斩之。又调熟獠，令出奴婢，沙罗隐而不奏。”由是除名，卒于家。

有子康。

李雄

李雄，字毗卢，赵郡高邑人也。祖榘，魏太中大夫。父徽伯，齐陕州刺史，陷于周，雄因随军入长安。雄少慷慨，有大志。家世并以学业自通，雄独习骑射。其兄子旦让之曰：“弃文尚武，非士大夫之素业。”雄答曰：“窃览自古诚臣贵仕，文武不备而能济其功业者鲜矣。雄虽不敏，颇观前志，但不守章句耳。既文且武，兄何病焉！”子旦无以应之。

周太祖时，释褐辅国将军。从达奚武平汉中，定兴州，又讨汾州叛胡，录前后功，拜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闵帝受禅，进爵为公，迁小宾部。其后复从达奚武与齐人战于芒山，诸军大败，雄所领独全。武帝时，从陈王纯迎后于突厥，进爵奚伯，拜硤州刺史。数岁，征为本府中大夫。寻出为凉州总管长史。从滕王逖破吐谷浑于青海，以功加上仪同。宣帝嗣位，从行军总管韦孝宽略定淮南。雄以轻骑数百至硤石，说下十余城，拜豪州刺史。

高祖总百揆，征为司会中大夫。以淮南之功，加位上开府。及受禅，拜鸿胪卿，进爵高都郡公，食邑二千户。后数年，晋王广出镇并州，以雄为河北行台兵部尚书。上谓雄曰：“吾儿既少，更事未多，以卿兼文武才，今推诚相委，吾无北顾之忧矣。”雄顿首而言曰：“陛下不以臣之不肖，寄臣以重任。臣虽愚固，心非木石，谨当竭诚效命，以答鸿恩。”歔歔流涕，上慰谕而遣之。雄当官正直，侃然有不可犯之色，王甚敬惮，吏民称焉。岁馀，卒官。子公挺嗣。

张昺刘仁恩郭均冯世基庠狄颀

张昺，字士鸿，河间郑人也。父羨，少好学，多所通涉，仕魏为荡难将军。从武帝入关，累迁银青光禄大夫。周太祖引

为从事中郎，赐姓叱罗氏。历司职大夫，雍州治中、雍州刺史、仪同三司，赐爵虞乡县公。复入为司成中大夫，典国史。周代公卿，类多武将，唯羨以素业自通，甚为当时所重。后以年老，致仕于家。及高祖受禅，钦其德望，以书征之曰：“朕初临四海，思存政术，旧齿名贤，实怀勤伫。仪同昔在周室，德业有闻，虽云致仕，犹克壮年。即宜入朝，用副虚想。”及谒见，敕令勿拜，扶升殿，上降榻执手，与之同坐，宴语久之，赐以几杖。会迁都龙首，羨上表劝以俭约，上优诏答之。俄而卒，时年八十四。赠沧州刺史，谥曰定。撰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义，名曰《道言》，五十二篇。

斐好学，有父风。在魏释褐奉朝请，迁员外侍郎。周太祖引为外兵曹。闵帝受禅，加前将军。明、武世，历膳部大夫、冢宰司录，赐爵北平县子，邑四百户。宣帝时，加仪同，进爵为伯。高祖为丞相，斐深自推结，高祖以其有干用，甚亲遇之。及受禅，拜尚书右丞，进爵为侯。俄迁太府少卿，领营新都监丞。丁父忧去职，柴毁骨立。末期，起令视事，固让不许，授仪同三司，袭爵虞乡县公，增邑通前千五百户。寻迁太府卿，拜民部尚书。晋王广为扬州总管，授斐司马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斐性和厚，有识度，甚有当时之誉。后拜冀州刺史，晋王广频表请之，复为晋王长史，检校蒋州事。及晋王为皇太子，复为冀州刺史，进位上开府，吏民悦服，称为良二千石。仁寿四年卒官，时年七十四。子慧宝，官至绛郡丞。

开皇时有刘仁恩者，不知何许人也，倜傥有文武干用。初为毛州刺史，治绩号天下第一，擢拜刑部尚书。又以行军总管从杨素伐陈，与素破陈将吕仲肃于荆门，仁恩之计居多，授上大将军，甚有当时之誉。冯翊郭均、上党冯世基，并明悟有干略，相继为兵部尚书。代人匡狄崱，性弘厚，有局度，官至民

部尚书。此四人俱显名于当世，然事行阙落，史莫能详。

史臣曰：二赵明习故事，当世所推，及居端右，无闻殊绩。固知人之才器，各有分限，大小异宜，不可逾量。长孙平谏赦诽谤之罪，可谓仁人之言，高祖悦而从之，其利亦已博矣。元晖以明敏显达，韦师以清白成名，杨尚希、杨异，宗室之英，誉望隆重，苏孝慈、李雄、张昺，内外所履，咸称贞干，并任开皇之初，盖当时之选也。

列传第十二

韦世康（弟洸 艺冲从父弟寿）

韦世康，京兆杜陵人也，世为关右著姓。祖旭，魏南幽州刺史。父夔，隐居不仕，魏、周二代，十征不出，号为逍遥公。世康幼而沉敏，有器度。年十岁，州辟主簿。在魏，弱冠为直寝，封汉安县公，尚周文帝女襄乐公主，授仪同三司。后仕周，自典祠下大夫历沔、硤二州刺史。从武帝平齐，授司州总管长史。于时东夏初定，百姓未安，世康绥抚之，士民胥悦。岁馀，入为民部中大夫，进位上开府，转司会中大夫。

尉迥之作乱也，高祖忧之，谓世康曰：“汾、绛旧是周、齐分界，因此乱阶，恐生摇动。今以委公，善为吾守。”因授绛州刺史，以雅望镇之，阖境清肃。世康性恬素好古，不以得丧干怀。在州尝慨然有止足之志，与子弟书曰：“吾生因绪馀，夙沾纓弁，驱驰不已，四纪于兹。亟登袞命，频莅方岳，志除三惑，心慎四知，以不贪而为宝，处膏脂而莫润。如斯之事，颇为时悉。今耄虽未及，壮年已谢，霜早梧楸，风先蒲柳。眼暗更剧，不见细书，足疾弥增，非可趋走。禄岂须多，防满则退，年不待暮，有疾便辞。况娘春秋已高，温清宜奉，晨昏有阙，罪在我躬。今世穆、世文并从戎役，吾与世冲复婴远任，陟岵瞻望，此情弥切，桓山之悲，倍深常恋。意欲上闻，乞遵养礼，未访汝等，故遣此及。兴言远慕，感咽难胜。”诸弟报

以事恐难遂，于是乃止。

在任数年，有惠政，奏课连最，擢为礼部尚书。世康寡嗜欲，不慕贵势，未尝以位望矜物。闻人之善，若己有之，亦不显人过咎，以求名誉。寻进爵上庸郡公，加邑至二千五百户。其年转吏部尚书，馀官如故。四年，丁母忧去职。未期，起令视事。世康固请，乞终私制，上不许。世康之在吏部，选用平允，请托不行。开皇七年，将事江南，议重方镇，拜襄州刺史。坐事免。未几，授安州总管，寻迁为信州总管。十三年，入朝，复拜吏部尚书。前后十余年间，多所进拔，朝廷称为廉平。尝因休暇，谓子弟曰：“吾闻功遂身退，古人常道。今年将耳顺，志在悬车，汝辈以为云何？”子福嗣答曰：“大人澡身浴德，名立官成，盈满之诫，先哲所重。欲追踪二疏，伏奉尊命。”后因侍宴，世康再拜陈让曰：“臣无尺寸之功，位亚台铉。今犬马齿渍，不益明时，恐先朝露，无以塞责。愿乞骸骨，退避贤能。”上曰：“朕夙夜庶几，求贤若渴，冀与公共治天下，以致太平。今之所请，深乖本望，纵令筋骨衰谢，犹屈公卧治一隅。”于是出拜荆州总管。时天下唯置四大总管，并、扬、益三州，并亲王临统，唯荆州委于世康，时论以为美。世康为政简静，百姓爱悦，合境无讼。十七年，卒于州，时年六十七。上闻而痛惜之，赠赙甚厚。赠大将军，谥曰文。

世康性孝友，初以诸弟位并隆贵，独季弟世约宦途不达，共推父时田宅尽以与之，世多其义。

长子福子，官至司隶别驾。次子福嗣，仕至内史舍人，后以罪黜。杨玄感之作乱也，以兵逼东都，福嗣从卫玄战于城北，军败，为玄感所擒，令作文檄，辞甚不逊。寻背玄感还东都，帝衔之不已，车裂于高阳。少子福奖，通事舍人，在东都与玄感战没。

洸字世穆，性刚毅，有器干，少便弓马。仕周，释褐直寝上士。数从征伐，累迁开府，赐爵卫国县公，邑千二百户。高祖为丞相，从季父孝宽击尉迥于相州，以功拜柱国，进封襄阳郡公，邑二千户。时突厥寇边，皇太子屯咸阳，令洸统兵出原州道，与虏相遇，击破之。寻拜江陵总管。未几，以母疾征还。俄拜安州总管。伐陈之役，领行军总管。及陈平，拜江州总管，率步骑二万，略定九江。陈豫章太守徐璿据郡持两端，洸遣开府吕昂、长史冯世基以兵相继而进。既至城下，璿伪降，其夜率所部二千人袭击昂。昂与世基合击，大破之，擒璿于阵。高梁女子洗氏率众迎洸，遂进图岭南。上遣洸书曰：“公鸿勋大业，名高望重，率将戎旅，抚慰彼方，风行电扫，咸应稽服。若使干戈不用，兆庶获安，方副朕怀，是公之力。”至广州，说陈渝州都督王猛下之，岭表皆定。上闻而大悦，许以便宜从事。洸所绥集二十四州，拜广州总管。岁馀，番禺夷王仲宣聚众为乱，以兵围洸，洸勒兵拒之，中流矢而卒。赠上柱国，赐绵绢万段，谥曰敬。子协嗣。

协字钦仁，好学，有雅量。起家著作佐郎，后转秘书郎。开皇中，其父在广州有功，上令协赉诏书劳问，未至而父卒。上以其父身死王事，拜协柱国。后历定、息、秦三州刺史，皆有能名，卒官。

艺字世文，少受业国子。周武帝时，数以军功致位上仪同，赐爵修武县侯，邑八百户。授左旅下大夫。出为魏郡太守。及高祖为丞相，尉迥险图不轨，朝廷微知之，遣艺季父孝宽驰往代迥。孝宽将至鄴，因诈病，止传舍，从迥求药，以察其变。迥遣艺迎孝宽。孝宽问迥所为，艺党于迥，不以实答。孝宽怒，将斩之，艺惧，乃言迥反状。孝宽于是将艺西遁，每至亭驿，辄尽驱传马而去。复谓驿司曰：“蜀公将至，宜速具酒食。”

迴寻遣骑追孝宽，追人至驿，辄逢盛饌，又无马，遂迟留不进，孝宽与艺由是得免。高祖以孝宽故，弗问艺之罪，加授上开府，即从孝宽击迴。及破尉惇，平相州，皆有力焉。以功进位上大将军，改封武威县公，邑千户。以修武县侯别封一子。高祖受禅，进封魏兴郡公。岁馀，拜齐州刺史。为政清简，士庶怀惠。在职数年，迁营州总管。艺容貌瑰伟，每夷狄参谒，必整仪卫，盛服以见之，独坐满一榻。番人畏惧，莫敢仰视。而大治产业，与北夷贸易，家资巨万，颇为清论所讥。开皇十五年卒官，时年五十八。谥曰怀。

冲字世冲，少以名家子，在周释褐卫公府礼曹参军。后从大将军元定渡江伐陈，为陈人所虏，周武帝以币赎而还之。帝复令冲以马千匹使于陈，以赎开府贺拔华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还。冲有辞辩，奉使称旨，累迁少御伯下大夫，加上仪同。于时稽胡屡为寇乱，冲自请安集之，因拜汾州刺史。高祖践阼，征为兼散骑常侍，进位开府，赐爵安固县侯。岁馀，发南汾州胡千馀人北筑长城，在途皆亡。上呼冲问计，冲曰：“夷狄之性，易为反覆，皆由牧宰不称之所致也。臣请以理绥静，可不劳兵而定。”上然之，因命冲绥怀叛者。月馀皆至，并赴长城，上下书劳勉之。寻拜石州刺史，甚得诸胡欢心。以母忧去职。俄而起为南宁州总管，持节抚慰。复遣柱国王长述以兵继进。冲上表固让。诏曰：“西南夷裔，屡有生梗，每相残贼，朕甚愍之，已命戎徒，清抚边服。以开府器干堪济，识略英远，军旅事重，故以相任。知在艰疚，日月未多，金革夺情，盖有通式。宜自抑割，即膺往旨。”冲既至南宁，渠帅纓震及西纓首领皆诣府参谒。上大悦，下诏褒扬之。其兄子伯仁，随冲在府，掠人之妻，士卒纵暴，边人失望。上闻而大怒，令蜀王秀治其事。益州长史元岩，性方正，案冲无所宽贷，冲竟坐免。其弟

太子洗马世约，谮岩于皇太子。上谓太子曰：“古人有沽酒酸而不售者，为噬犬耳。今何用世约乎？适累汝也。”世约遂除名。后数载，令冲检校括州事。时东阳贼帅陶子定、吴州贼帅罗慧方并聚众为乱，攻围婺州永康、乌程诸县，冲率兵击破之。改封义丰县侯，检校泉州事。寻拜营州总管。冲容貌都雅，宽厚得众心。怀抚靺鞨、契丹，皆能致其死力。奚、畏惧，朝贡相续。高丽尝入寇，冲率兵击走之。仁寿中，高祖为豫章王暕纳冲女为妃，征拜民部尚书。未几，卒，时年六十六。少子挺，最知名。

寿字世龄。父孝宽，周上柱国、郟国公。寿在周，以贵公子，早有令誉，为右侍上士，迁千牛备身。赵王为雍州牧，引为主簿。寻迁少御伯。武帝亲征高氏，拜京兆尹，委以后事。以父军功，赐爵永安县侯，邑八百户。高祖为丞相，以其父平尉迥，拜寿仪同三司，进封滑国公，邑五千户。俄以父丧去职。高祖爱禅，起令视事，寻迁恆、毛二州刺史，颇有治名。开皇十年，以疾征还，卒于家，时年四十二。谥曰定。仁寿中，高祖为晋王昭纳其女为妃。以其子保峦嗣。

寿弟霁，位至太常少卿，安邑县伯。津，位至内史侍郎，判民部尚书事。

世康从父弟操，字元节，刚简有风概。仕周，致位上开府、光州刺史。高祖为丞相，以平尉迥功，进位柱国，封平桑郡公，历青、荆二州总管，卒官。谥曰静。

柳机子述机弟旦肃从弟雄亮从子謩之族弟昂
昂子调

柳机，字匡时，河东解人也。父庆，魏尚书左仆射。机伟仪容，有器局，颇涉经史。年十九，周武帝时为鲁公，引为记室。及帝嗣位，自宣纳上士累迁少纳言、太子宫尹，封平齐县

公。从帝平齐，拜开府，转司宗中大夫。宣帝时，迁御正上大夫。机见帝失德，屡谏不听，恐祸及己，托于郑译，阴求出外，于是拜华州刺史。及高祖作相，征还京师。时周代旧臣皆劝禅让，机独义形于色，无所陈请。俄拜卫州刺史。及践阼，进爵建安郡公，邑二千四百户，征为纳言。机性宽简，有雅望，然当近侍，无所损益，又好饮酒，不亲细务，在职数年，复出为华州刺史。奉诏每月朝见。寻转冀州刺史。后征入朝，以其子述尚兰陵公主，礼遇益隆。

初，机在周，与族人文城公昂俱历显要。及此，机、昂并为外职，杨素时为纳言，方用事，因上赐宴，素戏机曰：“二柳俱摧，孤杨独耸。”坐者欢笑，机竟无言。未几，还州。前后作牧，俱称宽惠。后数年，以疾征还京师，卒于家，时年五十六。赠大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谥曰简。子述嗣。

柳述，字业隆，性明敏，有干略，颇涉文艺。少以父廕，为太子亲卫。后以尚主之故，拜开府仪同三司、内史侍郎。上于诸婿中，特所宠敬。岁馀，判兵部尚书事。丁父艰去职。未几，起摄给事黄门侍郎事，袭爵建安郡公。仁寿中，判吏部尚书事。述虽职务修理，为当时所称，然不达大体，暴于驭下，又怙宠骄豪，无所降屈。杨素时称贵幸，朝臣莫不警惮，述每陵侮之，数于上前面折素短。判事有不合素意，素或令述改之，辄谓将命者曰：“语仆射，道尚书不肯。”素由是衔之。俄而杨素亦被疏忌，不知省务。述任寄逾重，拜兵部尚书，参掌机密。述自以无功可纪，过叨匪服，抗表陈让。上许之，令摄兵部尚书事。上于仁寿宫寝疾，述与杨素、黄门侍郎元岩等侍疾宫中。时皇太子无礼于陈贵人，上知而大怒，因令述召房陵王。述与元岩出外作敕书，杨素闻之，与皇太子协谋，便矫诏执述、岩二人，持以属吏。及炀帝嗣位，述竟坐除名，与公主离绝。

徙述于龙川郡。公主请与述同徙，帝不听，事见《列女传》。述在龙川数年，复徙宁越，遇瘴疠而死，时年三十九。

旦字匡德，工骑射，颇涉书籍。起家周左侍上士，累迁兵部下大夫。顷之，益州总管王谦起逆，拜为行军长史，从梁睿讨平之，以功授仪同三司。开皇元年，加授开府，封新城县男，迁授掌设骠骑。历罗、浙、鲁三州刺史，并有能名。大业初，拜龙川太守。民居山洞，好相攻击，旦为开设学校，大变其风。帝闻而善之，下诏褒美。四年，征为太常少卿，摄判黄门侍郎事。卒官，年六十一。子燮，官至河内掾。

肃字匡仁，少聪敏，闲于占对。起家周齐王文学。武帝见而异之，召拜宣纳上士。高祖作相，引为宾曹参军。开皇初，授太子洗马。陈使谢泉来聘，以才学见称，诏肃宴接，时论称其华辩。转太子内舍人，迁太子仆。太子废，坐除名为民。大业中，帝与段达语及庶人罪恶之状，达云：“柳肃在宫，大见疏斥。”帝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学士刘臻，尝进章仇太翼于宫中，为巫蛊事。肃知而谏曰：‘殿下帝之冢子，位当储贰，诚在不孝，无患见疑。刘臻书生，鼓摇唇舌，适足以相诳误，愿殿下勿纳之。’庶人不悻，他日谓臻曰：‘汝何故漏泄，使柳肃知之，令面折我？’自是后言皆不用。”帝曰：“肃横除名，非其罪也。”召守礼部侍郎，转工部侍郎，大见亲任。每行幸辽东，常委之于涿郡留守。十一年卒，时年六十二。

雄亮字信诚。父桧，仕周华阳太守。遇黄众宝作乱，攻陷华阳，桧为贼所害。雄亮时年十四，哀毁过礼，阴有复仇之志。武帝时，众宝率其所部归于长安，帝待之甚厚。雄亮手斩众宝于城中，请罪阙下，帝特原之。寻治梁州总管记室，迁湖城令，累迁内史中大夫，赐爵汝阳县子。司马消难作乱江北，高祖令雄亮聘于陈，以结邻好。及还，会高祖受禅，拜尚书考功侍郎，

寻迁给事黄门侍郎。尚书省凡有奏事，雄亮多所驳正，深为公卿所惮。俄以本官检校太子左庶子，进爵为伯。秦王俊之镇陇右也，出为秦州总管府司马，领山南道行台左丞，卒官，时年五十一。有子赞。

謩之字公正。父蔡年，周顺州刺史。謩之身長七尺五寸，仪容甚伟，风神爽亮，进止可观。为童儿时，周齐王宪尝遇謩之于途，异而与语，大奇之。因奏入国子，以明经擢第，拜宗师中士，寻转守庙下士。武帝尝有事太庙，謩之读祝文，音韵清雅，观者属目。帝善之，擢为宣纳上士。及高祖作相，引为田曹参军，仍谘典签事。开皇初，拜通事舍人，寻迁内史舍人，历兵部、司勋二曹侍郎。朝廷以謩之有雅望，善谈谑，又饮酒至石不乱，由是每梁、陈使至，辄令謩之接对。后迁光禄少卿。出入十馀年，每参掌敷奏。会吐谷浑来降，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，以謩之兼散骑常侍，送公主于西域。俄而突厥启民可汗求结和亲，复令謩之送义成公主于突厥。謩之前后奉使，得二国所赠马千馀匹，杂物称是，皆散之宗族，家无馀财。仁寿中，出为肃州刺史，寻转息州刺史，俱有惠政。后二岁，以母忧去职。炀帝践阼，复拜光禄少卿。大业初，启民可汗自以内附，遂畜牧于定襄、马邑间，帝使謩之谕令出塞。及还，奏事称旨，拜黄门侍郎。时元德太子初薨，朝野注望，皆以齐王当立。帝方重王府之选，大业三年，车驾还京师，拜为齐王长史。帝法服临轩，备仪卫，命齐王立于西朝堂之前，北面。遣吏部尚书牛弘、内史令杨约、左卫大将军宇文述等，从殿廷引謩之诣齐王所，西面立。牛弘宣敕谓齐王曰：“我昔阶缘恩宠，启封晋阳，出藩之初，时年十二。先帝立我于西朝堂，乃令高颎、虞庆则、元旻等，从内送王子相于我。于时诫我曰：‘以汝幼冲，未更世事，今令子相作辅于汝，事无大小，皆可委之。无

得昵近小人，疏远子相。若从我言者，有益于社稷，成立汝名行。如不用此言，唯国及身，败无日矣。’吾受敕之后，奉以周旋，不敢失坠。微子相之力，吾无今日矣。若与謩之从事，一如子相也。”又敕謩之曰：“今以卿作辅于齐，善思匡救之理，副朕所望。若齐王德业修备，富贵自当钟卿一门。若有不善，罪亦相及。”时齐王正擅宠，左右放纵，乔令则之徒，深见昵狎。謩之虽知其罪失，不能匡正。及王得罪，謩之竟坐除名。帝幸辽东，召謩之检校燕郡事。及帝班师，至燕郡，坐供顿不给，配戍岭南。卒于涯口，时年六十。子威明。

昂字千里。父敏，有高名，好礼笃学，治家如官。仕周，历职清显。开皇初，为太子太保。昂有器识，干局过人。周武帝时，为大内史，赐爵文城郡公，致位开府，当途用事，百僚皆出其下。宣帝嗣位，稍被疏远，然不离本职。及高祖为丞相，深自结纳。高祖大悦之，以为大宗伯。昂受拜之日，遂得偏风，不能视事。高祖受禅，昂疾愈，加上开府，拜潞州刺史。昂见天下无事，可以劝学行礼，因上表曰：

臣闻帝王受命，建学制礼，故能移既往之风，成惟新之俗。自魏道将谢，分割九区，关右、山东，久为战国，各逞权诈，俱殉干戈，赋役繁重，刑政严急。盖救焚拯溺，无暇从容，非朝野之愿，以至于此。晚世因循，遂成希慕，俗化浇敝，流宕忘反，自非天然上哲，挺生于时，则儒雅之道，经礼之制，衣冠民庶，莫肯用心。世事所以未清，轨物由兹而坏。伏惟陛下禀灵上帝，受命昊天，合三阳之期，膺千祀之运。往者周室颓毁，区宇沸腾，圣策风行，神谋电发，端坐廊庙，荡涤万方，俯顺幽明，君临四海。择万古之典，无善不为；改百王之弊，无恶不尽。至若因情缘义，为其节文，故以三百三千，事高前代。然下土黎献，尚未尽行。臣谬蒙奖策，从政藩部，人庶轨

仪，实见多阙，儒风以坠，礼教犹微，是知百姓之心，未能顿变。仰惟深思远虑，情念下民，渐被以俭，使至于道。臣恐业淹事缓，动延年世。若行礼劝学，道教相催，必当靡然向风，不远而就。家知礼节，人识义方，比屋可封，辄谓非远。

上览而善之，因下诏曰：

建国重道，莫先于学，尊主庇民，莫先于礼。自魏氏不竞，周、齐抗衡，分四海之民，斗二邦之力，递为强弱，多历年所。务权诈而薄儒雅，重干戈而轻俎豆，民不见德，唯争是闻。朝野以机巧为师，文吏用深刻为法，风浇俗弊，化之然也。虽复建立庠序，兼启黉塾，业非时贵，道亦不行。其间服膺儒术，盖有之矣，彼众我寡，未能移俗。然其维持名教，奖饰彝伦，微相弘益，赖斯而已。王者承天，休咎随化，有礼则祥瑞必降，无礼则妖孽兴起。人禀五常，性灵不一，有礼则阴阳合德，无礼则禽兽其心。治国立身，非礼不可。朕受命于天，财成万物，去华夷之乱，求风化之宜。戒奢崇俭，率先百辟，轻徭薄赋，冀以宽弘。而积习生常，未能惩革，闾阎士庶，吉凶之礼，动悉乖方，不依制度。执宪之职，似塞耳而无闻，莅民之官，犹蔽目而不察。宣扬朝化，其若是乎？古人之学，且耕且养。今者民丁非役之日，农田时候之馀，若敦以学业，劝以经礼，自可家慕大道，人希至德。岂止知礼节，识廉耻，父慈子孝，兄恭弟顺者乎？始自京师，爰及州郡，宜祇朕意，劝学行礼。

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。

昂在州，甚有惠政，数年，卒官。

子调，起家秘书郎，寻转侍御史。左仆射杨素尝于朝堂见调，因独言曰：“柳条通体弱，独摇不须风。”调敛板正色曰：“调信无取者，公不当以为侍御史；调信有可取，不应发此言。公当具瞻之秋，枢机何可轻发！”素甚奇之。炀帝嗣位，

累迁尚书左司郎。时王纲不振，朝士多脏货，唯调清素守常，为时所美。然于干用，非其所长。

史臣曰：韦氏自居京兆，代有人物。世康昆季，馀庆所钟，或入处礼闱，或出总方岳，硃输接轸，旗旆成阴，在周暨隋，勋庸并茂，盛矣！建安风韵闲雅，望重当时。述恃宠骄人，终致倾败。旦屡有惠政，肃每存诚说。雄亮名节自立，忠正见称，饗之神情开爽，颇为疏放。文城历仕二朝，咸见推重，献书高祖，遂兴学校，言能弘道，其利博哉！

列传第十三

杨素弟约从父文思文纪

杨素，字处道，弘农华阴人也。祖暄，魏辅国将军、谏议大夫。父敷，周汾州刺史，没于齐。素少落拓，有大志，不拘小节，世人多未之知，唯从叔祖魏尚书仆射宽深异之，每谓子孙曰：“处道当逸群绝伦，非常之器，非汝曹所逮也。”后与安定牛弘同志好学，研精不倦，多所通涉。善属文，工草隶，颇留意于风角。美须髯，有英杰之表。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中外记室，后转礼曹，加大都督。武帝亲总万机，素以其父守节陷齐，未蒙朝命，上表申理，帝不许。至于再三，帝大怒，命左右斩之。素乃大言曰：“臣事无道天子，死其分也。”帝壮其言，由是赠敷为大将军，谥曰忠壮。拜素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渐见礼遇。帝命素为诏书，下笔立成，词义兼美。帝嘉之，顾谓素曰：“善自勉之，勿忧不富贵。”素应声答曰：“臣但恐富贵来逼臣，臣无心图富贵。”

及平齐之役，素请率父麾下先驱。帝从之，赐以竹策，曰：“朕方欲大相驱策，故用此物赐卿。”从齐王宪与齐人战于河阴，以功封清河县子，邑五百户。其年授司城大夫。明年，复从宪拔晋州。宪屯兵鸡栖原，齐主以大军至，宪惧而宵遁，为齐兵所蹙，众多败散。素与骁将十余人尽力苦战，宪仅而获免。其后每战有功。及齐平，加上开府，改封成安县公，邑千

五百户，赐以粟帛、奴婢、杂畜。从王轨破陈将吴明彻于吕梁，治东楚州事。封弟慎为义安侯。陈将樊毅筑城于泗口，素击走之，夷毅所筑。宣帝即位，袭父爵临贞县公，以弟约为安成公。寻从韦孝宽徇淮南，素别下盱眙、钟离。

及高祖为丞相，素深自结纳。高祖甚器之，以素为汴州刺史。行至洛阳，会尉迥作乱，荥州刺史宇文胄据武牢以应迥，素不得进。高祖拜素大将军，发河内兵击胄，破之。迁徐州总管，进位柱国，封清河郡公，邑二千户。以弟岳为临贞公。高祖受禅，加上柱国。开皇四年，拜御史大夫。其妻郑氏性悍，素忿之曰：“我若作天子，卿定不堪为皇后。”郑氏奏之，由是坐免。

上方图江表，先是，素数进取陈之计，未几，拜信州总管，赐钱百万、锦千段、马二百匹而遣之。素居永安，造大舰，名曰五牙，上起楼五层，高百馀尺，左右前后置六拍竿，并高五十尺，容战士八百人，旗帜加于上。次曰黄龙，置兵百人。自馀平乘、舳舻等各有差。及大举伐陈，以素为行军元帅，引舟师趣三硖。军至流头滩，陈将戚欣以青龙百馀艘、屯兵数千人守狼尾滩，以遏军路。其地险峭，诸将患之。素曰：“胜负大计，在此一举。若昼日下船，彼则见我，滩流迅激，制不由人，则吾失其便。”乃以夜掩之。素亲率黄龙数千艘，衔枚而下，遣开府王长袭引步卒从南岸击欣别栅，令大将军刘仁恩率甲骑趣白沙北岸，迟明而至，击之，欣败走。悉虏其众，劳而遣之，秋毫不犯，陈人大悦。素率水军东下，舟舳被江，旌甲曜日。素坐平乘大船，容貌雄伟，陈人望之惧曰：“清河公即江神也。”陈南康内史吕仲肃屯岐亭，正据江峡，于北岸凿岩，缀铁锁三条，横截上流，以遏战船。素与仁恩登陆俱发，先攻其栅。仲肃军夜溃，素徐去其锁。仲肃复据荆门之延洲。素遣巴蜒卒

千人，乘五牙四艘，以柏檣碎贼十馀舰，遂大破之，俘甲士二千余人，仲肃仅以身免。陈主遣其信州刺史顾觉镇安蜀城，荆州刺史陈纪镇公安，皆慑而退走。巴陵以东，无敢守者。湘州刺史、岳阳王陈叔慎遣使请降。素下至汉口，与秦孝王会。及还，拜荆州总管，进爵郢国公，邑三千户，真食长寿县千户。以其子玄感为仪同，玄奖为清河郡公。赐物万段，粟万石，加以金宝，又赐陈主妹及女妓十四人。素言于上曰：“里名胜母，曾子不入。逆人王谊，前封于郢，臣不愿与之同。”于是改封越国公。寻拜纳言。岁馀，转内史令。

俄而江南人李稜等聚众为乱，大者数万，小者数千，共相影响，杀害长吏。以素为行军总管，帅众讨之。贼硃莫问自称南徐州刺史，以盛兵据京口。素率舟师入自杨子津，进击破之。晋陵顾世兴自称太守，与其都督鲍迁等复来拒战。素逆击破之，执迁，虏三千余人。进击无锡贼帅叶略，又平之。吴郡沈玄愬、沈杰等以兵围苏州，刺史皇甫绩频战不利。素率众援之，玄愬势迫，走投南沙贼帅陆孟孙。素击孟孙于松江，大破之，生擒孟孙、玄愬。黟、歙贼帅沈雪、沈能据栅自固，又攻拔之。浙江贼帅高智慧自号东扬州刺史，船舰千艘，屯据要害，兵甚劲。素击之，自旦至申，苦战而破。智慧逃入海，素躡之，从馀姚泛海趣永嘉。智慧来拒战，素击走之，擒获数千人。贼帅汪文进自称天子，据东阳，署其徒蔡道人为司空，守乐安。进讨，悉平之。又破永嘉贼帅沈孝彻。于是步道向天台，指临海郡，逐捕遗逸寇。前后百馀战，智慧遁守闽越。

上以素久劳于外，诏令驰传入朝。加子玄感官为上开府，赐彩物三千段。素以馀贼未殄，恐为后患，又自请行。乃下诏曰：“朕忧劳百姓，日旰忘食，一物失所，情深纳隍。江外狂狡，妄构妖逆，虽经殄除，民未安堵。犹有贼首凶魁，逃亡山

洞，恐其聚结，重扰苍生。内史令、上柱国、越国公素，识达古今，经谋长远，比曾推轂，旧著威名，宜任以大兵，总为元帅，宣布朝风，振扬威武，擒剪叛亡，慰劳黎庶。军民事务，一以委之。”素复乘传至会稽。先是，泉州人王国庆，南安豪族也，杀刺史刘弘，据州为乱，诸亡贼皆归之。自以海路艰阻，非北人所习，不设备伍。素泛海掩至，国庆惶遽，弃州而走，余党散入海岛，或守溪洞。素分遣诸将，水陆追捕。乃密令人谓国庆曰：“尔之罪状，计不容诛。唯有斩送智慧，可以塞责。”国庆于是执送智慧，斩于泉州。自余支党，悉来降附，江南大定。上遣左领军将军独孤陀至浚仪迎劳。比到京师，问者日至。拜素子玄奖为仪同，赐黄金四十斤，加银瓶，实以金钱，缣三千段，马二百匹，羊二千口，公田百顷，宅一区。代苏威为尚书右仆射，与高颀专掌朝政。

素性疏而辩，高下在心，朝臣之内，颇推高颀，敬牛弘，厚接薛道衡，视苏威蔑如也。自余朝贵，多被陵轹。其才艺风调，优于高颀，至于推诚体国，处物平当，有宰相识度，不如颀远矣。

寻令素监营仁寿宫，素遂夷山堙谷，督役严急，作者多死，宫侧时闻鬼哭之声。及宫成，上令高颀前视，奏称颇伤绮丽，大损人丁，高祖不悦。素尤惧，计无所出，即于北门启独孤皇后曰：“帝王法有离宫别馆，今天下太平，造此一宫，何足损费！”后以此理谕上，上意乃解。于是赐钱百万，锦绢三千段。

十八年，突厥达头可汗犯塞，以素为灵州道行军总管，出塞讨之，赐物二千段，黄金百斤。先是，诸将与虏战，每虑胡骑奔突，皆以戎车步骑相参，輿鹿角为方阵，骑在其内。素谓人曰：“此乃自固之道，非取胜之方也。”于是悉除旧法，令诸军为骑阵。达头闻之大喜，曰：“此天赐我也。”因下马仰

天而拜，率精骑十余万而至。素奋击，大破之，达头被重创而遁，杀伤不可胜计，群虏号哭而去。优诏褒扬，赐缣二万匹，及万钉宝带。加子玄感位大将军，玄奖、玄纵、积善并上仪同。

素多权略，乘机赴敌，应变无方，然大抵驭戎严整，有犯军令者立斩之，无所宽贷。每将临寇，辄求人过失而斩之，多者百余人，少不下十数。流血盈前，言笑自若。及其对阵，先令一二百人赴敌，陷阵则已，如不能陷阵而还者，无问多少，悉斩之。又令三二百人复进，还如向法。将士股栗，有必死之心，由是战无不胜，称为名将。素时贵幸，言无不从，其从素征伐者，微功必录，至于他将，虽有大功，多为文吏所谴却。故素虽严忍，士亦以此愿从焉。

二十年，晋王广为灵朔道行军元帅，素为长史。王卑躬以交素。及为太子，素之谋也。

仁寿初，代高颀为尚书左仆射，赐良马百匹，牝马二百匹，奴婢百口。其年，以素为行军元帅，出云州击突厥，连破之。突厥退走，率骑追蹙，至夜而及之。将复战，恐贼越逸，令其骑稍后。于是亲将两骑，并降突厥二人，与虏并行，不之觉也。候其顿舍未定，趣后骑掩击，大破之。自是突厥远遁，碛南无复虏庭。以功进子玄感位为柱国，玄纵为淮南郡公。赏物二万段。

及献皇后崩，山陵制度，多出于素。上善之，下诏曰：

君为元首，臣则股肱，共治万姓，义同一体。上柱国、尚书左仆射、仁寿宫大监、越国公素，志度恢弘，机鉴明远，怀佐时之略，包经国之才。王业初基，霸图肇建，策名委质，受脤出师，擒剪凶魁，克平虢、郑。频承庙算，扬旂江表，每稟戎律，长驱塞阴，南指而吴越肃清，北临而獯豸摧服。自居端揆，参赞机衡，当朝正色，直言无隐。论文则词藻纵横，语武

则权奇间出。既文且武，唯朕所命，任使之处，夙夜无怠。献皇后奄离六宫，远日云及，莹兆安厝，委素经营。然葬事依礼，唯卜泉石，至如吉凶，不由于此。素义存奉上，情深体国，欲使幽明俱泰，宝祚无穷。以为阴阳之书，圣人所作，祸福之理，特须审慎。乃遍历川原，亲自占择，纤介不善，即更寻求，志图元吉，孜孜不已。心力备尽，人灵协赞，遂得神皋福壤，营建山陵。论素此心，事极诚孝，岂与夫平戎定寇比其功业？非唯廊庙之器，实是社稷之臣，若不加褒赏，何以申兹劝励？可别封一子义康郡公，邑万户，子子孙孙，承袭不绝。馀如故。

并赐田三十顷，绢万段，米万石，金钵一，实以金，银钵一，实以珠，并绫锦五百段。

时素贵宠日隆，其弟约、从父文思、弟文纪，及族父异，并尚书列卿。诸子无汗马之劳，位至柱国、刺史。家僮数千，后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。第宅华侈，制拟宫禁。有鲍亨者，善属文，殷胄者，工草隶，并江南士人，因高智慧没为家奴。亲戚故吏，布列清显，素之贵盛，近古未闻。炀帝初为太子，忌蜀王秀，与素谋之，构成其罪，后竟废黜。朝臣有违忤者，虽至诚体国，如贺若弼、史万岁、李纲、柳彧等，素皆阴中之。若有附会及亲戚，虽无才用，必加进擢。朝廷靡然，莫不畏附。唯兵部尚书柳述，以帝婿之重，数于上前面折素。大理卿梁毗，抗表上言素作威作福。上渐疏忌之，后因出敕曰：“仆射国之宰辅，不可躬亲细务，但三五日一度向省，评论大事。”外示优崇，实夺之权也。终仁寿之末，不复通判省事。上赐王公以下射，素箭为第一，上手以外国所献金精盘，价直巨万，以赐之。四年，从幸仁寿宫，宴赐重叠。

及上不豫，素与兵部尚书柳述、黄门侍郎元岩等入阁侍疾。时皇太子入居大宝殿，虑上有不讳，须豫防拟，乃手自为书，

封出问素。素录出事状以报太子。宫人误送上所，上览而大恚。所宠陈贵人又言太子无礼。上遂发怒，欲召庶人勇。太子谋之于素，素矫诏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，门禁出入，并取宇文述、郭衍节度，又令张衡侍疾。上以此日崩，由是颇有异论。

汉王谅反，遣茹茹天保来据蒲州，烧断河桥。又遣王聃子率数万人并力拒守。素将轻骑五千袭之，潜于渭口宵济，迟明击之，天保败走，聃子惧而以城降。有诏征还。初，素将行也，计日破贼，皆如所量。帝于是以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、河北安抚大使，率众数万讨谅。时晋、绛、吕三州并为谅城守，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。谅遣赵子开拥众十余万，策绝径路，屯据高壁，布阵五十里。素令诸将以兵临之，自引奇兵潜入霍山，缘崖谷而进，直指其营，一战破之，杀伤数万。谅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罗屯介休，闻素至，惧，弃城而走。进至清源，去并州三十里，谅率其将王世宗、赵子开、萧摩诃等，众且十万，来拒战。又击破之，擒萧摩诃。谅退保并州，素进兵围之，谅穷蹙而降，余党悉平。帝遣素弟修武公约贲手诏劳素曰：

我有隋之御天下也，于今二十有四年，虽复外夷侵叛，而内难不作，修文偃武，四海晏然。朕以不天，衔恤在疚，号天叩地，无所逮及。朕本以籓王，谬膺储两，复以庸虚，纂承鸿业。天下者，先皇之天下也，所以战战兢兢，弗敢失坠，况复神器之重，生民之大哉！贼谅包藏祸心，自幼而长，羊质兽心，假托名誉，不奉国讳，先图叛逆，违君父之命，成莫大之罪。诳惑良善，委任奸回，称兵内侮，毒流百姓。私假署置，擅相谋戮，小加大，少凌长，民怨神怒，众叛亲离，为恶不同，同归于乱。朕寡兄弟，犹未忍及言，是故开关门而待寇，揖干戈而不发。朕闻之，天生蒸民，为之置君，仰惟先旨，每以子民为念，朕岂得枕伏苫庐，颠而不救也！大义灭亲，《春秋》高

义，周旦以诛二叔，汉启乃戮七藩，义在兹乎？事不获已，是以授公戎律，问罪太原。且逆子贼臣，何代不有，岂意今者，近出家国。所叹荼毒甫尔，便及此事。由朕不能和兄弟，不能安苍生，德泽未弘，兵戈先动，贼乱者止一从，涂炭者乃众庶。非唯寅畏天威，亦乃孤负付嘱，薄德厚耻，愧乎天下。

公乃先朝功臣，勋庸克茂。至如皇基草创，百物惟始，便匹马归朝，诚识兼至。汴部郑州，风卷秋箝，荆南塞北，若火燎原，早建殊勋，夙著诚节。及献替朝端，具瞻惟允，爰弼朕躬，以济时难，昔周勃、霍光，何以加也！贼乃窃据蒲州，关梁断绝，公以少击众，指期平殄。高壁据岭，抗拒官军，公以深谋，出其不意，雾廓云除，冰消瓦解，长驱北迈，直趣巢窟。晋阳之南，蚁徒数万，谅不量力，犹欲举斧。公以棱威外讨，发愤于内，忘身殉义，亲当矢石。兵刃暂交，鱼溃鸟散，僵尸蔽野，积甲若山。谅遂守穷城，以拒鈇钺。公董率骁勇，四面攻围，使其欲战不敢，求走无路，智力俱尽，面缚军门。斩将搴旗，伐叛柔服，元恶既除，东夏清晏，嘉庸茂绩，于是乎在。昔武安平赵，淮阴定齐，岂若公远而不劳，速而克捷者也！朕殷忧谅闇，不得亲御六军，未能问道于上庠，遂使劬劳于行阵。言念于此，无忘寝食。公乃建累世之元勋，执一心之确志。古人有言曰：“疾风知劲草，世乱有诚臣。”公得之矣。乃铭之常鼎，岂止书勋竹帛哉！功绩克谐，哽叹无已。稍冷，公如宜。军旅务殷，殊当劳虑，故遣公弟，指宣往怀。迷塞不次。

素上表陈谢曰：

臣自惟虚薄，志不及远，州郡之职，敢惮劬劳，卿相之荣，无阶观望。然时逢昌运，王业惟始，虽涓流赴海，诚心屡竭，轻尘集岳，功力盖微。徒以南阳里闾，丰沛子弟，高位重爵，荣显一时。遂复入处朝端，出总戎律，受文武之任，预帷幄之

谋。岂臣才能，实由恩泽。欲报之德，义极昊天。伏惟陛下照重离之明，养继天之德，牧臣于疏远，照臣以光晖，南服降枉道之书，春宫奉肃成之旨。然草木无识，尚荣枯候时，况臣有心，实自效无路。尽夜回徨，寝食惭惕，常惧朝露奄至，虚负圣慈。贼谅包藏祸心，有自来矣，因幸国哀，便肆凶逆，兴兵晋、代，摇荡山东。陛下拔臣于凡流，授臣以戎律，蒙心膂之寄，稟平乱之规。萧王赤心，人皆以死，汉皇大度，天下争归，妖寇廓清，岂臣之力！曲蒙使臣弟约赉诏书问劳，高旨峻笔，有若天临，洪恩大泽，便同海运。悲欣惭惧，五情振越，虽百殒微躯，无以一报。

其月还京师，因从驾幸洛阳，以素领营东京大监。以平谅之功，拜其子万石、仁行、侄玄挺皆仪同三司，赉物五万段，绮罗千匹，谅之妓妾二十人。大业元年，迁尚书令，赐东京甲第一区，物二千段。寻拜太子太师，馀官如故。前后赏锡，不可胜计。明年，拜司徒，改封楚公，真食二千五百户。其年，卒官。谥曰景武，赠光禄大夫、太尉公、弘农河东绛郡临汾文城河内汲郡长平上党西河十郡太守。给辇车，班剑四十人，前后部羽葆鼓吹，粟麦五千石，物五千段。鸿胪监护丧事。帝又下诏曰：“夫铭功彝器，纪德丰碑，所以垂名迹于不朽，树风声于没世。故楚景武公素，茂绩元勋，劬劳王室，竭尽诚节，协赞朕躬。故以道迈三杰，功参十乱。未臻遐寿，遽揖清徽。春秋递代，方绵岁祀，式播雕篆，用图勋德，可立碑宰隧，以彰盛美。”素尝以五言诗七百字赠番州刺史薛道衡，词气宏拔，风韵秀上，亦为一时盛作。未几而卒，道衡叹曰：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岂若是乎！”有集十卷。

素虽有建立之策及平杨谅功，然特为帝所猜忌，外示殊礼，内情甚薄。太史言隋分野有大丧，因改封于楚。楚与隋同分，

欲以此厌当之。素寝疾之日，帝每令名医诊候，赐以上药。然密问医人，恆恐不死。素又自知名位已极，不肯服药，亦不将慎，每语弟约曰：“我岂须更活耶？”素贪冒财货，营求产业。东、西二京，居宅侈丽，朝毁夕复，营缮无已。爰及诸方都会处，邸店、水碓并利田宅以千百数，时议以此鄙之。子玄感嗣，别有传。诸子皆坐玄感诛死。

约字惠伯，素异母弟也。在童儿时，尝登树堕地，为查所伤，由是竟为宦者。性好沉静，内多谲诈，好学强记。素友爱之，凡有所为，必先筹于约而后行之。在周末，以素军功，赐爵安城县公，拜上仪同三司。高祖受禅，授长秋卿。久之，为邵州刺史，入为宗正少卿，转大理少卿。

时皇太子无宠，而晋王广规欲夺宗，以素幸于上，而雅信约。于是用张衡计，遣宇文述大以金宝赂遗于约，因通王意，说之曰：“夫守正履道，固人臣之常致，反经合义，亦达者之令图。自古贤人君子，莫不与时消息，以避祸患。公之兄弟，功名盖世，当途用事，有年岁矣。朝臣为足下家所屈辱者，可胜数哉！又储宫以所欲不行，每切齿于执政。公虽自结于人主，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。主上一旦弃群臣，公亦何以取庇？今皇太子失爱于皇后，主上素有废黜之心，此公所知也。今若请立晋王，在贤兄之口耳。诚能因此时建大功，王必镌铭于骨髓，斯则去累卵之危，成太山之安也。”约然之，因以白素。素本凶险，闻之大喜，乃抚掌而对曰：“吾之智思，殊不及此，赖汝起予。”约知其计行，复谓素曰：“今皇后之言，上无不用，宜因机会，早自结托，则匪唯长保荣禄，传祚子孙，又晋王倾身礼士，声名日盛，躬履节俭，有主上之风，以约料之，必能安天下。兄若迟疑，一旦有变，令太子用事，恐祸至无日矣。”素遂行其策，太子果废。

及晋王入东宫，引约为左庶子，改封修武县公，进位大将军。及素被高祖所疏，出约为伊州刺史。入朝仁寿宫，遇高祖崩，遣约入朝，易留守者，缢杀庶人勇，然后陈兵集众，发高祖凶问。炀帝闻之曰：“令兄之弟，果堪大任。”即位数日，拜内史令。约有学术，兼达时务，帝甚任之。后数载，加位右光禄大夫。

后帝在东都，令约诣京师享庙，行至华阴，见其兄墓，遂枉道拜哭，为宪司所劾，坐是免官。未几，拜淅阳太守。其兄子玄感，时为礼部尚书，与约恩义甚笃。既怆分离，形于颜色，帝谓之曰：“公比忧瘁，得非为叔邪？”玄感再拜流涕曰：“诚如圣旨。”帝亦思约废立功，由是征入朝。未几，卒，以素子玄挺后之。

文思字温才，素从叔也。父宽，魏左仆射，周小冢宰。文思在周，年十一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寻以父功，封新丰县子，邑五百户。天和初，治武都太守，十姓獠反，文思讨平之，复治翼州事。党项羌叛，文思率州兵讨平之。进击资中、武康、隆山生獠及东山獠，并破之。后从陈王攻齐河阴城，又从武帝攻拔晋州，以勋进授上仪同三司，改封永宁县公，增邑至千户。寿阳刘叔仁作乱，从清河公宇文神举讨之，战于砖井，在阵生擒叔仁。又别从王谊破贼于鲤鱼栅。其后累以军功，迁果毅右旅下大夫。高祖为丞相，从韦孝宽拒尉迥于武陟。迥遣其将李围俊怀州，与行军总管宇文述击走之。破尉悆，平鄴城，皆有功，进授上大将军，改封洛川县公。寻拜隆州刺史。开皇元年，进爵正平郡公，加邑二千户。后为魏州刺史，甚有惠政，及去职，吏民思之，为立碑颂德。转冀州刺史。炀帝嗣位，征为民部尚书。转纳言，改授右光禄大夫。从幸江都宫，以足疾不堪趋奏，复授民部尚书，加位左光禄大夫。卒

官，时年七十。谥曰定。初，文思当袭父爵，自以非嫡，遂让封于弟文纪，当世多之。

文纪字温范，少刚正，有器局。在周袭爵华山郡公，邑二千七百户。自右侍上士累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安州总管长史。将兵迎陈降将李瑗于齐安，与陈将周法尚军遇，击走之。以功进授开府，入为虞部下大夫。高祖为丞相，改封汾阴县公。从梁睿讨王谦，以功进授上大将军。前后增邑三千户。拜资州刺史。入为宗正少卿，坐事除名。后数载，复其爵位，拜熊州刺史。改封上明郡公。除宗正卿。兼给事黄门侍郎，判礼部尚书事。仁寿二年，迁荆州总管。岁余，卒官，时年五十八。谥曰恭。

史臣曰：杨素少而轻侠，倨傲不羁，兼文武之资，包英奇之略，志怀远大，以功名自许。高祖龙飞，将清六合，许以腹心之奇，每当推毂之重。扫妖氛于牛斗，江海无波；摧骁骑于龙庭，匈奴远遁。考其夷凶静乱，功臣莫居其右；览其奇策高文，足为一时之杰。然专以智诈自立，不由仁义之道，阿谀时主，高下其心。营构离宫，陷君于奢侈；谋废冢嫡，致国于倾危。终使宗庙丘墟，市朝霜露，究其祸败之源，实乃素之由也。幸而得死，子为乱阶，坟土未干，阖门殄戮，丘陇发掘，宗族诛夷。则知积恶馀殃，信非徒语。多行无礼必自及，其斯之谓欤！约外示温柔，内怀狡算，为蛇画足，终倾国本，俾无遗育，宜哉！

列传第十四

牛弘

牛弘，字里仁，安定鹑觚人也，本姓袁氏。祖炽，郡中正。父允，魏侍中、工部尚书、临泾公，赐姓为牛氏。弘初在襁褓，有相者见之，谓其父曰：“此儿当贵，善爱养之。”及长，须貌甚伟，性宽裕，好学博闻。在周，起家中外府记室、内史上士。俄转纳言上士，专掌文翰，甚有美称。加威烈将军、员外散骑侍郎，修起居注。其后袭封临泾公。宣政元年，转内史下大夫，进位使持节、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开皇初，迁授散骑常侍、秘书监。弘以典籍遗逸，上表请开献书之路，曰：

经籍所兴，由来尚矣。爰画肇于庖羲，文字生于苍颉。圣人所以弘宣教导，博通古今，扬于王庭，肆于时夏。故尧称至圣，犹考古道而言；舜其大智，尚观古人之象。《周官》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，及四方之志。武王问黄帝、颡顛之道，太公曰：“在《丹书》。”是知握符御历，有国有家者，曷尝不以《诗》、《书》而为教，因礼乐而成功也。昔周德既衰，旧经紊弃。孔子以大圣之才，开素王之业，宪章祖述，制《礼》刊《诗》，正五始而修《春秋》，阐《十翼》而弘《易》道。治国立身，作范垂法。及秦皇驭宇，吞灭诸侯，任用威力，事不师古，始下焚书之令，行偶语之刑。先王坟籍，扫地皆尽。本既先亡，从而颠覆。臣以图讖言之，经典盛衰，信有徵数。此

则书之一厄也。汉兴，改秦之弊，敦尚儒术，建藏书之策，置校书之官，屋壁山岩，往往间出。外有太常、太史之藏，内有延阁、秘书之府。至孝成之世，亡逸尚多，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，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。汉之典文，于斯为盛。及王莽之末，长安兵起，宫室图书，并从焚烬。此则书之二厄也。光武嗣兴，尤重经诂，未及下车，先求文雅。于是鸿生巨儒，继踵而集，怀经负帙，不远斯至。肃宗亲临讲肄，和帝数幸书林，其兰台、

石室，鸿都、东观，秘牒填委，更倍于前。及孝献移都，吏民扰乱，图书缣帛，皆取为帷囊。所收而西，裁七十余乘。属西京大乱，一时燔荡。此则书之三厄也。魏文代汉，更集经典，皆藏在秘书、内外三阁，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。时之论者，美其殊紫有别。晋氏承之，文籍尤广。晋秘书监荀勖定魏《内经》，更著《新簿》。虽古文旧简，犹云有缺，新章后录，鸠集已多，足得恢弘正道，训范当世。属刘、石凭陵，京华覆灭，朝章国典，从而失坠。此则书之四厄也。永嘉之后，寇窃竞兴。因河据洛，跨秦带赵。论其建国立家，虽传名号，宪章礼乐，寂灭无闻。刘裕平姚，收其图籍，五经子史，才四千卷，皆赤轴青纸，文字古拙。僭伪之盛，莫过二秦，以此而论，足可明矣。故知衣冠轨物，图画记注，播迁之余，皆归江左。晋、宋之际，学艺为多，齐、梁之间，经史弥盛。宋秘书丞王俭，依刘氏《七略》，撰为《七志》。梁人阮孝绪，亦为《七录》。总其书数，三万余卷。及侯景渡江，破灭梁室，秘省经籍，虽从兵火，其文德殿内书史，宛然犹存。萧绎据有江陵，遣将破平侯景，收文德之书，及公私典籍，重本七万余卷，悉送荆州。故江表图书，因斯尽萃于绎矣。及周师入郢，绎悉焚之于外城，所收十才一二。此则书之五厄也。后魏爰自幽方，迁宅伊、洛，

日不暇给，经籍阙如。周氏创基关右，戎车未息。保定之始，书止八千，后加收集，方盈万卷。高氏据有山东，初亦采访，验其本目，残缺犹多。及东夏初平，获其经史，四部重杂，三万余卷。所益旧书，五千而已。今御书单本，合一万五千余卷，部帙之间，仍有残缺。比梁之旧目，止有其半。至于阴阳河洛之篇，医方图谱之说，弥复为少。臣以经书自仲尼已后，迄于当今，年逾千载，数遭五厄，兴集之期，属膺圣世。伏惟陛下受天明命，君临区宇，功无与二，德冠往初。自华夏分离，彝伦攸斁，其间虽霸王递起，而世难未夷，欲崇儒业，时或未可。今土宇迈于三王，民黎盛于两汉，有人有时，正在今日。方当大弘文教，纳俗升平，而天下图书，尚有遗逸，非所以仰协圣情，流训无穷者也。臣史籍是司，寝兴怀惧。昔陆贾奏汉祖云“天下不可马上治之”，故知经邦立政，在于典谟矣。为国之本，莫此攸先。今秘藏见书，亦足披览，但一时载籍，须令大备。不可王府所无，私家乃有。然士民殷杂，求访难知，纵有知者，多怀吝惜，必须勒之以天威，引之以微利。若猥发明诏，兼开购赏，则异典必臻，观阁斯积，重道之风，超于前世，不亦善乎！伏愿天鉴，少垂照察。

上纳之，于是下诏：献书一卷，赉缣一匹。一二年间，篇籍稍备。进爵奇章郡公，邑千五百户。

三年，拜礼部尚书，奉敕修撰《五礼》，勒成百卷，行于当世。弘请依古制修立明堂，上议曰：

窃谓明堂者，所以通神灵，感天地，出教化，崇有德。《孝经》曰：“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”《祭义》云：“祀于明堂，教诸侯孝也。”黄帝曰合宫，尧曰五府，舜曰总章，布政兴治，由来尚矣。《周官·考工记》曰：“夏后氏世室，堂修二七，广四修一。”郑玄注云：“修十四步，其广益以四

分修之一，则堂广十七步半也。”“殷人重屋，堂修七寻，四阿重屋。”郑云：“其修七寻，广九寻也。”“周人明堂，度九尺之筵，南北七筵，五室，凡室二筵。”郑云：“此三者，或举宗庙，或举王寝，或举明堂，互言之，明其同制也。”马融、王肃、干宝所注，与郑亦异，今不具出。汉司徒马宫议云：“夏后氏世室，室显于堂，故命以室。殷人重屋，屋显于堂，故命以屋。周人明堂，堂大于夏室，故命以堂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，周人明堂，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。

“若据郑玄之说，则夏室大于周堂，如依马宫之言，则周堂大于夏室。后王转文，周大为是。但宫之所言，未详其义。此皆去圣久远，礼文残缺，先儒解说，家异人殊。郑注《玉藻》亦云：“宗庙路寝，与明堂同制。”《王制》曰：“寝不逾庙。

“明大小是同。今依郑玄注，每室及堂，止有一丈八尺，四壁之外，四尺有余。若以宗庙论之，祫享之时，周人旅酬六尸，并后稷为七，先公昭穆二尸，先王昭穆二尸，合十一尸，三十六主，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，愚不及此。若以正寝论之，例须朝宴。据《燕礼》：“诸侯宴，则宾及卿大夫脱屣升坐。

“是知天子宴，则三公九卿并须升堂。《燕义》又云：“席，小卿次上卿。”言皆侍席。止于二筵之间，岂得行礼？若以明堂论之，总享之时，五帝各于其室。设青帝之位，须于木室之内，少北西面。太昊从食，坐于其西，近南北面。祖宗配享者，又于青帝之南，稍退西面。丈八之室，神位有三，加以簠簋笾豆，牛羊之俎，四海九州美物咸设，复须席上升歌，出樽反坫，揖让升降，亦以隘矣。据兹而说，近是不然。

案刘向《别录》及马宫、蔡邕等所见，当时有《古文明堂礼》、《王居明堂礼》、《明堂图》、《明堂大图》、《明堂阴阳》、《太山通义》、《魏文侯孝经传》等，并说古明堂之事。其书皆

亡，莫得而正，今《明堂月令》者，郑玄云：“是吕不韦著，《春秋十二纪》之首章，礼家钞合为记。”蔡邕、王肃云：“周公所作《周书》内有《月令》第五十三，即此也。各有证明，文多不载。束皙以为夏时之书。”刘献云：“不韦鸠集儒者，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。不韦安能独为此记？”今案不得全称《周书》，亦未可即为秦典，其内杂有虞、夏、殷、周之法，皆圣王仁恕之政也。蔡邕具为章句，又论之曰：“明堂者，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。夏后氏曰世室，殷人曰重屋，周人曰明堂。东曰青阳，南曰明堂，西曰总章，北曰玄堂，内曰太室。圣人南面而听，向明而治，人君之位莫不正焉。故虽有五名，而主以明堂也。制度之数，各有所依。堂方一百四十四尺，坤之策也，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，乾之策也。太庙明堂方六丈，通天屋径九丈，阴阳九六之变，且圆盖方覆，九六之道也。八闼以象卦，九室以象州，十二宫以应日辰。三十六户，七十二牖，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。户皆外设而不闭，示天下以不藏也。通天屋高八十一尺，黄钟九九之实也。二十八柱布四方，四方七宿之象也。堂高三尺，以应三统，四向五色，各象其行。水阔二十四丈，象二十四气，于外以象四海。王者之大礼也。观其模范天地，则象阴阳，必据古文，义不虚出。今若直取《考工》，不参《月令》，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，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。汉代二京所建，与此说悉同。

建安之后，海内大乱，京邑焚烧，宪章混绝。魏氏三方未平，无闻兴造。晋则侍中裴頠议曰：“尊祖配天，其义明著，而庙宇之制，理据未分。宜可直为一殿，以崇严父之祀，其余杂碎，一皆除之。”宋、齐已还，咸率兹礼。此乃世之通儒，时无思术，前王盛事，于是不行。后魏代都所造，出自李冲，三三相重，合为九室。檐不覆基，房间通街，穿凿处多，迄无

可取。及迁宅洛阳，更加营构，五九纷竞，遂至不成，宗配之事，于焉靡托。

今皇猷遐阐，化覃海外，方建大礼，垂之无穷。弘等不以庸虚，谬当议限。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？《尚书帝命验》曰：“帝者承天立五府，赤曰文祖，黄曰神斗，白曰显纪，黑曰玄矩，苍曰灵府。”郑玄注曰：“五府与周之明堂同矣。”且三代相沿，多有损益，至于五室，确然不变。夫室以祭天，天实有五，若立九室，四无所用。布政视朔，自依其辰。郑司农云：“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。”不云居室。郑玄亦言：“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。”《礼图》画个，皆在堂偏，是以须为五室。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？《孝经援神契》曰：“明堂者，上圆下方，八窗四达，布政之宫。”《礼记·盛德篇》曰：“明堂四户八牖，上圆下方。”《五经异义》称讲学大夫淳于登亦云：“上圆下方。”郑玄同之。是以须为圆方。明堂必须重屋者何？案《考工记》，夏言“九阶，四旁两夹窗，门堂三之二，室三之一。”殷、周不言者，明一同夏制。殷言“四阿重屋”，周承其后不言屋，制亦尽同可知也。”其“殷人重屋”之下，本无五室之文，郑注云：“五室者，亦据夏以知之。”明周不云重屋，因殷则有，灼然可见。《礼记·明堂位》曰：“太庙天子明堂。”言鲁为周公之故，得用天子礼乐，鲁之太庙与周之明堂同。又曰：“复庙重檐，刮楹达向，天子之庙饰。”郑注：“复庙，重屋也。”据庙既重屋，明堂亦不疑矣。《春秋》文公十三年：“太室屋坏。”《五行志》曰：“前堂曰太庙，中央曰太室，屋其上重者也。”服虔亦云：“太室，太庙太室之上屋也。”《周书·作洛篇》曰：“乃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，咸有四阿反玷，重亢重廊。”孔晁注曰：“重亢累栋，重廊累屋也。”依《黄图》所载，汉之宗庙皆为重屋。

此去古犹近，遗法尚在，是以须为重屋。明堂必须为辟雍者何？

《礼记·盛德篇》云：“明堂者，明诸侯尊卑也。外水曰辟雍。”《明堂阴阳录》曰：“明堂之制，周圆行水，左旋以象天，内有太室以象紫宫。”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。然马宫、王肃以为明堂、辟雍、太学同处，蔡邕、卢植亦以为明堂、灵台、辟雍、太学同实异名。邕云：“明堂者，取其宗祀之清貌，则谓之清庙，取其正室，则曰太室，取其堂，则曰明堂，取其四门之学，则曰太学，取其周水圆如璧，则曰璧雍。其实一也。

“其言别者，《五经通义》曰：“灵台以望气，明堂以布政，辟雍以养老教学。”三者不同。袁准、郑玄亦以为别。历代所疑，岂能辄定？今据《郊祀志》云：“欲治明堂，未晓其制。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《明堂图》，一殿无壁，盖之以茅，水圆宫垣，天子从之。”以此而言，其来则久。汉中元二年，起明堂、辟雍、灵台于洛阳，并别处。然明堂亦有壁水，李尤《明堂铭》云“流水洋洋”是也。以此须有辟雍。

夫帝王作事，必师古昔，今造明堂，须以《礼经》为本。形制依于周法，度数取于《月令》，遗阙之处，参以馀书，庶使该详沿革之理。其五室九阶，上圆下方，四阿重屋，四旁两门，依《考工记》、《孝经》说。堂方一百四十四尺，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，太室方六丈，通天屋径九丈，八达二十八柱，堂高三尺，四向五色，依《周书·月令》论。殿垣方在内，水周如外，水内径三百步，依《太山盛德记》、《觐礼经》。仰观俯察，皆有则象，足以尽诚上帝，祇配祖宗，弘风布教，作范于后矣。弘等学不稽古，辄申所见，可否之宜，伏听裁择。

上以时事草创，未遑制作，竟寝不行。

六年，除太常卿。九年，诏改定雅乐，又作乐府歌词，撰定圆丘五帝凯乐，并议乐事。弘上议云：

谨案《礼》，五声、六律、十二管还相为宫。《周礼》奏黄钟，歌大吕，奏太簇，歌应钟，皆是旋相为宫之义。蔡邕《明堂月令章句》曰：“孟春月则太簇为宫，姑洗为商，蕤宾为角，南吕为徵，应钟为羽，大吕为变宫，夷则为变徵。他月放此。”故先王之作律吕也，所以辩天地四方阴阳之声。扬子云曰：“声生于律，律生于辰。”故律吕配五行，通八风，历十二辰，行十二月，循环转运，义无停止。譬如立春木王火相，立夏火王土相，季夏余分，土王金相，立秋金王水相，立冬水王木相。还相为宫者，谓当其王月，名之为宫。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，十三月不以太簇为宫，便是春木不王，夏王不相，岂不阴阳失度，天地不通哉？刘歆《钟律书》云：“春宫秋律，百卉必凋；秋宫春律，万物必荣；夏宫冬律，雨雹必降；冬宫夏律，雷必发声。”以斯而论，诚为不易。且律十二，今直为黄钟一均，唯用七律，以外五律，竟复何施？恐失圣人制作本意。故须依礼作还相为宫之法。

上曰：“不须作旋相为宫，且作黄钟一均也。”弘又论六十律不可行：

谨案《续汉书·律历志》，元帝遣韦玄成问京房于乐府，房对：“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。六十律相生之法，以上生下，皆三生二，以下生上，皆三生四。阳下生阴，阴上生阳，终于中吕，而十二律毕矣。中吕上生执始，执始下生去灭，上下相生，终于南事，六十律毕矣。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，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，冬至之声，以黄钟为宫，太簇为商，姑洗为角，林钟为徵，南吕为羽，应钟为变宫，蕤宾为变徵。此声气之元，五音之正也。故各统一日。其余以次运行，当日者各自为宫，而商徵以类从焉。”房又曰：“竹声不可以度调，故作准以定数。准之状如瑟，长一丈而十三弦，隐间九尺，以应黄

钟之律九寸。中央一弦，下画分寸，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。”执始之类，皆房自造。房云受法于焦延寿，未知延寿所承也。至元和年，待诏候钟律殷彤上言：“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。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其子宣，愿召宣补学官，主调乐器。“大史丞弘试宣十二律，其中二，其四不中，其六不知何律，宣遂罢。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。熹平年，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问准意。光等不知，归阅旧藏，乃得其器，形制如房书，犹不能定其弦缓急，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。其可以相传者，唯大榘常数及候气而已。据此而论，京房之法，汉世已不能行。沈约《宋志》曰：“详案古典及今音家，六十律无施于乐。”《礼》云“十二管还相为宫”，不言六十。《封禅书》云：“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，破为二十五弦。”假令六十律为乐，得成亦所不用。取“大乐必易，大礼必简”之意也。

又议曰：

案《周官》云：“大司乐掌成均之法。”郑众注云：“均，调也。乐师主调其音。”《三礼义宗》称：“《周官》奏黄钟者，用黄钟为调，歌大吕者，用大吕为调。奏者谓堂下四悬，歌者谓堂上所歌。但一祭之间，皆用二调。”是知据宫称调，其义一也。明六律六吕迭相为宫，各自为调。今见行之乐，用黄钟之宫，乃以林钟为调，与古典有违。晋内书监荀勖依典记，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，制十二笛。黄钟之笛，正声应黄钟，下徵应林钟，以姑洗为清角。大吕之笛，正声应大吕，下徵应夷则。以外诸均，例皆如是。然今所用林钟，是勖下徵之调。不取其正，先用其下，于理未通，故须改之。

上甚善其义，诏弘与姚察、许善心、何妥、虞世基等正定新乐，事在《音律志》。是后议置明堂，诏弘条上故事，议其得失，事在《礼志》。上甚敬重之。

时杨素恃才矜贵，轻侮朝臣，唯见弘未当不改容自肃。素将击突厥，诣太常与弘言别。弘送素至中门而止，素谓弘曰：“大将出征，故来叙别，何相送之近也？”弘遂揖而退。素笑曰：“奇章公可谓其智可及，其愚不可及也。”亦不以屑怀。

寻授大将军，拜吏部尚书。时高祖又令弘与杨素、苏威、薛道衡、许善心、虞世基、崔子发等并召诸儒，论新礼降杀轻重。弘所立议，众咸推服之。仁寿二年，献皇后崩，三公已下不能定其仪注。杨素谓弘曰：“公旧学，时贤所仰，今日之事，决在于公。”弘了不辞让，斯须之间，仪注悉备，皆有故实。素叹曰：“衣冠礼乐，尽在此矣，非吾所及也！”弘以三年之丧，祥禫具有降杀，期服十一月而练者，无所象法，以闻于高祖，高祖纳焉。下诏除期练之礼，自弘始也。弘在吏部，其选举先德行而后文才，务在审慎。虽致停缓，所有进用，并多称职。吏部侍郎高孝基，鉴赏机晤，清慎绝伦，然爽俊有余，迹似轻薄，时宰多以此疑之。唯弘深识其真，推心委任。隋之选举，于斯为最。时论弥服弘识度之远。

炀帝之在东宫也，数有诗书遗弘，弘亦有答。及嗣位之后，尝赐弘诗曰：“晋家山吏部，魏世卢尚书，莫言先哲异，奇才并佐余。学行敦时俗，道素乃冲虚，纳言云阁上，礼仪皇运初。彝伦欣有叙，垂拱事端居。”其同被赐诗者，至于文词赞扬，无如弘美。大业二年，进位上大将军。三年，改为右光禄大夫。从拜恆岳，坛场珪币，墀峙牲牢，并弘所定。还下太行，炀帝尝引入内帐，对皇后赐以同席饮食。其礼遇亲重如此。弘谓其诸子曰：“吾受非常之遇，荷恩深重。汝等子孙，宜以诚敬自立，以答恩遇之隆也。”六年，从幸江都。其年十一月，卒于江都郡，时年六十六。帝伤惜之，赠甚厚。归葬安定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光禄大夫、文安侯，谥曰宪。

弘荣宠当世，而车服卑俭，事上尽礼，待下以仁，讷于言而敏于行。上尝令其宣敕，弘至阶下，不能言，退还拜谢，云：“并忘之。”上曰：“传语小辩，故非宰臣任也。”愈称其质直。大业之世，委遇弥隆。性宽厚，笃志于学，虽职务繁杂，书不释手。隋室旧臣，始终信任，悔吝不及，唯弘一人而已。有弟曰弼，好酒而酗，尝因醉，射杀弘驾车牛。弘来还宅，其妻迎谓之曰：“叔射杀牛矣。”弘闻之，无所怪问，直答云：“作脯。”坐定，其妻又曰：“叔忽射杀牛，大是异事！”弘曰：“已知之矣。”颜色自若，读书不辍。其宽和如此。有文集十三卷行于世。

长子方大，亦有学业，官至内史舍人。次子方裕，性凶险无人心，从幸江都，与裴虔通等同谋弑逆，事见《司马德勘传》。

史臣曰：牛弘笃好坟籍，学优而仕，有淡雅之风，怀旷远之度，采百王之损益，成一代之典章，汉之叔孙，不能尚也。绸缪省闼，三十余年，夷险不渝，始终无际。虽开物成务，非其所长，然澄之不清，混之不浊，可谓大雅君子矣。子实不才，崇基不构，干纪犯义，以坠家风，惜哉！

列传第十五

宇文庆

宇文庆，字神庆，河南洛阳人也。祖金殿，魏征南大将军，仕历五州刺史、安吉侯。父显和，夏州刺史。庆沉深有器局，少以聪敏见知。周初，受业东观，颇涉经史。既而谓人曰：“书足记姓名而已，安能久事笔砚，为腐儒之业！”于时文州民夷相聚为乱，庆应募从征。贼据保岩谷，径路悬绝，庆束马而进，袭破之，以功授都督。卫王直之镇山南也，引为左右。庆善射，有胆气，好格猛兽，直甚壮之。稍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柱国府掾。及诛宇文护，庆有谋焉，进授骠骑大将军，加开府。后从武帝攻河阴，先登攀堞，与贼短兵接战，良久，中石乃坠，绝而后苏。帝劳之曰：“卿之馀勇，可以贾人也。”复从武帝拔晋州。其后齐师大至，庆与宇文宪轻骑而覘，卒与贼相遇，为贼所窘。宪挺身而遁，庆退据汾桥，众贼争进，庆引弓射之，所中人马必倒，贼乃稍却。及破高纬，拔高壁，克并州，下信都，禽高潜，功并居最。周武帝诏曰：“庆勋庸早著，英望华远，出内之绩，简在朕心。戎车自西，俱总行阵，东夏荡定，实有茂功。高位縻礼，宜崇荣册。”于是进位大将军，封汝南郡公，邑千六百户。寻以行军总管击延安反胡，平之，拜延州总管。俄转宁州总管。高祖为丞相，复以行军总管南征江表。师次白帝，征还，以劳进位上大将军。高祖与庆有

旧，甚见亲待，令督丞相军事，委以心腹。寻加柱国。开皇初，拜左武卫将军，进位上柱国。数年，出除凉州总管。岁余，征还，不任以职。

初，上潜龙时，尝从容与庆言及天下事，上谓庆曰：“天元实无积德，视其相貌，寿亦不长。加以法令繁苛，耽恣声色，以吾观之，殆将不久。又复诸侯微弱，各令就国，曾无深根固本之计。羽翮既剪，何能及远哉！尉迥贵戚，早著声望，国家有衅，必为乱阶。然智量庸浅，子弟轻佻，贪而少惠，终致亡灭。司马消难反覆之虏，亦非池内之物，变成俄顷，但轻薄无谋，未能为害，不过自窜江南耳。庸、蜀险隘，易生艰阻，王谦愚蠢，素无筹略，但恐为人所误，不足为虞。”未几，上言皆验。及此，庆恐上遗忘，不复收用，欲见旧蒙恩顾，具录前言为表而奏之曰：“臣闻智侔造化，二仪无以隐其灵；明同日月，万象不能藏其状。先天弗违，实圣人之体道；未萌见兆，谅达节之神机。伏惟陛下特挺生知，徇齐诞御，怀五岳其犹轻，吞八荒而不梗，蕴妙见于胸襟，运奇谟于掌握。臣以微贱，早逢天眷，不以庸下，亲蒙推赤。所奉成规，纤毫弗舛，寻惟圣虑，妙出蓍龟，验一人之庆有徵，实天子之言无戏。臣亲闻亲见，实荣实喜。”上省表大悦，下诏曰：“朕之与公，本来亲密，怀抱委曲，无所不尽。话言岁久，尚能记忆，今览表奏，方悟昔谈。何谓此言，遂成实录。古人之先知祸福，明可信也，朕言之验，自是偶然。公乃不忘，弥表诚节，深感至意，嘉尚无已。”自是上每加优礼。卒于家。

子静礼，初为太子千牛备身，寻尚高祖女广平公主，授仪同，安德县公，邑千五百户，后为熊州刺史。先庆卒。

子协，历武贲郎将、右翊卫将军，宇文化及之乱遇害。

协弟焜，字婆罗门，大业之世，少养宫中。后为千牛左右，

炀帝甚亲昵之。每有游宴，鼐必侍从，至于出入卧内，伺察六宫，往来不限门禁，其恩幸如此。时人号曰宇文三郎。鼐与宫人淫乱，至于妃嫔公主，亦有丑声。萧后言于帝，鼐闻而惧，数日不敢见。其兄协因奏曰：“鼐今已壮，不可在宫掖。”帝曰：“鼐安在？”协曰：“在朝堂。”帝不之罪，因召入，待之如初。宇文化及弑逆之际，鼐时在玄览门，觉变，将入奏，为门司所遏，不得时进。会日暝，宫门闭，退还所守。俄而难作，鼐与五十人赴之，为乱兵所害。

李礼成

李礼成，字孝谐，陇西狄道人也。凉王暠之六世孙。祖延实，魏司徒。父彧，侍中。礼成年七岁，与姑之子兰陵太守荥阳郑颢随魏武帝入关。颢母每谓所亲曰：“此儿平生未尝回顾，当为重器耳。”及长，沉深有行检，不妄通宾客。魏大统中，释褐著作郎，迁太子洗马、员外散骑常侍。周受禅，拜平东将军、散骑常侍。于时贵公子皆竞习弓马，被服多为军容。礼成虽善骑射，而从容儒服，不失素望。后以军功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赐爵修阳县侯，拜迁州刺史。时朝廷有所征发，礼成度以蛮夷不可扰，扰必为乱，上表固谏。周武帝从之。伐齐之役，从帝围晋阳，礼成以兵击南门，齐将席毗罗率精甲数千拒帝，礼成力战，击退之。加开府，进封冠军县公，拜北徐州刺史。未几，征为民部中大夫。

礼成妻窦氏早没，知高祖有非常之表，遂聘高祖妹为继室，情契甚欢。及高祖为丞相，进位上大将军，迁司武上大夫，委以心膂。及受禅，拜陕州刺史，进封绛郡公，赏赐优洽。寻征为左卫将军，迁右武卫大将军。岁馀，出拜襄州总管，称有惠政。后数载，复为左卫大将军。时突厥屡为寇患，缘边要害，多委重臣，由是拜宁州刺史。岁馀，以疾征还京师，终于家。

其子世师，官至度支侍郎。

元孝矩弟褒

元孝矩，河南洛阳人也。祖修义，父子均，并为魏尚书仆射。孝矩西魏时袭爵始平县公，拜南丰州刺史。时见周太祖专政，将危元氏，孝矩每慨然有兴复社稷之志，阴谓昆季曰：“昔汉氏有诸吕之变，诛虚、东牟，卒安刘氏。今宇文之心，路人所见，颠而不扶，焉用宗子？盍将图之？”为兄则所遏，孝矩乃止。其后周太祖为兄子晋公护娶孝矩妹为妻，情好甚密。及闵帝受禅，护总百揆，孝矩之宠益隆。及护诛，坐徙蜀。数战，征还京师，拜益州总管司马，转司宪大夫。

高祖重其门地，娶其女为房陵王妃。及高祖为丞相，拜少冢宰，进位柱国，赐爵洵阳郡公。时房陵王镇洛阳，及上受禅，立为皇太子，令孝矩代镇。既而立其女为皇太子妃，亲礼弥厚。俄拜寿州总管，赐孝矩玺书曰：“扬、越氛昆，侵轶边鄙，争桑兴役，不识大猷。以公志存远略，今故镇边服，怀柔以礼，称朕意焉。”时陈将任蛮奴等屡寇江北，复以孝矩领行军总管，屯兵于江上。后数载，自以年老，筋力渐衰，不堪军旅，上表乞骸骨。转涇州刺史，高祖下书曰：“知执谦撝，请归初服。恭膺宝命，实赖元功，方欲委裘，寄以分陕，何容便请高蹈，独为君子者乎！若以边境务烦，即宜徙节涇郡，养德卧治也。”在州岁馀，卒官，年五十九。谥曰简。子无竭嗣。

孝矩兄子文郁，见《诚节传》。孝矩次弟雅，字孝方，有文武干用。开皇中，历左领左右将军、集沁二州刺史，封顺阳郡公。季弟褒，最知名。

褒字孝整，便弓马，少有成人之量。年十岁而孤，为诸兄所鞠养。性友悌，善事诸兄。诸兄议欲别居，褒泣谏不得，家素富，多金宝，褒无所受，脱身而出，为州里所称。及长，宽

仁大度，涉猎书史。仕周，官至开府、北平县公、赵州刺史。及高祖为丞相，从韦孝宽击尉迥，以功超拜柱国，进封河间郡公，邑二千户。开皇二年，拜安州总管。岁馀，徙原州总管。有商人为贼所劫，其人疑同宿者而执之，褒察其色冤而辞正，遂舍之。商人诣阙讼褒受金纵贼，上遣使穷治之。使者簿责褒曰：“何故利金而舍盗也？”褒便即引咎，初无异词。使者与褒俱诣京师，遂坐免官。其盗寻发于他所，上谓褒曰：“公朝廷旧人，位望隆重，受金舍盗非善事，何至自诬也？”对曰：“臣受委一州，不能息盗贼，臣之罪一也。州民为人所谤，不付法司，悬即放免，臣之罪二也。牵率愚诚，无顾形迹，不恃文书约束，至令为物所疑，臣之罪三也。臣有三罪，何所逃责？臣又不言受赂，使者复将有所穷究，然则縲绁横及良善，重臣之罪，是以自诬。”上叹异之，称为长者。十四年，以行军总管屯兵备边。辽东之役，复以行军总管从汉王至柳城而还。仁寿初，嘉州夷、獠为寇，褒率步骑二万击平之。炀帝即位，拜齐州刺史，寻改为齐郡太守，吏民安之。及兴辽东之役，郡官督事者前后相属，有西曹掾当行，诈疾，褒诘之，掾理屈，褒杖之，掾遂大言曰：“我将诣行在所，欲有所告。”褒大怒，因杖百馀，数日而死，坐是免官。卒于家，时年七十三。

郭荣

郭荣，字长荣，自云太原人也。父徽，魏大统末为同州司马。时武元皇帝为刺史，由是与高祖有旧。徽后官至洵州刺史、安城县公。及高祖受禅，拜太仆卿，数年，卒官。荣容貌魁岸，外疏内密，与其交者多爱之。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亲信。护察荣谨厚，擢为中外府水曹参军。时齐寇屡侵，护令荣于汾州观贼形势。时汾州与姚襄镇相去悬远，荣以为二城孤迥，势不相救，请于州镇之间更筑一城，以相控摄，护从之。俄而齐将段

孝先攻陷姚襄、汾州二城，唯荣所立者独能自守。护作浮桥，出兵渡河，与孝先战。孝先于上流纵大筏以击浮桥，护令荣督便水者引取其筏。以功授大都督。护又以稽胡数为寇乱，使荣绥集之。荣于上郡、延安筑周昌、弘信、广安、招远、咸宁等五城，以遏其要路，稽胡由是不能为寇。武帝亲总万机，拜宣纳中士。后从帝平齐，以战功，赐马二十匹，绵绢六百段，封平阳县男，迁司水大夫。

荣少与高祖亲狎，情契极欢，尝与高祖夜坐月下，因从容谓荣曰：“吾仰观玄象，俯察人事，周历已尽，我其代之。”荣深自结纳。宣帝崩，高祖总百揆，召荣，抚其背而笑曰：“吾言验未？”即拜相府乐曹参军，俄以本官复领蕃部大夫，高祖受禅，引为内史舍人，以龙潜之旧，进爵蒲城郡公，加位上仪同。累迁通州刺史。仁寿初，西南夷、獠多叛，诏荣领八州诸军事行军总管，率兵讨之。岁馀悉平，赐奴婢三百馀口。

炀帝即位，入为武侯骠骑将军，以严正闻。后数岁，黔安首领田罗驹阻清江作乱，夷陵诸郡，民夷多应者，诏荣击平之。迁左候卫将军。从帝西征吐谷浑，拜银青光禄大夫。辽东之役，以功进位左光禄大夫。明年，帝复事辽东，荣以为中国疲敝，万乘不宜屡动，乃言于帝曰：“戎狄失礼，臣下之事。臣闻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，岂有亲辱大驾以临小寇？”帝不纳。复从军攻辽东城，荣亲蒙矢石，昼夜不释甲胄百馀日。帝每令人窥诸将所为，知荣如是，帝大悦，每劳勉之。九年，帝至东都，谓荣曰：“公年德渐高，不宜久涉行阵，当与公一郡，任所选也。”荣不愿违离，顿首陈让，辞情哀苦，有感帝心，于是拜为右候卫大将军。后数日，帝谓百僚曰：“诚心纯至如郭荣者，固无比矣。”其见信如此。杨玄感之乱，帝令驰守太原。明年，复从帝至柳城，遇疾，帝令存问动静，中使相望。卒于怀远镇，

时年六十八。帝为之废朝，赠兵部尚书，谥曰恭，赠物千段。有子福善。

庞晃

庞晃，字元显，榆林人也。父虬，周骠骑大将军。晃少以良家子，刺史杜达召补州都督。周太祖既有关中，署晃大都督，领亲信兵，常置左右。晃因徙居关中。后迁骠骑将军，袭爵比阳侯。卫王直出镇襄州，晃以本官从。寻与长湖公元定击江南，孤军深入，遂没于阵。数年，卫王直遣晃弟车骑将军元俊赍绢八百匹赎焉，乃得归朝。拜上仪同，赐彩二百段，复事卫王。

时高祖出为随州刺史，路经襄阳，卫王令晃诣高祖。晃知高祖非常人，深自结纳。及高祖去官归京师，晃迎见高祖于襄邑。高祖甚欢，晃因白高祖曰：“公相貌非常，名在图箒。九五之日，幸愿不忘。”高祖笑曰：“何妄言也！”顷之，有一雄雉鸣于庭，高祖命晃射之，曰：“中则有赏。然富贵之日，持以为验。”晃既射而中，高祖抚掌大笑曰：“此是天意，公能感之而中也。”因以二婢赐之，情契甚密。武帝时，晃为常山太守，高祖为定州总管，屡相往来。俄而高祖转亳州总管，将行，意甚不悦。晃因白高祖曰：“燕、代精兵之处，今若动众，天下不足图也。”高祖握晃手曰：“时未可也。”晃亦转为车骑将军。及高祖为扬州总管，奏晃同行。既而高祖为丞相，进晃位开府，命督左右，甚见亲待。及践阼，谓晃曰：“射雉之符，今日验不？”晃再拜曰：“陛下应天顺民，君临宇内，犹忆曩时之言，不胜庆跃。”上笑曰：“公之此言，何得忘也！”寻加上开府，拜右卫将军，进爵为公，邑千五百户。河间王弘之击突厥也，晃以行军总管从至马邑。别路出贺兰山，击贼破之，斩首千馀级。

晃性刚悍，时广平王雄当途用事，势倾朝廷，晃每陵侮之。

尝于军中卧，见雄不起，雄甚衔之。复与高颀有隙，二人屡譖晃。由是宿卫十余年，官不得进。出为怀州刺史，数岁，迁原州总管。仁寿中卒官，年七十二。高祖为之废朝，赠物三百段，米三百石，谥曰敬。子长寿，颇知名，官至骠骑将军。

李安

李安，字玄德，陇西狄道人也。父蔚，仕周为朔燕恆三州刺史、襄武县公。安美姿仪，善骑射。周天和中，释褐右侍上士，袭爵襄武公。俄授仪同、少师右上士。高祖作相，引之左右，迁职方中大夫。复拜安弟愬为仪同。安叔父梁州刺史璋，时在京师，与周赵王谋害高祖，诱愬为内应。愬谓安曰：“寝之则不忠，言之则不义，失忠与义，何以立身？”安曰：“丞相父也，其可背乎？”遂阴白之。及赵王等伏诛，将加官赏，安顿首而言曰：“兄弟无汗马之劳，过蒙奖擢，合门竭节，无以酬谢。不意叔父无状，为凶党之所蛊惑，覆宗绝嗣，其甘若荠。蒙全首领，为幸实多，岂可将叔父之命以求官赏？”于是俯伏流涕，悲不自胜。高祖为之改容曰：“我为汝特存璋子。”乃命有司罪止璋身，高祖亦为安隐其事而不言。寻授安开府，进封赵郡公，愬上仪同、黄台县男。

高祖即位，授安内史侍郎，转尚书左丞、黄门侍郎。平陈之役，以为杨素司马，仍领行军总管，率蜀兵顺流东下。时陈人屯白沙，安谓诸将曰：“水战非北人所长。今陈人依险泊船，必轻我而无备。以夜袭之，贼可破也。”诸将以为然。安率众先锋，大破陈师。高祖嘉之，诏书劳曰：“陈贼之意，自言水战为长，险隘之间，弥谓官军所惮。开府亲将所部，夜动舟师，摧破贼徒，生擒虏众，益官军之气，破贼人之胆，副朕所委，闻以欣然。”进位上大将军，除郢州刺史。数日，转邓州刺史。安请为内职，高祖重违其意，除左领左右将军。俄迁右领军大

将军，复拜愬开府仪同三司、备身将军。兄弟俱典禁卫，恩信甚重。八年，突厥犯塞，以安为行军总管，从杨素击之。安别出长川，会虜渡河，与战破之。仁寿元年，出安为宁州刺史，愬为卫州刺史。安子琼，愬子玮，始自襁褓，乳养宫中，至是年八九岁，始命归家。其见亲顾如是。

高祖尝言及作相时事，因愍安兄弟灭亲奉国，乃下诏曰：“先王立教，以义断恩，割亲爱之情，尽事君之道，用能弘奖大节，体此至公。往者周历既穷，天命将及，朕登庸惟始，王业初基，承此浇季，实繁奸宄。上大将军、宁州刺史、赵郡公李安，其叔璋潜结籓枝，扇惑犹子，包藏不逞，祸机将发。安与弟开府仪同三司、卫州刺史、黄台县男愬，深知逆顺，披露丹心，凶谋既彰，罪人斯得。朕每念诚节，嘉之无已，懋庸册赏，宜不逾时。但以事涉其亲，犹有疑惑，欲使安等名教之方，自处有地，朕常为思审，遂致淹年。今更详按圣典，求诸往事，父子天性，诚孝犹不并立，况复叔侄恩轻，情礼本有差降，忘私奉国，深得正理，宜录旧勋，重弘赏命。”于是拜安、愬俱为柱国，赐缣各五千匹，马百匹，羊千口。复以愬为备身将军，进封顺阳郡公。安谓亲族曰：“虽家门获全，而叔父遭祸，今奉此诏，悲愧交怀。”因歔歔悲感，不能自胜。先患水病，于是疾甚而卒，时年五十三。谥曰怀。子琼嗣。少子孝恭，最有名。愬后坐事除名，配防岭南，道病卒。

史臣曰：宇文庆等，龙潜惟旧，畴昔亲姻，或素尽平生之言，或早有腹心之托。沾云雨之馀润，照日月之末光，骋步天衢，与时升降。高位厚秩，贻厥后昆，优矣！晶幼养宫中，未闻教义，炀帝爱之不以礼，其能不及于此乎？安、愬之于高祖，未有君臣之分，陷其骨肉，使就诛夷，大义灭亲，所闻异于此矣。虽有悲悼，何损于侃。

列传第十六

长孙览从子炽炽弟晟

长孙览，字休因，河南洛阳人也。祖稚，魏太师、假黄钺、上党文宣王。父绍远，周小宗伯、上党郡公。览性弘雅，有器量，略涉书记，尤晓钟律。魏大统中，起家东宫亲信。周明帝时，为大都督。武帝在藩，与览亲善，及即位，弥加礼焉，超拜车骑大将军。每公卿上奏，必令省读。览有口辩，声气雄壮，凡所宣传，百僚属目，帝每嘉叹之。览初名善，帝谓之曰：“朕以万机，委卿先览。”遂赐名焉。及诛宇文护，以功进封薛国公。其后历小司空。从平齐，进位柱国，封第二子宽管国公。宣帝时，进位上柱国、大司徒，俄历同、泾二州刺史。高祖为丞相，转宜州刺史。

开皇二年，将有事于江南，征为东南道行军元帅，统八总管出寿阳，水陆俱进。师临江，陈人大骇。会陈宣帝卒，览欲乘衅遂灭之，监军高颀以礼不伐丧而还。上常命览与安德王雄、上柱国元谐、李充、左仆射高颀、右卫大将军虞庆则、吴州总管贺若弼等同宴，上曰：“朕昔在周朝，备展诚节，但苦猜忌，每致寒心。为臣若此，竟何情赖？朕之于公，义则君臣，恩犹父子。朕当与公共享终吉，罪非谋逆，一无所问。朕亦知公至诚，特付太子，宜数参见之，庶得渐相亲爱。柱臣素望，实属于公，宜识朕意。”其恩礼如此。又为蜀王秀纳览女为妃。其

后以母忧去职。岁馀，起令复位。俄转泾州刺史，所在并有政绩。卒官。子洪嗣。仕历宋顺临三州刺史、司农少卿、北平太守。

焯字仲光，上党文宣王稚之曾孙也。祖裕，魏太常卿、冀州刺史。父兕，周开府仪同三司、熊绎二州刺史、平原侯。焯性敏慧，美姿仪，颇涉群书，兼长武艺。建德初，武帝尚道法，尤好玄言，求学兼经史、善于谈论者，为通道馆学士。焯应其选，与英俊并游，通涉弥博。建德二年，授雍州仓城令，寻转整啡令。频宰二邑，考绩连最，迁崤郡守。入为御正上士。高祖作相，擢为丞相府功曹参军，加大都督，封阳平县子，邑二百户。迁稍伯下大夫。其年王谦反，焯从信州总管王长述溯江而上。以焯为前军，破谦一镇，定楚、合等五州，擒伪总管荆山公元振，以功拜仪同三司。及高祖受禅，焯率官属先入清宫，即日授内史舍人、上仪同三司。寻以本官摄判东宫右庶子，出入两宫，甚被委遇。加以处事周密，高祖每称美之。授左领军长史，持节，使于东南道三十六州，废置州郡，巡省风俗。还授太子仆，加谏议大夫，摄长安令。与大兴令梁毗俱为称职。然毗以严正闻，焯以宽平显，为政不同，部内各化。寻领右常平监，迁雍州赞治，改封饶良县子。迁鸿胪少卿。后数岁，转太常少卿，进位开府仪同三司。复持节为河南道二十八州巡省大使，于路授吏部侍郎。大业元年，迁大理卿，复为西南道大使，巡省风俗。擢拜户部尚书。吐谷浑寇张掖，令焯率精骑五千击走之，追至青海而还，以功授银青光禄大夫。六年，幸江都宫，留焯于东都居守，仍摄左候卫将军事。其年卒官，时年六十二。谥曰静。子安世，通事谒者。

晟字季晟，性通敏，略涉书记，善弹工射，趫捷过人。时周室尚武，贵游子弟咸以相矜，每共驰射，时辈皆出其下。年

十八，为司卫上士。初未知名，人弗之识也，唯高祖一见，深嗟异焉，乃携其手而谓人曰：“长孙郎武艺逸群，适与其言，又多奇略。后之名将，非此子邪？”

宣帝时，突厥摄图请婚于周，以赵王招女妻之。然周与摄图各相夸竞，妙选骁勇以充使者，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庆送千金公主至其牙。前后使人数十辈，摄图多不礼，见晟而独爱焉，每共游猎，留之竟岁。尝有二雕，飞而争肉，因以两箭与晟曰：“请射取之。”晟乃弯弓驰往，遇雕相攫，遂一发而双贯焉。摄图喜，命诸子弟贵人皆相亲友，冀昵近之，以学弹射。其弟处罗侯号突利设，尤得众心。而为摄图所忌，密托心腹，阴与晟盟。晟与之游猎，因察山川形势，部众强弱，皆尽知之。时高祖作相，晟以状白高祖。高祖大喜，迁奉车都尉。

至开皇元年，摄图曰：“我周家亲也，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，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？”因与高宝宁攻陷临渝镇，约诸部落谋共南侵。高祖新立，由是大惧，修筑长城，发兵屯北境，命阴寿镇幽州，虞庆则镇并州，屯兵数万人以为之备。晟先知摄图、玷厥、阿波、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，俱号可汗，分居四面，内怀猜忌，外示和同，难以力征，易可离间，因上书曰：“臣闻丧乱之极，必致升平，是故上天启其机，圣人成其务。伏惟皇帝陛下当百王之末，膺千载之期，诸夏虽安，戎场尚梗，兴师致讨，未是其时，弃于度外，又复侵扰。故宜密运筹策，渐以攘之，计失则百姓不宁，计得则万代之福。吉凶所系，伏愿详思。臣于周末，忝充外使，匈奴倚伏，实所具知。玷厥之于摄图，兵强而位下，外名相属，内隙已彰，鼓动其情，必将自战。又处罗侯者，摄图之弟，奸多而势弱，曲取于众心，国人爱之，因为摄图所忌，其心殊不自安，迹示弥缝，实怀疑惧。又阿波首鼠，介在其间，颇畏摄图，受其牵率，唯强是与，

未有定心。今宜远交而近攻，离强而合弱，通使玷厥，说合阿波，则摄图回兵，自防右地。又引处罗，遣连奚、 ，则摄图分众，还备左方。首尾猜嫌，腹心离阻，十数年后，承衅讨之，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。”上省表大悦，因召与语。晟复口陈形势，手画山川，写其虚实，皆如指掌。上深嗟异，皆纳用焉。因遣太仆元晖出伊吾道，使诣玷厥，赐以狼头纛，谬为钦敬，礼数甚优。玷厥使来，引居摄图使上。反间既行，果相猜贰。授晟车骑将军，出黄龙道，赍币赐奚、 、契丹等，遣为向导，得至处罗侯所，深布心腹，诱令内附。

二年，摄图四十万骑自兰州入，至于周盘，破达奚长儒军，更欲南入。玷厥不从，引兵而去。时晟又说染干诈告摄图曰：“铁勒等反，欲袭其牙。”摄图乃惧，回兵出塞。

后数月，突厥大入，发八道元帅分出拒之。阿波至凉州，与窦荣定战，贼帅累北。时晟为偏将，使谓之曰：“摄图每来，战皆大胜。阿波才入，便即致败，此乃突厥之耻，岂不内愧于心乎？且摄图之与阿波，兵势本敌。今摄图日胜，为众所崇，阿波不利，为国生辱。摄图必当因以罪归于阿波，成其夙计，灭北牙矣。愿自量度，能御之乎？”阿波使至，晟又谓之曰：“今达头与隋连和，而摄图不能制。可汗何不依附天子，连结达头，相合为强，此万全之计。岂若丧兵负罪，归就摄图，受其戮辱邪？”阿波纳之，因留塞上，使人随晟入朝。时摄图与卫王军遇，战于白道，败走至碛。闻阿波怀贰，乃掩北牙，尽获其众而杀其母。阿波还无所归，西奔玷厥，乞师十余万，东击摄图，复得故地，收散卒数万，与摄图相攻。阿波频胜，其势益张。摄图又遣使朝贡，公主自请改姓，乞为帝女，上许之。

四年，遣晟副虞庆则使于摄图，赐公主姓为杨氏，改封大义公主。摄图奉诏，不肯起拜，晟进曰：“突厥与隋俱是大国

天子，可汗不起，安敢违意。但可贺敦为帝女，则可汗是大隋女婿，奈何无礼，不敬妇公乎？”摄图乃笑谓其达官曰：“须拜妇公，我从之耳。”于是乃拜诏书。使还称旨，授仪同三司、左勋卫车骑将军。

七年，摄图死，遣晟持节拜其弟处罗侯为莫何可汗，以其子雍闾为叶护可汗。处罗侯因晟奏曰：“阿波为天所灭，与五六千骑在山谷间，伏听诏旨，当取之以献。”乃召文武议焉。乐安公元谐曰：“请就彼梟首，以惩其恶。”武阳公李充曰：“请生将入朝，显戮以示百姓。”上谓晟曰：“于卿何如？”晟对曰：“若突厥背诞，须齐之以刑。今其昆弟自相夷灭，阿波之恶，非负国家，因其困穷，取而为戮，恐非招远之道，不如两存之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八年，处罗侯死，遣晟往吊，仍赉陈国所献宝器以赐雍闾。

十三年，流人杨钦亡入突厥，诈言彭公刘昶共宇文氏女谋欲反隋，称遣其来，密告主。雍闾信之，乃不修职责。又遣晟出使，微观察焉。公主见晟，乃言辞不逊，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钦计议，扇惑雍闾。晟至京师，具以状奏。又遣晟往索钦，雍闾欲勿与，谬答曰：“检校客内，无此色人。”晟乃货其达官，知钦所在，夜掩获之，以示雍闾，因发公主私事，国人大耻。雍闾执遂迦等，并以付晟。上大喜，加授开府，仍遣入藩，莅杀大义公主。雍闾又表请婚，金议将许之。晟又奏曰：“臣观雍闾，反覆无信，特共玷厥有隙，所以依倚国家。纵与为婚，终当必叛。今若得尚公主，承藉威灵，玷厥、染干必又受其征发。强而更反，后恐难图。且染干者，处罗侯之子也，素有诚款，于今两代。臣前与相见，亦乞通婚，不如许之，招令南徙，兵少力弱，易可抚驯，使敌雍闾，以为边捍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又遣慰喻染干，许尚公主。

十七年，染干遣五百骑随晟来逆女，以宗女封安义公主以妻之。晟说染干率众南徙，居度斤旧镇。雍闾疾之，亟来抄略。染干伺知动静，辄遣奏闻，是以贼来每先有备。

十九年，染干因晟奏，雍闾作攻具，欲打大同城。诏发六总管，并取汉王节度，分道出塞讨之。雍闾大惧，复共达头同盟，合力掩袭染干，大战于长城下。染干败绩，杀其兄弟子侄，而部落亡散。染干与晟独以五骑逼夜南走，至旦，行百馀里，收得数百骑，乃相与谋曰：“今兵败入朝，一降人耳，大隋天子岂礼我乎？玷厥虽来，本无冤隙，若往投之，必相存济。”晟知其怀贰，乃密遣从者入伏远镇，令速举烽。染干见四烽俱发，问晟曰：“城上然烽何也？”晟给之曰：“城高地迥，必遥见贼来。我国家法，若贼少举二烽，来多举三烽，大逼举四烽，使见贼多而又近耳。”染干大惧，谓其众曰：“追兵已逼，且可投城。”既入镇，晟留其达官执室以领其众，自将染干驰驿入朝。帝大喜，进授左勋卫骠骑将军，持节护突厥。晟遣降虜觐候雍闾，知其牙内屡有灾变，夜见赤虹，光照数百里，天狗陨，雨血三日，流星坠其营内，有声如雷。每夜自惊，言隋师且至。并遣奏知，仍请出讨突厥。都速等归染干，前后至者男女万馀口，晟安置之。由是突厥悦附。寻以染干为意利珍豆启人可汗，赐射于武安殿。选善射者十二人，分为两朋。启人曰：“臣由长孙大使得见天子，今日赐射，愿入其朋。”许之。给晟箭六侯，发皆入鹿，启人之朋竟胜。时有群飞，上曰：“公善弹，为我取之。”十发俱中，并应丸而落。是日百官获贄，晟独居多。寻遣领五万人，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处染干。安义公主死，持节送义城公主，复以妻之。晟又奏：“染干部落归者既众，虽在长城之内，犹被雍闾抄略，往来辛苦，不得宁居。请徙五原，以河为固，于夏、胜两州之间，东西至河，南北四

百里，掘为横塹，令处其内，任情放牧，免于抄略，人必自安。
“上并从之。

二十年，都蓝大乱，为其部下所杀。晟因奏请曰：“今王师临境，战数有功，贼内携离，其主被杀，乘此招诱，必并来降，请遣染干部下分头招慰。”上许之，果尽来附。达头恐怖，又大集兵。诏晟部领降人，为秦川行军总管，取晋王广节度出讨。达头与王相抗，晟进策曰：“突厥饮泉，易可行毒。”因取诸药毒水上流，达头人畜饮之多死，于是大惊曰：“天雨恶水，其亡我乎？”因夜遁。晟追之，斩首千馀级，俘百馀口，六畜数千头。王大喜，引晟入内，同宴极欢。有突厥达官来降，时亦预坐，说言突厥之内，大畏长孙总管，闻其弓声，谓为霹雳，见其走马，称为闪电。王笑曰：“将军震怒，威行域外，遂与雷霆为比，一何壮哉！”师旋，授上开府仪同三司，复遣还大利城，安抚新附。

仁寿元年，晟表奏曰：“臣夜登城楼，望见碛北有赤气，长百余里，皆如雨足，下垂被地。谨验兵书，此名洒血，其下之国必且破亡。欲灭匈奴，宜在今日。”诏杨素为行军元帅，晟为受降使者，送染干北伐。二年，军次北河，值贼帅思力俟斤等领兵拒战，晟与大将军梁默击走之，转战六十馀里，贼众多降。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，往北方铁勒等部招携取之。三年，有铁勒、思结、伏利具、浑、斛萨、阿拔、仆骨等十馀部，尽背达头，请来降附。达头众大溃，西奔吐谷浑。晟送染干安置于碛口。

事毕，入朝，遇高祖崩，匿丧未发。炀帝引晟于大行前委以内衙宿卫，知门禁事，即日拜左领军将军。遇杨谅作逆，敕以本官为相州刺史，发山东兵马，与李雄等共经略之。晟辞曰：“有男行布，今在逆地，忽蒙此任，情所不安。”帝曰：“公

著勤诚，朕之所悉。今相州之地，本是齐都，人俗浇浮，易可搔扰。傥生变动，贼势即张，思所以镇之，非公莫可。公体国之深，终不可以兒害义，故用相委，公其勿辞。”于是遣捉相州。谅破，追还，转武卫将军。

大业三年，炀帝幸榆林，欲出塞外，陈兵耀武，经突厥中，指于涿郡。仍恐染干惊惧，先遣晟往喻旨，称述帝意。染干听之，因召所部诸国，奚、室韦等种落数十酋长咸萃。晟以牙中草秽，欲令染干亲自除之，示诸部落，以明威重，乃指帐前草曰：“此根大香。”染干遽嗅之曰：“殊不香也。”晟曰：“天子行幸所在，诸侯躬亲洒扫，耘除御路，以表至敬之心。今牙中芜秽，谓是留香草耳。”染干乃悟曰：“奴罪过。奴之骨肉，皆天子赐也，得效筋力，岂敢有辞？特以边人不知法耳，赖将军恩泽而教导之。将军之惠，奴之幸也。”遂拔所佩刀，亲自芟草，其贵人及诸部争放效之。乃发榆林北境，至于其牙，又东达于蓟，长三千里，广百步，举国就役而开御道。帝闻晟策，乃益嘉焉。后除淮阳太守，未赴任，复为右骁卫将军。

五年，卒，时年五十八。帝深悼惜之，赠赠甚厚。后突厥围雁门，帝叹曰：“向使长孙晟在，不令匈奴至此！”晟好奇计，务功名。性至孝，居忧毁瘠，为朝士所称。贞观中，追赠司空、上柱国、齐国公，谥曰献。少子无忌嗣。

其长子行布，亦多谋略，有父风。起家汉王谅库真，甚见亲狎。后遇谅于并州起逆，率众南拒官军，乃留行布城守，遂与豆卢毓等闭门拒谅，城陷，遇害。次子恆安，以兄功授鹰扬郎将。

史臣曰：长孙氏爱自代阴，来仪京洛，门传钟鼎，家誓山河。汉代八王，无以方其茂绩；张氏七叶，不能譬此重光。览独擅雄辨，炽早称爽俊，俱司礼阁，并统师旅，且公且侯，

文武不坠。晟体资英武，兼包奇略，因机制变，怀彼戎夷。倾巢尽落，屈膝稽颡，塞垣绝鸣镝之旅，渭桥有单于之拜。惠流边朔，功光王府，保兹爵禄，不亦宜乎！

列传第十七

韩擒虎弟僧寿洪

韩擒，字子通，河南东垣人也，后家新安。父雄，以武烈知名，仕周，官至大将军、洛虞等八州刺史。擒少慷慨，以胆略见称，容貌魁岸，有雄杰之表。性又好书，经史百家皆略知大旨。周太祖见而异之，令与诸子游集。后以军功，拜都督、新安太守，稍迁仪同三司，袭爵新义郡公。武帝伐齐，齐将独孤永业守金墉城，擒说下之。进平范阳，加上仪同，拜永州刺史。陈人逼光州，擒以行军总管击破之。又从宇文忻平合州。高祖作相，迁和州刺史。陈将甄庆、任蛮奴、萧摩诃等共为声援，频寇江北，前后入界。擒屡挫其锋，陈人夺气。

开皇初，高祖潜有吞并江南之志，以擒有文武才用，夙著声名，于是拜为庐州总管，委以平陈之任，甚为敌人所惮。及大举伐陈，以擒为先锋。擒率五百人宵济，袭采石，守者皆醉，擒遂取之。进攻姑熟，半日而拔，次于新林。江南父老素闻其威信，来谒军门，昼夜不绝。陈人大骇，其将樊巡、鲁世真、田瑞等相继降之。晋王广上状，高祖闻而大悦，宴赐群臣。晋王遣行军总管杜彦与擒合军，步骑二万，陈叔宝遣领军蔡徵守硃雀航，闻擒将至，众惧而溃。任蛮奴为贺若弼所败，弃军降于擒。擒以精骑五百，直入硃雀门。陈人欲战，蛮奴捻之曰：“老夫尚降，诸君何事！”众皆散走。遂平金陵，执陈主叔宝。

时贺若弼亦有功。乃下诏于晋王曰：“此二公者，深谋大略，东南逋寇，朕本委之，静地恤民，悉如朕意。九州不一，已数百年，以名臣之功，成太平之业，天下盛事，何用过此！闻以欣然，实深庆快。平定江表，二人之力也。”赐物万段。又下优诏于擒、弼曰：“申国威于万里，宣朝化于一隅，使东南之民俱出汤火，数百年寇旬日廓清，专是公之功也。高名塞于宇宙，盛业光于天壤，逖听前古，罕闻其匹。班师凯入，诚知非远，相思之甚，寸阴若岁。”及至京，弼与擒争功于上前，弼曰：“臣在蒋山死战，破其锐卒，擒其骁将，震扬威武，遂平陈国。韩擒略不交阵，岂臣之比！”擒曰：“本奉明旨，令臣与弼同时合势，以取伪都。弼乃敢先期，逢贼遂战，致令将士伤亡甚多。臣以轻骑五百，兵不血刃，直取金陵，降任蛮奴，执陈叔宝，据其府库，倾其巢穴。弼至夕，方扣北掖门，臣启关而纳之。斯乃救罪不暇，安得与臣相比！”上曰：“二将俱合上勋。”于是进位上柱国，赐物八千段。有司劾擒放纵士卒，淫污陈宫，坐此不加爵邑。

先是，江东有谣歌曰：“黄斑青骢马，发自寿阳谿。来时冬气未，去日春风始。”皆不知所谓。擒本名豹，平陈之际，又乘青骢马，往反时节与歌相应，至是方悟。其后突厥来朝，上谓之曰：“汝闻江南有陈国天子乎？”对曰：“闻之。”上命左右引突厥诣擒前，曰：“此是执得陈国天子者。”擒厉然顾之，突厥惶恐，不敢仰视，其有威容如此。别封寿光县公，食邑千户。以行军总管屯金城，御备胡寇，即拜凉州总管。俄征还京，上宴之内殿，恩礼殊厚。无何，其邻母见擒门下仪卫甚盛，有同王者，母异而问之。其中人曰：“我来迎王。”忽然不见。又有人疾笃，忽惊走至擒家曰：“我欲谒王。”左右问曰：“何王也？”答曰：“阎罗王。”擒子弟欲挞之，擒止

之曰：“生为上柱国，死作阎罗王，斯亦足矣。”因寝疾，数日竟卒，时年五十五。子世谔嗣。

世谔倜傥骁捷，有父风。杨玄感之作乱也，引世谔为将，每战先登。及玄感败，为吏所拘。时帝在高阳，送诣行所。世谔曰令守者市酒馔以酣畅，扬言曰：“吾死在朝夕，不醉何为！”渐以酒进守者，守者狎之，遂饮令致醉。世谔因得逃奔山贼，不知所终。

僧寿字玄庆，擒母弟也，亦以勇烈知名。周武帝时，为侍伯中旅下大夫。高祖得政，从韦孝宽平尉迥，每战有功，授大将军，封昌乐公，邑千户。开皇初，拜安州刺史。时擒为庐州总管，朝廷不欲同在淮南，转为熊州刺史。后转蔚州刺史，进爵广陵郡公。寻以行军总管击突厥于鸡头山，破之。后坐事免。数岁，复拜蔚州刺史。突厥甚惮之。十七年，屯兰州以备胡。明年，辽东之役，领行军总管，还，检校灵州总管事。从杨素击突厥，破之，进位上柱国，改封江都郡公。炀帝即位，又改封新蔡郡公。自是之后，不复任用。大业五年，从幸太原。有京兆人达奚通妾王氏，能清歌，朝臣多相会观之，僧寿亦豫焉，坐是除名。寻令复位。八年，卒于京师，时年六十五。有子孝基。

洪字叔明，擒季弟也。少骁勇，善射，膂力过人。仕周侍伯上士，后以军功拜大都督。高祖为丞相，从韦孝宽破尉迥于相州，加上开府，甘棠县侯，邑八百户。高祖受禅，进爵为公。寻授骠骑将军。开皇九年，平陈之役，授行军总管。及陈平，晋王广大猎于蒋山，有猛兽在围中，众皆惧。洪驰马射之，应弦而倒。陈氏诸将，列观于侧，莫不叹伏焉。王大喜，赐缣百匹。寻以功加柱国，拜蒋州刺史。数岁，转廉州刺史。时突厥屡为边患，朝廷以洪骁勇，检校朔州总管事。寻拜代州总管。

仁寿元年，突厥达头可汗犯塞，洪率蔚州刺史刘隆、大将军李药王拒之。遇虜于恆安，众寡不敌，洪四面搏战，身被重创，将士沮气。虜悉众围之，矢下如雨。洪伪与虜和，围少解。洪率所领溃围而出，死者大半，杀虜亦倍。洪及药王除名为民，隆竟坐死。炀帝北巡，至恆安，见白骨被野，以问侍臣。侍臣曰：“往者韩洪与虜战处也。”帝悯然伤之，收葬骸骨，命五郡沙门为设佛供，拜洪陇西太守。未几，硃崖民王万昌作乱，诏洪击平之。以功加位金紫光禄大夫，领郡如故。俄而万昌弟仲通复叛，又诏洪讨平之。师未旋，遇疾而卒，时年六十三。

贺若弼

贺若弼，字辅伯，河南洛阳人也。父敦，以武烈知名，仕周为金州总管，宇文护忌而害之。临刑，呼弼谓之曰：“吾必欲平江南，然此心不果，汝当成吾志。且吾以舌死，汝不可不思。”因引锥刺弼舌出血，诫以慎口。弼少慷慨有大志，骁勇便弓马，解属文，博涉书记，有重名于当世。周齐王宪闻而敬之，引为记室。未几，封当亭县公，迁小内史。周武帝时，上柱国乌丸轨言于帝曰：“太子非帝王器，臣亦尝与贺若弼论之。”帝呼弼问之，弼知太子不可动摇，恐祸及己，诡对曰：“皇太子德业日新，未睹其阙。”帝默然。弼既退，轨让其背己，弼曰：“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，所以不敢轻议也。”及宣帝嗣位，轨竟见诛，弼乃获免。寻与韦孝宽伐陈，攻拔数十城，弼计居多。拜寿州刺史，改封襄邑县公。高祖为丞相，尉迥作乱鄴城，恐弼为变，遣长孙平驰驿代之。

高祖受禅，阴有并江南之志，访可任者。高颍曰：“朝臣之内，文武才干，无若贺若弼者。”高祖曰：“公得之矣。”于是拜弼为吴州总管，委以平陈之事，弼忻然以为己任。与寿州总管源雄并为重镇。弼遗雄诗曰：“交河骠骑幕，合浦伏波

营，勿使骐驎上，无我二人名。”

献取陈十策，上称善，赐以宝刀。开皇九年，大举伐陈，以弼为行军总管。将渡江，酌酒而咒曰：“弼亲承庙略，远振国威，伐罪吊民，除凶翦暴，上天长江，鉴其若此。如便福善祸淫，大军利涉；如事有乖违，得葬江鱼腹中，死且不恨。”先是，弼请缘江防人每交代之际，必集历阳。于是大列旗帜，营幕被野。陈人以为大兵至，悉发国中士马。既知防人交代，其众复散。后以为常，不复设备。及此，弼以大军济江，陈人弗之觉也。袭陈南徐州，拔之，执其刺史黄恪。军令严肃，秋毫不犯。有军士于民间沽酒者，弼立斩之。进屯蒋山之白土冈，陈将鲁达、周智安、任蛮奴、田瑞、樊毅、孔范、萧摩诃等以劲兵拒战。田瑞先犯弼军，弼击走之。鲁达等相继递进，弼军屡却。弼揣知其骄，士卒且惰，于是督厉将士，殊死战，遂大破之。麾下开府员明擒摩诃至，弼命左右牵斩之。摩诃颜色自若，弼释而礼之。从北掖门而入。时韩擒已执陈叔宝，弼至，呼叔宝视之。叔宝惶惧流汗，股栗再拜。弼谓之曰：“小国之君，当大国卿，拜，礼也。入朝不失作归命侯，无劳恐惧。”

“既而弼恚恨不获叔宝，功在韩擒之后，于是与擒相询，挺刃而出。上闻弼有功，大悦，下诏褒扬，语在《韩擒传》。晋王以弼先期决战，违军命，于是以弼属吏。上驿召之，及见，迎劳曰：“克定三吴，公之功也。”命登御坐，赐物八千段，加位上柱国，进爵宋国公，真食襄邑三千户，加以宝剑、宝带、金甃、金盘各一，并雉尾扇、曲盖，杂彩二千段，女乐二部，又赐陈叔宝妹为妾。拜右领军大将军，寻转右武侯大将军。

弼时贵盛，位望隆重，其兄隆为武都郡公，弟东为万荣郡公，并刺史、列将。弼家珍玩不可胜计，婢妾曳绮罗者数百，时人荣之。弼自谓功名出朝臣之右，每以宰相自许。既而杨素

为右仆射，弼仍为将军，甚不平，形于言色，由是免官，弼怨望愈甚。后数年，下弼狱，上谓之曰：“我以高颎、杨素为宰相，汝每倡言，云此二人惟堪啖饭耳，是何意也？”弼曰：“颎，臣之故人，素，臣之舅子，臣并知其为人，诚有此语。”公卿奏弼怨望，罪当死。上惜其功，于是除名为民。岁馀，复其爵位。上亦忌之，不复任使，然每宴赐，遇之甚厚。开皇十九年，上幸仁寿宫，宴王公，诏弼为五言诗，词意愤怨，帝览而容之。尝遇突厥入朝，上赐之射，突厥一发中的。上曰：“非贺若弼无能当此。”于是命弼。弼再拜祝曰：“臣若赤诚奉国者，当一发破的。如其不然，发不中也。”既射，一发而中。上大悦，顾谓突厥曰：“此人天赐我也！”

炀帝之在东宫，尝谓弼曰：“杨素、韩擒、史万岁三人，俱称良将，优劣如何？”弼曰：“杨素是猛将，非谋将；韩擒是斗将，非领将；史万岁是骑将，非大将。”太子曰：“然则大将谁也？”弼拜曰：“唯殿下所择。”弼意自许为大将。及炀帝嗣位，尤被疏忌。大业三年，从驾北巡，至榆林。帝时为大帐，其下可坐数千人，召突厥启民可汗飧之。弼以为侈，与高颎、宇文弼等私议得失，为人所奏，竟坐诛，时年六十四。妻子为官奴婢，群从徙边。

子怀亮，慷慨有父风，以柱国世子拜仪同三司。坐弼为奴，俄亦诛死。

史臣曰：夫天地未泰，圣哲启其机；疆场尚梗，爪牙宣其力。周之方、邵，汉室韩、彭，代有其人，非一时也。自晋衰微，中原幅裂，区宇分隔，将三百年。陈氏凭长江之地险，恃金陵之余气，以为天限南北，人莫能窥。高祖爱应千龄，将一函夏。贺若弼慷慨，申必取之长策，韩擒奋发，贾馀勇以争先，势甚疾雷，锋逾骇电。隋氏自此一戎，威加四海。稽诸天道，

或时有废兴，考之人谋，实二臣之力。其倜傥英略，贺若居多，武毅威雄，韩擒称重。方于晋之王、杜，勋庸绰有馀地。然贺若功成名立，矜伐不已，竟颠殒于非命，亦不密以失身。若念父临终之言，必不及于斯祸矣。韩擒累世将家，威声动俗，敌国既破，名遂身全，幸也。广陵、甘棠，咸有武艺，骁雄胆略，并为当时所推，赳赳干城，难兄难弟矣。

列传第十八

达奚长儒

达奚长儒，字富仁，代人也。祖俟，魏定州刺史。父庆，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长儒少怀节操，胆烈过人。十五袭爵乐安公。魏大统中，起家奉车都尉。周太祖引为亲信，以质直恭勤，授大都督。数有战功，假辅国将军，累迁使持节、抚军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平蜀之役，恆为先锋，攻城野战，所当必破之。除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增邑三百户。天和中，除渭南郡守，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从武帝平齐，迁上开府，进爵成安郡公，邑千二百户，别封一子县公。宣政元年，除左前军勇猛中大夫。后与乌丸轨围陈将吴明彻于吕梁，陈遣骁将刘景率劲勇七千来为声援，轨令长儒逆拒之。长儒于是取车轮数百，系以大石，沉之清水，连轂相次，以待景军。景至，船舰碍轮不得进，长儒乃纵奇兵，水陆俱发，大破之，俘数千人。及获吴明彻，以功进位大将军。寻授行军总管，北巡沙塞，卒与虏遇，接战，大破之。高祖作相，王谦举兵于蜀，沙氏上柱国杨永安扇动利、兴、武、文、沙、龙等六州以应谦，诏长儒击破之。谦二子自京师亡归其父，长儒并捕斩之。高祖受禅，进位上大将军，封蕲春郡公，邑二千五百户。

开皇二年，突厥沙钵略可汗并弟叶护及潘那可汗众十馀万，寇掠而南，诏以长儒为行军总管，率众二千击之。遇于周，

众寡不敌，军中大惧，长儒慷慨，神色愈烈。为虏所冲突，散而复聚，且战且行，转斗三日，五兵咸尽，士卒以拳殴之，手皆见骨，杀伤万计，虏气稍夺，于是解去。长儒身被五创，通中者二；其战士死伤者十八九。突厥本欲大掠秦、陇，既逢长儒，兵皆力战，虏意大沮，明日，于战处焚尸恸哭而去。高祖下诏曰：“突厥猖狂，辄犯边塞，犬羊之众，弥亘山原。而长儒受任北鄙，式遏寇贼，所部之内，少将百倍，以昼通宵，四面抗敌，凡十有四战，所向必摧。凶徒就戮，过半不反，锋刃之余，亡魂窜迹。自非英威奋发，奉国情深，抚御有方，士卒用命，岂能以少破众，若斯之伟？言念勋庸，宜隆名器，可上柱国，馀勋回授一子。其战亡将士，皆赠官三转，子孙袭之。”

其年，授宁州刺史，寻转鄜州刺史，母忧去职。长儒性至孝，水浆不入口五日，毁悴过礼，殆将灭性，天子嘉叹。起为夏州总管三州六镇都将事，匈奴惮之，不敢窥塞。以病免。又除襄州总管，在职二年，转兰州总管。高祖遣凉州总管独孤罗、原州总管元褒、灵州总管贺若谊等发卒备胡，皆受长儒节度。长儒率众出祁连山北，西至蒲类海，无虏而还。复转荆州总管三十六州诸军事，高祖谓之曰：“江陵要害，国之南门，今以委公，朕无虑也。”岁馀，卒官。谥曰威。子嵩，大业时，官至太仆少卿。

贺娄子干

贺娄子干，字万寿，本代人也。随魏氏南迁，世居关右。祖道成，魏侍中、太子太傅。父景贤，右卫大将军。子干少以骁武知名。周武帝时，释褐司水上士，称为强济。累迁小司水，以勤劳，封思安县子，俄授使持节、仪同大将军。大象初，领军器监，寻除秦州刺史，进爵为伯。

及尉迥作乱，子干与宇文司录从韦孝宽讨之。遇贼围怀州，

子干与宇文述等击破之。高祖大悦，手书曰：“逆贼尉迥，敢遣蚁众，作寇怀州。公受命诛讨，应机荡涤，闻以嗟赞，不易可言。丈夫富贵之秋，正在今日，善建功名，以副朝望也。”其后每战先登，及破鄴城，与崔弘度逐迥至楼上。进位上开府，封武川县公，邑三千户，以思安县伯别封子皎。

开皇元年，进爵巨鹿郡公。其年，吐谷浑寇凉州，子干以行军总管从上柱国元谐击之，功最优，诏褒美。高祖虑边塞未安，即令子干镇凉川。明年，突厥寇兰川，子干率众拒之，至可洛岐山，与贼相遇。贼众甚盛，子干阻川为营，贼军不得水数日，人马甚敝，纵击，大破之。于是册授子干为上大将军曰：“於戏！敬听朕命。唯尔器量闲明，志情强果，任经武将，勤绩有闻。往岁凶丑未宁，屡惊疆场，拓土静乱，殊有厥劳。是用崇兹赏典，加此车服，往钦哉！祇承荣册，可不慎欤！”征授营新都副监，寻拜工部尚书。其年，突厥复犯塞，以行军总管从窦荣定击之。子干别路破贼，斩首千馀级，高祖嘉之，遣通事舍人曹威赍优诏劳勉之。子干请入朝，诏令驰驿奉见。吐谷浑复寇边，西方多被其害，命子干讨之。驰驿至河西，发五州兵，入掠其国，杀男女万馀口，二旬而还。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，甚患之。彼俗不设村坞，敕子干勒民为堡，营田积谷，以备不虞。子干上书曰：“比者凶寇侵扰，荡灭之期，匪朝伊夕。伏愿圣虑，勿以为怀。今臣在此，观机而作，不得准诏行事。且陇西、河右，土旷民稀，边境未宁，不可广为田种。比见屯田之所，获少费多，虚役人功，卒逢践暴。屯田疏远者，请皆废省。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，若更屯聚，弥不获安。只可严谨斥候，岂容集人聚畜。请要路之所，加其防守。但使镇戍连接，烽候相望，民虽散居，必谓无虑。”高祖从之。俄而虜寇岷、洮二州，子干勒兵赴之，贼闻而遁去。

高祖以子干晓习边事，授榆关总管十镇诸军事。岁馀，拜云州刺史，甚为虏所惮。后数年，突厥雍虞间遣使请降，并献羊马。诏以子干为行军总管，出西北道应接之。还拜云州总管，以突厥所献马百匹、羊千口以赐之，乃下书曰：“自公守北门，风尘不警。突厥所献，还以赐公。”母忧去职。朝廷以榆关重镇，非子干不可，寻起视事。十四年，以病卒官，时年六十。高祖伤惜者久之，赙缣千匹，米麦千斛，赠怀、魏等四州刺史，谥曰怀。子善柱嗣，官至黔安太守。

子干兄诠，亦有才器，位至银青光禄大夫、鄯纯深三州刺史、北地太守、东安郡公。

史万岁

史万岁，京兆杜陵人也。父静，周沧州刺史。万岁少英武，善骑射，骁捷若飞。好读兵书，兼精占候。年十五，值周、齐战于芒山，万岁时从父入军，旗鼓正相望，万岁令左右趣治装急去。俄而周师大败，其父由是奇之。武帝时，释褐侍伯上士。及平齐之役，其父战没，万岁以忠臣子拜开府仪同三司，袭爵太平县公。

尉迥之乱也，万岁从梁士彦击之。军次冯翊，见群雁飞来，万岁谓士彦曰：“请射行中第三者。”既射之，应弦而落，三军莫不悦服。及与迥军相遇，每战先登。鄴城之阵，官军稍却，万岁谓左右曰：“事急矣，吾当破之。”于是驰马奋击，杀数十人，众亦齐力，官军乃振。及迥平，以功拜上大将军。

尔硃勋以谋反伏诛，万岁颇相关涉，坐除名，配敦煌为戍卒。其戍主甚骁武，每单骑深入突厥中，掠取羊马，辄大克获。突厥无众寡莫之敢当。其人深自矜负，数骂辱万岁。万岁患之，自言亦有武用。戍主试令驰射而工，戍主笑曰：“小人定可。”万岁请弓马，复掠突厥中，大得六畜而归。戍主始善之，每

与同行，辄入突厥数百里，名誓北夷。窦荣定之击突厥也，万岁诣辕门请自效。荣定数闻其名，见而大悦。因遣人谓突厥曰：“士卒何罪过，令杀之，但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耳。”突厥许诺，因遣一骑挑战。荣定遣万岁出应之，万岁驰斩其首而还。突厥大惊，不敢复战，遂引军而去。由是拜上仪同，领车骑将军。平陈之役，又以功加上开府。

及高智慧等作乱江南，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击之。万岁率众二千，自东阳别道而进，逾岭越海，攻陷溪洞不可胜数。前后七百馀战，转斗千馀里，寂无声问者十旬，远近皆以万岁为没。万岁以水陆阻绝，信使不通，乃置书竹筒中，浮之于水。汲者得之，以言于素。素大悦，上其事。高祖嗟叹，赐其家钱十万，还拜左领军将军。先是，南宁夷爨来降，拜昆州刺史，既而复叛。遂以万岁为行军总管，率众击之。入自蜻蛉川，经弄冻，次小勃弄、大勃弄，至于南中。贼前后屯据要害，万岁皆击破之。行数百里，见诸葛亮纪功碑，铭其背曰：“万岁之后，胜我者过此。”万岁令左右倒其碑而进。渡西二河，入渠滥川，行千馀里，破其三十馀部，虏获男女二万馀口。诸夷大惧，遣使请降，献明珠径寸。于是勒石颂美隋德。万岁遣使驰奏，请将入朝，诏许之。爨玩阴有二心，不欲诣阙，因赂万岁以金宝，万岁于是舍玩而还。蜀王时在益州，知其受赂，遣使将索之。万岁闻而悉以所得金宝沉之于江，索无所获。以功进位柱国。晋王广虚衿敬之，待以交友之礼。上知为所善，令万岁督晋府军事。明年，爨玩复反，蜀王秀奏万岁受赂纵贼，致生边患，无大臣节。上令穷治其事，事皆验，罪当死。上数之曰：“受金放贼，重劳士马。朕念将士暴露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卿岂社稷臣也？”万岁曰：“臣留爨玩者，恐其州有变，留以镇抚。臣还至泸水，诏书方到，由是不将入朝，实不受赂。”上

以万岁心有欺隐，大怒曰：“朕以卿为好人，何乃官高禄重，翻为国贼也？”顾有司曰：“明日将斩之。”万岁惧而服罪，顿首请命。左仆射高颎、左卫大将军元旻等进曰：“史万岁雄略过人，每行兵用师之处，未尝不身先士卒，尤善抚御，将士乐为致力，虽古名将未能过也。”上意少解，于是除名为民。岁馀，复官爵。寻拜河州刺史，复领行军总管以备胡。

开皇末，突厥达头可汗犯塞，上令晋王广及杨素出灵武道，汉王谅与万岁出马邑道。万岁率柱国张定和、大将军李药王、杨义臣等出塞，至大斤山，与虏相遇。达头遣使问曰：“隋将为谁？”候骑报：“史万岁也。”突厥复问曰：“得非敦煌戍卒乎？”候骑曰：“是也。”达头闻之，惧而引去。万岁驰追百馀里乃及，击大破之，斩数千级，逐北入磧数百里，虏遁逃而还。杨素害其功，因谮万岁云：“突厥本降，初不为寇，来于塞上畜牧耳。”遂寝其功。万岁数抗表陈状，上未之悟。会上从仁寿宫初还京师，废皇太子，穷东宫党与。上问万岁所在，万岁实在朝堂，杨素见上方怒，因曰：“万岁谒东宫矣。”以激怒上。上谓为信然，令召万岁，时所将士卒在朝称冤者数百人，万岁谓之曰：“吾今日为汝极言于上，事当决矣。”既见上，言将士有功，为朝廷所抑，词气愤厉，忤于上。上大怒，令左右暴杀之。既而悔，追之不及，因下诏罪万岁曰：“柱国、太平公万岁，拔擢委任，每总戎机。往以南宁逆乱，令其出讨。而昆州刺史纁玩包藏逆心，为民兴患。朕备有成敕，令将入朝。万岁乃多受金银，违敕令住，致纁玩寻为反逆，更劳师旅，方始平定。所司检校，罪合极刑，舍过念功，恕其性命，年月未久，即复本官。近复总戎，进讨蕃裔。突厥达头可汗领其凶众，欲相拒抗，既见军威，便即奔退，兵不血刃，贼徒瓦解。如此称捷，国家盛事，朕欲成其勋庸，复加褒赏。而万岁、定

和通簿之日，乃怀奸诈，妄称逆面交兵，不以实陈，怀反覆之方，弄国家之法。若竭诚立节，心无虚罔者，乃为良将，至如万岁，怀诈要功，便是国贼，朝宪难亏，不可再舍。”死之日，天下士庶闻者，识与不识，莫不冤惜。

万岁为将，不治营伍，令士卒各随所安，无警夜之备，虏亦不敢犯。临阵对敌，应变无方，号为良将。有子怀义。

刘方冯昱王璟李充杨武通陈永贵房兆

刘方，京兆长安人也。性刚决，有胆气。仕周承御上士，寻以战功拜上仪同。高祖为丞相，方从韦孝宽破尉迥于相州，以功加开府，赐爵河阴县侯，邑八百户。高祖受禅，进爵为公。开皇三年，从卫王爽破突厥于白道，进位大将军。其后历甘、瓜二州刺史，尚未知名。仁寿中，会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乱，据越王故城，遣其兄子大权据龙编城，其别帅李普鼎据乌延城。左仆射杨素言方有将帅之略，上于是诏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，以度支侍郎敬德亮为长史，统二十七营而进。方法令严肃，军容齐整，有犯禁者，造次斩之。然仁而爱士，有疾病者，亲自抚养。长史敬德亮从军至尹州，疾甚，不能进，留之州馆。分别之际，方哀其危笃，流涕呜咽，感动行路。其有威惠如此，论者称为良将。至都隆岭，遇贼二千余人来犯官军，方遣营主宋纂、何贵、严愿等击破之。进兵临佛子，先令人谕以祸福，佛子惧而降，送于京师。其有桀黠者，恐于后为乱，皆斩之。

寻授欢州道行军总管，以尚书右丞李纲为司马，经略林邑。方遣钦州刺史宁长真、欢州刺史李晕、上开府秦雄以步骑出越常，方亲率大将军张慈、司马李纲舟师趣比景。高祖崩，炀帝即位，大业元年正月，军至海口。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险，方击走之。师次阇黎江，贼据南岸立栅，方盛陈旗帜，击金鼓，贼惧而溃。既渡江，行三十里，贼乘巨象，四面而至。方以弩射

象，象中创，却蹂其阵，王师力战，贼奔于栅，因攻破之，俘馘万计。于是济区粟，度六里，前后逢贼，每战必擒。进至大缘江，贼据险为栅，又击破之。迺马援铜柱，南行八日，至其国都。林邑王梵志弃城奔海，获其庙主金人，污其宫室，刻石纪功而还。士卒脚肿，死者十四五。方在道遇患而卒，帝甚伤惜之，乃下诏曰：“方肃承庙略，恭行天讨，饮冰湍迈，视险若夷。摧锋直指，出其不意，鲸鲵尽殪，巢穴咸倾，役不再劳，肃清海外。致身王事，诚绩可嘉，可赠上柱国、卢国公。”子通仁嗣。

开皇时，有冯昱、王匡、李充、杨武通、陈永贵、房兆，俱为边将，名显当时。昱、匡，并不知何许人也。昱多权略，有武艺。高祖初为丞相，以行军总管与王谊、李威等讨叛蛮，平之，拜柱国。开皇初，又以行军总管屯乙弗泊以备胡。突厥数万骑来掩之，昱力战累日，众寡不敌，竟为虏所败，亡失数千人，杀虏亦过当。其后备边数年，每战常大克捷。勇善射，高祖以其有将帅才，每以行军总管屯兵江北，御陈寇。数有战功，为陈人所惮。伐陈之役，及高智慧反，攻讨皆有殊绩。官至柱国、白水郡公。充，陇西成纪人也。少慷慨，有英略。开皇中，频以行军总管击突厥有功，官至上柱国、武阳郡公、拜朔州总管，甚有威名，为虏所惮。后有人譖其谋反，征还京师，上谴怒之。充性素刚，遂忧愤而卒。武通，弘农华阴人，性果烈，善驰射。数以行军总管讨西南夷，每有功，封白水郡公，拜左武卫大将军。时党项羌屡为边患，朝廷以其有威名，历岷、兰二州总管以镇之。后与周法尚讨嘉州叛獠，法尚军初不利，武通率数千人，为贼断其归路。武通于是束马悬车，出贼不意，频战破之。贼知其孤军无援，倾部落而至。武通转斗数百里，为贼所拒，四面路绝。武通轻骑接战，坠马，为贼所执，杀而

啖之。永贵，陇右胡人也，本姓白氏，以勇烈知名。高祖甚亲爱之，数以行军总管镇边，每战必单骑陷阵。官至柱国、兰利二州总管，封北陈郡公。兆，代人也，本姓屋引氏，刚毅有武略。频为行军总管击胡，以功官至柱国、徐州总管。并史失其事。

史臣曰：长儒等结发从戎，俱有骁雄之略；总统师旅，各擅御侮之功。长儒以步卒二千抗十万之虏，师歼矢尽，勇气弥厉，壮哉！子干西涉青海，北临玄塞，胡夷慑惮，烽候无警，亦有可称。万岁实怀智勇，善抚士卒，人皆乐死，师不疲劳。北却匈奴，南平夷、獠，兵锋所指，威惊绝域。论功杖气，犯忤贵臣，偏听生奸，死非其罪，人皆痛惜，有李广之风焉。刘方号令无私，治军严肃，克剪林邑，遂清南海，徼外百蛮，无思不服。凡此诸将，志烈过人，出当推毂之重，入受爪牙之寄，虽马伏波之威行南裔，赵充国之声动西羌，语事论功，各一时也。

列传第十九

王长述

王长述，京兆霸城人也。祖罍，魏太尉。父庆远，周淮州刺史。长述幼有仪范，年八岁，周太祖见而异之，曰：“王公有此孙，足为不朽。”解褐员外散骑侍郎，封长安县伯。累迁抚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、太子舍人。长述早孤，少为祖罍所养，及罍薨，居丧过礼，有诏褒异之。免丧，袭封扶风郡公，邑三千户。除中书舍人，修起居注，改封龙门郡公。从于谨平江陵有功，增邑五百户。周受禅，又增邑通前四千七百余户。拜宾部大夫。出为晋州刺史，转玉壁总管长史。寻授司宪大夫，出拜广州刺史。甚有威惠，吏人怀之，在任数年，蛮夷归之者三万余户。朝议嘉之，就拜大将军。后历襄、仁二州总管，并有能名。及高祖为丞相，授信州总管，部内夷、獠犹有未宾，长述讨平之，进位上大将军。王谦作乱益州，遣使致书于长述，因执其使，上其书，又陈取谦之策。上大悦，前后赐黄金五百两，授行军总管，率众讨谦。以功进位柱国。开皇初，复献平陈之计，修营战舰，为上流之师。上善其能，频加赏劳，下书曰：“每览高策，深相嘉叹，命将之日，当以公为元帅也。”后数岁，以行军总管击南宁，未至，道病卒。上甚伤惜之，令使者吊祭，赠上柱国、冀州刺史，谥曰庄。子谟嗣。谟弟轨，大业末，东郡通守。少子文楷，起部郎。

李衍

李衍，字拔豆，辽东襄平人也。父弼，周太师。衍少专武艺，慷慨有志略。周太祖时，释褐千牛备身，封怀仁县公。加开府，改封普宁县公，迁义州刺史。寻从韦孝宽镇玉壁城，数与贼战，敌人惮之。及平齐，以军功进授大将军，改封真乡郡公，拜左宫伯，赐杂彩三百匹，奴婢二十口，赐子仲威爵浮阳郡公。后历定、鄜二州刺史。及王谦作乱，高祖以衍为行军总管，从梁睿击平之。进位上大将军，赐缣二千匹。开皇元年，又以行军总管讨叛蛮，平之。进位柱国，赐帛二千匹。寻检校利州总管事。明年，突厥犯塞，以行军总管率众讨之，不见虏而还。转介州刺史。后数年，朝廷将有事江南，诏衍于襄州道营战船。及大举伐陈，授行军总管，从秦王俊出襄阳道，以功赐帛三千匹，米六百石。拜安州总管，颇有惠政，岁馀，以疾还京师，卒于家，时年五十七。子仲威嗣。

衍弟子长雅，尚高祖女襄国公主，袭父纶爵，为河阳郡公。开皇初，拜将军、散骑常侍，历内史侍郎、河州刺史、检校秦州总管。

衍从孙密，别有传。

伊娄谦

伊娄谦，字彦恭，本鲜卑人也。其先代为酋长，随魏南迁。祖信，中部太守。父灵，相、隆二州刺史。谦性忠直，善辞令。仕魏为直阁将军。周受禅，累迁宣纳上士，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。武帝将伐齐，引入内殿，从容谓曰：“朕将有事戎马，何者为先？”谦对曰：“愚臣诚不足以知大事，但伪齐僭擅，跋扈不恭，沈溺倡优，耽昏曲孽。其折冲之将斛律明月已毙，谗人之口，上下离心，道路仄目。若命六师，臣之愿也。”帝大笑，因使谦与小司寇拓拔伟聘齐观衅。帝寻发兵。齐主知之，

令其仆射阳休之责谦曰：“贵朝盛夏征兵，马首何向？”谦答曰：“仆凭式之始，未闻兴师。设复西增白帝之城，东益巴丘之戍，人情恆理，岂足怪哉！”谦参军高遵以情输于齐，遂拘留谦不遣。帝克并州，召谦劳之曰：“朕之举兵，本俟卿还；不图高遵中为叛逆，乖朕宿心，遵之罪也。”乃执遵付谦，任令报复。谦顿首请赦之，帝曰：“卿可聚众唾面，令知愧也。”谦跪曰：“以遵之罪，又非唾面之责。”帝善其言而止。谦竟待遵如初。其宽厚仁恕，皆此类也。寻赐爵济阳县伯，累迁前驱中大夫。大象中，进爵为侯，加位开府。高祖作相，授亳州总管，俄征还京。既平王谦，谦耻与逆人同名，因尔称字。高祖受禅，以彦恭为左武侯将军，俄拜大将军，进爵为公。数年，出为泽州刺史，清约自处，甚得人和。以疾去职，吏人攀恋，行数百里不绝。数岁，卒于家，时年七十。子杰嗣。

田仁恭

田仁恭，字长贵，平凉长城人也。父弘，周大司空。仁恭性宽仁，有局度。在周以明经为掌式中士。后以父军功赐爵鹑阴子。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中外兵曹。后数载，复以父功拜开府仪同三司，迁中外府掾。从护征伐，数有战功，改封襄武县公，邑五百户。从武帝平齐，加授上开府，进封淅阳郡公，增邑二千户，拜幽州总管。宣帝时，进爵雁门郡公。高祖为丞相，征拜小司马，进位大将军。从韦孝宽破尉迟迥于相州，拜柱国。高祖受禅，进上柱国，拜太子太师，甚见亲重，尝幸其第，宴饮极欢，礼赐殊厚。奉诏营庙社，进爵观国公，增邑通前五千户。未几，拜右武卫大将军。岁馀，卒官，时年四十七。赠司空，谥曰敬。子世师嗣。次子德懋，在《孝义传》。

时有任城郡公王景、鲜虞县公谢庆恩，并官至上柱国。大义公辛遵及其弟韶，并官至柱国。高祖以其俱佐命功臣，特加

崇贵，亲礼与仁恭等。事皆亡失云。

元亨

元亨，字德良，一名孝才，河南洛阳人也。父季海，魏司徒、冯翊王，遇周、齐分隔，季海遂仕长安。亨时年数岁，与母李氏在洛阳。齐神武帝以亨父在关西，禁锢之。其母则魏司空李冲之女也，素有智谋，遂诈称冻馁，请就食于荥阳。齐人以其去关西尚远，老妇弱子，不以为疑，遂许之。李氏阴托大豪李长寿，携亨及孤侄八人，潜行草间，得至长安。周太祖见而大悦，以亨功臣子，甚优礼之。亨年十二，魏恭帝在储宫，引为交友。释褐千牛备身。大统末，袭爵冯翊王，邑千户。授拜之日，悲恸不能自胜。俄迁通直散骑常侍，历武卫将军、勋州刺史，改封平凉王。周闵帝受禅，例降为公。明、武时，历陇州刺史、御正大夫、小司马。宣帝时，为洛州刺史。高祖为丞相，遇尉迟迥作乱，洛阳人梁康、邢流水等举兵应迥。旬日之间，众至万馀。州治中王文舒潜与梁康相结，将图亨。亨阴知其谋，乃选关中兵，得二千人为左右，执文舒斩之，以兵袭击梁康、邢流水，皆破之。高祖受禅，征拜太常卿，增邑七万户。寻出为卫州刺史，加大将军。卫土俗薄，亨以威严镇之，在职八年，风化大洽。后以老病，表乞骸骨，吏人诣阙上表，请留卧治，上嗟叹者久之。其年，亨以笃疾，重请还京，上令使者致医药，问动静，相望于道。岁馀，卒于家，时年六十九。谥曰宣。

杜整

杜整，字皇育，京兆杜陵人也。祖盛，魏直阁将军、颍川太守。父辟，渭州刺史。整少有风概，九岁丁父忧，哀毁骨立，事母以孝闻。及长，骁勇有膂力，好读孙、吴《兵法》。魏大统末，袭爵武乡侯。周太祖引为亲信。后事宇文护子中山公训，

甚被亲遇。俄授都督。明帝时，为内侍上士，累迁仪同三司，拜武州刺史。从武帝平齐，加上仪同，进爵平原县公，邑千户，入为勋曹中大夫。高祖为丞相，进位开府。及受禅，加上开府，进封长广郡公，俄拜左武卫将军。在职数年，以母忧去职，起令视事。开皇六年，突厥犯塞，诏遣卫王爽总戎北伐，以整为行军总管兼元帅长史。至合川，无虏而还。整密进取陈之策，上善之，于是以行军总管镇襄阳。寻病卒，时年五十五。高祖闻而伤之，赠帛四百匹，米四百石，谥曰襄。子楷嗣。官至开府。

整弟肃，亦少有志行。开皇初，为通直散骑常侍、北地太守。

李彻

李彻，字广达，朔方岩绿人也。父和，开皇初为柱国。彻性刚毅，有器干，伟容仪，多武艺。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亲信，寻拜殿中司马，累迁奉车都尉。护以彻谨厚有才具，甚礼之。护子中山公训为蒲州刺史，护令彻以本官从焉。未几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武帝时，从皇太子西征吐谷浑，以功赐爵同昌县男，邑三百户。后从帝拔晋州。及帝班师，彻与齐王宪屯鸡栖原。齐主高纬以大军至，宪引兵西上，以避其锋。纬遣其骁将贺兰豹子率劲骑蹙宪，战于晋州城北。宪师败，彻与杨素、宇文庆等力战，宪军赖以获全。复从帝破齐师于汾北，乘胜下高壁，拔晋阳，擒高潜于冀州，俱有力焉。录前后功，加开府，别封蔡阳县公，邑千户。宣帝即位，从韦孝宽略定淮南，每为先锋。及淮南平，即授淮州刺史，安集初附，甚得其欢心。高祖受禅，加上开府，转云州刺史。岁馀，征为左武卫将军。及晋王广之镇并州也，朝廷妙选正人有文武才干者，为之僚佐。上以彻前代旧臣，数持军旅，诏彻总晋王府军事，进爵齐安郡

公。时蜀王秀亦镇益州，上谓侍臣曰：“安得文同王子相，武如李广达者乎？”其见重如此。

明年，突厥沙钵略可汗犯塞，上令卫王爽为元帅，率众击之，以彻为长史。遇虜于白道，行军总管李充言于爽曰：“周、齐之世，有同战国，中夏力分，其来久矣。突厥每侵边，诸将辄以全军为计，莫能死战。由是突厥胜多败少，所以每轻中国之师。今者沙钵略悉国内之众，屯据要险，必轻我而无备，精兵袭之，可破也。”爽从之。诸将多以为疑，唯彻奖成其计，请与同行。遂与充率精骑五千，出其不意，掩击大破之。沙钵略弃所服金甲，潜草中而遁。以功加上大将军。沙钵略因此屈膝称藩。未几，沙钵略为阿拔所侵，上疏请援。以彻为行军总管，率精骑一万赴之。阿拔闻而遁去。及军还，复领行军总管，屯平凉以备胡寇，封安道郡公。开皇十年，进位柱国。及晋王广转牧淮海，以彻为扬州总管司马，改封德广郡公。寻徙封城阳郡公。其后突厥犯塞，彻复领行军总管击破之。

左仆射高颀之得罪也，以彻素与颀相善，因被疏忌，不复任使。后出怨言，上闻而召之，入卧内赐宴，言及平生，因遇鸩而卒。大业中，其妻宇文氏为孽子安远诬以咒诅，伏诛。

崔彭

崔彭，字子彭，博陵安平人也。祖楷，魏殷州刺史。父谦，周荆州总管。彭少孤，事母以孝闻。性刚毅，有武略，工骑射。善《周官》、《尚书》，略通大义。周武帝时，为侍伯上士，累转门正上士。及高祖为丞相，周陈王纯镇齐州，高祖恐纯为变，遣彭以两骑征纯入朝。彭未至齐州三十里，因诈病，止传舍，遣人谓纯曰：“天子有诏书至王所，彭苦疾，不能强步，愿王降临之。”纯疑有变，多将从骑至彭所。彭出传舍迎之，察纯有疑色，恐不就征，因诈纯曰：“王可避人，将密有所道。”

纯麾从骑，彭又曰：“将宣诏，王可下马。”纯遽下，彭顾其骑士曰：“陈王不从诏征，可执也。”骑士因执而锁之。彭乃大言曰：“陈王有罪，诏征入朝，左右不得辄动。”其从者愕然而去。高祖见而大悦，拜上仪同。及践阼，迁监门郎将，兼领右卫长史，赐爵安阳县男。数岁，转车骑将军，俄转骠骑，恆典宿卫。性谨密，在省闕二十馀年，每当上在仗，危坐终日，未尝有怠惰之容，上甚嘉之。上每谓彭曰：“卿当上日，我寝处自安。”又尝曰：“卿弓马固以绝人，颇知学不？”彭曰：“臣少爱《周礼》《尚书》，每于休沐之暇，不敢废也。”上曰：“试为我言之。”彭因说君臣戒慎之义，上称善。观者以为知言。后加上开府，迁备身将军。

上尝宴达头可汗使者于武德殿，有鸽鸣于梁上。上命彭射之，既发而中。上大悦，赐钱一万。及使者反，可汗复遣使于上曰：“请得崔将军一与相见。”上曰：“此必善射闻于虏庭，所以来请耳。”遂遣之。及至匈奴中，可汗召善射者数十人，因掷肉于野，以集飞鸢，遣其善射者射之，多不中。复请彭射之，彭连发数矢，皆应弦而落，突厥相顾，莫不叹服。可汗留彭不遣百馀日，上赂以繒彩，然后得归。仁寿末，进爵安阳县公，邑二千户。

炀帝即位，迁左领军大将军。从幸洛阳，彭督后军。时汉王谅初平，馀党往往屯聚，令彭率众数万镇遏山东，复领慈州事。帝以其清，赐绢五百匹。未几而卒，时年六十三。帝遣使吊祭，赠大将军，谥曰肃。子宝德嗣。

史臣曰：王长述等，或出总方岳，或入司禁旅，咸著声绩，以功名终，有以取之也。伊娄谦志量弘远，不念旧恶，请赦高遵之罪，有国士之风焉。崔彭巡警岩廊，毅然难犯，御侮之寄，有足称乎！

列传第二十

杜彦

杜彦，云中人也。父迁，属葛荣之乱，徙家于幽。彦性勇果，善骑射。仕周，释褐左侍上士，后从柱国陆通击陈将吴明彻于土州，破之。又击叛蛮，克仓埵、白杨二栅，并斩其渠帅。进平郢州贼帅樊志，以战功拜大都督。寻迁仪同，治隆山郡事。明年，拜陇州刺史，赐爵永安县伯。高祖为丞相，从韦孝宽击尉迥于相州，每战有功，赐物三千段，奴婢三十口。进位上开府，改封襄武县侯，拜魏郡太守。开皇初，授丹州刺史，进爵为公。后六岁，征为左武卫将军。平陈之役，以行军总管与新义公韩擒相继而进。军至南陵，贼屯据江岸，彦遣仪同樊子盖率精兵击破其栅，获船六百馀艘。渡江，击南陵城，拔之，擒其守将许翼。进至新林，与擒合军。及陈平，赐物五千段，粟六千石，进位柱国，赐子宝安爵昌阳县公。高智慧等之作乱也，复以行军总管从杨素讨之，别解江州围。智慧馀党往往屯聚，保投溪洞，彦水陆兼进，攻锦山、阳父、若、石壁四洞，悉平之，皆斩其渠帅。贼李陀拥众数千，据彭山，彦袭击破之，斩陀，传其首。又击徐州、宜丰二洞，悉平之。赐奴婢百馀口。拜洪州总管，甚有治名。

岁馀，云州总管贺娄子干卒，上悼惜者久之，因谓侍臣曰：“榆林国之重镇，安得子干之辈乎？”后数日，上曰：“吾

思可以镇榆林者，莫过杜彦。”于是征拜云州总管。突厥来寇，彦辄擒斩之，北夷畏惮，胡马不敢至塞。后数年，朝廷复追录前功，赐子宝虔爵承县公。十八年，辽东之役，以行军总管从汉王至营州。上以彦晓习军旅，令总统五十营事。及还，拜朔州总管。突厥复寇云州，上令杨素击走之，是后犹恐为边患，以彦素为突厥所惮，复拜云州总管。未几，以疾征还，卒，时年六十。子宝虔，大业末，文城郡丞。

高劼

高劼，字敬德，渤海蓆人也，齐太尉、清河王岳之子也。幼聪敏，美风仪，以仁孝闻，为齐显祖所爱。年七岁，袭爵清河王。十四为青州刺史，历右卫将军、领军大将军、祠部尚书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乐安王。性刚直，有才干，甚为时人所重。斛律明月雅敬之，每有征伐，则引之为副。迁侍中、尚书右仆射。及后主为周师所败，劼奉太后归鄴。时宦官放纵，仪同荀子溢尤称宠幸，劼将斩之以徇。太后救之，乃释。刘文殊窃谓劼曰：“子溢之徒，言成祸福，何得如此！”劼攘袂曰：“今者西寇日侵，朝贵多叛，正由此辈弄权，致使衣冠解体。若得今日杀之，明日受诛，无所恨也。”文殊甚愧。既至鄴，劼劝后主：“五品已上家累，悉置三台之上，因胁之曰：‘若战不捷，则烧之。’此辈惜妻子，必当死战，可败也。”后主不从，遂弃鄴东遁。劼恆后殿，为周军所得。武帝见之，与语，大悦，因问齐亡所由。劼发言流涕，悲不自胜，帝亦为之改容。授开府仪同三司。

高祖为丞相，谓劼曰：“齐所以亡者，由任邪佞。公父子忠良，闻于邻境，宜善自爱。”劼再拜谢曰：“劼亡齐未属，世荷恩荣，不能扶危定倾，以致沦覆。既蒙获宥，恩幸已多，况复滥叨名位，致速官谤。”高祖甚器之，以劼检校扬州事。

后拜楚州刺史，民安之。先是，城北有伍子胥庙，其俗敬鬼。祈祷者必以牛酒，至破产业。劬叹曰：“子胥贤者，岂宜损百姓乎？”乃告谕所部，自此遂止，百姓赖之。

七年，转光州刺史，上取陈五策，又上表曰：“臣闻夷凶翦暴，王者之懋功；取乱侮亡，往贤之雅诰。是以苗民逆命，爰兴两阶之舞；有扈不宾，终召六师之伐。皆所以宁一字内，匡济群生者也。自昔晋氏失驭，天网绝维，群凶于焉胃起，三方因而鼎立。陈氏乘其际运，拔起细微，茜頊纵其长蛇，窃据吴会；叔宝肆其昏虐，毒被金陵。数年已来，荒悖滋甚。牝鸡司旦，昵近奸回，尚方役徒，积骸千数，疆场防守，长戍三年。或微行暴露，沉湎王侯之宅；或奔驰骏骑，颠坠康衢之首。有功不赏，无辜获戮，烽燧日警，未以为虞，耽淫靡曼，不知纪极。天厌乱德，妖实人兴，或空里时有大声，或行路共传鬼怪，或剖人肝以祠天狗，或自舍身以厌妖讹。民神怨愤，灾异荐发，天时人事，昭然可知。臣以庸才，猥蒙朝寄，频历藩任，与其邻接，密迩仇讎，知其动静，天讨有罪，此即其时。若戎车雷动，戈船电迈，臣难惊怯，请效鹰犬。”高祖览表嘉之，答以优诏。及大举伐陈，以劬为行军总管，从宜阳公王世积下陈江州。以功拜上开府，赐物三千段。

陇右诸羌数为寇乱，朝廷以劬有威名，拜洮州刺史。下车大崇威惠，民夷悦附，其山谷间生羌相率诣府称谒，前后至者，数千馀户。豪猾屏迹，路不拾遗，在职数年，称为治理。后遇吐谷浑来寇，劬遇疾不能拒战，贼遂大掠而去。宪司奏劬亡失户口，又言受羌馈遗，竟坐免官。后卒于家，时年五十六。子士廉，最知名。

尔硃敞

尔硃敞，字乾罗，秀容契胡人，尔硃荣之族子也。父彦伯，

官至司徒、博陵王。齐神武帝韩陵之捷，尽诛尔硃氏，敞小，随母养于宫中。及年十二，自竄而走，至于大街，见童兒群戏者，敞解所著绮罗金翠之服，易衣而遁。追骑寻至，初不识敞，便执绮衣兒。比究问知非，会日已暮，由是得免。遂入一村，见长孙氏媪踞胡床而坐。敞再拜求哀，长孙氏愍之，藏于复壁。三年，购之愈急，迹且至，长孙氏曰：“事急矣，不可久留。资而遣之。遂诈为道士，变姓名，隐嵩山，略涉经史。数年之间，人颇异之。尝独坐岩石之下，泫然而叹曰：“吾岂终于此乎？伍子胥独何人也！”于是间行微服，西归于周。太祖见而礼之，拜大都督、行台郎中，封灵寿县伯，邑千五百户。迁通直散骑常侍，转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爵为侯。保定中，迁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天和中，增邑五百户，历信、临、熊、潼四州刺史，进爵为公。武帝东征，上表求从，许之。攻城陷阵，所当皆破，进位上开府。除南光州刺史，入为护军大将军。岁馀，转胶州刺史。于是迎长孙氏及弟置于家，厚资给之。高祖受禅，改封边城郡公。黔安蛮叛，命敞讨平之。师旋，拜金州总管。寻转徐州总管。在职数年，号为明肃，民吏惧之。后以年老，上表乞骸骨，赐二马轺车，归于河内，卒于家，时年七十二。子最嗣。

周摇

周摇，字世安，其先与后魏同源，初为普乃氏，及居洛阳，改为周氏。曾祖拔拔，祖右六肱，俱为北平王。父恕延，历行台仆射、南荆州总管。摇少刚果，有武艺，性谨厚，动遵法度。仕魏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。周闵帝受禅，赐姓车非氏，封金水郡公。历夙、楚二州刺史，吏民安之。从帝平齐，每战有功，超授柱国，进封夔国公。未几，拜晋州总管。时高祖为定州总管，文献皇后自京师诣高祖，路经摇所，主礼甚薄。既而白后

曰：“公廩甚富于财，限法不敢辄费。又王臣无得效私。”其质直如此。高祖以其奉法，每嘉之。及为丞相，徙封济北郡公，寻拜豫州总管。高祖受禅，复姓周氏。开皇初，突厥寇边，燕、蓟多被其患，前总管李崇为虏所杀，上思所以镇之，临朝曰：“无以加周摇者。”拜为幽州总管六州五十镇诸军事。摇修鄣塞，谨斥候，边民以安。后六载，徙为寿州。初，自以年老，乞骸骨，上召之。既引见，上劳之曰：“公积行累仁，历仕三代，克终富贵，保兹遐寿，良足善也。”赐坐褥，归于第。岁馀，终于家，谥曰恭，时年八十四。

独孤楷

独孤楷，字修则，不知何许人也，本姓李氏。父屯，从齐神武帝与周师战于沙苑，齐师败绩，因为柱国独孤信所擒，配为士伍，给使信家，渐得亲近，因赐姓独孤氏。楷少谨厚，便弄马槊，为宇文护执刀，累转车骑将军。其后数从征伐，赐爵广阿县公，邑千户，拜右侍下大夫。周末，从韦孝宽平淮南，以功赐子景云爵西河县公。高祖为丞相，进授开府，每督亲信兵。及受禅，拜右监门将军，进封汝阳郡公。数岁，迁右卫将军。仁寿初，出为原州总管。时蜀王秀镇益州，上征之，犹豫未发。朝廷恐秀生变，拜楷益州总管，驰传代之。秀果有异志，楷讽谕久之，乃就路。楷察秀有悔色，因勒兵为备。秀至兴乐，去益州四十余里，将反袭楷，密令左右覘所为，知楷不可犯而止。楷在益州，甚有惠政，蜀中父老于今称之。炀帝即位，转并州总管。遇疾丧明，上表乞骸骨。帝曰：“公先朝旧臣，历职二代，高风素望，卧以镇之，无劳躬亲簿领也。”遣其长子凌云监省郡事。其见重如此。数载，转长平太守，未视事而卒。谥曰恭。子凌云、平云、彦云，皆知名。楷弟盛，见《诚节传》。

乞伏慧

乞伏慧，字令和，马邑鲜卑人也。祖周，魏银青光禄大夫，父纂，金紫光禄大夫，并为第一领民酋长。慧少慷慨有大节，便弓马，好鹰犬。齐文襄帝时，为行台左丞，加荡寇将军，累迁右卫将军、太仆卿，自永宁县公封宜民郡王。其兄贵和又以军功为王，一门二王，称为贵显。周武平齐，授使持节、开府仪同大将军，拜饮飞右旅下大夫，转熊渠中大夫。高祖为丞相，从韦孝宽击尉惇于武陟，所当皆破，授大将军，赐物八百段。及平尉迥，进位柱国，赐爵西河郡公，邑三千户，賚物二千三百段。请以官爵让兄，朝廷不许，论者义之。高祖受禅，拜曹州刺史。曹土旧俗，民多奸隐，户口簿帐，恆不以实。慧下车按察，得户数万。迁凉州总管。先是，突厥屡为寇抄，慧于是严警烽燧，远为斥候，虏亦素惮其名，竟不入境。岁馀，转齐州刺史，得隐户数千。迁寿州总管。其年，左转杞州刺史，在职数年，迁徐州总管。时年逾七十，上表求致仕，不许。俄转荆州总管，又领潭、桂二州总管三十一州诸军事。其俗轻剽，慧躬行朴素以矫之，风化大洽。曾见人以穀捕鱼者，出绢买而放之，其仁心如此。百姓美之，号其处曰西河公穀。转秦州总管。炀帝即位，为天水太守。大业五年，征吐谷浑，郡滨西境，民苦劳役，又遇帝西巡，坐为道不整，献食疏薄，帝大怒，命左右斩之。见其无发，乃释，除名为民。卒于家。

张威

张威，不知何许人也。父琛，魏弘农太守。威少倜傥有大志，善骑射，膂力过人。在周，数从征伐，位至柱国、京兆尹，封长寿县公，邑千户。王谦作乱，高祖以威为行军总管，从元帅梁睿击之。军次通谷，谦守将李三王拥劲兵拒守，睿以威为先锋。三王初闭垒不战，威令人詈侮以激怒之，三王果出阵。威令壮士奋击，三王军溃，大兵继至，于是擒斩四千馀人。进

至开远，谦将赵俨众十万，连营三十里。威凿山通道，自西岭攻其背，俨遂败走。追至成都，与谦大战，威将中军。及谦平，进位上柱国，拜泸州总管。高祖受禅，历幽、洛二州总管，改封晋熙郡公。寻拜河北道行台仆射，后督晋王军府事。数年，拜青州总管，赐钱八十万，米五百石，杂彩三百段。威在青州，颇治产业，遣家奴于民间鬻芦菔根，其奴缘此侵扰百姓。上深加谴责，坐废于家。后从上祠太山，至洛阳，上谓威曰：“自朕之有天下，每委公以重镇，可谓推赤心矣。何乃不修名行，唯利是视？岂直孤负朕心，亦且累卿名德。”因问威曰：“公所执笏今安在？”威顿首曰：“臣负罪亏宪，无颜复执，谨藏于家。”上曰：“可持来。”威明日奉笏以见，上曰：“公虽不遵法度，功效实多，朕不忘之。今还公笏。”于是复拜洛州刺史，后封睢城郡公。寻转相州刺史，卒官。有子植，大业中，至武贲郎将。

和洪

和洪，汝南人也。少有武力，勇烈过人。周武帝时，数从征伐，以战功累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时龙州蛮任公忻、李国立等聚众为乱，刺史独孤善不能御。朝议以洪有武略，代善为刺史。月馀，擒公忻、国立，皆斩首梟之，馀党悉平。从帝攻河阴，洪力战，陷其西门。帝壮之，赏物千段。复从帝平齐，进位上仪同，赐爵北平侯，邑八百户，拜左勋曹下大夫。柱国王轨之擒吴明彻也，洪有功焉，加位开府，迁折冲中大夫。尉迥作乱相州，以洪为行军总管，从韦孝宽击之。军至河阳，迥遣兵围怀州，洪与总管宇文述等击走。又破尉惇于武陟。及平相州，每战有功，拜柱国，封广武郡公，邑二千户。前后赐物万段，奴婢五十口，金银各百挺，牛马百匹。时东夏初平，物情尚梗，高祖以洪有威名，令领冀州事，甚得人和。数岁，

征入朝，为漕渠总管监，转拜泗州刺史。属突厥寇边，诏洪为北道行军总管，击走虏，至碛而还。后迁徐州总管，卒，时年六十四。

侯莫陈颖

侯莫陈颖，字遵道，代人也。与魏南迁，世为列将。父崇，魏、周之际，历职显要，官至大司空。颖少有器量，风神警发，为时辈所推。魏大统末，以父军功赐爵广平侯，累迁开府仪同三司。周武帝时，从滕王迥击龙泉、文城叛胡，与柱国豆卢勣各帅兵分路而进。颖悬军五百馀里，破其三栅。先是，稽胡叛乱，辄略边人为奴婢。至是诏胡敢有压匿良人者诛，籍没其妻子。有人言为胡村所隐匿者，勣将诛之，颖谓勣曰：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行。诸胡固非悉反，但相迫胁为乱耳。大兵临之，首乱者知惧，胁从者思降。今渐加抚慰，自可不战而定。如即诛之，转相惊恐，为难不细。未若召其渠帅，以隐匿者付之，令自归首，则群胡可安。”勣从之。群胡感悦，争来降附，北土以安。迁司武，加振威中大夫。高祖为丞相，拜昌州刺史。会受禅，竟不行，加上开府，进爵升平郡公。俄拜延州刺史。数年，转陈州刺史。平陈之役，以行军总管从秦王俊出鲁山道。属陈将荀法尚、陈纪降，颖与行军总管段文振度江安集初附。寻拜饶州刺史，未之官，迁瀛州刺史，甚有惠政。在职数年，坐与秦王俊交通免官。百姓将送者，莫不流涕，因相与立碑，颂颖清德。未几，检校汾州事，俄拜邢州刺史。仁寿中，吏部尚书牛弘持节巡抚山东，以颖为第一。高祖嘉叹，优诏褒扬。时朝廷以岭南刺史、县令多贪鄙，蛮夷怨叛，妙简清吏以镇抚之，于是征颖入朝。及进见，上与颖言及平生，以为欢笑。数日，进位大将军，拜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，赐物而遣之。及到官，大崇恩信，民夷悦服，溪洞生越，多来归附。炀帝即位，

颖兄梁国公芮坐事徙边，朝廷恐颖不自安，征归京师。数年，拜恆山太守。其年，岭南、闽越多不附，帝以颖前在桂州有惠政，为南土所信伏，复拜南海太守。后四岁，卒官。谥曰定。子虔会，最知名。

史臣曰：杜彦东夏、南服，屡有战功，作镇朔垂，胡尘不起。高勋死亡之际，志气懍然，疾彼奸邪，致兹馀庆。尔硃敞幼有权奇，终能止足，崇基坠而复构，不亦仁且智乎！周摇以质实见知，独孤以恤人流誉，乞伏慧能以国让，侯莫陈所居治理，或知牧人之道，或践仁义之路，皆有可称焉。慧以供帐不厚，至于放黜，并结发登朝，出入三代，终享禄位，不夭性龄，盖其任心而行，不为矫饰之所致也。

列传第二十一

卢恺

卢恺，字长仁，涿郡范阳人也。父柔，终于魏中书监。恺性孝友，神情爽悟，略涉书记，颇解属文。周齐王宪引为记室。其后袭爵容城伯，邑千一百户。从宪伐齐，恺说柏杜镇下之。迁小吏部大夫，增邑七百户。染工上士王神欢者，尝以赂自进，冢宰宇文护擢为计部下大夫。恺谏曰：“古者登高能赋，可为大夫，求贤审官，理须详慎。今神欢出自染工，更无殊异，徒以家富自通，遂与搢绅并列，实恐惟鵠之刺，闻之外境。”护竟寝其事。建德中，增邑二百户。岁馀，转内史下大夫。武帝在云阳宫，敕诸屯简老牛，欲以享士。恺进谏曰：“昔田子方赎老马，君子以为美谈。向奉明敕，欲以老牛享士，有亏仁政。”帝美其言而止。转礼部大夫，为聘陈使副。先是，行人多从其国礼，及恺为使，一依本朝，陈人莫能屈。四年秋，李穆攻拔轹关、柏崖二镇，命恺作露布，帝读之大悦，曰：“卢恺文章大进，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。”寻授襄州总管司录，转治中。大象元年，征拜东京吏部大夫。开皇初，加上仪同三司，除尚书吏部侍郎，进爵为侯，仍摄尚书左丞。每有敷奏，侃然正色，虽逢喜怒，不改其常。帝嘉恺有吏干，赐钱二十万，并赉杂彩三百匹，加散骑常侍。八年，上亲考百僚，以恺为上。恺固让，不敢受，高祖曰：“吏部勤干，旧所闻悉。今者上考，金议攸

同，当仁不让，何愧之有！皆在朕心，无劳饰让。”岁馀，拜礼部尚书，摄吏部尚书事。会国子博士何妥与右仆射苏威不平，奏威阴事。愷坐与相连，上以愷属吏。宪司奏愷曰：“房恭懿者，尉迟迥之党，不当仕进。威、愷二人曲相荐达，累转为海州刺史。又吏部预选者甚多，愷不即授官，皆注色而遣。威之从父弟彻、肃二人，并以乡正征诣吏部。彻文状后至而先任用，肃左足挛蹇，才用无算，愷以威故，授朝请郎。愷之朋党，事甚明白。”上大怒曰：“愷敢将天官以为私惠！”愷免冠顿首曰：“皇太子将以通事舍人苏夔为舍人，夔即苏威之子，臣以夔未当迁，固启而止。臣若与威有私，岂当如此！”上曰：“苏威之子，朝廷共知，卿乃固执，以徼身幸。至所不知者，便行朋附，奸臣之行也。”于是除名为百姓。未几，卒于家。自周氏以降，选无清浊，及愷摄吏部，与薛道衡、陆彦师等甄别士流，故涉党固之讦，遂及于此。子义恭嗣。

令狐熙

令狐熙，字长熙，敦煌人也，代为西州豪右。父整，仕周，官至大将军、始、丰二州刺史。熙性严重，有雅量，虽在私室，终日俨然。不妄通宾客，凡所交给，必一时名士。博览群书，尤明《三礼》，善骑射，颇知音律。起家以通经为吏部上士，寻授都督、辅国将军，转夏官府都上士，俱有能名。以母忧去职，殆不胜丧。其父戒之曰：“大孝在于安亲，义不绝嗣。吾今见存，汝又只立，何得过尔毁顿，贻吾忧也！”熙自是稍加饘粥。服阕，除小驾部，复丁父忧，非杖不起，人有闻其哭声，莫不为之下泣。河阴之役，诏令墨纁从事，还授职方下大夫，袭爵彭阳县公，邑二千一百户。及武帝平齐，以留守功，增邑六百户。进位仪同，历司勋、吏部二曹中大夫，甚有当时之誉。高祖受禅之际，熙以本官行纳言事。寻除司徒左长史，加上仪

同，进爵河南郡公。时吐谷浑寇边，以行军长史从元帅元谐讨之，以功进位上开府。会蜀王秀出镇于蜀，纲纪之选，咸属正人，以熙为益州总管长史。未之官，拜沧州刺史。时山东承齐之弊，户口簿籍类不以实。熙晓谕之，令自归首，至者一万户。在职数年，风教大洽，称为良二千石。开皇四年，上幸洛阳，熙来朝，吏民恐其迁易，悲泣于道。及熙复还，百姓出境迎谒，欢叫盈路。在州获白鸟、白麇、嘉麦，甘露降于庭前柳树。八年，徙为河北道行台度支尚书，吏民追思，相与立碑颂德。及行台废，授并州总管司马。后征为雍州别驾。寻为长史，迁鸿胪卿。后以本官兼吏部尚书，往判五曹尚书事，号为明干，上甚任之。及上祠太山还，次汴州，恶其殷盛，多有奸侠，于是以熙为汴州刺史。下车禁游食，抑工商，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，船客停于郭外星居者，勒为聚落，侨人逐令归本，其有滞狱，并决遣之，令行禁止，称为良政。上闻而嘉之，顾谓侍臣曰：“鄴都天下难理处也。”敕相州刺史豆卢通，令习熙之法。其年来朝，考绩为天下之最，赐帛三百匹，颁告天下。上以岭南夷、越数为反乱，征拜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，许以便宜从事，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补授。给帐内五百人，赐帛五百匹，发传送其家累，改封武康郡公。熙至部，大弘恩信，其溪洞渠帅更相谓曰：“前时总管皆以兵威相胁，今者乃以手教相谕，我辈其可违乎？”于是相率归附。先是，州县生梗，长吏多不得之官，寄政于总管府。熙悉遣之，为建城邑，开设学校，华夷感敬，称为大化。时有宁猛力者，与陈后主同日生，自言貌有贵相，在陈日，已据南海，平陈后，高祖因而抚之，即拜安州刺史。然骄傲，恃其阻险，未尝参谒。熙手书谕之，申以交友之分。其母有疾，熙复遗以药物。猛力感之，诣府请谒，不敢为非。熙以州县多有同名者，于是奏改安州为钦州，黄州为峰州，利

州为智州，德州为欢州，东宁为融州，上皆从之。在职数年，上表曰：“臣忝寄岭表，四载于兹，犬马之年，六十有一。才轻任重，愧惧兼深，常愿收拙避贤，稍免官谤。然所管遐旷，绥抚尤难，虽未能顿革夷风，颇亦渐识皇化。但臣夙患消渴，比更增甚，筋力精神，转就衰迈。昔在壮齿，犹不如人，况今年疾俱侵，岂可犹当重寄！请解所任。”优诏不许，赐以医药。熙奉诏，令交州渠帅李佛子入朝。佛子欲为乱，请至仲冬上道，熙意在羁縻，遂从之。有人诣阙讼熙受佛子赂而舍之，上闻而固疑之。既而佛子反问至，上大怒，以为信然，遣使者锁熙诣阙。熙性素刚，郁郁不得志，行至永州，忧愤发病而卒，时年六十三。上怒不解，于是没其家财。及行军总管刘方擒佛子送于京师，言熙实无赃货，上乃悟，于是召其四子，听预仕焉。少子德棻，最知名。

薛胄

薛胄，字绍玄，河东汾阴人也。父端，周蔡州刺史。胄少聪明，每览异书，便晓其义。常叹训注者不会圣人深旨，辄以意辩之，诸儒莫不称善。性慷慨，志立功名。周明帝时，袭爵文城郡公。累迁上仪同，寻拜司金大夫，后加开府。高祖受禅，擢拜鲁州刺史，未之官，检校庐州总管事。寻除兖州刺史。及到官，系囚数百，胄剖断旬日便了，囹圄空虚。有陈州人向道力者，伪作高平郡守，将之官，胄遇诸途，察其有异，将留诘之。司马王君馥固谏，乃听诣郡。既而悔之，即遣主簿追禁道力。有部人徐俱罗者，尝任海陵郡守，先是已为道力伪代之。比至秩满，公私不悟。俱罗遂语君馥曰：“向道力以经代俱罗为郡，使君岂容疑之？”君馥以俱罗所陈，又固请胄。胄呵君馥曰：“吾已察知此人诈也。司马容奸，当连其坐！”君馥乃止。遂往收之，道力惧而引伪。其发奸摘伏，皆此类也，时人

谓为神明。先是，兖州城东沂、泗二水合而南流，泛滥大泽中，胄遂积石堰之，使决令西注，陂泽尽为良田。又通转运，利尽淮海，百姓赖之，号为薛公丰兖渠。胄以天下太平，登封告禅，帝王盛烈，遂遣博士登太山，观古迹，撰《封禅图》及仪上之。高祖谦让不许。后转郢州刺史，前后俱有惠政。征拜卫尉卿，寻转大理卿，持法宽平，名为称职。后迁刑部尚书。时左仆射高颀稍被疏忌，及王世积之诛也，颀事与相连，上因此欲成颀罪。胄明雪之，正议其狱。由是忤旨，械系之，久而得免。检校相州事，甚有能名。会汉王谅作乱并州，遣伪将慕容良东略地，攻逼慈州。刺史上官政请援于胄，胄畏谅兵锋，不敢拒，良又引兵攻胄，胄欲以计却之，遣亲人鲁世范说良曰：“天下事未可知，胄为人臣，去就须得其所，何遽相攻也？”良于是释去，进图黎阳。及良为史祥所攻，弃军归胄。朝廷以胄怀贰心，锁诣大理。相州吏人素怀其恩，诣阙理胄者百余人，胄竟坐除名，配防岭南，道病卒。有子、献，并知名。

宇文弼

宇文弼，字公辅，河南洛阳人也，其先与周同出。祖直力觐，魏巨鹿太守。父珍，周宕州刺史。弼慷慨有大节，博学多通，仕周为礼部上士。尝奉使邓至国及黑水、龙涸诸羌，前后降附三十馀部。及还，奉诏修定《五礼》，书成奏之，赐公田十二顷，粟百石。累迁少吏部，擢八人为县令，皆有异绩，时以为知人。转内史都上士。武帝将出兵河阳以伐齐，谋及臣下，弼进策曰：“齐氏建国，于今累叶，虽曰无道，籓屏之寄，尚有其人。今之用兵，须择其地。河阳冲要，精兵所聚，尽力攻围，恐难得志。如臣所见，彼汾之曲，戍小山平，攻之易拔。用武之地，莫过于此，愿陛下详之。”帝不纳，师竟无功。建德五年，大举伐齐，卒用弼计。弼于是募三辅豪侠少年数百人

以为别队，从帝攻拔晋州。身被三创，苦战不息，帝奇而壮之。后从帝平齐，以功拜上仪同，封武威县公，邑千五百户，赐物千五百段，奴婢百五十口，马牛羊千馀头，拜司州总管司录。宣帝嗣位，迁左守庙大夫。时突厥寇甘州，帝令侯莫陈昶率兵击之，弼为监军。谓昶曰：“黠虏之势，来如激矢，去若绝弦，若欲追蹶，良为难及。且宜选精骑，直趋祁连之西。贼若收军，必自蓼泉之北，此地险隘，兼复下湿，度其人马，三日方度，缓辔追讨，何虑不及？彼劳我逸，破之必矣。若邀此路，真上策也。”昶不能用之，西取合黎，大军行迟，虏已出塞。其年，弼又率兵从梁士彦攻拔寿阳，寻改封安乐县公，增邑六百户，赐物六百段，加以口马。除涇州刺史，俄转南司州刺史。后司马消难之奔陈也，弼追之不及。遇陈将樊毅，战于漳口，自旦及午，三战三捷，虏获三千人。除黄州刺史，寻转南定州刺史。开皇初，以前功封平昌县公，加邑一千二百户，入为尚书右丞。时西羌内附，诏弼持节安集之，置盐泽、蒲昌二郡而还。迁尚书左丞，当官正色，为百僚所惮，三年，突厥寇甘州，以行军司马从元帅窦荣定击破之。还除太仆少卿，转吏部侍郎。平陈之役，杨素出信州道，令弼持节为诸军节度，仍领行军总管。刘仁恩之破陈将吕仲肃也，弼有谋焉。加开府，擢拜刑部尚书，领太子虞候率。上尝亲临释奠，弼与博士论议，词致清远，观者属目。上大悦，顾谓侍臣曰：“朕今睹周公之制礼，见宣尼之论孝，实慰朕心。”于是颁赐各有差。时朝廷以晋阳为重镇，并州总管必属亲王，其长史、司马亦一时高选。前长史王韶卒，以弼有文武干用，出为并州长史。俄以父艰去职，寻诏起之。十八年，辽东之役，授元帅汉王府司马，仍寻领行军总管。军还之后，历朔、代、吴三州总管，皆有能名。炀帝即位，征拜刑部尚书，仍持节巡省河北。还除泉州刺史。岁馀，复拜刑部

尚书，寻转礼部尚书。弼既以才能著称，历职显要，声望甚重，物议时谈，多见推许，帝颇忌之。时帝渐好声色，尤勤远略，弼谓高颀曰：“昔周天元好声色而国亡，以今方之，不亦甚乎？”又言：“长城之役，幸非急务。”有人奏之，竟坐诛死，时年六十二，天下冤之。所著辞赋二十馀万言，为《尚书》、《孝经注》行于时。有子俭、瑗。

张衡

张衡，字建平，河内人也。祖疑，魏河阳太守。父光，周万州刺史。衡幼怀志尚，有骨鯁之风。年十五，诣太学受业，研精覃思，为同辈所推。周武帝居太后忧，与左右出猎，衡露发舆棹，扣马切谏。帝嘉焉，赐衣一袭，马一匹，擢拜汉王侍读。衡又就沈重受《三礼》，略究大旨。累迁掌朝大夫。高祖受禅，拜司门侍郎。及晋王广为河北行台，衡历刑部、度支二曹郎。后以台废，拜并州总管掾。及王转牧扬州，衡复为掾，王甚亲任之。衡亦竭虑竭诚事之，夺宗之计，多衡所建也。以母忧去职，岁馀，起授扬州总管司马，赐物三百段。开皇中，熙州李英林聚众反，署置百官，以衡为行军总管，率步骑五万人讨平之。拜开府，赐奴婢一百三十口，物五百段，金银杂畜称是。及王为皇太子，拜衡右庶子，仍领给事黄门侍郎。炀帝嗣位，除给事黄门侍郎，进位银青光禄大夫，俄迁御史大夫，甚见亲重。大业三年，帝幸榆林郡，还至太原，谓衡曰：“朕欲过公宅，可为朕作主人。”衡于是驰至河内，与宗族具牛酒。帝上太行，开直道九十里，以抵其宅。帝悦其山泉，留宴三日，因谓衡曰：“往从先皇拜太山之始，途经洛阳，瞻望于此，深恨不得相过，不谓今日得谐宿愿。”衡俯伏辞谢，奉斛上寿。帝益欢，赐其宅傍田三十顷，良马一匹，金带，缣彩六百段，衣一袭，御食器一具。衡固让，帝曰：“天子所至称幸者，盖

为此也，不足为辞。”衡复献食于帝，帝令颁赐公卿，下至卫士，无不沾洽。衡以籓邸之旧，恩宠莫与为比，颇自骄贵。明年，帝幸汾阳宫，宴从官，特赐绢五百匹。时帝欲大汾阳宫，令衡与纪弘整具图奏之。衡承间进谏曰：“比年劳役繁多，百姓疲敝，伏愿留神，稍加折损。”帝意甚不平。后尝目衡谓侍臣曰：“张衡自谓由其计画，令我有天下也。”时齐王暕失爱于上，帝密令人求暕罪失。有人譖暕违制，将伊阙令皇甫诩从之汾阳宫。又录前幸涿郡及祠恆岳时，父老谒见者衣冠多不整。帝谴衡以宪司皆不能举正，出为榆林太守。明年，帝复幸汾阳宫，衡督役筑楼烦城，因而谒帝。帝恶衡不损瘦，以为不念咎，因谓衡曰：“公甚肥泽，宜且还郡。”衡复之榆林。俄而敕衡督役江都宫。有人诣衡讼宫监者，衡不为理，还以讼书付监，其人大为监所困。礼部尚书杨玄感使至江都，其人诣玄感称冤。玄感固以衡为不可。及与衡相见，未有所言，又先谓玄感曰：“薛道衡真为枉死。”玄感具上其事，江都丞王世充又奏衡频减顿具。帝于是发怒，锁衡诣江都市，将斩之，久而乃释，除名为民，放还田里。帝每令亲人覘衡所为。八年，帝自辽东还都，衡妄言衡怨望，谤讪朝政，竟赐尽于家。临死大言曰：“我为人作何物事，而望久活！”监刑者塞耳，促令杀之。义宁中，以死非其罪，赠大将军、南阳郡公，谥曰忠。有子希玄。

杨汪

杨汪，字元度，本弘农华阴人也，曾祖顺，徙居河东。父琛，仪同三司，及汪贵，追赠平乡县公。汪少凶疏，好与人群斗，拳所殴击，无不颠踣。长更折节勤学，专精《左氏传》，通《三礼》。解褐周冀王侍读，王甚重之，每曰：“杨侍读德业优深，孤之穆生也。”其后问《礼》于沈重，受《汉书》于刘臻，二人推许之曰：“吾弗如也。”由是知名，累迁夏官府

都上士。及高祖居相，引知兵事，迁掌朝下大夫。高祖受禅，赐爵平乡县伯，邑二百户。历尚书司勋兵部二曹侍郎、秦州总管长史，名为明干。迁尚书左丞，坐事免。后历荆、洛二州长史，每听政之暇，必延生徒讲授，时人称之。数年，高祖谓谏议大夫王达曰：“卿为我觅一好左丞。”达遂私于汪曰：“我当荐君为左丞，若事果，当以良田相报也。”汪以达所言奏之，达竟以获罪，卒拜汪为尚书左丞。汪明习法令，果于剖断，当时号为称职。炀帝即位，守大理卿。汪视事二日，帝将亲省囚徒。其时系囚二百余人，汪通宵究审，诘朝而奏，曲尽事情，一无遗误，帝甚嘉之。岁馀，拜国子祭酒。帝令百僚就学，与汪讲论，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，论难锋起，皆不能屈。帝令御史书其问答奏之，省而大悦，赐良马一匹。大业中，为银青光禄大夫。及杨玄感反河南，赞治裴弘策出师御之，战不利，弘策出还，遇汪而屏人交语。既而留守樊子盖斩弘策，以状奏汪，帝疑之，出为梁郡通守。后李密已逼东都，其徒频寇梁郡，汪勒兵拒之，频挫其锐。炀帝崩，王世充推越王侗为主，征拜吏部尚书，颇见亲委。及世充僭号，汪复用事，世充平，以凶党诛死。

史臣曰：卢恺谏说可称，令狐熙所居而治，薛胄执宪平允，宇文弼声望攸归，张衡以鯁正立名，杨汪以学业自许。然皆有善始，鲜克令终，九仞之基，俱倾于一匮，惜哉！夫忠为令德，施非其人尚或不可，况托足邪径，而又不得其人者欤！语曰：“无为权首，将受其咎。”又曰：“无始祸，无召乱。”张衡既召乱源，实为权首，动不以顺，其能不及于此乎？

列传第二十二

卢思道从父兄昌衡

卢思道，字子行，范阳人也。祖阳乌，魏秘书监。父道亮，隐居不仕。思道聪爽俊辩，通悦不羁。年十六，遇中山刘松，松为人作碑铭，以示思道。思道读之，多所不解，于是感激，闭户读书，师事河间邢子才。后思道复为文，以示刘松，松又不能甚解。思道乃喟然叹曰：“学之有益，岂徒然哉！”因就魏收借异书，数年之间，才学兼著。然不持操行，好轻侮人。齐天保中，《魏史》未出，思道先已诵之，由是大被笞辱。前后屡犯，因而不调。其后左仆射杨遵彦荐之于朝，解褐司空行参军，长兼员外散骑侍郎，直中书省。文宣帝崩，当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，择其善者而用之。魏收、阳休之、祖孝徵等不过得一二首，唯思道独得八首。故时人称为“八米卢郎”。后漏泄省中语，出为丞相西阁祭酒，历太子舍人、司徒录事参军。每居官，多被谴辱。后以擅用库钱，免归于家。尝于蓟北怅然感慨，为五言诗为见意，人以为工。数年，复为京畿主簿，历主客郎、给事黄门侍郎，待诏文林馆。周武帝平齐，授仪同三司，追赴长安，与同辈阳休之等数人作《听蝉鸣篇》，思道所为，词意清切，为时人所重。新野庾信遍览诸同作者，而深叹美之。未几，以母疾还乡，遇同郡祖英伯及从兄昌期、宋护等举兵作乱，思道预焉。周遣柱国宇文神举讨平之，罪当法，已

在死中。神举素闻其名，引出之，令作露布。思道援笔立成，文无加点，神举嘉而宥之。后除掌教上士。高祖为丞相，迁武阳太守，非其好也。为《孤鸿赋》以寄其情曰：

余志学之岁，自乡里游京师，便见识知音，历受群公之眷。年登弱冠，甫就朝列，谈者过误，遂窃虚名。通人杨令君、邢特进已下，皆分庭致礼，倒屣相接，翦拂吹嘘，长其光价。而才本驽拙，性实疏懒，势利货殖，淡然不营。虽笼绊朝市且三十载，而独往之心未始去怀抱也。摄生舛和，有少气疾。分符坐啸，作守东原。洪河之湄，沃野弥望，器务既屏，鱼鸟为邻。有离群之鸿，为罗者所获，野人驯养，贡之于余。置诸池庭，朝夕赏玩，既用销忧，兼以轻疾。《大易》称“鸿渐于陆”，羽仪盛也。《扬子》曰“鸿飞冥冥”，翥翥高也。《淮南》云“东归碣石”，违溽暑也。平子赋曰“南寓衡阳”，避祁寒也。若其雅步清音，远心高致，鹇鸾以降，罕见其俦，而铩翮墙阴，偶影独立，喑喋糝糝，鸡鹜为伍，不亦伤乎！余五十之年，忽焉已至，永言身事，慨然多绪，乃为之赋，聊以自慰云。其词曰：

惟此孤鸿，擅奇羽虫，实稟清高之气，远生辽碣之东。翮毛将落，和鸣顺风，壮冰云厚，矫翅排空。出岛屿之绵邈，犯霜露之溟濛，惊絃鱼之密网，畏落雁之虚弓。若其斗柄东指，女夷司月，乃遥集于寒门，遂轻举于玄阙。至如天高气肃，摇落在时，既啸俦于淮浦，亦弄吭于江湄。摩赤霄以凌厉，乘丹气之威夷，逆商飙之袅袅，玩阳景之迟迟。彭蠡方春，洞庭初绿，理翮整翰，群浮侣浴。振雪羽而临风，掩霜毛而候旭，履江湖之菁藻，饫原野之菽粟。行离离而高逝，响嚶嚶而相续，洁齐国之冰纨，皓密山之华玉。若乃晨沐清露，安趾徐步；夕息芳洲，延颈乘流；违寒竞逐，浮沅水宿；避暑言归，绝漠云

飞。望玄鹄而为侣，比殊鹭而相依，倦天衢之冥漠，降河渚之芳菲。忽值罗人设网，虞者悬机，永辞寥廓，蹈迹重围。始则窘束笼樊，忧憊刀俎，靡躯绝命，恨失其所。终乃驯狎园庭，栖托池御，稻粱为惠，恣其容与。于是翕羽宛颈，屏气销声，灭烟霞之高想，闷江海之幽情。何时骧首奋翼，上凌太清，蹇翥鼓舞，远薄层城。恶禽视而不贵，小鸟顾而相轻，安控地而无耻，岂冲天之复荣！若夫图南之羽，伟而去羨，栖睫之虫，微而不贱，各遂性于天壤，弗企怀以交战。不听咸池之乐，不飡太牢之荐，匹晨鸡而共饮，偶野鳧以同膳。匪扬声以显闻，宁校体而求见，聊寓形乎沼沚，且夷心于漭泆。齐荣辱以晏如，承君子之余眄。

开皇初，以母老，表请解职，优诏许之。思道自恃才地，多所陵轹，由是官途沦滞。既而又著《劳生论》，指切当时，其词曰：

《庄子》曰：“大塊劳我以生。”诚哉斯言也！余年五十，羸老云至，追惟畴昔，勤矣厥生。乃著兹论，因言时云尔。

罢郡屏居，有客造余者，少选之顷，盱衡而言曰：“生者天地之大德，人者有生之最灵，所以作配两仪，称贵群品，妍蚩愚智之辩，天悬壤隔，行己立身之异，入海登山。今吾子生于右地，九叶卿族，天授俊才，万夫所仰，学综流略，慕孔门之游、夏，辞穷两则，拟汉日之卿、云。行藏有节，进退以礼，不谄不骄，无愠无恚，偃仰贵贱之间，从容语默之际，何其裕也！下走所欣羨焉。”

余莞尔而笑曰：“未之思乎？何所言之过也！子其清耳，请为左右陈之。夫人之生也，皆未若无生。在余之生，劳亦勤止，纨绮之年，伏膺教义，规行矩步，从善而登。巾冠之后，濯纓受署，纒锁仁义，笼绊朝市。失翹陆之本性，丧江湖之远

情，沦此风波，溺于倒蹶，忧劳总至，事非一绪。何则？地胄高华，既致嫌于管库，才识美茂，亦受嫉于愚庸。笃学强记，聳瞽于焉侧目，清言河泻，木讷所以疚心。岂徒虫惜春浆，鸱吝腐鼠，相江都而永叹，傅长沙而不归，固亦鲁值臧仓，楚逢靳尚，赵壹为之哀歌，张升于是恸哭。有齐之季，不遇休明，申脰就鞅，屏迹无地。段珪、张让，金贝是视，贾谧、郭淮，腥臊可饜。淫刑以逞，祸近池鱼，耳听恶来之谗，足践龙逢之血。周氏末叶，仍值僻王，敛笏升阶，汗流浹背，莒客之踵跻焦原，匹兹非险，齐人之手执马尾，方此未危。若乃羊肠、句注之道，据鞍振策，武落、鸡田之外，栉风沐雨，三旬九食，不敢称弊，此之为役，盖其小小者耳。今泰运肇开，四门以穆，冕旒司契于上，夔、龙佐命于下，岐伯、善卷，耻徇幽忧，卞随、务光，悔从木石。余年在秋方，已迫知命，情礼宜退，不获晏安。一叶从风，无损邓林之攒植，双凫退飞，不亏渤澥之游泳。耕田凿井，晚息晨兴，候南山之朝云，揽北堂之明月。汜胜九谷之书，观其节制，崔实四人之令，奉以周旋。晨荷蓑笠，白屋黄冠之伍，夕谈谷稼，沾体涂足之伦。浊酒盈樽，高歌满席，恍兮惚兮，天地一指。此野人之乐也，子或以是羨余乎？”

客曰：“吾子之事，既闻之矣。他人有心，又请论其梗概。”
余答曰：“云飞泥沉，卑高异等，圆行方止，动息殊致。是以摩霄运海，轻爵罗于藪泽，五衢四照，忽斤斧于山林。余晚值昌辰，遂其弱尚，观人事之陨获，睹时路之遭危。玄冬修夜，静言长想，可以累叹悼心，流涕酸鼻。人之百年，脆促已甚，奔驹流电，不可为辞。顾慕周章，数纪之内，穷通荣辱，事无足道。而有识者鲜，无识者多，褊隘凡近，轻险躁薄。居家则人面兽心，不孝不义，出门则谄谀谗佞，无愧无耻。退身知足，

忘伯阳之炯戒，陈力就列，弃周任之格言。悠悠远古，斯患已积，迄于近代，此蠹尤深。范卿撝让之风，搢绅不嗣，《夏书》昏垫之罪，执政所安。朝露未晞，小车盈董、石之巷，夕阳且落，阜盖填闾、窦之里。皆如脂如韦，俯倮匍匐，啖恶求媚，舐痔自亲。美言谄笑，助其愉乐，诈泣佞哀，恤其丧纪。近通旨酒，远贡文蛇，艳姬美女，委如脱屣，金铄玉华，弃同遗迹。及邓通失路，一簪之贿无馀，梁冀就诛，五侯之贵将起。向之求官买职，晚谒晨趋，刺促望尘之旧游，伊优上堂之夜客，始则亡魂褫魄，若牛兄之遇兽，心战色沮，似叶公之见龙；俄而抵掌扬眉，高视阔步，结伴弃廉公之第，携手哭圣卿之门。华毂生尘，来如激矢，雀罗暂设，去等绝弦。饴蜜非甘，山川未阻，千变万化，鬼出神入。为此者皆衣冠士族，或有艺能，不耻不仁，不畏不义，靡愧友朋，莫惭妻子。外呈厚貌，内蕴百心，繇是则纒青佩紫，牧州典郡，冠帻劫人，厚自封殖。妍歌妙舞，列鼎撞钟，耳倦丝桐，口饫珍旨。虽素论以为非，而时宰之不责，末俗蚩蚩，如此之敝。余则违时薄宦，屏息穷居，甚耻驱驰，深畏乾没。心若死灰，不营势利，家无儋石，不费囊钱。偶影联官，将数十载，弩拙致笑，轻生所以告劳也。真人御宇，斫雕为朴，人知荣辱，时反邕熙。风力上宰，内敷文教，方、邵重臣，外扬武节。被之大道，洽以淳风，举必以才，爵无滥授。稟斯首鼠，不预衣簪，阿党比周，扫地俱尽，轻薄之俦，灭影窜迹。砾石变成瑜瑾，莠莠化为芝兰。曩之扇俗搅时，骇耳矇目，今悉不闻不见，莫余敢侮。《易》曰：‘圣人作而万物睹’，斯之谓乎！”

岁馀，被征，奉诏郊劳陈使。顷之，遭母忧，未几，起为散骑侍郎，奏内史侍郎事。于时议置六卿，将除大理。思道上奏曰：“省有驾部，寺留太仆，省有刑部，寺除大理，斯则重

畜产而贱刑名，诚为未可。”又陈殿庭非杖罚之所，朝臣犯笞罪，请以赎论，上悉嘉纳之。是岁，卒于京师，时年五十二。上甚惜之，遣使吊祭焉。有集三十卷，行于时。子赤松，大业中，官至河东长史。

昌衡字子均。父道虔，魏尚书仆射。昌衡小字龙子，风神淡雅，容止可法，博涉经史，工草行书。从弟思道，小字释奴，宗中俱称英妙。故幽州为之语曰：“卢家千里，释奴、龙子。”年十七，魏济阴王元暉业召补太尉参军事，兼外兵参军。齐氏受禅，历平恩令、太子舍人。寻为仆射祖孝徵所荐，迁尚书金部郎。孝徵每曰：“吾用卢子均为尚书郎，自谓无愧幽州矣。”其后兼散骑侍郎，迎劳周使。武帝平齐，授司玉中士，与大宗伯斛斯徵修礼令。开皇初，拜尚书祠部侍郎。高祖尝大集群下，令自陈功绩，人皆竞进，昌衡独无所言。左仆射高颀目而异之。陈使贺彻、周湊相继来聘，朝廷每令昌衡接对之。未几，出为徐州总管长史，甚有能名。吏部尚书苏威考之曰：“德为人表，行为士则。”论者以为美谈。尝行至浚仪，所乘马为他牛所触，因致死。牛主陈谢，求还价直，昌衡谓之曰：“六畜相触，自关常理，此岂人情也，君何谢？”拒而不受。性宽厚不校，皆此类也。转寿州总管长史。总管宇文述甚敬之，委以州务。岁馀，迁金州刺史。仁寿中，奉诏持节为河南道巡省大使，及还，以奉使称旨，授仪同三司，赐物三百段。昌衡自以年在悬车，表乞骸骨，优诏不许。大业初，征为太子左庶子，行诣洛阳，道卒，时年七十二。子宝素、宝胤。

李孝贞

李孝贞，字元操，赵郡柏人人也。父希礼，齐信州刺史，世为著姓。孝贞少好学，能属文。在齐释褐司徒府参军事。简静不妄通宾客，与从兄仪曹郎中骚、太子舍人季节、博陵崔子

武、范阳卢询祖为断金之契。后以射策甲科拜给事中。于时黄门侍郎高乾和亲要用事，求婚于孝贞。孝贞拒之，由是有隙，阴谮之，出为太尉府外兵参军。后历中书舍人、博陵太守、司州别驾，复兼散骑常侍、聘周使副，还除给事黄门侍郎。周武帝平齐，授仪同三司、少典祀下大夫。宣帝即位，转吏部下大夫。高祖为丞相，尉迥作乱相州，孝贞从韦孝宽击之，以功授上仪同三司。开皇初，拜冯翊太守，为犯庙讳，于是称字。后数岁，迁蒙州刺史，吏民安之。自此不复留意于文笔，人问其故，慨然叹曰：“五十之年，倏焉而过，鬓垂素发，筋力已衰，宦意文情，一时尽矣，悲夫！”然每暇日，辄引宾客弦歌对酒，终日为欢。征拜内史侍郎，与内史李德林参典文翰。然孝贞无干剧之用，颇称不理，上谴怒之，敕御史劾其事，由是出为金州刺史。卒官。所著文集二十卷，行于世。有子允玉。

孝贞弟孝威，亦有雅望，大业中，官至大理少卿。

薛道衡从弟孺

薛道衡，字玄卿，河东汾阴人也。祖聪，魏济州刺史。父孝通，常山太守。道衡六岁而孤，专精好学。年十三，讲《左氏传》，见子产相郑之功，作《国侨赞》，颇有词致，见者奇之。其后才名益著，齐司州牧、彭城王浹引为兵曹从事。尚书左仆射弘农杨遵彦，一代伟人，见而嗟赏。授奉朝请。吏部尚书陇西辛术与语，叹曰：“郑公业不亡矣。”河东裴谡目之曰：“自鼎迁河朔，吾谓关西孔子罕值其人，今复遇薛君矣。”武成作相，召为记室，及即位，累迁太尉府主簿。岁馀，兼散骑常侍，接对周、陈二使。武平初，诏与诸儒修定《五礼》，除尚书左外兵郎。陈使傅縡聘齐，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对之。縡赠诗五十韵，道衡和之，南北称美。魏收曰：“傅縡所谓以蚓投鱼耳。”待诏文林馆，与范阳卢思道、安平李德林齐名友善。复

以本官直中书省，寻拜中书侍郎，仍参太子侍读。后主之时，渐见亲用，于时颇有附会之讥。后与侍中斛律孝卿参预政事，道衡具陈备周之策，孝卿不能用。及齐亡，周武引为御史二命士。后归乡里，自州主簿入为司禄上士。

高祖作相，从元帅梁睿击王谦，摄陵州刺史。大定中，授仪同，摄邳州刺史。高祖受禅，坐事除名。河间王弘北征突厥，召典军书，还除内史舍人。其年，兼散骑常侍，聘陈主使。道衡因奏曰：“江东蕞尔一隅，僭擅遂久，实由永嘉已后，华夏分崩。刘、石、符、姚、慕容、赫连之辈，妄窃名号，寻亦灭亡。魏氏自北徂南，未遑远略。周、齐两立，务在兼并，所以江表逋诛，积有年祀。陛下圣德天挺，光膺宝祚，比隆三代，平一九州，岂容使区区之陈，久在天网之外？臣今奉使，请责以称藩。”高祖曰：“朕且含养，置之度外，勿以言辞相折，识朕意焉。”江东雅好篇什，陈主尤爱雕虫，道衡每有所作，南人无不吟诵焉。及八年伐陈，授淮南道行台尚书吏部郎，兼掌文翰。王师临江，高颀夜坐幕下，谓之曰：“今段之举，克定江东已不？君试言之。”道衡答曰：“凡论大事成败，先须以至理断之。《禹贡》所载九州，本是王者封域。后汉之季，群雄竞起，孙权兄弟遂有吴、楚之地。晋武受命，寻即吞并，永嘉南迁，重此分割。自尔已来，战争不息，否终斯泰，天道之恆。郭璞有云：‘江东偏王三百年，还与中国合。’今数将满矣。以运数而言，其必克一也。有德者昌，无德者亡，自古兴灭，皆由此道。主上躬履恭俭，忧劳庶政，叔宝峻宇雕墙，酣酒荒色。上下离心，人神同愤，其必克二也。为国之体，在于任寄，彼之公卿，备员而已。拔小人施文庆委以政事，尚书令江总唯事诗酒，本非经略之才，萧摩诃、任蛮奴是其大将，一夫之用耳。其必克三也。我有道而大，彼无德而小，量其甲

士，不过十万。西自巫峡，东至沧海，分之则势悬而力弱，聚之则守此而失彼。其必克四也。席卷之势，其在不疑。”颀忻然曰：“君言成败，事理分明，吾今豁然矣。本以才学相期，不意筹略乃尔。”还除吏部侍郎。后坐抽擢人物，有言其党苏威，任人有意故者，除名，配防岭表。晋王广时在扬州，阴令人讽道衡从扬州路，将奏留之。道衡不乐王府，用汉王谅之计，遂出江陵道而去。寻有诏征还，直内史省。晋王由是衔之，然爱其才，犹颇见礼。后数岁，授内史侍郎，加上仪同三司。

道衡每至构文，必隐坐空斋，蹋壁而卧，闻户外有人便怒，其沉思如此。高祖每曰：“薛道衡作文书称我意。”然诫之以迂诞。后高祖善其称职，谓杨素、牛弘曰：“道衡老矣，驱使勤劳，宜使其殊门陈戟。”于是进位上开府，赐物百段。道衡辞以无功，高祖曰：“尔久劳阶陛，国家大事，皆尔宣行，岂非尔功也？”道衡久当枢要，才名益显，太子诸王争相与交，高颀、杨素雅相推重，声名籍甚，无竞一时。

仁寿中，杨素专掌朝政，道衡既与素善，上不欲道衡久知机密，因出检校襄州总管。道衡久蒙驱策，一旦违离，不胜悲恋，言之哽咽。高祖怆然改容曰：“尔光阴晚暮，侍奉诚劳。朕欲令尔将摄，兼抚萌俗。今尔之去，朕如断一臂。”于是赉物三百段，九环金带，并时服一袭，马十匹，慰勉遣之。在任清简，吏民怀其惠。

炀帝嗣位，转番州刺史。岁馀，上表求致仕。帝谓内史侍郎虞世基曰：“道衡将至，当以秘书监待之。”道衡既至，上《高祖文皇帝颂》，其词曰：

太始太素，茫茫造化之初；天皇地皇，杳冥书契之外。其道绝，其迹远，言谈所不诣，耳目所不追。至于入穴登巢，鹑居鷓饮，不殊于羽族，取类于毛群，亦何贵于人灵，何用于心

识？羲、轩已降，爰暨唐、虞，则乾象而施法度，观人文而化天下，然后帝王之位可重，圣哲之道为尊。夏后、殷、周之国，禹、汤、文、武之主，功济生民，声流《雅颂》，然陵替于三五，惭德于干戈。秦居闰位，任刑名为政本，汉执灵图，杂霸道而为业。当涂兴而三方峙，典午末而四海乱。九州封域，窟穴鲸鲵之群；五都遗黎，蹴踏戎马之足。虽玄行定嵩、洛，木运据崑、函，未正沧海之流，诘息昆山之燎！协千龄之旦暮，当万叶之一朝者，其在大隋乎？

粤若高祖文皇帝，诞圣降灵，则赤光照室，韬神晦迹，则紫气腾天。龙颜日角之奇，玉理珠衡之异，著在图箴，彰乎仪表。而帝系灵长，神基崇峻，类邠、岐之累德，异丰、沛之勃起。俯膺历试，纳揆宾门，位长六卿，望高百辟，犹重华之为太尉，若文命之任司空。苍历将尽，率土糜沸，玉弩惊天，金芒照野。奸雄挺祸，据河朔而连海岱；猾长纵恶，杜白马而塞成皋。庸、蜀逆命，凭铜梁之险；郢、黄背诞，引金陵之寇。三川已震，九鼎将飞。高祖龙跃凤翔，濡足授手，应赤伏之符，受玄狐之箴，命百下百胜之将，动九天九地之师，平共工而殄蚩尤，翦彘契窳而戮凿齿。不烦二十八将，无假五十二征，曾未逾时，妖逆咸殄，廓氛雾于区宇，出黎元于涂炭。天柱倾而还正，地维绝而更纽。殊方稽颡，识牛马之内向；乐师伏地，惧钟石之变声。万姓所以乐推，三灵于是改卜。坛场已备，犹弘五让之心；亿兆难违，方从四海之请。光临宝祚，展礼郊丘，舞六代而降天神，陈四圭而飨上帝，乾坤交泰，品物咸亨。酌前王之令典，改易徽号；因庶萌之子来，移创都邑。天文上当硃鸟，地理下据黑龙，正位辨方，揆影于日月，内宫外座，取法于辰象。悬政教于魏阙，朝群后于明堂，除旧布新，移风易俗。天街之表，地脉之外，獯豸孔炽，其来自久，横行十万，

樊哙于是失辞，提步五千，李陵所以陷没。周、齐两盛，竞结旄头，娉狄后于漠北，未足息其侵扰，倾珍藏于山东，不能止其贪暴。炎灵启祚，圣皇驭宇，运天策于帷宸，播神威于沙朔，柳室、氈裘之长，皆为臣隶，瀚海、蹕林之地，尽充池苑。三吴、百越，九江五湖，地分南北，天隔内外，谈黄旗紫盖之气，恃龙蟠兽据之险，恆有僭伪之君，妄窃帝王之号。时经五代，年移三百，爰降皇情，永怀大道，愍彼黎献，独为匪人。今上利建在唐，则哲居代，地凭宸极，天纵神武，受脤出车，一举平定。于是八荒无外，九服大同，四海为家，万里为宅。乃休牛散马，偃武修文。

自华夏乱离，绵积年代，人造战争之具，家习浇伪之风，圣人之遗训莫存，先王之旧典咸坠。爰命秩宗，刊定《五礼》，申敕太子，改正六乐。玉帛樽俎之仪，节文乃备；金石匏革之奏，雅俗始分。而留心政术，垂神听览，早朝晏罢，废寝忘食，忧百姓之未安，惧一物之失所。行先王之道，夜思待旦；革百王之弊，朝不及夕。见一善事，喜彰于容旨；闻一愆犯，叹深于在予。薄赋轻徭，务农重谷，仓廩有红腐之积，黎萌无阻饥之虑。天性弘慈，圣心惻隐，恩加禽兽，胎卵于是获全，仁沾草木，牛羊所以勿践。至于宪章重典，刑名大辟，申法而屈情，决断于俄顷，故能彝伦攸叙，上下齐肃。左右绝谄谀之路，缙绅无势力之门。小心翼翼，敬事于天地；终日乾乾，诫慎于亢极。陶黎萌于德化，致风俗于太康，公卿庶尹，遐迩岳牧，僉以天平地成，千载之嘉会，登封降禅，百王之盛典，宜其金泥玉检，展礼介丘，飞声腾实，常为称首。天子为而不恃，成而不居，冲旨凝邈，固辞弗许。而虽休勿休，上德不德，更乃洁诚岱岳，逊谢愆咎。方知六十四卦，谦撝之道为尊，七十二君，告成之义为小，巍巍荡荡，无得以称焉。而深诚至德，感达于

穹壤，和气薰风，充溢于宇宙。二仪降福，百灵荐祉，日月星象，风云草树之祥，山川玉石，鳞介羽毛之瑞，岁见月彰，不可胜纪。至于振古所未有，图籍所不载，目所不见，耳所未闻。古语称圣人作，万物睹，神灵滋，百宝用，此其效矣。

既而游心姑射，脱屣之志已深；铸鼎荆山，升天之驾遂远。凡在黎献，具惟帝臣，慕深考妣，哀缠弓剑，涂山幽峻，无复玉帛之礼，长陵寂寞，空见衣冠之游。若乃降精燁怒，飞名帝策，开运握图，创业垂统，圣德也；拨乱反正，济国宁人，六合八紘，同文共轨，神功也；玄酒陶匏，云和孤竹，禋祀上帝，尊极配天，大孝也；偃伯戢戈，正礼裁乐，纳民寿域，驱俗福林，至政也。张四维而临万宇，侔三皇而并五帝，岂直锱铢周、汉，么麽魏、晋而已。虽五行之舞，每陈于清庙，九德之歌，无绝于乐府，而玄功暢洽，不同于形器，懿业远大，岂尽于揄扬。

臣轻生多幸，命偶兴运，趋事紫宸，驱驰丹陛，一辞天阙，奄隔鼎湖，空有攀龙之心，徒怀蓐蚁之意。庶凭毫翰，敢希赞述！昔堙海之禽不增于大地，泣河之士非益于洪流，尽其心之所存，望其力之所及，辄缘斯义，不觉斐然。乃作颂曰：

悠哉邃古，邈矣季世，四海九州，万王千帝。三代之后，其道逾替，爰逮金行，不胜其弊。戎狄猾夏，群凶纵慝，窃号淫名，十有馀国。怙威逞暴，悖礼乱德，五岳尘飞，三象雾塞。玄精启历，发迹幽方，并吞寇伪，独擅雄强。载祀二百，比祚前王，江湖尚阻，区域未康。句吴闽越，河朔渭涘，九县瓜分，三方鼎峙。狙诈不息，干戈竞起，东夏虽平，乱离瘼矣。五运叶期，千年肇旦，赫矣高祖，人灵攸赞。圣德迥生，神谋独断，瘳恶彰善，夷凶静难。宗伯撰仪，太史练日，孤竹之管，云和之瑟。展礼上玄，飞烟太一，珪璧朝会，山川望秩。占揆星景，

移建邦畿，下凭赤壤，上叶紫微。布政衢室，悬法象魏，帝宅天府，固本崇威。匈河瀚海，龙荒狼望，种落陆梁，时犯亭障。皇威远慑，帝德遐暢，稽颡归诚，称臣内向。吴越提封，斗牛星象，积有年代，自称君长。大风未缴，长鲸漏网，授钺天人，豁然清荡。戴日戴斗，太平太蒙，礼教周被，书轨大同。复禹之迹，成舜之功，礼以安上，乐以移风。忧劳庶绩，矜育黔首，三面解罗，万方引咎。纳民轨物，驱时仁寿，神化隆平，生灵熙阜。虔心恭己，奉天事地，协气横流，休徵绍至。坛场望幸，云亭虚位，推而不居，圣道弥粹。齐迹姬文，登发嗣圣，道类汉光，传庄宝命。知来藏往，玄览幽镜，鼎业灵长，洪基隆盛。崆峒问道，汾射眈然，御辩遐逝，乘云上仙。哀缠率土，痛感穹玄，流泽万叶，用教百年。尚想睿图，永惟圣则，道洽幽显，仁沾动植。爻象不陈，乾坤将息，微臣作颂，用申罔极。

帝览之不悦，顾谓苏威曰：“道衡致美先朝，此《鱼藻》之义也。”于是拜司隶大夫，将置之罪。道衡不悟。司隶刺史房彦谦素相善，知必及祸，劝之杜绝宾客，卑辞下气，而道衡不能用。会议新令，久不能决，道衡谓朝士曰：“向使高颀不死，令决当久行。”有人奏之，帝怒曰：“汝忆高颀邪？”付执法者勘之。道衡自以非大过，促宪司早断。暨于奏日，冀帝赦之，敕家人具馔，以备宾客来候者。及奏，帝令自尽。道衡殊不意，未能引诀。宪司重奏，缢而杀之，妻子徙且末。时年七十。天下冤之。有集七十卷，行于世。

有子五人，收最知名，出继族父孺。孺清贞孤介，不交流俗，涉历经史，有才思，虽不为大文，所有诗咏，词致清远。开皇中，为侍御史、扬州总管司功参军。每以方直自处，府僚多不便之。及满，转清阳令、襄城郡掾，卒官。所经并有惠政。与道衡偏相友爱，收初生，即与孺为后，养于孺宅。至于成长，

殆不识本生。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，就孺借刀子割爪甲。孺以仲操非雅士，竟不与之。其不肯妄交，清介独行，皆此类也。

道衡兄子迈，官至选部郎，从父弟道实，官至礼部侍郎、离石太守，并知名于世。从子德音，有隼才，起家为游骑尉。佐魏澹修《魏史》，史成，迁著作佐郎。及越王侗称制东都，王世充之僭号也，军书羽檄，皆出其手。世充平，以罪伏诛。所有文笔，多行于时。

史臣曰：二三子有齐之季，皆以辞藻著闻，爰历周、隋，咸见推重。李称一代俊伟，薛则时之令望，握灵蛇以俱照，骋逸足以并驱，文雅纵横，金声玉振。静言扬榷，卢居二子之右。李、薛纒青拖紫，思道官途寥落，虽穷通有命，抑亦不护细行之所致也。

列传第二十三

明克让

明克让，字弘道，平原鬲人也。父山宾，梁侍中。克让少好儒雅，善谈论，博涉书史，所览将万卷。《三礼》礼论，尤所研精，龟策历象，咸得其妙。年十四，释褐湘东王法曹参军。时舍人硃异在仪贤堂讲《老子》，克让预焉。堂边有修竹，异令克让咏之。克让揽笔辄成，其卒章曰：“非君多爱赏，谁贵此贞心。”异甚奇之。仕历司徒祭酒、尚书都官郎中、散骑侍郎，兼国子博士、中书侍郎。梁灭，归于长安，周明帝引为麟趾殿学士，俄授著作上士，转外史下大夫，出为卫王友，历汉东、南陈二郡守。武帝即位，复征为露门学士，令与太史官属正定新历。拜仪同三司，累迁司调大夫，赐爵历城县伯，邑五百户。高祖受禅，拜太子内舍人，转率更令，进爵为侯。太子以师道处之，恩礼甚厚。每有四方珍味，辄以赐之。于时东宫盛征天下才学之士，至于博物洽闻，皆出其下。诏与太常牛弘等修礼议乐，当朝典故多所裁正。开皇十四年，以疾去官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卒，年七十。上甚伤惜焉，赐物五百段，米三百石。太子又赠绢布二千匹，钱十万，朝服一具，给棺槨。著《孝经义疏》一部，《古今帝代记》一卷，《文类》四卷，《续名僧记》一卷，集二十卷。

子馀庆，官至司门郎。越王侗称制，为国子祭酒。

魏澹

魏澹，字彦深，巨鹿下曲阳人也。祖鸾，魏光州刺史。父季景，齐大司农卿，称为著姓，世以文学自业。澹年十五而孤，专精好学，博涉经史，善属文，词采赡逸。齐博陵王济闻其名，引为记室。及琅邪王俨为京畿大都督，以澹为铠曹参军，转殿中侍御史。寻与尚书左仆射魏收、吏部尚书阳休之、国子博士熊安生同修《五礼》。又与诸学士撰《御览》，书成，除殿中郎中、中书舍人。复与李德林俱修国史。周武帝平齐，授纳言中士。及高祖受禅，出为行台礼部侍郎。寻为散骑常侍、聘陈主使。还除太子舍人。废太子勇深礼遇之，屡加优锡，令注《庾信集》，复撰《笑苑》、《词林集》，世称其博物。数年，迁著作郎，仍为太子学士。

高祖以魏收所撰书褒贬失实，平绘为《中兴书》事不伦序，诏澹别成《魏史》。澹自道武下及恭帝，为十二纪，七十八传，别为史论及例一卷，并《目录》合九十二卷。澹之义例与魏收多所不同：

其一曰，臣闻天子者，继天立极，终始绝名。故《谷梁传》曰：“太上不名。”《曲礼》曰：“天子不言出，诸侯不生名。诸侯尚不生名，况天子乎！若为太子，必须书名。良由子者对父生称，父前子名，礼之意也。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，子同生，《传》曰：“举以太子之礼。”杜预注云：“桓公子庄公也。”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长子，备用太子之礼，故史书之于策。即位之日，尊成君而不名，《春秋》之义，圣人之微旨也。至如马迁，周之太子并皆言名，汉之储两俱没其讳，以尊汉卑周，臣子之意也。窃谓虽立此理，恐非其义。何者？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，太子必书名，天王不言出。此仲尼之褒贬，皇王之称谓，非当时与异代遂为优劣也。班固、范曄、陈寿、

王隐、沈约参差不同，尊卑失序。至于魏收，讳储君之名，书天子之字，过又甚焉。今所撰史，讳皇帝名，书太子字，欲以尊君卑臣，依《春秋》之义也。

其二曰，五帝之圣，三代之英，积德累功，乃文乃武，贤圣相承，莫过周室，名器不及后稷，追谥止于三王，此即前代之茂实，后人之龟镜也。魏氏平文以前，部落之君长耳。太祖远追二十八帝，并极崇高，违尧舜宪章，越周公典礼。但道武出自结绳，未师典诰，当须南、董直笔，裁而正之。反更饰非，言是观过，所谓决渤澥之水，复去堤防，襄陵之灾，未可免也。但力微天女所诞，灵异绝世，尊为始祖，得礼之宜。平文、昭成雄据塞表，英风渐盛，图南之业，基自此始。长孙斤之乱也，兵交御坐，太子授命，昭成获免。道武此时，后缙方娠，宗庙复存，社稷有主，大功大孝，实在献明。此之三世，称谥可也。自兹以外，未之敢闻。

其三曰，臣以为南巢桀亡，牧野纣灭，斩以黄钺，悬首白旗，幽王死于骊山，厉王出奔于彘，未尝隐讳，直笔书之，欲以劝善惩恶，贻诫将来者也。而太武、献文并皆非命，前史立纪，不异天年，言论之间，颇露首尾。杀主害君，莫知名姓，逆臣贼子，何所惧哉！君子之过，如日月之食，圆首方足，孰不瞻仰？况复兵交御坐，矢及王屋，而可隐没者乎！今所撰史，分明直书，不敢回避。且隐、桓之死，闵、昭杀逐，丘明据实叙于经下，况复悬隔异代而致依违哉！

其四曰，周道陵迟，不胜其敝，楚子亲问九鼎，吴人来征百牢，无君之心，实彰行路，夫子刊经，皆书曰卒。自晋德不竞，宇宙分崩，或帝或王，各自署置。当其生日，聘使往来，略如敌国，及其终也，书之日死，便同庶人。存没顿殊，能无怀愧！今所撰史，诸国凡处华夏之地者，皆书曰卒，同之吴、

楚。

其五曰，壶遂发问，马迁答之，义已尽矣。后之述者，仍未领悟。董仲舒、司马迁之意，本云《尚书》者，隆平之典，《春秋》者，拨乱之法，兴衰理异，制作亦殊。治定则直叙钦明，世乱则辞兼显晦，分路命家，不相依放。故云“周道废，《春秋》作焉，尧、舜盛，《尚书》载之”是也。“汉兴以来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臣力诵圣德，仍不能尽，余所谓述故事，而君比之《春秋》，谬哉”。然则纪传之体出自《尚书》不学《春秋》，明矣。而范晔云：“《春秋》者，文既总略，好失事形，今之拟作，所以为短。纪传者，史、班之所变也，网罗一代，事义周悉，适之后学，此焉为优，故继而述之。”观晔此言，岂直非圣人之无法，又失马迁之意旨。孙盛自谓钻仰具体而放之。魏收云：“鲁史既修，达者贻则，子长自拘纪传，不存师表，盖泉源所由，地非企及。”虽复逊辞畏圣，亦未思纪传所由来也。

澹又以为司马迁创立纪传以来，述者非一，人无善恶，皆为立论。计在身行迹，具在正书，事既无奇，不足惩劝。再述乍同铭颂，重叙唯觉繁文。案丘明亚圣之才，发扬圣旨，言“君子曰”者，无非甚泰，其间寻常，直书而已。今所撰史，窃有慕焉，可为劝戒者，论其得失，其无损益者，所不论也。

澹所著《魏书》，甚简要，大矫收、绘之失，上览而善之。未几，卒，时年六十五。有《文集》三十卷行于世。子信言，颇知名。

澹弟彦玄，有文学，历扬州总管府记室、涑州司马。有子满行。

陆爽侯白

陆爽，字开明，魏郡临漳人也。祖顺宗，魏南青州刺史。

父概之，齐霍州刺史。爽少聪敏，年九岁就学，日诵二千馀言。齐尚书仆射杨遵彦见而异之，曰：“陆氏代有人焉。”年十七，齐司州牧、清河王岳召为主簿。擢殿中侍御史，俄兼治书，累转中书侍郎。及齐灭，周武帝闻其名，与阳休之、袁叔德等十余人俱征入关。诸人多将輜重，爽独载书数千卷。至长安，授宣纳上士。高祖受禅，转太子内直监，寻迁太子洗马。与左庶子宇文恺等撰《东宫典记》七十卷。朝廷以其博学有口辩，陈人至境，常令迎劳。开皇十一年，卒官，时年五十三，赠上仪同、宣州刺史，赐帛百匹。

子法言，敏学有家风，释褐承奉郎。初，爽之为洗马，尝奏高祖云：“皇太子诸子未有嘉名，请依《春秋》之义，更立名字。”上从之。及太子废，上追怒爽云：“我孙制名，宁不自解？陆爽乃尔多事！扇惑于勇，亦由此人。其身虽故，子孙并宜屏黜，终身不齿。”法言竟坐除名。

爽同郡侯白，字君素，好学有捷才，性滑稽，尤辩俊。举秀才，为儒林郎。通说不恃威仪，好为诙谐杂说，人多爱狎之，所在之处，观者如市。杨素甚狎之。素尝与牛弘退朝，白谓素曰：“日之夕矣。”素大笑曰：“以我为牛羊下来邪？”高祖闻其名，召与语，甚悦之，令于秘书修国史。每将擢之，高祖辄曰：“侯白不胜官”而止。后给五品食，月馀而死，时人伤其薄命。著《旌异记》十五卷，行于世。

杜台卿

杜台卿，字少山，博陵曲阳人也。父弼，齐卫尉卿。台卿少好学，博览书记，解属文。仕齐奉朝请，历司空西阁祭酒、司徒户曹、著作郎、中书黄门侍郎。性儒素，每以雅道自居。及周武帝平齐，归于乡里，以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讲授子弟。开皇初，被征入朝。台卿尝采《月令》，触类而广之，为书名《玉

烛宝典》十二卷。至是奏之，赐绢二百匹。台卿患聋，不堪吏职，请修国史。上许之，拜著作郎。十四年，上表请致仕，敕以本官还第。数载，终于家。有集十五卷，撰《齐记》二十卷，并行于世。无子。

有兄蕤，学业不如台卿，而干局过之。仕至开州刺史。子公贍，少好学，有家风，卒于安阳令。公贍子之松，大业中，为起居舍人。

辛德源

辛德源，字孝基，陇西狄道人也。祖穆，魏平原太守。父子馥，尚书右丞。德源沉静好学，年十四，解属文。及长，博览书记，少有重名。齐尚书仆射杨遵彦、殿中尚书辛术皆一时名士，见德源，并虚襟礼敬，因同荐之于文宣帝。起家奉朝请，后为兼员外散骑侍郎，聘梁使副。后历冯翊、华山二王记室。中书侍郎刘逖上表荐德源曰：“弱龄好古，晚节逾厉，枕藉六经，渔猎百氏。文章绮艳，体调清华，恭慎表于闺门，谦撝著于朋执。实后进之辞人，当今之雅器。必能效节一官，骋足千里。”由是除员外散骑侍郎，累迁比部郎中，复兼通直散骑常侍。聘于陈，及还，待诏文林馆，除尚书考功郎中，转中书舍人。及齐灭，仕周为宣纳上士。因取急诣相州，会尉迥作乱，以为中郎。德源辞不获免，遂亡去。高祖受禅，不得调者久之，隐于林虑山，郁郁不得志，著《幽居赋》以自寄，文多不载。德源素与武阳太守卢思道友善，时相往来。魏州刺史崔彦武奏德源潜为交结，恐其有奸计。由是谪令从军讨南宁，岁馀而还。秘书监牛弘以德源才学显著，奏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。德源每于务隙撰《集注春秋三传》三十卷，注扬子《法言》二十三卷。蜀王秀闻其名而引之，居数岁，奏以为掾。后转谘议参军，卒官。有集二十卷，又撰《政训》、《内训》各二十卷。有子素

臣、正臣，并学涉有文义。

柳{巧言}

柳{巧言}，字顾言，本河东人也，永嘉之乱，徙家襄阳。祖愔，梁侍中。父暉，都官尚书。抃少聪敏，解属文，好读书，所览将万卷。仕梁，释褐著作佐郎。后萧警据荆州，以为侍中，领国子祭酒、吏部尚书。及梁国废，拜开府、通直散骑常侍，寻迁内史侍郎。以无吏干去职，转晋王谘议参军。王好文雅，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、虞世南、王胄、硃瑒等百余人以充学士，而抃为之冠。王以师友处之，每有文什，必令其润色，然后示人。尝朝京师还，作《归藩赋》，命抃为序，词甚典丽。初，王属文，为庾信体，及见抃已后，文体遂变。仁寿初，引抃为东宫学士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检校洗马，甚见亲待。每召入卧内，与之宴谑。抃尤俊辩，多在侍从，有所顾问，应答如响。性又嗜酒，言杂诙谐，由是弥为太子之所亲狎。以其好内典，令撰《法华玄宗》，为二十卷，奏之。太子览而大悦，赏赐优洽，侪辈莫与为比。炀帝嗣位，拜秘书监，封汉南县公。帝退朝之后，便命入阁，言宴讽读，终日而罢。帝每与嫔后对酒，时逢兴会，辄遣命之至，与同榻共席，恩若友朋。帝犹恨不能夜召，于是命匠刻木偶人，施机关，能坐起拜伏，以像于抃。帝每在月下对酒，辄令宫人置之于座，与相酬酢，而为欢笑。从幸扬州，遇疾卒，年六十九。帝伤惜者久之，赠大将军，谥曰康。撰《晋王北伐记》十五卷，有集十卷，行于世。

许善心

许善心，字务本，高阳北新城人也。祖懋，梁太子中庶子，始平、天门二郡守、散骑常侍。父亨，仕梁至给事黄门侍郎，在陈历羽林监、太中大夫、卫尉卿，领大著作。善心九岁而孤，为母范氏所鞠养。幼聪明有思理，所闻辄能诵记，多闻默识，

为当世所称。家有旧书万馀卷，皆遍通涉。十五解属文，笺上父友徐陵，陵大奇之，谓人曰：“才调极高，此神童也。”起家除新安王法曹。太子詹事江总举秀才，对策高第，授度支郎中，转侍郎，补撰史学士。祯明二年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聘于隋。遇高祖伐陈，礼成而不获反命，累表请辞。上不许，留紿宾馆。及陈亡，高祖遣使告之。善心衰服号哭于西阶之下，藉草东向，经三日。敕书唁焉。明日，有诏就馆，拜通直散骑常侍。赐衣一袭。善心哭尽哀，入房改服，复出北面立，垂涕再拜受诏。明日乃朝，伏泣于殿下，悲不能兴。上顾左右曰：“我平陈国，唯获此人。既能怀其旧君，即是我诚臣也。”敕以本官直门下省，赐物千段，阜马二十匹。从幸太山，还授虞部侍郎。

十六年，有神雀降于含章阁，高祖召百官赐宴，告以此瑞。善心于座请纸笔，制《神雀颂》，其词曰：

臣闻观象则天，乾元合其德，观法审地，域大表其尊。雨施云行，四时所以生杀，川流岳立，万物于是裁成。出震乘离之君，纪雁司凤之后，玉锤玉斗而降，金版金滕以传。并陶冶性灵，含煦动植，眇玄珠于赤水，寂明镜乎虚堂。莫不景福氤氲，嘉贶集，驰声南董，越响《云》《韶》。粤我皇帝之君临，阐大方，抗太极，负凤邸，据龙图。不言行焉，摄提建指，不肃清焉，喉铃启闭。括地复夏，截海翦商，就望体其尊，登咸昌其会。绵区浹宇，遐至迩安，腾实飞声，直暢傍施。无体之礼，威仪布政之宫，无声之乐，缀兆总章之观。上庠养老，躬问百年，下土字民，心为百姓。月栖日浴，热坂寒门，吹鳞没羽之荒，赤蛇青马之裔，解辮请吏，削衽承风。岂止呼韩北场，頽勒狼居之岫，熄慎南境，近表不耐之城。故使天弗爱道，地宁吝宝，川岳展异，幽明效灵。狎素游赫，团膏漱醴，半景青

赤，孳历亏盈。足足怀仁，般般扰义，祥祐之来若此，升隆之化如彼。而登封盛典，云亭伫白检之仪，致治成功，柴燎靡玄珪之告。虽奉常定礼，武骑草文，天子抑而未行，推而不有。允恭克让，其在斯乎？七十二君，信蔑如也！故神禽显贲，玄应特昭，白爵主铁豸之奇，赤爵衔丹书之贵。班固《神爵》之颂，履武戴文，曹植《嘉爵》之篇，栖庭集牖。未若于飞武帐，来贺文棕，刷采青蒲，将翱赤鬪。玉几朝御，取玩轩楯之间，金门旦开，兼留晕翟之鉴。终古旷世，未或前闻，福召冥徵，得之兹日。岁次上章，律谐大吕，玄枵会节，玄英统时。至尊未明求衣，晨兴于含章之殿。爰有瑞爵，翱翔而下。载行载止，当宸宁而徐前，来集来仪，承轩墀而顾步。夫瑞者符也，明主之休徵；雀者爵也，圣人之大宝。谨案《考异邮》云：“轩辕有黄爵赤头，立日傍。”占云：“土精之应。”又《礼稽命徵》云：“祭祀合其宜，则黄爵集。”昔汉集泰畤之殿，魏下文昌之宫，一见雍丘之祠，三入平东之府，并旁观回瞩，事陋人微，奚足称矣。抑又闻之，不刳胎剖卵，则鸾凤驯鸣；不漉浸焚原，则螭龙盘蜿。是知陛下止杀，故飞走宅心，皇慈好生，而浮潜育德。臣面奉纶綍，垂示休祥，预承嘉宴，不胜藻跃。李虔僻处西土，陆机少长东隅，微臣惭于往贤，逢时盛乎曩代，辄竭庸琐，敢献颂云：

太素式肇，大德资生，功玄不器，道要无名。质文鼎革，沿习因成，祥图瑞史，赫赫明明。天保大定，于铄我君，武义乃武，文教惟文。横塞宇宙，旁凝射、汾，轩物重造，姚风再薰。焕发王策，昭彰帝道，御地七神，飞天五老。山祗吐秘，河灵孕宝，黑羽升坛，青鳞伏阜。丹乌流火，白雉从风，栖阿德劭，鸣岐祚隆。未如神爵，近贺王宫，五灵何有，百福攸同。孔图献赤，荀文表白，节节奇音，行行瑞迹。化玉黼宸，衔环

陛戟，上天之命，明神所格。绥应在旃，伊臣预焉，永缉韦素，方流管弦。颂歌不足，蹈舞无宣，臣拜稽首，亿万斯年。

颂成，奏之，高祖甚悦，曰：“我见神雀，共皇后观之。今旦召公等入，适述此事，善心于座始知，即能成颂，文不加点，笔不停毫，常闻此言，今见其事。”因赐物二百段。十七年，除秘书丞。于时秘藏图籍尚多淆乱，善心放阮孝绪《七录》，更制《七林》，各为总叙，冠于篇首。又于部录之下，明作者之意，区分其类例焉。又奏追李文博、陆从典等学者十许人，正定经史错谬。仁寿元年，摄黄门侍郎。二年，加摄太常少卿，与牛弘等议定礼乐，秘书丞、黄门，并如故。四年，留守京师。高祖崩于仁寿宫，炀帝秘丧不发，先易留守官人，出除岩州刺史。逢汉王谅反，不之官。

大业元年，转礼部侍郎，奏荐儒者徐文远为国子博士，包恺、陆德明、褚徽、鲁世达之辈并加品秩，授为学官。其年，副纳言杨达为冀州道大使，以称旨，赐物五百段。左卫大将军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数十人以供私役，常半日而罢。摄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。上方以腹心委述，初付法推，千余人皆称被役。经二十馀日，法官候伺上意，乃言役不满日，其数虽多，不合通计，纵令有实，亦当无罪。诸兵士闻之，更云初不被役。上欲释之，付议虚实，百僚咸议为虚。善心以为述于仗卫之所抽兵私役，虽不满日，阙于宿卫，与常役所部，情状乃殊。又兵多下番，散还本府，分道追至，不谋同辞。今殆一月，方始翻覆，奸状分明，此何可舍。苏威、杨汪等二十余人，同善心之义。其余皆议免罪。炀帝可免罪之奏。后数月，述谮善心曰：“陈叔宝卒，善心与周罗、虞世基、袁充、蔡徵等同往送葬。善心为祭文，谓为陛下，敢于今日加叔宝尊号。”召问有实，自援古例，事得释，而帝甚恶之。又太史奏帝即位之年，与尧

时符合，善心议，以国哀甫尔，不宜称贺。述讽御史劾之，左迁给事郎，降品二等。四年，撰《方物志》奏之。七年，从至涿郡，帝方自御戎以东讨，善心上封事忤旨，免官。其年复征为守给事郎。九年，摄左翊卫长史，从渡辽，授建节尉。帝尝言及高祖受命之符，因问鬼神之事，敕善心与崔祖濬撰《灵异记》十卷。

初，善心父撰著《梁史》，未就而歿。善心述成父志，修续家书，其《序传》末，述制作之意曰：

谨案太素将萌，洪荒初判，乾仪资始，辰象所以正时，《书》载厚生，品物于焉播气。参三才而育德，肖二统而降灵。有人民焉，树之君长，有贵贱矣，为其宗极。保上天之眷命，膺下土之乐推，莫不执大方，振长策，感召风云，驱驰英俊。干戈揖让，取之也殊功，鼎玉龟符，成之也一致。革命创制，竹素之道稍彰，纪事记言，笔墨之官渐著。炎农以往，存其名而漏其迹，黄轩以来，晦其文而显其用。登丘纳麓，具训诰及典谟，贯昴入房，传夏正与殷祀。洎辨方正位，论时训功，南北左右，兼四名之别，棹机乘车，擅一家之称。国恶虽讳，君举必书，故贼子乱臣，天下大惧，元龟明镜，昭然可察。及三郊递袭，五胜相沿，俱称百谷之主，并以四海自任，重光累德，何世无哉！

逮有梁之君临天下，江左建国，莫斯为盛。受命在于一君，继统传乎四主，克昌四十八载，馀祚五十六年。武皇帝出自诸生，爰升宝历，拯百王之弊，救万姓之危，反浇季之末流，登上皇之独道。朝多君子，野无遗贤，礼乐必备，宪章咸举。弘深慈于不杀，济大忍于无刑，荡荡巍巍，可为称首。属阴戎入颍，羯胡侵洛，沸腾殄黠，三季所未闻，扫地滔天，一元之巨厄。廊庙有序，翦成狐兔之场，珪帛有仪，碎夫犬羊之手。福

善积而身祸，仁义在而国亡。岂天道欤？岂人事欤？尝别论之，在《序论》之卷。

先君昔在前代，早怀述作，凡撰《齐书》为五十卷；《梁书》纪传，随事勒成，及阙而未就者，《目录》注为一百八卷。梁室交丧，坟籍销尽。冢壁皆残，不准无所盗，帷囊同毁，陈农何以求！秦儒既坑，先王之道将坠，汉臣徒请，口授之文亦绝。所撰之书，一时亡散。有陈初建，诏为史官，补阙拾遗，心识口诵。依旧目录，更加修撰，且成百卷，已有六帙五十八卷，上秘阁讫。

善心早婴荼蓼，弗荷薪构，太建之末，频抗表闻，至德之初，蒙授史任。方愿油素采访，门庭记录，俯励弱才，仰成先志；而单宗少强近，虚室类原、颜，退屏无所交游，栖迟不求进益。假班嗣之书，徒闻其语，给王隐之笔，未见其人。加以庸琐凉能，孤陋末学，忝职郎署，兼撰《陈史》，致此书延时，未即成续。祯明二年，以台郎入聘，值本邑沦覆，他乡播迁，行人失时，将命不复。望都亭而长恸，迁别馆而悬壶。家史旧书，在后焚荡。今止有六十八卷在，又并缺失失次。自入京已来，随见补葺，略成七十卷。《四帝纪》八卷，《后妃》一卷，《三太子录》一卷，为一帙十卷。《宗室王侯列传》一帙十卷。《具臣列传》二帙二十卷。《外戚传》一卷，《孝德传》一卷，《诚臣传》一卷，《文苑传》二卷，《儒林传》二卷，《逸民传》一卷，《数术传》一卷，《籀臣传》一卷，合一帙十卷。《止足传》一卷，《列女传》一卷，《权幸传》一卷，《羯贼传》二卷，《逆臣传》二卷，《叛臣传》二卷，《叙传论述》一卷，合一帙十卷。凡称史臣者，皆先君所言，下称名案者，并善心补阙。别为《叙论》一篇，托于《叙传》之末。

十年，又从至怀远镇，加授朝散大夫。突厥围雁门，摄左

亲卫武贲郎将，领江南兵宿卫殿省。驾幸江都郡，追叙前勋，授通议大夫。诏还本品，行给事郎。十四年，化及杀逆之日，隋官尽诣朝堂谒贺，善心独不至。许弘仁驰告之曰：“天子已崩，宇文将军摄政，合朝文武莫不咸集。天道人事，自有代终，何预于叔而低徊若此！”善心怒之，不肯随去。弘仁反走上马，泣而言曰：“将军于叔全无恶意，忽自求死，岂不痛哉！”还告唐奉义，以状白化及，遣人就宅执至朝堂。化及令释之，善心不舞蹈而出。化及目送之曰：“此人大负气。”命捉将来，骂云：“我好欲放你，敢如此不逊！”其党辄牵曳，因遂害之，时年六十一。及越王称制，赠左光禄大夫、高阳县公，谥曰文节。

善心母范氏，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，少寡养孤，博学有高节。高祖知之，敕尚食每献时新，常遣分赐。尝诏范入内，侍皇后讲读，封永乐郡君。及善心遇祸，范年九十有二，临丧不哭，抚柩曰：“能死国难，我有儿矣。”因卧不食，后十馀日亦终。

李文博

博陵李文博，性贞介鲠直，好学不倦，至于教义名理，特所留心。每读书至治乱得失，忠臣烈士，未尝不反覆吟玩。开皇中，为羽骑尉，特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，恆令在听事帷中披检书史，并察己行事。若遇治政善事，即抄撰记录，如选用疏谬，即委之臧否。道衡每得其语，莫不欣然从之。后直秘书内省，典校坟籍，守道居贫，晏如也。虽衣食乏绝，而清操逾厉，不妄通宾客，恆以礼法自处，侪辈莫不敬惮焉。道衡知其贫，每延于家，给以资费。文博商略古今，治政得失，如指诸掌，然无吏干。稍迁校书郎。后出为县丞，遂得下考，数岁不调。道衡为司隶大夫，遇之于东都尚书省，甚嗟愍之，遂奏为

从事。因为齐王司马李纲曰：“今日遂遇文博，得奏用之。”以为欢笑。其见赏知音如此。在洛下，曾诣房玄龄，相送于衢路。玄龄谓之曰：“公生平志尚，唯在正直，今既得为从事，故应有会素心。比来激浊扬清，所为多少？”文博遂奋臂厉声曰：“夫清其流者必洁其源，正其末者须端其本。今治源混乱，虽日免十贪郡守，亦何所益！”其瞽直疾恶，不知忌讳，皆此类也。于时朝政浸坏，人多赃贿，唯文博不改其操，论者以此贵之。遭离乱播迁，不知所终。

初，文博在内校书，虞世基子亦在其内，盛饰容服，而未有所却。文博因从容问之年纪，答云：“十八。”文博乃谓之曰：“昔贾谊当此之年，议论何事？君今徒事仪容，故何为者！”又秦孝王妃生男，高祖大喜，颁赐群官各有差。文博家道屡空，人谓其悦，乃云：“赏罚之设，功过所归，今王妃生男，于群官何事，乃妄受赏也！”其循名责实，录过计功，必使赏罚不滥，功过无隐者皆尔。文博本为经学，后读史书，于诸子及论尤所该洽。性长议论，亦善属文，著《治道集》十卷，大行于世。

史臣曰：明克让、魏澹等，或博学洽闻，词藻瞻逸，既称燕赵之俊，实曰东南之美。所在见宝，咸取禄位，虽无往非命，盖亦道有存焉。澹之《魏书》，时称简正，条例详密，足传于后。此外诸子，各有记述，虽道或小大，皆志在立言，美矣。

列传第二十四

炀三子

炀帝三男，萧皇后生元德太子昭、齐王暕，萧嫔生赵王杲。

元德太子昭，炀帝长子也，生而高祖命养宫中。三岁时，于玄武门弄石师子，高祖与文献后至其所。高祖适患腰痛，举手凭后，昭因避去，如此者再三。高祖叹曰：“天生长者，谁复教乎！”由是大奇之。高祖尝谓曰：“当为尔娶妇。”昭应声而泣。高祖问其故，对曰：“汉王未婚时，恆在至尊所，一朝娶妇，便则出外。惧将违离，是以啼耳。”上叹其有至性，特钟爱焉。

年十二，立为河南王。仁寿初，徙为晋王，拜内史令，兼左卫大将军。后三年，转雍州牧。炀帝即位，便幸洛阳宫，昭留守京师。大业元年，帝遣使者立为皇太子。昭有武力，能引强弩。性谦冲，言色恂恂，未尝忿怒。有深嫌可责者，但云“大不是”。所膳不许多品，帷席极于俭素。臣吏有老父母者，必亲问其安否，岁时皆有惠赐。其仁爱如此。明年，朝于洛阳。后数月，将还京师，愿得少留，帝不许，拜请无数。体素肥，因致劳疾。帝令巫者视之，云：“房陵王为祟。”未几而薨。诏内史侍郎虞世基为哀册文曰：

维大业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，皇太子薨于行宫。粤三年五月庚辰朔六日，将迁座于庄陵，礼也。蜃綉宵载，鹤关晓

辟，肃文物以具陈，俨宾从其如昔。皇帝悼离方之云晦，嗟震宫之亏象，顾守器以长怀，临登馥而兴想。先远戒日，占谋允从，庭彝彻祖，阶所收重，抗铭旌以启路，动徐轮于振容。揆行度名，累德彰溢，爰诏史册，式遵典志，俾浚哲之徽猷，播长久乎天地。其辞曰：

宸基峻极，帝绪会昌。体元袭圣，仪耀重光。气秀春陆，神华少阳。居周轶诵，处汉韬庄。有纵生知，诞膺惟睿。性道觴日，几深绮岁。降迹大成，俯情多艺。树亲建国，命懿作藩。威蕤先路，舄奕渠门。庸服有纪，分器惟尊。风高楚殿，雅盛梁园。睿后膺储，天人协顺。本茂条远，基崇体峻。改王参墟，奄有唐、晋。在贵能谦，居冲益慎。封畿千里，闾阖九重。神州王化，禁旅军容。瞻言偃草，高视折冲。帷宸清秘，亲贤允属。泛景风澜，飞华螭玉。挥翰泉涌，敷言藻缦。式是便烦，思谋启沃。洪惟积德，丰衍繁祉。粤自天孙，光升元子。绿车逮事，翠纓奉祀。肃穆满容，仪形让齿。礼乐交暢，爰敬兼资。优游养德，恭己承仪。南山聘隐，东序尊师。有粹神仪，深穆其度。显显观德，温温申谕。炯戒齐箴，留连王赋。入监出抚，日就月将。冲情玉裕，令问金相。宜绥景福，永作元良。神理冥漠，天道难究。仁不必寿，善或愆祐。遽瑶山之颓坏，忽桂宫之毁构。痛结幽明，悲缠宇宙。恻皇情之深悯，摧具僚其如疚。呜呼哀哉！回环气朔，荏苒居诸。沾零露于瑶围，下申霜于玉除。夜漏尽兮空阶曙，晓月悬兮帷殿虚。呜呼哀哉！将宁甫，长违望苑。渡渭浹于造舟，遵长平之修坂。望鹤驾而不追，顾龙楼而日远。呜呼哀哉！永隔存没，长分古今。去荣华于人世，即潜遂之幽深。霏夕烟而稍起，惨落景而将沉。听哀挽之凄楚，杂灌木之悲吟。纷徒御而流袂，歛纓弁以沾衿。呜呼哀哉！九地黄泉，千年白日。虽金石之能久，终天壤乎长

毕。敢图芳于篆素，永飞声而腾实。

帝深追悼。

有子三人，韦妃生恭皇帝，大刘良娣生燕王倓，小刘良娣生越王侗。

燕王倓字仁安。敏慧美姿仪，炀帝于诸孙中特所钟爱，常置左右。性好读书，尤重儒素，非造次所及，有若成人。良娣早终，每至忌日，未尝不流涕呜咽。帝由是益以奇之。宇文化及弑逆之际，倓觉变，欲入奏，恐露其事，因与梁公萧钜、千牛宇文暉等穿芳林门侧水窦而入。至玄武门，诡奏曰：“臣卒中恶，命县俄顷，请得面辞，死无所恨。”冀以见帝，为司宫者所遏，竟不得闻。俄而难作，为贼所害，时年十六。

越王侗字仁谨，美姿仪，性宽厚。大业二年，立为越王。帝每巡幸，侗常留守东都。杨玄感作乱之际，与民部尚书樊子盖拒之。及玄感平，朝于高阳，拜高阳太守。俄以本官复留守东都。十三年，帝幸江都，复令侗与金紫光禄大夫段达、太府卿元文都、摄民部尚书韦津、右卫将军皇甫无逸等总留台事。宇文化及之弑逆也，文都等议，以侗元德太子之子，属最为近，于是乃共尊立，大赦，改元曰皇泰。谥帝曰明，庙号世祖。追尊元德太子为孝成皇帝，庙号世宗。尊其母刘良娣为皇太后。以段达为纳言、右翊卫大将军、摄礼部尚书，王世充亦纳言、左翊卫大将军、摄吏部尚书，元文都内史令、左骁卫大将军，卢楚亦内史令，皇甫无逸兵部尚书、右卫大将军，郭文懿内史侍郎，赵长文黄门侍郎，委以机务，为金书铁券，藏之宫掖。于时洛阳称段达等为“七贵”。

未几，宇文化及立秦王子浩为天子，来次彭城，所经城邑多从逆党。侗惧，遣使者盖琮、马公政招怀李密。密遂遣使请降，侗大悦，礼其使甚厚。即拜密为太尉、尚书令、魏国公，

令拒化及。下书曰：

我大隋之有天下，于兹三十八载。高祖文皇帝圣略神功，载造区夏。世祖明皇帝则天法地，混一华戎。东暨蟠木，西通细柳，前逾丹徼，后越幽都。日月之所临，风雨之所至，圆首方足，禀气食芼，莫不尽入提封，皆为臣妾。加以宝贶毕集，灵瑞咸臻，作乐制礼，移风易俗。智周寰海，万物咸受其赐，道济天下，百姓用而不知。世祖往因历试，统临南服，自居皇极，顺兹望幸。所以往岁省方，展礼肆觐，停銮驻跸，按驾清道，八屯如昔，七萃不移。岂意衅起非常，逮于轩陛，灾生不意，延及冕旒。奉讳之日，五情崩陨，攀号荼毒，不能自胜。

且闻之，自古代有屯剥，贼臣逆子，无世无之。至如宇文文化及，世传庸品。其父述，往属时来，早沾厚遇，赐以婚媾，置之公辅，位尊九命，禄重万钟，礼极人臣，荣冠世表。徒承海岳之恩，未有涓尘之益。化及以此下材，夙蒙顾盼，出入外内，奉望阶墀。昔陪籓国，统领禁卫，及从升皇祚，陪列九卿。但本性凶狠，恣其贪秽，或交结恶党，或侵掠货财，事重刑篇，状盈狱简。在上不遗簪履，恩加草芥，应至死辜，每蒙恕免。三经除解，寻复本职，再徙边裔，仍即追还。生成之恩，昊天罔极，奖擢之义，人事罕闻。化及枭獍为心，禽兽不若，纵毒兴祸，倾覆行宫。诸王兄弟，一时残酷，痛暴行路，世不忍言。有穷之在夏时，犬戎之于周代，衅辱之极，亦未是过。朕所以刻骨崩心，饮胆尝血，瞻天视地，无处容身。

今王公卿士，庶僚百辟，咸以大宝鸿名，不可颠坠，元凶巨猾，须早夷殄，翼戴朕躬，嗣守宝位。顾惟寡薄，志不逮此。今者出黼宸而杖旄钺，释衰麻而擐甲胄，衔冤誓众，忍泪治兵，指日遄征，以平大盗。且化及伪立秦王之子，幽逼比于囚拘，其身自称霸相，专擅拟于九五。履践禁御，据有宫闱，昂首扬

眉，初无惭色。衣冠朝望，外惧凶威，志士诚臣，内皆愤怨。以我义师，顺彼天道，泉夷丑族，匪夕伊朝。

太尉、尚书令、魏公丹诚内发，宏略外举，率勤王之师，讨违天之逆。果毅争先，熊罴竞逐，金鼓振誓，若火焚毛，锋刃纵横，如汤沃雪。魏公志在匡济，投袂前驱，朕亲御六军，星言继进。以此众战，以斯顺举，擘山可以动，射石可以入。况拥此人徒，皆有离德，京都侍卫，西忆乡家，江左淳民，南思邦邑，比来表书骆驿，人信相寻。若王师一临，旧章暂睹，自应解甲倒戈，冰销叶散。且闻化及自恣，天夺其心，杀戮不辜，挫辱人士，莫不道路仄目，号天踞地。朕今复仇雪耻，泉鬲者一人，拯溺救焚，所哀者士庶。唯天鉴孔殷，祐我宗社，亿兆感义，俱会朕心。泉戮元凶，策勋饮至，四海交泰，称朕意焉。兵术军机，并受魏公节度。

密见使者，大悦，北面拜伏，臣礼甚恭。密遂东拒化及。

“七贵”颇不协，阴有相图之计。未几，元文都、卢楚、郭文懿、赵长文等为世充所杀，皇甫无逸遁归长安。世充诣侗所陈谢，辞情哀苦。侗以为至诚，命之上殿，被发为盟，誓无贰志。自是侗无所关预。侗心不能平，遂与记室陆士季谋图世充，事不果而止。及世充破李密，众望益归之，遂自为郑王，总百揆，加九锡，备法物，侗不能禁也。段达、云定兴等十人入见于侗曰：“天命不常，郑王功德甚盛，愿陛下揖让告禅，遵唐、虞之迹。”侗闻之怒曰：“天下者，高祖之天下，东都者，世祖之东都。若隋德未衰，此言不可发；必天命有改，亦何论于禅让！公等或先朝旧臣，绩宣上代，或勤王立节，身服轩冕，忽有斯言，朕复当何所望！”神色惶然，侍卫者莫不流汗。既而退朝，对良娣而泣。世充更使人谓侗曰：“今海内未定，须得长君。待四方义安，复子明辟，必若前盟，义不违负。”侗不

得已，逊位于世充，遂被幽于含凉殿。世充僭伪号，封为潞国公，邑五千户。

月馀，宇文儒童、裴仁基等谋诛世充，复尊立侗，事泄，并见害。世充兄世恇因劝世充害侗，以绝民望。世充遣其佞行本赉鸩诣侗所曰：“愿皇帝饮此酒。”侗知不免，请与母相见，不许。遂布席焚香礼佛，咒曰：“从今以去，愿不生帝王尊贵之家。”于是仰药。不能时绝，更以帛缢之。世充伪谥为恭皇帝。

齐王暕，字世拙，小字阿孩。美容仪，疏眉目，少为高祖所爱。开皇中，立为豫章王，邑千户。及长，颇涉经史，尤工骑射。初为内史令。仁寿中，拜扬州总管沿淮以南诸军事。炀帝即位，进封齐王，增邑四千户。大业二年，帝初入东都，盛陈卤簿，暕为军导。寻转豫州牧。俄而元德太子薨，朝野注望，咸以暕当嗣。帝又敕吏部尚书牛弘妙选官属，公卿由是多进子弟。明年，转雍州牧，寻徙河南尹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元德太子左右二万余人悉隶于暕，宠遇益隆，自乐平公主及诸戚属竞来致礼，百官称谒，填咽道路。

暕颇骄恣，昵近小人，所行多不法，遣乔令则、刘虔安、裴该、皇甫谏、庾狄仲錡、陈智伟等求声色狗马。令则等因此放纵，访人家有女者，辄矫暕命呼之，载入暕宅，因缘藏隐，恣行淫秽，而后遣之。仲錡、智伟二人诣陇西，挝炙诸胡，责其名马，得数匹以进于。暕令还主，仲錡等诈言王赐，将归于家，暕不之知也。又乐平公主尝奏帝，言柳氏女美者，帝未有所答。久之，主复以柳氏进于暕，暕习纳之。其后帝问主柳氏女所在，主曰：“在齐王所。”帝不悦。暕于东都营第，大门无故而崩，听事楸中折，识者以为不祥。其后从帝幸榆林，暕督后军步骑五万，恆与帝相去数十里而舍。会帝于汾阳宫大猎，

诏暕以千骑入围。暕大获麋鹿以献，而帝未有得也，乃怒从官，皆言为暕左右所遏，兽不得前。帝于是发怒，求暕罪失。

时制县令无故不得出境，有伊阙令皇甫诩幸于暕，违禁将之汾阳宫。又京兆人达奚通有妾王氏善歌，贵游宴聚，多或要致，于是展转亦出入王家。御史韦德裕希旨劾暕，帝令甲士千馀大索暕第，因穷治其事。暕妃韦氏者，民部尚书冲之女也，早卒，暕遂与妃姊元氏妇通，遂产一女，外人皆不得知。阴引乔令则于第内酣宴，令则称庆，脱暕帽以为欢乐。召相工令遍视后庭，相工指妃姊曰：“此产子者当为皇后。王贵不可言。”“时国无储副，暕自谓次当得立。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，内常不安，阴挟左道，为厌胜之事。至是，事皆发，帝大怒，斩令则等数人，妃姊赐死，暕府僚皆斥之边远。时赵王杲犹在孩孺，帝谓侍臣曰：“朕唯有暕一子，不然者，当肆诸市朝，以明国宪也。”暕自是恩宠日衰，虽为京尹，不复关预时政。帝恆令武贲郎将一人监其府事，暕有微失，武贲辄奏之。帝亦常虑暕生变，所给左右，皆以老弱，备员而已。暕每怀危惧，心不自安。又帝在江都宫，元会，暕具法服将朝，无故有血从裳中而下。又坐斋中，见群鼠数十，至前而死，视皆无头。暕意甚恶之。俄而化及作乱，兵将犯辟，帝闻，顾谓萧后曰：“得非阿孩邪？”其见疏忌如此。化及复令人捕暕，暕时尚卧未起，贼既进，暕惊曰：“是何人？”莫有报者，暕犹谓帝令捕之，因曰：“诏使且缓。兒不负国家。”贼于是曳至街而斩之，及其二子亦遇害。暕竟不知杀者为谁。时年三十四。

有遗腹子政道，与萧后同入突厥，处罗可汗号为隋王，中国人没入北蕃者，悉配之以为部落，以定襄城处之。及突厥灭，归于大唐，授员外散骑侍郎。

赵王杲，小字季子。年七岁，以大业九年封赵王。寻授光

禄大夫，拜河南尹。从幸淮南，诏行江都太守事。杲聪令，美容仪，帝有所制词赋，杲多能诵之。性至孝，常见帝风动不进膳，杲亦终日不食。又萧后当灸，杲先请试炷，后不许之，杲泣请曰：“后所服药，皆蒙尝之。今灸，愿听尝炷。”悲咽不已。后竟为其停灸，由是尤爱之。后遇化及反，杲在帝侧，号恸不已。裴虔通使贼斩之于帝前，血湔御服。时年十二。

史臣曰：元德太子雅性谨重，有君人之量，降年不永，哀哉！齐王敏慧可称，志不及远，颇怀骄僭，故炀帝疏而忌之。心无父子之亲，貌展君臣之敬，身非积善，国有馀殃。至令赵及燕、越皆不得其死，悲夫！

列传第二十五

崔仲方

崔仲方，字不齐，博陵安平人也。祖孝芬，魏荆州刺史。父宣猷，周小司徒。仲方少好读书，有文武才干。年十五，周太祖见而异之，令与诸子同就学。时高祖亦在其中，由是与高祖少相款密。后以明经为晋公宇文护参军事，寻转记室，迁司玉大夫，与斛斯徵、柳敏等同修礼律。后以军功，授平东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，赐爵石城县男，邑三百户。时武帝阴有灭齐之志，仲方献二十策，帝大奇之。后与少内史赵芬删定格式。寻从帝攻晋州，齐之亚将崔景嵩请为内应，仲方与段文振等登城应接，遂下晋州，语在《文振传》。又令仲方说翼城等四城，下之。授仪同，进爵范阳县侯。后以行军长史从郟公王轨擒陈将吴明彻于吕梁，仲方计策居多。宣帝嗣位，为少内史，奉使淮南而还。

会帝崩，高祖为丞相，与仲方相见，握手极欢，仲方亦归心焉。其夜上便宜十八事，高祖并嘉纳之。又见众望有归，阴劝高祖应天受命，高祖从之。及受禅，上召仲方与高颎议正朔服色事。仲方曰：“晋为金行，后魏为水，周为木。皇家以火承木，得天之统。又圣躬载诞之初，有赤光之瑞，车服旗牲，并宜用赤。”又劝上除六官，请依汉、魏之旧。上皆从之。进位上开府，寻转司农少卿，进爵安固县公。令发丁三万，于朔

方、灵武筑长城，东至黄河，西拒绥州，南至勃出岭，绵亘七百里。明年，上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，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，以遏胡寇。

丁父艰去职。末期，起为虢州刺史。上书论取陈之策曰：

臣谨案晋太康元年岁在庚子，晋武平吴，至今开皇六年，岁次丙午，合三百七载。《春秋宝乾图》云：“王者三百年一蠲法。”今年三百之期，可谓备矣。陈氏草窃，起于丙子，至今丙午，又子午为冲，阴阳之忌。昔史赵有言曰：“陈，颛顼之族，为水，故岁在鹑火以灭。”又云：“周武王克商，封胡公满于陈。”至鲁昭公九年，陈灾，裨灶曰：“岁五及鹑火而后陈亡，楚克之。”楚，祝融之后也，为火正，故复灭陈。陈承舜后，舜承颛顼，虽太岁左行，岁星右转，鹑火之岁，陈族再亡，戊午之年，妣虞运尽。语迹虽殊，考事无别。皇朝五运相承，感火德而王，国号为隋，与楚同分。楚是火正，午为鹑火，未为鹑首，申为实沉，酉为大梁。既当周、秦、晋、赵之分，若当此分发兵，将得岁之助，以今量古，陈灭不疑。臣谓午未申酉，并是数极。盖闻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，况主圣臣良，兵强国富，动植回心，人神叶契。陈既主昏于上，民讙于下，险无百二之固，众非九国之师。夏癸、殷辛尚不能立，独此岛夷而稽天讨！伏度朝廷自有宏谟，但刍蕘所见，冀申萤爝。今唯须武昌已下，蕲、和、滁、方、吴、海等州更帖精兵，密营渡计。益、信、襄、荆、基、郢等州速造舟楫，多张形势，为水战之具。蜀、汉二江，是其上流，水路冲要，必争之所。贼虽于流头、荆门、延州、公安、巴陵、隐矶、夏首、蕲口、盆城置船，然终聚汉口、峡口，以水战大决。若贼必以上流有军，令精兵赴援者，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。如拥众自卫，上江水军鼓行以前。虽恃九江五湖之险，非德无以为固，

徒有三吴、百越之兵，无恩不能自立。

上览而大悦，转基州刺史，征入朝。仲方因面陈经略，上善之，赐以御袍袴，并杂彩五百段，进位开府而遣之。及大举伐陈，以仲方为行军总管，率兵与秦王会。及陈平，坐事免。未几，复位。后数载，转会州总管。时诸羌犹未宾附，诏令仲方击之，与贼三十馀战，紫祖、四邻、望方、涉题、干碓、小铁围山、白男王、弱水等诸部悉平。赐奴婢一百三十口，黄金三十斤，杂物称是。

仁寿初，授代州总管，在职数年，被征入朝。会上崩，汉王谅馀党据吕州不下，炀帝令周罗 攻之，中流矢卒，乃令仲方代总其众，月馀拔之。进位大将军，拜民部尚书，寻转礼部尚书。后三载，坐事免。寻为国子祭酒，转太常卿。朝廷以其衰老，出拜上郡太守。未几，以母忧去职。岁馀，起为信都太守，上表乞骸骨，优诏许之。寻卒于家，时年七十六。子民寿，官至定陶令。

于仲文兄凯从父弟玺

于仲文，字次武，建平公义之兄子。父实，周大左辅、燕国公。仲文少聪敏，髫髻就学，耽阅不倦。其父异之曰：“此儿必兴吾宗矣。”九岁，尝于云阳宫见周太祖，太祖问曰：“闻儿好读书，书有何事？”仲文对曰：“资父事君，忠孝而已。”太祖甚嗟叹之。其后就博士李祥受《周易》、《三礼》。略通大义。及长，倜傥有大志，气调英拔，当时号为名公子。起家为赵王属，寻迁安固太守。有任、杜两家各失牛，后得一牛，两家俱认，州郡久不能决。益州长史韩伯俊曰：“于安固少聪察，可令决之。”仲文对曰：“此易解耳。”于是令二家各驱牛群至，乃放所认者，遂向任氏群中。又阴使人微伤其牛，任氏嗟惋，杜家自若。仲文于是诃诘杜氏，杜氏服罪而去。始州

刺史屈突尚，宇文护之党也，先坐事下狱，无敢绳者。仲文至郡穷治，遂竟其狱。蜀中为之语曰：“明断无双有于公，不避强御有次武。”未几，征为御正下大夫，封延寿郡公，邑三千五百户。数从征伐，累勋授仪同三司。宣帝时，为东郡太守。

高祖为丞相，尉迥作乱，遣将檀让收河南之地。复使人诱致仲文，仲文拒之。迥怒其不同己，遣仪同宇文威攻之。仲文迎击，大破威众，斩首五百馀级。以功授开府。迥又遣其将宇文胄渡石济，宇文威、邹绍自白马，二道俱进，复攻仲文。贼势逾盛，人情大骇，郡人赫连僧伽、敬子哲率众应迥。仲文自度不能支，弃妻子，将六十馀骑，开城西门，溃围而遁。为贼所追，且战且行，所从骑战死者十七八。仲文仅而获免，达于京师。迥于是屠其三子一女。高祖见之，引入卧内，为之下泣。赐彩五百段，黄金二百两，进位大将军，领河南道行军总管。给以鼓吹，驰传诣洛阳发兵，以讨檀让。时韦孝宽拒迥于永桥，仲文诣孝宽有所计议。时总管宇文忻颇有自疑之心，因谓仲文曰：“公新从京师来，观执政意何如也？尉迥诚不足平，正恐事宁之后，更有藏弓之虑。”仲文惧忻生变，因谓之曰：“丞相宽仁大度，明识有馀，苟能竭诚，必心无贰。仲文在京三日，频见三善，以此为观，非寻常人也。”忻曰：“三善如何？”仲文曰：“有陈万敌者，新从贼中来，即令其弟难敌召募乡曲，从军讨贼。此其有大度一也。上士宋谦，奉使勾检，谦缘此别求他罪。丞相责之曰：‘入网者自可推求，何须别访，以亏大体。’此其不求人私二也。言及仲文妻子，未尝不潸泣。此其有仁心三也。”忻自此遂安。

仲文军至汴州之东倪坞，与迥将刘子昂、刘浴德等相遇，进击破之。军次蓼堤，去梁郡七里，让拥众数万，仲文以羸师挑战。让悉众来拒，仲文伪北，让军颇骄。于是遣精兵左右翼

击之，大败让军，生获五千余人，斩首七百级。进攻梁郡，迥守将刘子宽弃城遁走。仲文追击，擒斩数千人，子宽仅以身免。初，仲文在蓼堤，诸将皆曰：“军自远来，士马疲敝，不可决胜。”仲文令三军趣食，列阵大战。既而破贼，诸将皆请曰：“前兵疲不可交战，竟而克胜，其计安在？”仲文笑曰：“吾所部将士皆山东人，果于速进，不宜持久。乘势击之，所以制胜。”诸将皆以为非所及也。进击曹州，获迥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仪同房劼。檀让以馀众屯城武，别将高士儒以万人屯永昌。仲文诈移书州县曰：“大将军至，可多积粟。”让谓仲文未能卒至，方槌牛享士。仲文知其怠，选精骑袭之，一日便至，遂拔城武。迥将席毗罗，众十万，屯于沛县，将攻徐州。其妻子在金乡。仲文遣人诈为毗罗使者，谓金乡城主徐善净曰：“檀让明日午时到金乡，将宣蜀公令，赏赐将士。”金乡人谓为信然，皆喜。仲文简精兵，伪建迥旗帜，倍道而进。善净望见仲文军且至，以为檀让，乃出迎谒。仲文执之，遂取金乡。诸将多劝屠之，仲文曰：“此城是毗罗起兵之所，当宽其妻子，其兵可自归。如即屠之，彼望绝矣。”众皆称善。于是毗罗恃众来薄官军，仲文背城结阵，去军数里，设伏于麻田中。两阵才合，伏兵发，俱曳柴鼓噪，尘埃张天。毗罗军大溃，仲文乘之，贼皆投洙水而死，为之不流。获檀让，槛送京师，河南悉平。毗罗匿荥阳人家，执斩之，传首阙下。勒石纪功，树于泗上。

入朝京师，高祖引入卧内，宴享极欢。赐杂彩千馀段，妓女十人，拜柱国、河南道大行台。属高祖受禅，不行。未几，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狱，仲文亦为吏所簿，于狱中上书曰：

臣闻春生夏长，天地平分之功，子孝臣诚，人伦不易之道。曩者尉迥逆乱，所在影从。臣任处关河，地居冲要，尝胆枕戈，誓以必死。迥时购臣位大将军、邑万户。臣不顾妻子，不爱身

命，冒白刃，溃重围，三男一女，相继沦没，披露肝胆，驰赴阙庭。蒙陛下授臣以高官，委臣以兵革。于时河南凶寇，狼顾鸱张，臣以羸兵八千，扫除氛昆。摧刘宽于梁郡，破檀让于蓼堤，平曹州，复东郡、安城、武定、永昌，解亳州围，殄徐州贼。席毗十万之众，一战士崩，河南蚁聚之徒，应时戡定。当群凶问鼎之际，黎元乏主之辰，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，总驭燕赵，南邻群寇，北捍旄头，内外安抚，得免罪戾。臣第五叔智建旆黑水，与王谦为邻，式遏蛮陬，镇绥蜀道。臣兄顓作牧淮南，坐制勅敌，乘机剿定，传首京师。王谦窃据二江，叛换三蜀。臣第三叔义受脤庙庭，龚行天讨。自外父叔兄弟，皆当文武重寄，或衔命危难之间，或侍卫钩陈之侧，合门诚款，冀有可明。伏愿下泣辜之恩，降云雨之施，追草昧之始，录涓滴之功，则寒灰更然，枯骨生肉，不胜区区之至，谨冒死以闻。

上览表，并翼俱释之。

未几，诏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备胡。明年，拜行军元帅，统十二总管以击胡。出服远镇，遇虏，破之，斩首千馀级，六畜巨万计。于是从金河出白道，遣总管辛明瑾、元滂、贺兰志、吕楚、段谐等二万人出盛乐道，趋那颡山。至护军川北，与虏相遇，可汗见仲文军容齐肃，不战而退。仲文率精骑五千，逾山追之，不及而还。上以尚书文簿繁杂，吏多奸计，令仲文勘录省中事。其所发擿甚多，上嘉其明断，厚加劳赏焉。上每忧转运不给，仲文请决渭水，开漕渠。上然之，使仲文总其事。及伐陈之役，拜行军总管，以舟师自章山出汉口。陈郢州刺史荀法尚、鲁山城主诞法澄、邓沙弥等请降，秦王俊皆令仲文以兵纳之。高智慧等作乱江南，复以行军总管讨之。时三军乏食，米粟踊贵，仲文私糗军粮，坐除名。明年，复官爵，率兵屯马邑以备胡。数旬而罢。

晋王广以仲文有将领之才，每常属意，至是奏之，乃令督晋王军府事。后突厥犯塞，晋王为元帅，以仲文将前军，大破贼而还。仁寿初，拜太子右卫率。炀帝即位，迁右翊卫大将军，参掌文武选事。从帝讨吐谷浑，进位光禄大夫，甚见亲幸。辽东之役，仲文率军指乐浪道。军次乌骨城，仲文简羸马驴数千，置于军后。既而率众东过，高丽出兵掩袭辎重，仲文回击，大破之。至鸭绿水，高丽将乙支文德诈降，来入其营。仲文先奉密旨，若遇高元及文德者，必擒之。至是，文德来，仲文将执之。时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，固止之。仲文遂舍文德。寻悔，遣人给文德曰：“更有言议，可复来也。”文德不从，遂济。仲文选骑渡水追之，每战破贼。文德遗仲文诗曰：“神策究天文，妙算穷地理。战胜功既高，知足愿云止。”仲文答书谕之，文德烧栅而遁。时宇文述以粮尽欲还，仲文议以精锐追文德，可以有功。述固止之，仲文怒曰：“将军仗十万之众，不能破小贼，何颜以见帝！且仲文此行也，固无功矣。”述因厉声曰：“何以知无功？”仲文曰：“昔周亚夫之为将也，见天子军容不变。此决在一人，所以功成名遂。今者人各其心，何以赴敌！”初，帝以仲文有计画，令诸军咨禀节度，故有此言。由是述等不得已而从之，遂行。东至萨水，宇文述以兵馁退归，师遂败绩。帝以属吏，诸将皆委罪于仲文。帝大怒，释诸将，独系仲文。仲文忧恚发病，困笃方出之，卒于家，时年六十八。撰《汉书刊繁》三十卷、《略览》三十卷。有子九人，钦明最知名。

顓字元武，身长八尺，美须眉。周大冢宰宇文护见而器之，妻以季女。寻以父勋赐爵新野郡公，邑三千户。授大都督，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其后累以军功，授上开府，历左、右宫伯，郢州刺史。大象中，以水军总管从韦孝宽经略淮南。顓

率开府元绍贵、上仪同毛猛等，以舟师自颍口入淮。陈防主潘深弃栅而走，进与孝宽攻拔寿阳。复引师围硤石，守将许约惧而降，顓乃拜东广州刺史。

尉迥之反也，时总管赵文表与顓素不协，顓将图之，因卧阁内，诈得心疾，谓左右曰：“我见两三人至我前者，辄大惊，即欲斫之，不能自制也。”其有宾客候问者，皆令去左右。顓渐称危笃，文表往候之，令从者至大门而止，文表独至顓所。顓矍然而起，抽刀斫杀之，”因唱言曰：“文表与尉迥通谋，所以斩之。”其麾下无敢动者。时高祖以尉迥未平，虑顓复生边患，因而劳勉之，即拜吴州总管。陈将钱茂和率数千人袭江阳，顓逆击走之。陈复遣将陈纪、周罗、燕合兒等袭顓，顓拒之而退，赐彩数百段。

高祖受禅，文表弟诣阙称兄无罪。上令案其事，太傅窦炽等议顓当死。上以门著勋绩，特原之，贬为开府。后袭爵燕国公，邑万六千户。寻以疾免。开皇七年，拜泽州刺史。数年，免职，卒于家。子世虔嗣。

玺字伯符。父翼，仕周为上柱国、幽州总管、任国公。高祖为丞相，尉迥作乱，遣人诱翼。翼锁其使，送之长安，高祖甚悦。及高祖受禅，翼入朝，上为之降榻，握手极欢。数日，拜为太尉。岁馀，卒，谥曰穆。

玺少有器干，仕周，起家右侍上士。寻授仪同，领右羽林，迁少胥附。武帝时，从齐王宪破齐师于洛阳，以功赐爵丰宁县子，邑五百户。寻从帝平齐，加开府，改封黎阳县公，邑千二百户，授职方中大夫。及宣帝嗣位，转右勋曹中大夫。寻领右忠义。高祖为丞相，加上开府。及受禅，进位大将军，拜汴州刺史，甚有能名。上闻而善之，优诏褒扬，赐帛百匹。寻加上大将军，进爵郡公。转邵州刺史，在州数年，甚有恩惠。后检

校江陵总管，州人张愿等数十人，诣阙上表，请留玺。上嘉叹良久，令还邵州，父老相贺。寻迁洛州刺史，复为熊州刺史，并有惠政。以疾征还京师。仁寿末，卒于家，谥曰静。有子志本。

段文振

段文振，北海期原人也。祖寿，魏沧州刺史。父威，周洮、河、甘、渭四州刺史。文振少有膂力，胆气过人，性刚直，明达时务。初为宇文护亲信，护知其有干用。擢授中外府兵曹。后武帝攻齐海昌王尉相贵于晋州，其亚将侯子钦、崔景嵩为内应。文振杖槊登城，与崔仲方等数十人先登。文振随景嵩至相贵所，拔佩刀劫之，相贵不敢动，城遂下。帝大喜，赐物千段。进拔文侯、华谷、高壁三城，皆有力焉。及攻并州，陷东门而入，齐安德王延宗惧而出降。录前后勋，将拜高秩，以逸毁获谴，因授上仪同，赐爵襄国县公，邑千户。进平鄴都，又赐绮罗二千匹。后从滕王逌击稽胡，破之。历相州别驾、扬州总管长史。入为天官都上士，从韦孝宽经略淮南。

俄而尉迥作乱，时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，迥遣人诱之，文振不顾，归于高祖。高祖引为丞相掾，领宿卫骠骑。司马消难之奔陈也，高祖令文振安集淮南，还除卫尉少卿，兼内史侍郎。寻以行军长史从达奚震讨叛蛮，平之，加上开府。岁馀，迁鸿胪卿。卫王爽北征突厥，以文振为长史，坐勋簿不实免官。后为石、河二州刺史，甚有威惠，迁兰州总管，改封龙岗县公。突厥犯塞，以行军总管击破之，逐北至居延塞而还。九年，大举伐陈，以文振为元帅秦王司马，别领行军总管。及平江南，授扬州总管司马。寻转并州总管司马，以母忧去职。未几，起令视事，固辞不许。后数年，拜云州总管，寻为太仆卿。十九年，突厥犯塞，文振以行军总管拒之，遇达头可汗于沃野，击

破之。文振先与王世积有旧，初，文振北征，世积遗以驼马。比还，世积以罪被诛，文振坐与交关，功遂不录。明年，率众出灵州道以备胡，无虏而还。越巂蛮叛，文振击平之，赐奴婢二百口。仁寿初，嘉州獠作乱，文振以行军总管讨之。引军出谷间，为贼所袭，前后阻险，不得相救，军遂大败。文振复收散兵，击其不意，竟破之。文振性素刚直，无所降下，初，军次益州，谒蜀王秀，貌颇不恭，秀甚衔之，及此，奏文振师徒丧败。右仆射苏威与文振有隙，因而谮之，坐是除名。及秀废黜，文振上表自申理，高祖慰谕之，授大将军。寻拜灵州总管。

炀帝即位，征为兵部尚书，待遇甚重。从征吐谷浑，文振督兵屯雪山，连营三百馀里，东接杨义臣，西连张寿，合围浑主于覆袁川。以功进位右光禄大夫。帝幸江都，以文振行江都郡事。文振见高祖时容纳突厥启民居于塞内，妻以公主，赏赐重叠；及大业初，恩泽弥厚。文振以狼子野心，恐为国患，乃上表曰：“臣闻古者远不间近，夷不乱华，周宣外攘戎狄，秦帝筑城万里，盖远图良算，弗可忘也。窃见国家容受启民，资其兵食，假以地利。如臣愚计，窃又未安。何则？夷狄之性，无亲而贪，弱则归投，强则反噬，盖其本心也。臣学非博览，不能远见，且闻晋朝刘曜，梁代侯景，近事之验，众所共知。以臣量之，必为国患。如臣之计，以时喻遣，令出塞外。然后明设烽候，缘边镇防，务令严重，此乃万岁之长策也。”时兵曹郎斛斯政专掌兵事，文振知政险薄，不可委以机要，屡言于帝，帝并不纳。

及辽东之役，授左候卫大将军，出南苏道。在道疾笃，上表曰：“臣以庸微，幸逢圣世，滥蒙奖擢，荣冠侪伍。而智能无取，叨窃已多，言念国恩，用忘寝食。常思效其鸣吠，以报万分，而摄养乖方，疾患遂笃。抱此深愧，永归泉壤，不胜馀

恨，轻陈管穴。窃见辽东小丑，未服严刑，远降六师，亲劳万乘。但夷狄多诈，深须防拟，口陈降款，心怀背叛，诡伏多端，勿得便受。水潦方降，不可淹迟，唯愿严勒诸军，星驰速发，水陆俱前，出其不意，则平壤孤城，势可拔也。若倾其本根，馀城自克。如不时定，脱遇秋霖，深为艰阻，兵粮又竭，强敌在前，鞞轲出后，迟疑不决，非上策也。”后数日，卒于师。帝省表，悲叹久之，赠光禄大夫、尚书右仆射、北平侯，谥曰襄，赐物一千段，粟麦二千石，威仪鼓吹，送至墓所。有子十人。

长子诠，官至武牙郎将。次纶，少以侠气闻。文振弟文操，大业中，为武贲郎将，性甚刚严。帝令督秘书省学士。时学士颇存儒雅，文操辄鞭撻之，前后或至千数，时议者鄙之。

史臣曰：仲方兼资文武，雅有筹算，伐陈之策，信为深远矣。声绩克举，夫岂徒言哉！仲文博涉书记，以英略自许，尉迥之乱，遂立功名。自兹厥后，屡当推毂。辽东之役，实丧师徒。斯乃大树将颠，盖亦非战人之罪也。文振少以胆略见重，终怀壮夫之志，时进说言，频称谅直。其取高位厚秩，良有以也。